





歐戰寔錄



中 華 館 發 行





 Berlin-Rome Axis
 Occupied by Germany
 Under Axis domination
 Possible Axis drives
 Circles are Axis objectives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2 4498B

第一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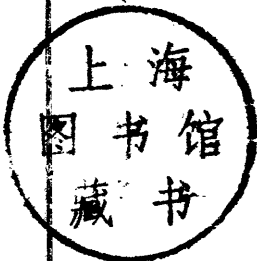
歐

戰

實

錄

35
748



~~1636480~~

序言

潘公弼

納粹德意志何興之暴？謂曠古未有可也。一九一四迄一九一八年之戰，彼以戎首而敗於聯軍，國力既敝，和約復桎梏之，剝削之，無所不用其極；喪歐陸領土二萬七千餘方英里，并海外全部殖民地；賠款約合美金三百三十萬萬（33,000,000,000.00）圓，商船儘供抵償，產煤先資他國者十年，鐵道車頭五千輛，又客貨車十五萬輛，暨所存軍用品，盡獻聯軍；經濟有關之若干重要管理權交由國聯掌握；自此萊茵河畔不得設防，編練陸軍限額十萬，空軍禁絕，軍艦胥自沉海底。河山破碎，不但割地，東普魯士省且與其本部發爲二縣而環繞之者，既有戰時對抗諸強，如法蘭西、義大利，更有戰後新立羣小，如立陶宛、波蘭、捷克斯拉夫、匈牙利，皆英法所扶翼，鷹犬不啻也。總之，德國當時雖未滅亡，然和約條款，實使德人子子孫孫淪於牛馬生涯，而猶必不堪負荷，更遑論圖強爭霸。和之後，和約條款雖未盡執行，然既民生憔悴，政變頻仍，國是陷於風雨飄搖中者十餘年。希特勒之率納粹黨徒而秉政，猶一九三三年事耳。生聚教訓，發揚韜厲，於是而頭角蟬蟻；兼併奧大利，陳師萊茵河，於是而國際微懼；索米美爾，則立陶宛拱手以奉；先之以巧取薩台德區，繼之以鯨吞捷克斯拉夫，則英法俯首而爲之

虎俛，於是而光焰萬丈。凡此擴展，兵未血刃；誠因國際矛盾予以可乘之機，亦因國力猛晉始得不戰而克。故於其不得不以戰爭爲工具之日，一舉而東滅波蘭，北取丹麥挪威；及揮兵西指，盧森堡，荷蘭，比利時諸國固不堪擲其鋒，彼法蘭西者，當世之一強也，夙有世界第一陸軍國家之稱，德軍臨之，乃竟如摧枯拉朽；謂非國力强健，曷克臻此？綜計自納粹當國以至對波用兵，時僅六年；自攻波以至敗法，不足一年；雖侵略不足爲訓，結局未可樂觀，然自殘破垂亡，而自力更生，而揚威域外，有如神助，抑何一而非人事；是則納粹縱使覆亡，德人所成就於六七年間者，亦既卓絕古今，宜爲天下後世所景慕。

夫人何爲而生？國何爲而立？聚訟紛紜，見殊仁智，德人與英法蓋有迥不相侔者歟？當年和約，抹煞美總統威爾遜原則，惟膺懲戎首是務。德人雖創痛深鉅，既未嘗懲前毖後而悔禍，亦不願偃武修文以苟安；却深信當年惜乎戰敗，非戰之罪，遂舉人力物力而盡納之於戰備；在彼戰備第一之信念之下，其人則無一日不在艱苦中，其國則無一日不在進步中。至於英法，苦戰獲勝，躊躇志滿，夢寐求之者，一勞永逸而已。以爲有國聯可操縱，遂有恃無恐於國際爭衡；有資源可壟斷，遂有恃無恐於生活壁壘；有馬奇諾防線可扼守，遂有恃無恐於作戰，有弱小諸國族可犧牲，遂有恃無恐於綏靖；蓋自凡爾賽和約之後，以迄慕尼黑協定爲止，相率浸沉於好夢。故遠東有首惡而未嘗嫉惡如仇，歐陸有隱患而未嘗防患未然；以九一八侵略警報之悽厲，更傳染而至非洲，而至歐洲，相繼告警而舉不足以警覺之。徒知詛咒戰

爭之殺戮破壞，乃以因循妥協爲得計；殊不知惟有尊重國際之公道正義，始爲長治久安之邁道；見義勇爲而舍生取義，當仁不讓而殺身成仁，戰爭蓋自有不容已者焉。薄此不爲，豈但獎惡，且噬臍而莫及。納粹在國際之啓釁，雖猶爲去年事，彼在國內之得勢，則後於九一八事變者兩年，種因不一，然英法所播種之國際空氣，實助長納粹政治之成功。及瞿然於猛虎出柙，戰備既相形見絀；年餘以來之慘劇，蓋由來有自。因果不爽，可不哀哉？慘劇之中，法國最慘，然在貝當乞和之前夕，誰料及此。及其遽爾宣告乞和，所予世人印象；或以爲德國之力之強，有類超人，國家政制其惟效法納粹，人類運命其惟屈膝納粹，而希特勒殆擁有主宰人類之宿命；或以法國以奢侈淫靡之夜巴黎立國，其人民盡是純袴子弟，雖有卓越之政治家軍略家盡智竭忠，而仍回天乏術；或以爲英國負義背信，任令友邦獨當苦難，坐視不救，以迄覆亡；或以爲蘇聯傾誠竭力，爲德後盾，而美國則自始無愛於英法，隔岸觀火，是爲決定戰局之因素；或以爲勝敗判決於戰略，戰略失着於偶然，德勝法敗，隔然而已。凡此印象，曖昧而矛盾；然而法國慘敗之出乎舉世意料之外，則似乎非將曖昧與矛盾雜揉爲一，竟無法爲之解釋者。嗚呼，戰爭大事也，盛衰興亡大變也，以歷史之莊嚴，詎有曖昧矛盾之一頁哉！

申報以注重國際問題爲編輯方針之一，平時對海外消息蒐集甚廣而抉擇甚謹。此次歐戰爆發，憾實訊之徒爲無數片段，徒述表面演變，豐富矣，捷速矣，然歐戰之全貌如何，內幕

如何，靜態之基調如何，活躍之人事如何，遠因近果，去跡來蹤又如何？交戰國外，與戰局有密切關係諸國之影響及其感應又如何？深知讀者必不以僅得電訊而遽滿求知之欲，復念報章亦不以僅載電訊爲既盡耳目之長，爰多方搜羅歐美報紙雜誌，就有關歐戰之著述，擇其作者不以宣傳爲務，而於此戰之軍事政治外交種種方面，或身歷其境，或躬與其役，其言皆可徵信，其事未經人道，且非其人不能道其事，而所道又爲關心世變之人士所亟欲洞悉者，由申報同人分任彙譯，相繼刊之報端，日積月累，質量皆有可觀；綜其內容，有如連珠，自成系統，非惟足以解答德國何以興，法國何以敗之絕大疑問而已，蓋多方面之現代史料也。讀者稱許之，更不以陸續披覽爲既足，函牘紛沓，敦促彙刊；文自可傳，義不容辭；迄二十九年十二月爲止，輯三十篇爲一卷，稱歐戰實錄。其時，德國閃電戰術之對英無效，固已顯見，然德機方空襲英倫不輟，歐戰猶在延擱之中；此卷而後，必有續錄。抑安得公道伸張，天心悔禍，無待三錄四錄乎？

歐戰實錄目次

序言	一
德國的新軍事學	一
德軍戰略的圖解	九
七年以來德國總動員分析	一三
德空軍建設史略	一九
德軍戰車及其戰術	二三
德間諜活動的全貌	二七
歐美的間諜恐慌	三三
英法倉卒應戰真相	四一
法蘭西大悲劇的演出	五一
英法聯軍的總退却	六三
英空軍戰士自述	七一
英國的空軍戰士	七九
巴黎陷落之日	八三
德軍佔領下的巴黎	九一
貢比魯森林中的悲劇	九七

法國潰敗的原因	一〇三
法國悲劇中三主角	一一一
達拉第與萊諾桃色誤國的內幕	一四九
賴伐爾「璦宮」的一幕	一五九
希特勒凱旋記	一六三
英法同盟分裂的始末	一六七
法國海軍的回顧	一七九
德空軍炸英的失敗	一八一
倫敦人的地下生活	一八五
義大利參加二次歐戰的分析	一九五
挪威女文學家翁賽德避難記	二〇一
華沙末日記	二〇七
德羅斯比上將號炸沉紀實	二一三
美國備戰概況	二一七
歐戰一週年大事紀	二二一

德國的新軍事學

本文原作者哥芬森 Hoffman Nickerson是美國的軍略家，在上次世界大戰中，曾服役美軍參謀部，原文載美國 Harpers' Magazine。

世人所驚異的德國新戰術與新戰略，其實並無神秘之處。反之，其普通原則，凡受過教育的軍人及留心戰事者，類皆熟悉。至於降落傘部隊的配備及應用，諺傳而未經證實的新武器，詳情尙有待於將來的探討。然就大體言之，德國近在法、荷、比三國的軍事行動，完全未脫波蘭、挪威戰役的窠臼。在上述諸戰役中，德軍並沒有想出什麼奇跡，不過以用兵神速和呼應靈活兩種特長，來完成他們的戰績而已。

新軍事技術的進步，乃上次大戰經驗必然的結果，自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以來，這樣的軍事理論，各方面早已在研究討論。

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間幾次戰役，大部分可作為未來戰爭中何者應改進，何者應避免的標誌。上次戰

爭是消耗戰取勝。經過一千萬以上士兵及更多平民的死亡，各業的破產，俄羅斯帝國廣大社會的崩潰，德國最後瓦解了。這種戰略所花代價很大，結果戰勝者與戰敗者一樣慘不可言，其價值實屬得不償失。在一九一四年西線尙未膠着而成塹壕戰之前，德軍會有機會在馬爾納河一役獲得勝利。四年以後，即在一九一八年的春天，德軍反攻的戰術又會給他們一個取勝的機會。可惜德軍對於這兩個機會，都沒有把握牢，而在其間，交戰雙方實力雄厚的步兵砲兵，僅僅從事於毫無效果的互相轟擊，其他一切，都無能爲力。

各國軍事學家，正如普通人一樣，對於此種戰局，都抱一種同樣結論，以爲此後不能再有這種現象了。德國軍界偉人札克脫將軍，是建設德國新軍的名宿，他在

所著軍人的思想一書中，綜述上次大戰所獲得的教訓如下：

「這樣全國皆兵究竟產了怎樣的成績呢？雖則用盡了全力，戰爭並不是因敵軍在戰場上受到最後的殲滅而終了；這種戰爭大體上却變為消耗的陣地爭奪戰，直至交戰國的一方賴以抵抗的資源，人力的補充，原料的供給，以及作戰的士氣，都在對方的優越的實力之下，消耗殆盡。但是戰勝國享受了勝利沒有呢？戰爭的結果，消耗如許國力，是否值得呢？……軍人不免自問，是否可以想出別種決勝的戰略，同時可避免相持不決的消耗戰？全民皆兵，全國皆兵或許已不適用。……全國人民實已運用不靈，指揮不靈，……不能獲得勝利，只有用純粹的武力擊潰一切了。」

從各方面看來，新戰術是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後半期戰爭萌芽的。這種發展是由於內燃機應用於機械化部隊，應運而生的便是戰車與飛機。飛機對於陣地戰，確有其實際的效用，但此種效用却有其限度。至於

戰車的成績，實堪驚人。一九一七年康百萊一役中，聯軍初次用以進攻，曾發揮衝破德軍陣線的威力，此次進攻，如有適當的兵力協助，可有結束戰爭的可能。

注重避免流血過多，毀壞過甚，及消耗金錢太鉅的軍事學家，約分兩派。一派是少數派，主張「空軍恐怖論」，其著名的代表是義大利杜黑將軍，他們相信轟炸機的威力。據這一派的意見，轟炸機突然大舉襲擊，最先毀滅敵方的空軍，其次用不加揀別的方法轟炸城市，造成平民的恐怖，一夜之間，就可獲得勝利。

此項主張雖獲一部人的信仰，但大多數軍事學家都不加重視。這種多數派，可以美國哈佛大學故教授即美國軍事歷史家權威莊師教為代表。他在他的名著一九一八年戰役雜感中，曾這樣的說道：「我們從門外漢及知半解的軍事學家方面，聽到不少關於未來戰爭可用的特種武器，如轟炸機來決定的理論。一九一八年各戰役所得的結果却與相反……歷來戰爭中，各種武器的配合，從沒有這樣的重要，也從沒有這樣的困難。」換句話說，各國有思想的軍人及海軍將校，都明白飛機愈強

大，其與其他軍事部門合作也愈加重要，而所謂其他軍事重要部門，就是陸軍與海軍。

至以德國情形而論，一方面因受凡爾賽和約的恥辱，深感憤恨；一方面却受該約之賜，該國軍事學家乃得力於調整現代工業所造成的各種新奇武器。

為完成這種艱鉅任務起見，札克脫將軍便擬成未來陸地戰爭的作戰計劃，其內容分為三種動作。根據他的理論，現在的空軍，既由專門人員終身服役，應可隨時出動，所以空軍應為最先動作的實力，其任務首在毀滅敵方的空軍，擊散敵方大軍的集中，阻礙敵方人力與物力的動員，次者襲擊敵方城市工廠及給養中心。

其第二步動作規定，空軍出動襲擊之後，應儘速繼之以正規軍的全力進攻。陸軍的效率愈高，調動愈快，指揮愈靈，打敗敵軍的機會愈大，如此，可使其立即求和。其第三步動作，是交戰雙方正規軍在前線交綏，以求初步勝利的時候，後方即須趕緊編成防禦兵力。前線軍隊獲得初步勝利，便可由此種後備軍及給養的接濟，以增加其攻擊力，同時並使敵方增援不及。

歸納起來，札克脫將軍認為未來戰爭決勝於利用活動性很大的軍隊，這種軍隊又重在精而不在多，更因飛機的補助，效能更大。據他的意見，這種流動性的作戰部隊，出動以後，最好不應再有增援，即使要增援，數目也很少。

似此，我們就可想到去年波蘭戰役的情形了。在札克脫將軍作戰三部曲所講到的新武器，不過飛機一項。也許那時各種新武器都禁止德國使用，或許是圓滑的普魯士軍人故意避免戰車字樣。這點可以從他的著作中找出線索。他曾說，陣地戰雖足使物資較貧弱的一國，逐漸解體，但軍事的目標却在獲得最後殲滅的勝利，因之，未來的勝利應該從運動戰爭去找，在這種意義下，那種以運動戰見長的軍隊「騎兵」，自不應加以放棄。他所謂「騎兵」，實指飛機，摩托車，裝甲車，坦克車而言。

從上面所述，我們可以看出札克脫將軍如何注重攻勢戰，這可代表目前德國軍事的理想。德人雖也相信現代防禦戰的力量偉大，但却知道只有攻勢戰能取得真正

的戰果。德國軍事當局明知這是一個難於解決的問題，却仍全力圖之，這便是德軍成功的秘訣了。

在戰爭中，正如其他人類活動一樣，一切思想均須由人去實行。好的軍官，假以時日，雖則可以訓練出好的士兵，但時間的因素是非常重要的。今日的德國軍隊中，官兵都會受過嚴格的訓練。這是因為受凡爾賽條約的限制的緣故，德軍員額甚少，結果自然是重質不重量了。

迨國社黨政府恢復徵兵制，加緊訓練新兵，又自然比之一切都重要了。世界各國軍事家當時都懷疑，札克脫將軍所編練十萬精兵，何以能成爲百萬大軍的基礎，而不損害他們的作戰能力。這種突然的擴充和非常龐大的組織，千頭萬緒，完成任務，自然很吃力。

新戰術的精髓，不僅限於使用新武器，並且還要精兵來應用這些新武器。德軍作戰神速驚人之處，完全得力於此。

德國新兵的訓練所以能節省時間的原因，在於國社黨的勞工役團已給予初步的訓練。那些新兵早已身體堅

實，訓練有素，一入軍隊，便可以全部時間，訓練使用武器了。航空隊員則藉民用航空，獲得初步訓練。

全部陸空軍的編練，完全以達到最大運動力及最勇敢的攻擊爲目標。德國參謀部學校所研究的問題，屬於攻勢的有九個，屬於守勢的只有一個。爲使砲隊迅速的援助步兵隊起見，担任運動戰的所謂「戰鬥隊」的編制，就是一團步兵，必有一營野戰輕砲永遠跟着。

在平時四十二師步兵之外，必定有九師機械化裝甲師。每一裝甲師共有官兵約有一萬四千員名及摩托車三千輛。每師分爲三組：（一）偵察組，有裝甲車五十輛及摩托車步兵一連；（二）攻擊組，約有坦克車四百五十輛；（三）佔領陣地組，有摩托化步兵一旅及野砲一團。裝甲師需要較多的技術人員，較多的機械修理人員，發信號人員及迅速修理道路橋樑的工程人員，還須要精勁的戰鬥員。

德國這種裝甲的部隊，好像一百年前穿冑甲的騎兵隊。這些裝甲師團，對於敵方陣線上有着充分大砲的，不肯輕易進攻，因爲德軍戰車，至少在一九四〇年五月

前，沒有一輛能够抵禦砲火的，他們却是用來突破陣綫上最弱的一點，或向兩翼包抄，然後在敵人後方，擾亂其陣綫及進擊其司令部。因此，他們重要的作用在於擾亂敵方軍心。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間的作戰經驗，已使德軍曉得此種戰術進行較便，比了大砲轟擊，收效更宏。

但德軍也決不忽視步兵及砲兵的重要性。他們的戰術，在使新舊武器，各得其所，何時重用新兵器，何時重用舊兵器，均視當前形勢為轉移。

德國除在技術上準備外，還進行一種政治的準備。其實戰爭無非是一種政治的行動，因為一切戰爭都是兩大人羣有組織勢力的敵對行動，每一人羣，都想把一種政策，強制另一人羣接受。即使完全出於防守的政策，也是如此。

德國的政策一直是侵略的。每一國將受德國攻擊的時候，德國總是利用對德國同情的人在內部發動。有系統地使那個國家解體。同時，在研究如何以實際戰爭襲擊敵方外，德國並以突如其來的手段，作政治的襲擊，

就是不宜而戰。

現在要講德國這種新軍事學的實驗情形了。德軍不開一砲，不折一兵便佔奧地利與捷克之後，其第一目標便是波蘭。

在德軍進攻的前夕，波蘭國土，廣逾十五萬方哩，人口約三千五百萬。大部分的波蘭人雖都窮困，却很愛國，並且在過去，他們也有着軍國民的風尚。所不幸的，他們人口中，非波蘭種人佔百分之四十左右，操俄羅斯方言的農民，約佔百分之三十，都在東部各省，耕種波蘭官吏及地主的田。彼此之間，由於歷史文化及信仰的不同，一方是信天主教，另一方是信希臘正教，無影中有了—道鴻溝存在着。還有百分之五是猶太人，另有百分之五是日耳曼人。

波蘭軍隊在歐洲各國中，占着第四或第五位。就大體上講，他們係屬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代的舊式軍隊，附加着大批騎兵而已。全部有步兵三十師，騎兵十二旅，及機械化部隊一旅。空軍極為薄弱。兵士及下級軍官都很優秀，高級將領如何，就很難說了。

在地理上，波蘭很難於防守。從南部的喀爾巴阡山

起，到北部的波維的海止，全境一片平原，其中重要的軍事屏障，只有幾條河流。德國及其小同盟國斯洛伐克的邊界與波蘭邊界約四分之三毗連，形成大半圓形的包圍綫。波蘭軍事當局却集中五十萬大軍，在這地理不利的西部邊境佈防。其目標苟非希望擊潰大部分德軍，即是希望英法會在西綫進攻，至少英法會派遣飛機赴波助戰。

德軍的計劃是在西綫取守勢，以十一師兵力，及較少的後備兵，嚴守齊格斐防綫。在東綫，集中五十師正規軍，及十師後備兵，其總數計達一百萬人，用以進攻波蘭。德軍全部力量殆集中南北兩翼，其中路只有極少數軍隊，推斷波蘭軍是無暇向中路攻擊的。德軍裝甲師最初都是作後備之用。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拂曉，德國陸空兩軍，不經宣戰，即突然進攻。據各方報告，各種作戰的飛機在二千架以上。凡為德方所偵察清楚的飛機場及飛機廠都遭轟炸。波蘭多數飛機在地上未及起飛，即被炸毀。兩天以

內，波蘭全部空軍即喪失戰鬥力。德國飛機於是轉而轟炸波蘭鐵路，最後轟炸波蘭軍隊。

同時，德國陸軍向前進展甚速。在最初四日，波蘭北部「甬道」地帶的南端已被德軍切斷。在南部，上西萊西亞省工業區域也被德軍以鉗形攻勢，不發一彈加以佔領。在華沙的西南，波蘭軍逐漸退却，陣綫開始被德軍突破，德軍驚人的機械化部隊隨之跟進，初試其鋒。九月七八兩日，德軍強大的機械化部隊，沿着波蘭僅存的一條完好公路，向東北衝鋒達八十英里之遠，直達華沙近郊。德軍如能守住此種狹長的突出點，波蘭中路主力，差不多佔波蘭戰鬥部隊的半數，這時還在極西靠近德國邊境一帶，勢將陷於絕境，而有全軍被俘的危險，其交通綫已被切斷，除非衝破後方如魔術一樣突然建立起來的德軍陣綫，殆無安全撤退的辦法。同時華沙北面的波軍沿着那魯河佈防，幾度擊退德軍進攻後，也終被突破了。

後來波蘭中路軍，企圖衝破德軍的陣綫，戰爭之激烈，為全部戰役中所未有。有一時期，德軍某一陣地處

境甚危，但德軍陣綫雖被迫後退，却没有被衝破。德軍旋藉大批空軍集中轟炸及由運輸車多輛運到大批援軍，阻止波軍東進，戰至九月二十日那天，被包圍的波蘭中路軍，人數達十七萬人，配備着二百尊大砲，四十輛坦克車，不得不向德軍投降。

在華沙西面戰爭終了以前，第二路德國機械化部隊，同時向更南進展，同樣獲得可驚的戰果。這第二路機械化部隊，向前突進達一百英里之遠，把克拉哥城東北及維斯杜拉河西岸利薩哥拉山中的大批波軍，切斷聯絡，使其不能退走，以待德國步兵到來，予以解決。到了九月十三日，這處的波軍官兵六萬員名，及大砲一百四十三尊，坦克車三十八輛，也向德軍投降了。

最後，德軍極左翼於九月七日渡過那魯河之後，即在九月十二日那天，以其機械化部隊南進一百餘英里，而抵白勒斯脫·黎托夫斯克城，旋在十四日的黃昏，佔領該城的舊砲台。同日，德軍南路即極右翼的機械化部隊，三面包圍林堡城。三天之後，德國裝甲車及機器腳踏車隊，自林堡向北突進一百五十英里左右，即在白勒

斯脫·黎托夫斯克南約五十英里處，與南進的機械化部隊相連接。

波蘭戰爭到了這個階段，實際上已告終了。蘇聯軍隊即自東部開入，並未遭遇波軍有組織的抵抗。華沙軍民的英勇抵抗，只不過將戰事延局，多延長幾天而已。

講到兩方兵力的損失，據德方宣佈，波軍被俘者七十五萬人，德軍陣亡者一萬人，受傷者三萬人，不知下落者三千人。即使此項數目，像其他德國公報一樣，是出於偽造，但無論如何，去年九月的閃電戰，德軍流血之少，那是毫無疑義的事。

挪威戰役即係德軍新戰術第二個出色的實驗。挪威的情形，與波蘭絕不相同，但德軍將領利用閃電戰的同一原則，應付當前問題，獲得了第二次驚人成功。

挪威是沿海島道崎嶇的多山地帶，人口極稀少，幾世紀以來沒有發生過重大戰事。挪威軍隊不過與訓練不良的民團一樣，大部分的人民，雖以勇敢的水手聞名於世，但缺乏戰鬥精神。在他方面，該國通海，可從英法獲得援助。

正如波蘭戰役一樣，德軍進攻挪威，起初也出以陰

謀。第一次總攻，是在四月九日，由飛機，軍艦，運輸艦，及乘着商船偷入挪威海口的兵士，聯合進行，一夜之間，挪威首都奧斯陸，主要海港，飛機場，及挪威陸軍六師中的五師總部，都被德軍佔領。德國最初開往挪威的軍隊為數很少。一星期後，據美國官方估計，德軍類員也不過一萬八千人，其中半數，駐在奧斯陸，其他分散於各地，成為小隊的孤立軍隊，除空軍接濟外，彼此完全失去聯絡。可是挪威的抵抗力極薄弱，結果少數德軍終使全國渙散，僅有那維克一港是例外。據聞會有少數德軍乘着四輛運輸汽車，深入挪威內地，追捕挪威年邁國王，幸賴若干農民用貨車阻塞公路，挪威始免於難。大部分挪威後備兵，並未應募入伍。本來炸毀道路橋樑足以阻礙德軍陸上行動，但挪威人並沒有怎樣實行破壞。在挪威中部登陸的少數英法軍，曾派兵深入該國一百英里，可是德方猛烈轟炸的空軍和包抄的機械化部隊，上下夾攻，正如在波蘭平原上一樣迅速。結果，英法聯軍祇有退回軍艦。由各地情形觀之，德國空中運輸

機，都指揮得井井有條。

進攻斯干的那維亞半島一月之後，德軍又大舉進攻荷蘭比利時及法國北部，這是德國第三次實行閃電戰。

此次戰爭的詳情，雖尙不得而知，但覆按地圖，探索德軍每一進展的階段，又可證明德國新戰術足以適應每一特殊形勢。在進攻後第五天，荷蘭軍隊投降了。到了第十二天，德軍已越過比利時的大部分，乘勝開進法國。

此次戰役中，以簇新姿態出現的，即為利用降落傘部隊。比利時的飛機，據說在未起飛以前，就像波蘭空軍一樣，全部被德機炸毀了。

由上所述，我們可以推得兩個結論：第一，德軍在技術上並不是一個超人，不過很能勝任而已。德國陸軍始終保持普魯士善戰的精神。普魯士人又能個個盡犧牲的責任，其責任心遠非他國可及。

其次，德軍已絕對證明新戰術的精髓，不僅在於使用新兵器，而且在訓練精兵，尤其在養成幹練的將領去使用新兵器。德軍成功的秘訣，就在於此。

德軍戰略的圖解

這篇是美國 Look 雜誌的軍事記者利沃那特那森少校 Leonard Nason 所作。他是美國著名的軍事問題作家。上次歐戰時，他曾在美軍第七十六野戰砲隊參戰，對於上次歐戰，著述甚富。

希特勒的機械化部隊在西綫總攻，勢如破竹，舉世為之驚異。但在熟悉英法聯軍防務實際情形的軍事專家看來，德國閃電戰術所獲的這種勝利，却也無足為奇。所可異者，英法聯軍對於這種意料中的戰術，竟一籌莫展到如此地步。

一般作家討論家不加思索，貿然稱贊希特勒是個天才的軍略家，並且相驚伯有的傳說德軍有什麼秘密的新兵器，實則都是欺人之談。希特勒這次所用的戰略，並未逃出德國歷來戰略家的窠臼，數百年來，這種戰略根本上是一貫的。所不同者，希特勒能够集中利用有史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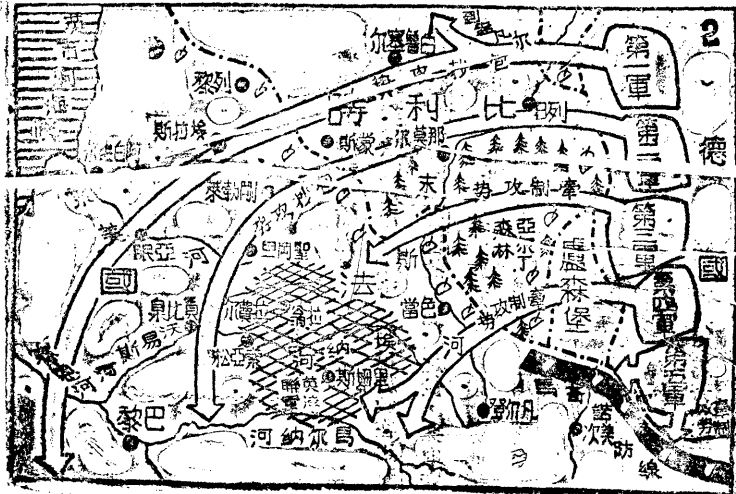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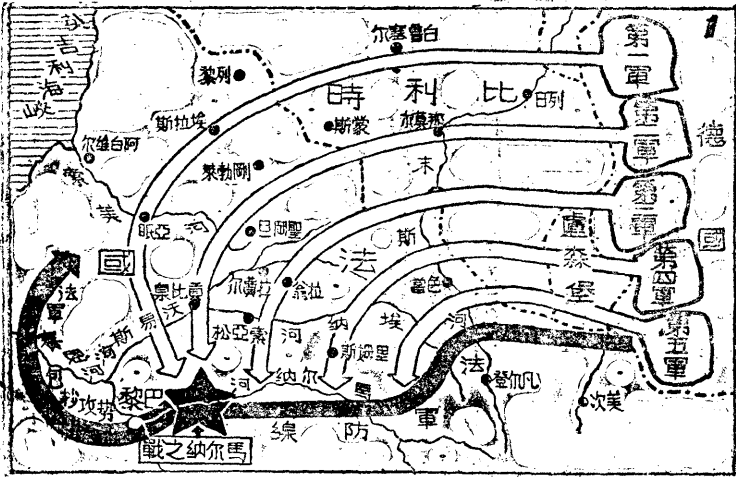
來最速的破壞力最大的武力而已。

英法聯軍在這次歐戰所用的戰略，側重於線在馬奇諾防綫及沿比利時邊境直達北海的擴充綫之後，採取守勢。比利時與德國毘連的邊境一帶也築有堅強的防禦工事，似可高枕無憂。但是法比兩國邊境這種馬奇諾擴充綫，僅是一種野戰防禦工事，而非永久性質的防禦工事。這種防禦工事，無非是些碉堡聯以戰壕，並有鐵路軌所築成的戰車防禦綫，全綫則護以鐵絲網障礙物。

這種防禦的弱點在色當東面，就是在馬奇諾主綫與法國擴充綫及比國擴充綫交接處。所以色當的防務極關

重要。這處如被突破，馬奇諾主綫的側面便失去據點，德軍便可包抄其後，侵入法境，然後沿着埃納河馬爾納河，浩浩蕩蕩，直趨巴黎。

色當有亞爾丁森林為其天然屏障，森林的面積自那穆爾直達盧森堡邊境，山川縱橫，其中並有末斯及塞莫亞兩條大河蜿蜒通過。這種天險，殆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過之勢。摩托化部隊在這種礫石叢林之間，作戰既極艱



手，守軍並可資為掩護，避免空襲。

德軍侵犯荷蘭比利時的時候，熟悉當地形勢者立刻就想到色當的門戶已否堵塞。中立觀察家都以爲法國軍隊必已駐守亞爾丁森林地帶，以掩護色當了。詎知四日之後，德軍即已渡過亞爾丁森林地帶東北面的沃爾德河而佔領色當了，並以一日四十五英里的速度，向前推進。這種速度，實爲有史以來所未有。

這可證明，亞爾丁並未駐守，色當並未佈防，馬奇諾防綫已被包抄，聯軍的基本戰略勢須在且戰且退之中改弦更張了。色當陷落的翌日，法軍當局即宣布放棄陣地戰，改取運動戰。德軍的新式戰車隊便得在曠野之地與聯軍交綏了。這種運動戰，聯軍絕無準備，德軍則已準備精銳，舉世莫敵，勝敗之數，業已前定。

各種戰略，要以避實擊虛爲原則，即在集中優勢的三軍加攻敵軍最弱的一點。這種戰略大致須把軍隊分成兩大兵團，其一是牽制的兵力，其一是包抄的兵力。牽制的兵力先在敵軍陣前，作進攻模樣。敵軍視綫既被這種陣線吸引，包抄部隊即迂迴至敵軍側面，襲擊後方。

德軍著名的舒科芬計劃 Schulten Plan，就是採用這

個原則。

簡單的說，這個計劃規定以五路軍隊進攻法國，第一軍到第五軍，自北至南列成陣綫。第一，第二，兩軍担任包抄，取道比利時抄襲巴黎，同時第三，第四，第五，三軍担任牽制，把拉費爾，勒德爾至凡爾登一綫的法軍膠着。包抄部隊進展到巴黎之後，即轉而向東，使法軍腹背受敵。（參考第二圖）

德軍在一九一四年進攻法比時會採用這個計劃。德軍在開戰初，原有速戰速勝的希望。但是德軍攻到亞眠之後，較預定的時間相差甚遠，軍需接濟又趕不上，德軍參謀長小毛奇乃放棄舒科芬抄襲巴黎的計劃，改取殲滅法軍主力的戰略。德軍包抄部隊遂轉而向東南進攻。

德軍既開到巴黎的東面，法軍窺見敵軍右翼空虛，深知有隙可乘，乃分兵向西北方面包抄德軍右翼。同時巴黎的守軍兼程增援馬爾納河沿岸的牽制部隊。至此，德軍反陷於腹背受敵的窘境，不得不實行總退却。法軍在馬爾納河之役，因得轉敗爲勝。（參考第一圖）

希特勒在這次歐戰所用的戰略也是如此。不過德軍

這次却從色當向西突進，把法軍截成兩截：其一困於馬奇諾防綫，其一截斷在末斯河西岸。這種戰略會用兩個包抄部隊，叫做重疊包抄。

這種計劃規定第一，第二兩軍從北面進攻巴黎，第三軍則從東北推進，第四軍則從東面包抄。在比利時方面，德軍以三個軍團的優勢兵力圍攻英法孤軍，第四軍則在亞爾丁方面從東面包抄；第五軍則在羅倫方面牽制馬奇諾防綫的守軍。

這種重疊包抄戰略的優點，厥在任何一路軍隊被迫退却時，其他軍隊即可向被迫退却的敵軍加以襲擊。換句話說，德國五路軍隊都可以互相呼應，而將優勢的兵力，隨時隨地壓迫比利時境內的聯軍或法軍的主力。英法聯軍呢，一方面正在竭力抵抗德方第三第五兩軍攻勢的時候，德方第一第二兩軍已在進行迂迴攻勢。聯軍若欲增援側翼，以抵抗這種迂迴攻勢，德方第三第五兩軍又已乘虛而入，這種情勢，真有顧此失彼之勢。

至於德軍在戰術上成功因素，在於利用戰車及保持各軍的聯絡。

在德軍閃電戰發動之前，世間原有兩派軍事學說。英法方面以為戰車是一種輔助兵器，其主要功效在輔助

步兵。其作戰的方式常以排砲轟擊，然後以步兵進攻，在敵軍退却時，始以戰車追擊。在兩軍交綏的初期，戰車常為預備隊，其速度為步兵的速度所控制，在曠野之地每小時約行兩英里。

德國方面歷年來早以戰車為主力，步兵均退居輔助的地位了。

這兩派理論，誰是誰非，在戰前原難斷定，直至兩軍交綏，是非立見，但是聯軍方面已明知鑄成大錯，仍未設法補救。聯軍總司令甘茂林將軍雖立被撤職，但這種失策，原非一朝一夕之故，未可歸罪甘茂林一人。

在聯軍更換統帥竭力覓取可守的陣地的時候，德軍已按照舒利芬計劃自色當直趨德爾，拉翁及拉費爾之綫了。色當被突破四日之後，聯軍防綫的樞紐業已落在德軍掌握。自是以後，德軍摩托化部隊即一面推至英吉利海峽，一面佔領巴黎。

德軍各部隊的聯絡則係利用無線電。上空的飛機，隨地的戰車和機械化步兵，都具備着無線電，隨時隨地與司令部互通消息。司令部的軍令和隊長的報告，都是用無線電傳達。各軍的進攻膳宿，軍需的接濟，都是用無線電指揮。行軍神速，仍能秩序井然。包抄部隊二日半飛奔二百英里，何城弗克？

七年以來德國總動員分析

這篇電報，是紐約泰晤士報前任駐柏林訪員都利熙新 Otto D. Tolischus

所發，他派駐柏林好幾年，現已避往瑞典京城。

在上次世界大戰中，德國雖至最後，猶獲若干次大

勝，終因美國的援助協約國及協約國的對德封鎖，而致

功虧一簣，卒告挫衄。這次戰爭中最明顯的情形，厥為

德國戰鬥力，雄厚非常，在美國援助協約國發生效力之

前，則已佔勢如破竹的優勢，且已使封鎖失其效用。

德國這種驚人的戰鬥力，實在是全民族總動員的產

物，其駭人聽聞的審議，迄今始日見明顯，其所根據的

要素，不出下列三項：

(一) 德國人民的精神動員，這不獨使世人震驚不止，並養成堅苦卓絕，舍生忘死的戰士。

(二) 德軍參謀部策略的優越與機警。

(三) 經濟總動員使德國產生有史以來最大數量與

最多種類的機械化武器，並且使德國充分不受封鎖的打

擊。

德軍戰鬥精神，戰術，及兵器，業已在波蘭之戰，

挪威之戰及法蘭西之戰，盡量發揮。此次戰爭雖說是機

械的戰爭，然而德國的勝利，却也是德國組織的勝利，

技術的勝利，及工業的勝利，這幾個要素使那些以農業

立國的兵力無法與之對抗。

上次歐戰中，各國把德國解除武裝後，不獨把德國

工業潛在的作戰能力，原封未動，且在美國領導之下，

供給各項事物，使之加強，例如對德放款投資共約三二

，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之多，其中僅有三分之

一的數目，作為賠款之用，例如建設及改進德國工廠及

對德實行技術援助之類。德國積極加以運用，故在今日

情形之下，如謂德國作戰機構實為那些意欲擊潰德國者

自食其果，並非言之過甚。

在原則上，德國的經濟組織非常簡單。無非把全國的人力物力，資本與勞力，生產者與消費者，男子婦女與青年，完全集中起來，在一個制度之下加以調整。調整的方法，不是從經濟方面打算，而是用鐵的紀律，對工人則實行強迫的社會主義制度，對資本公司，則仍許以有限的利潤制度，以刺激其生產能力。

在此項制度之下，一個八千萬人口的國家，加上無數的被征服的民族，業已變成一個龐大的托辣斯，除開全面的經濟戰及全面的兵力戰，以促成國社黨的世界革命，以造成德國的世界霸權而外，沒有其他目的。其出發點是以適者生存的哲學為根據，不承認有什麼公理。

德國業已表現出全面總動員的成就了。當德國開始重整軍備與開拓疆土的時候，它對不可克服的困難，顯然採取一種孤注一擲的態度。德國是一個天然富源貧乏的國家，二十來種主要原料，除三種外，它都缺乏。德國也缺乏黃金與流動資金，國外欠債也很多。德國過去且曾發生嚴重的經濟恐慌，生產減少百分之五十左右，

政府預算，陷於危境，失業數字，逐漸加高。

但德國却有龐大的工業基礎，及充分的勞力，使其在歐洲成為最大工業國，其在全世界的地位，僅在美國之下。德國把停頓中的生產能力與遊手好閒的勞力，全部徵發起來，製造軍火，既促成一種經濟繁榮，解決了失業問題，又完成了一種戰時機構，達於世界最強大的兵力。

在國防經濟名義之下，德國把全部國民經濟，實行軍事化，由戈林將軍為其獨裁者，其下屬大都為陸軍將校。此項國防經濟，頭緒萬端，自必須嚴格執行。但至這次歐戰發生時，德國戰時經濟的機構，業已完成了好幾年。

國防經濟的主要原則與設施，歸納起來，約有下列各點：

對資本，貿易，工業，三項，（一）曾於一九三六年十月頒佈命令，禁止物價升漲，厲行法定價格，並設立價格調整委員會，根據成本增加原則，調整物價，此項設施，可阻止大規模通貨膨脹，因為擴軍計劃，完全

以公債爲財政的基礎，物價高漲，必造成通貨膨脹的惡果，而增加擴軍計劃的費用。德國批發物價的指數，在一九三三年時爲九〇·七，至今年四月，僅升高至一〇九·六，雖則生活費遠較此項人爲的生活指數爲高，但平均沒有升高至百分之二十五以上的。

(二) 限制利潤——物價統制後，一切利潤，自必受其限制，同時並規定利潤在百分之六至百分之八以上者，必強迫投資於政府借款。雖則如此，德國商業的紅利，仍達百分之十四·一。

(三) 強迫剩餘款項，投資於重要國家企業，如煤炭提煉煤油工業，人造橡皮工業，及國內無利可圖的礦業等。

(四) 統制一切新工廠商店，使其盡力國防工業，與國防工業無關者，則禁止其設立，禁止其發展。

(五) 各項工業，皆在政府完全統制之下，工廠之出貨，原料及外匯，皆由政府支配。

(六) 所有資金市場，銀行和保險公司財源及公司基金，均由政府以種種方法，予以借用。

(七) 各公司經理董事的薪金，皆加限制。

對勞工方面：(一) 根據一九三二年經濟恐慌時代核減的工資，酌加調整，使工人有固定工資。

(二) 統制各種職業，徵發工人從事國防有關各項工業，禁止工人改就工資較高的工作。

(三) 工人無罷工權利，並禁止設立一切獨立的工會，全國工人皆須加入勞工陣線，這是國社黨的機關，其組織是包括僱主與勞工。

對於消費者方面：(一) 在「大砲代替牛油」口號之下，實際上一切食糧及一切日用品，早已實行計口授糧制，人民生活程度減低，達於營養不良狀態。

(二) 用政府直接分配及宣傳消費國內出產豐富的食糧，以節約消費。

對於農民方面，則固定價格及統制市場，強迫農民將一切物產，定期交與特種統制機關。

德國此種制度看起來十分嚴峻，但也不無利益。失業問題總算解決。工業生產指數，在一九三二年爲五十四，至一九三九年六月，已升高至一三七；農業生產，

在一九三二年爲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至一九三九年已增加至一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國民收入，在一九三二年爲四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至一九三九年增加至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受雇工人在一九三二年一月爲一二,五〇〇,〇〇〇人，至戰爭爆發前已增至二二,〇〇〇,〇〇〇人；失業人數，在一九三三年一月爲六,〇〇〇,〇〇〇人強，到了現在，工人反極缺乏，不得不向被征服民族，僱用一部分工人了。

德國工人的待遇，在好多方面，比較以前已略爲改進：例如工人休假，可以照常支薪；如遇解僱，或被侮辱，可向勞工法院起訴；工人娛樂時間也已增多。另一方面，工廠如果缺乏原料，或缺乏工人，致實行減工，廠主便可獲得工業自動金，及局部解僱。

農民亦可獲得低利借款，便宜的肥料，以及其他供給。農產品的價格，也比之世界市場要高，其美中不足者，仍爲食糧的恐慌，不能解除。

當希特勒獲得政權之初，不獨有大批失業工人，並

須與馬克思主義派的無產階級奮鬥。希特勒解決了失業問題，同時也總算局部實現了德國人民心理的改造。但德國的生殖率，在一九三三年爲九七一,〇〇〇人，至去年已增加至一,四二〇,〇〇〇人，在人力方面，除蘇聯外，在歐洲可謂佔第一位。希特勒還有兩個最大障礙必須克服，就是原料的缺乏，及黃金與流動資本的缺乏，以扶助他的擴軍計劃。

德國對於原料不足的補救辦法，不外三種：

(一) 全部對外貿易，尤其是各種輸入，皆在價格統制之下，每項國際貿易的成交，皆須政府批准，非必需品的輸入，須作爲德國出口的交流品的始准進口。此項新計劃係於一九三四年七月付諸實施，規定德國與他國貿易，彼此進出口必須平衡，因此每一個國家欲與德國交易者，同時須向德國購貨，即使該項貨物無購進之必要，亦得如此。

(二) 按照各種生產對於國家需要的緩急，實行原料的嚴格分配。

(三) 大量利用其國內原料，以發展代替品，如鐵

煤中提煉煤油，從煤及石灰中提煉橡膠，從木材中提煉紡織纖維；同時不惜成本，開發國內質量均差的鐵沙等礦藏，並從各方面設法節省原料。「四年計劃」的重要目的即在於此，也就是德國盡量完成自給自足政策，免為封鎖所困的開端。德國此項政策的成功，可於其軍火製造方面見之，德國軍火的生產，在此次戰爭開始時，比較一九一三年超過兩倍。

根據最有利於德國的統計，德國可從國內資源，獲得三分之二的必要原料，所缺乏的，乃幾項重要的基本金屬，必須不惜任何高價，向國外輸入。

四年計劃實行之後，各工廠的生產均已增加。至於農業生產增加運動，却並不怎樣成功。德國事實上不是增加生產，而是減少消費，達於營養不良的地步。德國食物的自給自足程度，在一九三二年為百分之七五，至戰爭爆發時，已增至百分之八二，但國內脂肪，仍缺乏百分之五十以上。

在財政問題方面，德國所用的解決方法如下：

(一) 曾於一九三三年六月宣佈停付外債之利息，

每年可節省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此項辦法。可使德國國內金錢，不致漏至國外，而國外則可以輸入，至海運及其他事業所獲得的金錢，則留作購買國外原料之用。這樣一來，德國既可購買大宗貶值的德國股票，值美金一元者，只須以幾分錢購進，又可津貼出口貨，更因德國對外債務人皆以不流通的馬克償付外債，德國政府，因此即有大宗現款，供其直接支配。債權國為應付此項不利形勢，也實行貨幣減值。

(二) 德國又用其獨一無二的籌款方法，發行證券用種種羅掘方法，籌措款項。德國各省各市各機關的借款在一九三三年為二四，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現已增至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以上，據若干人估計，還不止此數，認為德國公債已達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以上，簡直與上次大戰中四年累積的債款一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不相上下。

但德國的鈔票流通額，在一九三三年以後，也增加了三倍，並有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的額

外鈔票，與好幾兆的公債。德國國內金準備奇缺，為數不過百分之一。因此德國馬克，雖在國內，因法定價格關係，保持穩定，但在國外，實際上毫無價值。

(三) 大規模擴軍計劃所造成的經濟繁榮，也使政府金錢的支出，由嚴厲的稅收制度中，收回一部分。一九三二年全國稅收佔總收入百分之廿五，現已增加至百分之四十七左右，各種苛捐雜稅在一九三二年共達一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至今年已增至三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

英德兩國的軍費

這次歐戰的消耗，據路透社電訊，英國軍費已由每天九百萬鎊，增加至每天一千二百萬鎊。至於德國呢，據紐約泰晤士報消息，每月約達五十萬馬克（即每天約一萬萬六千六百餘萬馬克），其中二十萬萬馬克係取之於捐稅，其餘三萬萬馬克則取之於借債及佔領區內的搜括。德國公債總數早已超過一千萬萬馬克，或者快要到一千五百萬萬馬克——這筆巨債，幾等於德意志帝國上次四年戰爭結束時使馬克破產的數目了。

德國全部戰時機構，不問在工業方面，抑在軍事方面，業已羅掘俱窮，如此情況，究能繼續多久而不致崩潰，却是個一問題。但由德國補充能力觀之，德國已將夢個的歐洲資源置於其支配之下。如果英國封鎖整個歐洲大陸，以待德國餓斃，或發生革命推翻國社黨政府，則德國報紙早已說明，受痛苦者並非德國。要之，戰爭至現階段已變為大陸控制與大陸封鎖兩大勢力的對抗，對抗勝敗如何，尚非目前所能逆睹。

德空軍建設史略

德空軍雖沒有悠久的歷史，但其組織，變遷，進步，和主持空軍建設的幾個主要人物，都值得世人注意。這篇釋文取材於紐約泰晤士報及時代週報。

德國空軍在這次大戰中的重要性，雖不能估計得太高，但已由向來的輔助地位，一躍而成爲今日對英單獨進攻的主要利器，還是很明顯的了。五年之前，希特勒戈林從事建設空軍。戈林在上屆歐戰中，本是一員航空健將，擔任著名利區沙芬航空隊指揮。他以最大的努力，哺育提攜，卒造成了今日銳利無比的空中作戰利器。德空軍最初的唯一目標，厥在進攻敵人，在敵軍後方，把所有交通，輜重，給養和生產中心，一舉殲滅，以待陸軍進攻時，可收風捲殘雲之效。

德空軍現已不必與陸軍取得合作，儘可完成獨當一面的任務。今日德軍大舉襲英，便是貫徹這種作風的表演。在英國地面上，尙無德軍的一兵一卒，而德國空軍却不顧一切，出以斷然的攻擊。是否單靠空軍即可判明

兩國軍事上的勝負，現在猶在未知之天。不過據德國軍事觀察家意見，目下連續不斷的對英轟炸，在陸軍沒有登岸之前，可以搖動敵人的抵抗能力。

德空軍爲造成其單獨作戰的地位起見，其編制一切取自備自足的方法。凡是空軍作戰必要的各種配備，莫不應有盡有。德空軍中自設通訊隊，自置救護設備，而且有「空軍步兵」，利用降落傘，在敵軍的後方配備作戰，堅守據點，以待主力軍隊的到來。這些都是德空軍的唯一特色。

德空軍的造成今日地位，自當歸功於戈林等人。其醞釀遠在十年之前，但實際上人才的訓練，或機械的製造，則肇始於一九三五年。所以德國空軍的建設，其歷史亦祇五年而已。主其事者爲戈林，和他的親信人物米

爾奇。戈林是設計者，希特勒是贊助者，而米爾奇却是實行組織者，所以他的功績也甚偉大。

戈林與米爾奇相遇於國社黨組織之始。戈林在上屆大戰中，任職於利區沙芬男爵著名的航空隊。米爾奇初為砲兵軍官，後為國營航空公司的總裁。他矮矮身材，精神飽滿，就其外表來看，很有美國精明幹練的商人氣息。在草創之初，軍路藍縷，煞費苦心。德國本是個窮國國家，當時又受凡爾塞和約束縛，不能設立空軍。一九三三年，國社黨執政，航空部長戈林任米爾奇為航空交通司長。米爾奇令驍勇戰將烏台脫脫離電影事業入航空部供職，共同樹立空軍樞樞，嗣後即着手訓練青年航空人員十萬名，及防禦空襲人員一千一百萬人，其中包括防空隊員，機務人員，及後備人員。初級學校中青年學生，亦授以航空知識，滑翔飛行又為民間極普通的運動。至一九三五年，希特勒公然宣佈建設空軍，訓練人才，開設工廠，及設計製造飛機。關於飛機製造的設計，當初即規定以少數式樣，作為統一製造的標準，由容克斯，杜尼爾，亨格爾，及梅塞斯密特四家主要工廠

大量製造。此種統一標準大批生產方法，即係米爾奇之最初計劃。容克斯八七式機為其所獨賞之德國出品，此機設計乃烏台脫自美國海軍方面取得者。

米爾奇雖身居要職，然其同僚亦有反對之者。他辦事方式，多少帶些生盲人「求急利」的作風，而缺少德國軍人的特殊格調。他的性格不像武人的嚴峻堅毅，而帶有幾分溫文圓通的氣息。高級國社黨員對於他的出身至今還懷疑着，他父親是猶太人，希特勒倒非常愛好而親信他，曾授以國社黨榮譽金質別針。

米爾奇尚有兩個同僚，也是傑出人才，一個是凱塞琳，一個是史賈爾。他們和戈林及米爾奇一樣，都是上將銜。凱塞琳在上屆大戰時，與米爾奇相同，也是任砲兵軍官。一九三五年改入航空部，侵波之役，他參與或機，並指揮第一隊空軍作戰。他身材魁梧，天機活潑，原是巴伐利亞產，可說得德國空軍中最為人所重視的一個高級將領。

史賈爾完全是普魯士軍人色彩——堅實嚴肅，單純獨斷。上屆大戰時，在飛機中為敵人擊落，身受重創。

西班牙內戰之役，他率領空軍，援助弗朗哥作戰，數百德軍精銳駕駛員，亦在其指揮之下，實地演習戰術。此外，德空軍中尚有一中心人物吉訶納將軍，曾在一九三七年繼威佛將軍，任德空軍參謀總長。

目下德國空軍的實力究竟如何，局外人不得而知。據戰前估計，一九三九年末，德空軍第一綫約有飛機八千架至一萬架。四年以來，德飛機製造量增加甚速。開戰以來，亦未見低減。所以上述數目，當不至於不足，而且還要超越呢。

與飛機數目有同等意義的，即為德軍使用飛機的方式。德軍向以飛機作為進攻的工具，故其建設時，集中其力量製造轟炸機。在效用，此種飛機已等於德軍之長射程大砲，將砲彈遠攜數百英里，然後放射於敵人陣中。據德方宣稱，轟炸的準確，即訓練最精的砲兵，亦不能與之媲美云。轟炸最準確的當推直降式飛機，此機之發明者原屬美國人，實為近世殺人利器中最可怕的一種。

驅逐機的功用，在保護德國領土，免受外來的襲擊。

最近德國驅逐機又掩護轟炸機，往襲英倫。本來驅逐機是轟炸機之輔佐，最大的功用厥在守衛。自德軍攻下荷蘭，比利時及法蘭西以來，德軍所佔有的飛機場，距離英國甚近，於是短距離飛航的驅逐機，也能掩護轟炸機往襲英倫三島了。

德軍於驅逐機之外，復又添增了一種「毀滅式」飛機，其功用係在長距離飛行外，又能作攻守之用。雙引擎的梅塞斯密特一一〇式，能載駕駛員兩人，即為此種飛機中之佼佼者。此機較諸驅逐機的武力增加倍蓰，裝有機鎗四挺，小砲兩尊。能在空中四小時之久，普通的驅逐機，祇能飛行一小時半而已。

德轟炸機中最佳者，當推亨格爾一一一號。德方襲英即利用此種飛機，其長途飛行往往達一千英里之遠。今日德軍無論作長途或短距離之轟炸，所用者常以此亨格爾式機為主體。亨格爾機身較輕，能作荷重致遠之迅速飛行。據一九三九年德國航空年鑑所載，亨格爾之最高速率每小時為三百十五英里，飛行達一千八百七十五英里，載重達二千公斤。內部裝移動機槍三挺，可載四

人。輕轟炸機爲杜尼爾一七式，及杜尼爾二二五式，大多作爲偵察用，速率與亨格爾相仿，載重及飛程則遠不及之。載重約一千公斤，飛程爲一千六百英里。

容克斯八七式直降飛機爲德空軍中新利器。其直降速率每小時五百英里。可裝二百五十公斤或五百公斤之炸彈，在目標六百碼之內爆炸，即在前進中的坦克車或行駛中的火車，亦能炸毀之。此機炸彈裝置於輪間，其又狀的機紐，卽爲此機的特徵。

直降式轟炸機下衝時作直綫形，以整個機身爲炸彈之導引，駕駛員座前風屏上裝有一瞄準機，可供窺視。機身後部裝有可移動之機槍，兩翼有固定或可移動之機槍一桿或兩桿。五個月前，德方盛稱梅塞斯密特一一〇式機爲世界飛機中速率最高者。德軍空襲時所用者，均爲此種飛機。其最高速率爲每小時四百五十英里。備有四支機槍或兩枝機槍及一尊小砲。去春德人宣傳亨格爾

一二三式驅逐機之活動力較梅塞斯密特機爲佳，但實際上，梅塞斯密特式機仍爲德空軍驅逐機中的卓越利器。

此六種不同式樣的飛機，實卽德國空軍的第一綫戰士。其他式樣的飛機大半供教練之用。主要空軍利器祇此六種，是以在製造上，運用上及維持上，均趨於標準化，可收事半功倍之效。標準化的製造，不但可擇效用最宏大的幾種飛機大量製造，卽在配置零件，及在修理上，亦佔極大便利。

今日翱翔空中與英機作殊死戰的，亦卽上述六種飛機，而指揮其作戰方式之最高軍事當局，卽爲前述之戈林，米爾奇等四員大將。飛機的力量是否能駕海軍而上之，此時猶未能證實，卽遲諸異日，恐亦不易作最合理之解決。惟自德軍飛渡海峽，大舉空襲英倫以來，無論德人或英人，均知能握得空中優勢者，始能握得海洋優勢。

德軍戰車及其戰術

德國新戰術的第二種兵器，即戰車密集攻擊，猶如其空軍發展一樣，也是數年來的產物。法國鐵甲部隊前總監凡爾普里將軍曾云：「戰車及其運用毫無進步者已十五年，皆因德國無此兵器之故。」

此語對德國軍事當局雖未免過譽，但所表明者僅一部份真相。蓋德國陸軍不得使用戰車者，閱十五年，其間僅建造少數之樣車，但唯其如此，始得不為傳統的戰術所束縛，一俟時機成熟，即可隨心所欲。至一九三三年，乃能根據全部革新計劃，發展戰車的種種威力。

他國軍隊，尤其是法國陸軍，仍視戰車為步兵的輔助兵器，故使之續受步兵步伐的束縛，而將戰車隊平均分派予陸軍。德國新軍則不然，自始即決定解除戰車所受的束縛，將其從輔助兵器脫穎而出，使之成為獨立的兵器，編成强有力的師團，純以密集及迅速而有特殊威力，突破敵軍陣綫，使全部戰局成為運動戰。

德國在重整軍備的最初數年間，即隨蘇聯與義大利的先例，聚精會神於輕戰車的大量製造，車重六噸，裝機關槍二挺，甲厚不出十分之六吋，遠率每小時三十五哩。

這種戰車，在西班牙的內戰中，政府軍薄弱的戰車防禦砲及稍重的蘇聯戰車，所獲戰果甚為低劣。德方得此教訓，因乃完全改變策略，其結果，即在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日希特勒誕辰閱兵時見之，蓋其時已造成新式輕戰車，車重八噸或十噸，除機關槍外，尙裝砲一尊。另一種中型戰車，重十八噸至二十五噸，裝一·五吋或一吋砲，每輛乘士兵五人。

德國克虜伯工廠同時並試驗一種重一百噸的巨型戰車，裝四吋砲一尊及三吋砲二尊，機關槍十二挺至十五挺，乘士兵十九人，甲厚約四呎。一九一八年間德方所造成的巨型戰車兩輛，可資比較。此種戰車，重一百五

十噸，裝三吋砲四尊，機關槍兩挺，乘士兵二十二人，甲厚兩呎弱，德方從未使用。

目下德國的戰車隊以上述三種為主體。一九三五年杪，編成三師。至一九三八年杪，擴充至重機械化部隊五師，每師戰車兩團，各備戰車二百輛，輔以摩托化步兵，砲兵，工兵，信號兵，及輜重兵等。迄至波蘭戰爭時，其數至少已增至六師。目下已增至十二師，共約戰車五千輛，其中重戰車五百輛，中型戰車二千輛，輕戰車二千五百輛。此外，尚有所謂「飛快師」者，其數不一，每師有輕戰車一百輛，輔以鐵甲車，機器腳踏車，摩托化砲車，摩托化步兵。此種「飛快師」係以代替昔日之騎兵。

德國戰車部隊在波蘭及法國獲得驚人勝利者，一部份固因於巨型重戰車的威力，惟其主要原因，則在德軍對於極度機敏的戰術，具有特殊訓練，由陸軍發揮為密集攻擊及大規模的戰術。此種戰術，唯在平時受有系統的訓練之大隊常備軍，始能運用自如，絕非獨立的戰車隊和輔助隊為合而所能勝任。

戰車不僅須擊毀機關槍，如上次大戰時然，且須擊毀戰車防禦砲和其他戰車防禦兵器，如地雷和障礙物等。故戰車進攻時陣容頗為複雜，須分成連續數批，各有特殊任務和目標。第一批係最重型戰車，用以突破敵方重要障礙和陣地。第二批為中型戰車，乃攻擊的主力，其特殊任務在擊毀敵方戰車防禦砲，並須利用地勢疾馳而進，如果可能，並須從兩側或前後作鉗式夾擊。第三批多屬輕戰車，雜以少數中型戰車，其主要任務，在擊毀敵方機關槍，使步兵及特殊摩托化砲隊及輜重隊隨之前進。

此種戰術，雖注重迅速與出其不意兩點，但其目的非僅在衝過敵陣，其最注重者，厥在以優勢的火力，擊破敵方的抗力。德方戰車與敵方戰車交鋒時，其戰術注重於最要之點，即首先瞄準射擊敵方戰車。據上次大戰經驗，這點已證明可決定勝負。德方戰車向敵方戰車用火力攻擊得手後，始向前進攻。質言之，即以火力的控制，行動的調整，運用全力猛撲敵方弱點，奪取局部的優勢，以圖擊潰敵軍。

戰車既以集中進攻爲主，其他各種部隊均居於輔助地位，須擇地擇時加以運用。惟飛機的合作最爲重要。飛機能從空中輔助戰車隊長偵察地形，並向敵軍轟炸掃射，以助第一批戰車作戰，更能對付敵方空軍反攻，協助戰車追擊。

此種運動戰，對於德國陸軍的整個戰術與戰略，影

響甚大。一方面德國步兵與法蘇等國不同，他國都受有嚴格的訓練，作戰時無須藉戰車的協助，儘能使用自備的重兵器，戰車因得集中攻擊。另一方面，此種密集攻擊，即以重戰車隊附以摩托化步兵作主力的進攻，與僅以步兵主力的進攻，自必截然不同。德軍此次在西綫進攻，勢如破竹，卽其明證。

此
页
空
白

德間諜活動的全貌

美國陸軍上校杜諾文和新聞記者穆勒兩人，奉美國海軍部長諾克斯之命，在歐洲調查德國間諜活動情形，歸而繕具報告，洋洋灑灑，不下數萬言，其中對於德國便衣隊（即所謂第五縱隊）的組織，活動範圍及功效，紀述甚詳。茲根據諾克斯所發表的全文，譯述大要。

德國間諜和便衣隊工作的妙用何在，可從希特勒口中得到結論。他曾說：「我們固然需要軍隊，但不必像一九一四年大戰時那樣去用兵。將來大砲的功用可由大加改革的宣傳方法來代替，在軍隊沒有開始作戰之前，在心理方面先使敵人喪膽落魄，沒有交戰，即想投降！我們的武器在於使敵方精神恍惚，遲疑不決，驚惶失措。世界上的革命史……如出一轍：統治階級總是先投降。爲什麼呢？原來失敗心理早在那裏作祟，他們竟一籌莫展了。」

「有錢能使鬼推磨」，德國的間諜和便衣隊機關每年要化上兩萬萬美元之鉅，去推動全部的秘密工作。它的組織以國社黨爲中心，以海外組織部爲工具。這一部的「同志」散在外國各地的多至四百萬人，都是幹練有爲的俊才。在全世界四十五國中，地方支部共有六百處。總部在德國斯圖加特，一切事務由外交部一個司長叫做柏美的總其成。他手下另有屬員助手約八百人。海外地方支部的名義，並不一律，咸以當地的環境爲轉移，總之「巧立名目，善爲掩飾」這八個字可以包括一切。

在這從事間諜與便衣隊工作的四百萬人之中，有真正的德國人，有「中立化」的日耳曼人，更有非德國人。所謂「中立化」的日耳曼人者，係寄居在外國，儘可取得所在國的國籍，美國籍或葡萄牙籍都好，但是他原來的德國籍仍舊可以不喪失。一旦有事，神不知鬼不覺的，裏應外合，就是這些人。五十年前在外國所生的小孩子，柏林政府到現在還承認他們屬德國籍。凡能「效忠」於德國的人，即使不是德國人，國社黨也視之如瓊寶，到處搜羅延攬，大有「求賢若渴」之概。要是德國人所視為「同一血統」的外國人，像斯干的那維亞，荷蘭，弗萊芒，講德語的瑞士人，甚至盎格魯薩克遜人，那更情同手足，借重之處格外的多了。

在德國間諜組織之大洪爐中，實際上，另有七個組織，同隸於這一個旗幟之下。它們是：政治秘密警察，郭培爾的宣傳部，勞工陣綫，海陸空軍情報部，外交部駐各地的使領館，這些機關每年用於特務工作，宣傳，偵探及煽動等事的費用，總數達二萬萬美元。這一筆鉅款真是可觀得很，但是希特勒情願裁減陸軍步兵，而不

欲吝惜這種支出。因為拆穿了講，這種三萬人的龐大組織代希特勒所造就的幾種偉大勝利，以所化的代價與所收的實利相比較，真不可以道里計；好像做生意一般，「一本萬利」，庶乎近之。

各支部人數雖多，組織和紀律到處一樣，他們以忠於德國，為希特勒服務，作為唯一的信條。為達到這目的起見，各種手段，如詐欺，威脅，恐怖，甚至殺人等事，無所不用其極。處於海外的德國便衣隊，常由他們的總部指示，叫他們去服從所在國的法律。不過最重要的，還在以德國勝利可操左券的言論，常常灌輸在所在國人民的頭腦中。

德國海陸空軍情報部，其組織功用，和別國大同小異。所比較特殊的，就是他們另有「心理實驗」組，活動範圍頗廣，在國際方面不僅訓練間諜，海外的秘密警察支部，和黨支部等的秘密工作，也都脫胎於這一組。工人的活動方面，自一九三六年以來，漢堡設立了一個國際中央局，德義兩國通力合作，在民治國中專做破壞工運的工作。德國勞工陣綫各份子，如在外國工作，常

以外國船泊，商店，工廠情況，報告總部。

世界各國中所有德大使館和領事館的情報參贊，都主持着重要的宣傳工作。在各國所出的德文日報共一千七百種，銷數三百萬份，他們常以重價收買各種文稿，刊載報上。此外又注意到當地的德方無線電播音工作。連絡當地報紙，對反對希特勒的報紙雜誌，施以攻擊中傷，都是他們的主要任務。

德國殖民地政治部主任李德愛普將軍，專管各國殖民地的宣傳工作，如果有關十分機密的工作，政治警察部常常直接派人進行一切。一到時局緊張的時候，他們專門注意在某一重要地方，集中力量去工作。聽說有一個德籍無線電專家，設法在美國一家播音電台上找到一個不甚重要的位置，混在裏面和德國總部私通消息。還有專門與前綫兵士通訊的秘密組織。德國間諜機關又常利用外國人住宅中的德籍侍女，刺探主人的消息。有一個荷蘭人，一次雇到一個「耳聾」的德籍廚娘。一天忽聽見她在廚房中和一個非常陌生的人用流利的牛津調談話。他知道出了蹊蹺，連忙把那女侍辭去，可是她臨走

的時候，幾種重要文件也不翼而飛了。德國人又利用青年學生報告消息，他們被派到外國去留學，或和別國學生交換讀書，在未出國門之前，先受一番間諜訓練。他日學成返國，也就不患報國無方了。

在這次歐洲大戰中，凡是戰敗國家，像波，挪，丹，法等國，那一國沒有受到德國便衣隊之「賜」。其中弄得最巧妙，而希特勒認為最得意的，自然莫過於法蘭西的屈服了。孫子說：「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德國人對於法國的一切實在太熟悉太「內行」了。於是揀了個最適當的時間，一下子敲下去，法蘭西儘多謀士，儘多壯丁，那裏敵得過德人日積月累所下的苦工。法國即使有堅強的馬奇諾防綫，那能不給搖動的民心所摧毀？何況法國的軍事佈置又不及德國遠甚。

德人之謀法國，即在間諜一方面論，亦曾「長綫放遠鷄」的下過一番忍耐工夫。在行動機敏，組織週密的間諜之外，他們再利用絕色女子，作為香餌。像馳譽交際社會的尤物愛南姆男爵夫人，盜妮羅公主等，都是脂粉隊中的翹楚；憑着她們的「色」，已叫人家色授魂予，

難以自持，何況她們又都受過相當的訓練呢。她們和幾個主要人物勾搭上之後，還不乘機會儘量把「失敗心理的唱片」，一張一張的灌輸在她們「情悖」的腦海深處。他們並利用已被收買的報紙，造爲「不抵抗，安國家」的妙論。於是法蘭西的政界人物，起初覺得德國人的宣傳是對的，後來愈聽愈覺得合理了。他們墮入德方的間諜「陷阱」之中，就永無超生之日了。德國間諜的口號，對於法國人總是說：要是法國能放棄與英國及蘇聯做朋友，不干涉德國在中歐與東歐的行動，而以一部份無關重要的土地讓與義大利，法德就能「睦誼互敦」相安無事了。達拉第總理在開戰兩個月之前，所昭示於世人的，倒也虎虎有生氣，前途大有可爲的樣子。那知眼睛一霎，全盤變卦，雷大雨點小，真是達公之謂也。

德人在英國所做的間諜宣傳工夫，也不算少。最著者像無線電廣播中的「哈哈爵士」，每晚在空中大播其不利於英人的消息，想把英國人的心弄糟起來。行賄收買，英人爲德張目之事雖亦不會沒有，可是比了在法國所收的成效，恐怕要大見遜色了。戰前幾年，德人在英

國民間着實做過親善友好的工作。德人在英成立了幾個增進英德友誼的會團，甚至聯德親德的口號，發自英人嘴中。德國人又招待英國紳士太太們赴德遊覽，看看希特勒的德政，並派許多高貴俊美的少年與她們爲伴，充當導遊。然而英國的警察也是不易與的，曾有一次要拘捕與德方私通危害國家消息的國會議員拉姆賽。自經張伯倫聘德，和平決裂，戰事爆發，英人對於德國的第五縱隊活動情形，大爲注意。開戰之初，警察會拘捕了著名的德間諜四百餘。經過了這次肅清工作之後，德國在英的間諜活動，其勢自屬稍殺。

希特勒在這次戰事中所表現的，十不離九多是「夏日多奇雲」的作風。即以他的作戰武器作戰方式而論，總是乘人不備，當頭一棒的手法。空襲時炸彈上附以怪叫發音器，進攻時大砲幾百尊集中轟擊，不要說初出茅廬的新兵嚇得魂不附體，就是老於戎行的，也見之失色哩。併吞捷克時的蘇台德德人的那一套戲法，世人早已拆穿。接連而來的爲滅波，侵挪，攻丹，犯荷，襲法等一貫作風。總算一帆風順，利市三倍。

德人混在波蘭充間諜的，爲數確實可觀。他們都受秘密警察的指導，視爲實業家，推銷旅行商，侍者，車夫，深入波蘭人之中，而做那反間諜報的工作。此外又有百萬號稱效忠於波蘭政府的人民，而實則在做拆台脚的工作。戰事發生之前夕，這班受柏林指使的德人，先與波人爲難，造成所謂「不幸事件」。其他德人冒充了波兵在鄉村中造成恐怖局面。能操波語的德人，僞造命令，在無線電中「指揮」一切，還有些人在軍事目標處向德國空軍送訊，引他們來轟炸。德人自己說如果波蘭再能支持兩星期的話，準可造成對德消耗戰的場面呢。

挪威丹麥的相繼淪陷，也是德國便衣隊的收穫所造成。荷蘭的攻陷尤爲他們精心之作。進攻荷蘭之日，德人掩藏在大艇船中，佔據了荷蘭著名的摩亞堤大橋，於是德軍不費吹灰之力，就解決了南面的戰事。還有十二萬德人住在荷蘭各地裏應外合，遂成不可收拾之勢，戰前德國在海牙的官吏二百五十人，又藉着外交上的特殊

優待條例，作一切活動的張本。至於其他領事署人員尙不計在內，五十至一百的號稱德新聞記者的，到處在荷蘭來往，視察軍事地形，及經濟研究工作。德籍僕役隨時向他們的主人刺探消息，抄錄文件，報告本國。德軍一進荷境，這班人把紅色的證章拿了出來，做軍隊的嚮導。

寄居比利時的德人約六萬名，戰事爆發後，他們首先壞比利時頭道防綫阿爾勃運河。這六萬人另受外交上，商界及美術界方面的德人指導，造成了有力的危害比國的各種團體組織。及至比王宣佈屈服，早就大事不可爲了。其他關於德國便衣隊的奇蹟，真是罄筆難書，不過其原理及手法，都和上述者大同小異。

美海軍部長諾克斯說：「在抵抗敵人的軍事侵犯外，其次便是防禦敵人的宣傳。」諾克斯之重視間諜活動，蓋可知矣。

此
页
空
白

歐美的間諜恐慌

這是大西洋月報駐歐訪員和美國偵緝處長胡佛的報告。

斯干的那維亞各國雖號稱「民治國」，但國社黨却極活躍。德國運艦阿爾瑪克號在挪威領海被英船襲擊，就是開人眼界的一件事。丹麥挪威的陷落，實在是德國間諜勝利的表現。丹麥早有間諜蜂房之稱，如果明白南遮特蘭地方因凡爾賽條約規定的結果，住有三萬德國少數民族，此種情形就不足驚奇了。丹麥當局會再三告誡人民不得與任何外國僑民講起船舶來往情形，這實在是他們保障船舶安全的唯一方法。瑞典會特別受戈林將軍的注意，他的第一位夫人是瑞典人，他因與瑞典保有一種密切的關係。瑞典官方的反響，或某種企圖，很少能够逃過戈林的注意。瑞典到處也密佈着蘇聯的間諜。挪威也是間諜集中的國家，那些間諜大都活動於沿海一帶。其中大多數是德國領事，他們一直到被捕前，還在發出密碼無綫電。

挪威間諜活動已發現的綫索，遠至一九三六年。那時李斯林少校任陸軍部長，即利用地位，先收買海軍，次收買陸軍，最後收買警官及公務人員，以為己用。他用這樣方策，造成挪威便衣隊的細胞。

國社黨在挪威的青年運動，最初不過是一種引誘他的幌子，後來便從公務員，法律界，教會，新聞界，及商界方面吸收重要人物。對於政客則不加收買。冒險家也不大受歡迎，只有結實分子，才加以收買。因此之故，德方便衣隊中最得力的分子，便是那些最不引人注意的人物。其中自由民族的編輯李旭夫特目前代表德國宣傳部長郭培爾，擔任斯洛新聞檢查處長。

挪威便衣隊第二期的發展，是在一九三八年。當時國社黨的間諜，假充外交參贊，新聞記者，售貨員，商人，商業經理人，講師，難民，亡命之徒等人，潛入挪

威境內，從事活動。這些人在社會上必須受人歡迎，在職業上，又必占有地位。其中史彭德勤少校曾做挪威王哈康的侍從。當這些間諜深入挪威之後，便在德國使館保護之下，與當地的便衣隊結合，其工作嚴守秘密，最初只有幾百人，後來有幾千人，共謀叛變。德國人所擔任的間諜，如洩漏秘密，即處死刑，所以那些德人，大都是不飲酒而能守口如瓶的人。

第三個時期是在德國實際佔領挪威的前六個星期。其時德國有大批青年遊歷家湧入挪威，後來引起了挪威當局的懷疑，逮捕了幾個，驅逐出境，德國使館立即聲明承認幾百個遊客，於是挪威人吃驚不小，不敢再干涉了。到了最後時期，德國間諜唯一失策之事，是沒有把白魯轍號擊沉，使挪威王及政府大員得以逃出國境。除此而外，國社黨的活動皆無懈可擊。

荷蘭間諜活動的發現，是在德國侵入之前，那時有若干荷蘭軍官及荷蘭國社黨秘密分子被捕，搜出荷蘭國防計劃，正預備遞交德國。荷蘭國社黨共有兩萬人。至於究有若干荷蘭陸軍及警察的制服，偷運至德國，以

德方便衣隊喬裝入境，援助德國軍隊佔領荷蘭，也許永遠是一個謎。

荷蘭社會部職員荷芬及經濟部職員布夫先後被捕，證明荷蘭政府中也有國社黨間諜存在。這兩人被控的罪狀，是以荷蘭本國及外國船隻自荷蘭開出的情報，供給德國，以致有好多船隻被擊沉。在荷芬宅中，還搜出其他高踞要津的二十個共同犯的名單。

荷蘭在被侵略以前，並沒有實行大規模的剷除間諜工作。荷蘭共產黨比之挪威也較占勢力。荷蘭國社黨領袖馬塞爾脫，比挪威的李斯林，也更重要。在被侵略前幾星期，荷蘭雖曾實行戒嚴，並跟着兇捕間諜，但實際上那些被捕的間諜不過是九牛一毛，德方便衣隊的確實數目，雖不可知，然可斷言者，荷蘭國社黨員，至少有兩萬人，相等數目的德僑還不計算在內。

這些便衣隊的工作，是向全國散佈謠言，謂英法兩國將侵犯荷蘭的中立。馬塞爾脫以每個荷蘭人應有言論或寫作自由為藉口，依然自由活動，未被逮捕。在德軍侵入以前，這些便衣隊甚至連毫毛都未動。

荷蘭的陷落，已證明是全國滿佈着德國便衣隊的結果。荷蘭外交部長克勤芬曾謂，在德軍侵入前兩日，阿姆斯特丹一個重要銀行家被搜，並搜出荷蘭政府掘堤放水淹沒全國的全部計劃。目前真相已經洩露，指導便衣隊擊潰荷蘭的，就是德國公使館中一個不著名的參贊，名叫杜丁博士其人。

希特勒把德國人移居鄰近各國，其原因到了目前，已極明顯。他挑選好多德國人，加以訓練，使其居於鄰國之內，以便與降落傘部隊，保持接觸。這些人實為德國征服鄰國的另一種實力。

根據同一計劃，南斯拉夫境內，也有幾千德國人遷入。南斯拉夫對於這些人已極感焦慮了。

德國在荷蘭的間諜，還有婦女在內。此類婦女約有下列幾種：

(一) 德國居民的妻女及姪女。此地所提起的「姪女」，其意義特別廣泛。

(二) 嫁與荷蘭人的德國婦女依然熱誠為德國工作，時常勸誘荷蘭丈夫，變為親德分子。

(三) 類似女學生的獨身婦女，參加商業活動，為旅館女招待，為伴侶，為音樂隊員，或為舞蹈場藝員。

(四) 擔任婢女及看房娘姨，大都能力極充分，受過高等教育。

這些女性便衣隊，對於德國降落傘部隊，都會盡了地主的任務。她們以符號指示飛機，領導傘兵落地，然後與之取得聯絡，領他們到重要據點。她們並且供給傘兵以衣服，多方面指導他們，並供給各項情報。

從前馬太哈利式的女間諜已不時髦，現在代之而起的，已是希特勒式訓練有素機警老練的女間諜了。

國社黨大批間諜在比國活動，早已使比王利渥波特及比利時國社主義派萊克斯黨之間，在德國進攻前發生嚴重的鬥爭。比利時國社黨曾有一時期特別拉攏比國軍官，因此，比國軍官中有一唐伯雷上尉，曾將比國國防全部計劃告知德國間諜。

萊克斯黨曾竭力妨害德軍。在夏勃羅地方被捕的岑貝羅，就是那一帶間諜的首領，完全為德國刺探比國邊境的英法大軍消息，常以刺探所得的消息，供給德國的

流動間諜。

比王利滄波特雖會竭力想維持中立，但萊克斯黨則竭力設法把比利時捲入戰爭漩渦。在德軍侵入之前，比國並無嚴格的防範辦法，但有效的行動也曾實行幾項，如設立集中營，拘禁萊克斯黨人，共產黨人，及德國難民之類。這些集中營及營內犯人的管理方式却極特別，德國天主教徒的難民須由比國天主教黨負責管理，德國社會黨人則由比國社會黨管理，德奧猶太人則由比國猶太人各團體管理。戰爭爆發之後，比利時即遇到四十萬外人僑居境內的問題，這數目占比國全國人口的百分之五。

馮耶勒上校及其兒子雷納與日內瓦出版商莫錫爾的被捕，證明瑞士境內也有德國便衣隊的活動存在。馮耶勒上校是瑞士國社主義派國民陣線的領袖，現仍關在瑞士京城的監獄裏。

至於莫錫爾則代德國在法國搜集情報。莫錫爾利用他的通信員在法國自由採訪，把情報供給馮耶勒上校。沮利克附近通往德國的國際公路，很少有人監視，沮利

克因而成爲一個傳遞情報的理想站。

德方間諜活動的總部則設在瑞士京城，那地方，正像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一樣，是各國外交家，中立國人，交戰國人聚會之處。這一個小山環繞的京城，全歐洲的間諜都在活動着，以「特派參贊」名義出現的人物，也從來沒有像目前這樣多。其中有一個經常光顧的遊客名叫尼古萊將軍，他在沮利克地方租賃一所長住的別墅。他是卸任的德國情報主任，據說與希特勒政見不合。他的專門任務却在與法國共產黨人保持接觸，鼓動他們發動和平運動，陷英國於孤立無援的絕境。

瑞士陸軍總司令吉爾曾雷厲風行，通緝間諜。被捕者中有一個重要人物，名叫托伯勒博士，也是國民陣線的領袖。第二個著名人物是軍法官脫魯伯上校。瑞士各大學中，德國留學生也已勒令退學。

南斯拉夫也在努力防止國社黨及法西黨旅行家的大批入境，尤其在首都貝爾格及柴格勃兩地，這些旅行家都以參觀貝爾格博覽會名義，公開地來到南斯拉夫。現已有大批旅行家被南斯拉夫當局限期出境。貝爾

格拉軍政長官已設立專局，飭令本國居民向該部報告行動可疑之人。然而南斯拉夫許多要人都有嫌疑，譬如南斯拉夫冲齡幼君的一舉一動，雖只有警察知道，但不久都流傳出去了。從這點可以看出有人擬綁架南斯拉夫國王彼得，然後再使其復位，成一個傀儡。

羅馬尼亞最爲國社黨所注意。巴爾幹半島各地，有成千累萬的人，名義上是商人，參贊及新聞記者，實際上却以全部時間，或抽出一部分時間做間諜工作。南斯拉夫冲齡幼君有被綁架的危險，羅馬尼亞新君密契爾也有同樣不利的情形。羅馬尼亞當局曾按戶搜查，勒令有嫌疑的人出境，但仍有幾萬德國人潛居羅馬尼亞境內，並且這些人據外界所知，都有武器，其中有好多人且會拒絕警察搜查。所不可知者，羅馬尼亞警察究否嚴格執行任務，抑僅口頭說罷了。

巴爾幹最近發生一件極可注意的事，就是有好幾百個德國青年工人，由多瑙河乘着汽船，開到保加利亞國境。這一批青年工人的任務，據他們自己宣稱，是在利用假期，獲得休息機會。但據記者所得情報，這些工人

係由三十艘船分載，每次二百人，分批集中保加利亞境內。

土耳其防制間諜的辦法，比之他國，較爲周密。間諜在土耳其活動的機會因比別國爲少。伊斯坦埠爲土耳其全境最危險的地方，當局曾在德國僑民中間搜索出大批間諜。最近在伊斯坦埠活動的有一百六十個外國咖啡館的音樂師，其中有一百零七個是匈牙利方面前來的演技女子。

埃及間諜內幕稍與他國情形不同。在去年九月大戰爆發時，埃及境內所有德國人都被監禁。但其中大部分隨後即被釋放，同時還有許多德國人，名爲國社黨驅逐出境的難民，也被埃及當局允許入境。然而埃及境內比德國便衣隊更危險的，乃是法西斯黨間諜所指揮的七萬有組織而同時受領事保護的義大利僑民。在義大利參戰以前，這大批法西斯黨徒早已派定了各人所擔負的任務。埃及當局因此非常恐懼這批人進行內部搗亂工作。

法國前總理達拉第下令抄查巴黎蘇聯貿易局，發現德國秘密警察所擬暗示錄，因而獲悉法國境內間諜，爲

害極爲危殆。巴黎該次大搜查，曾抄獲各種間諜活動情形，其中國社黨間諜，法西黨間諜，蘇聯間諜，無不應有盡有。據達拉第報告，法國的「自由主義」及「自主主義」，對於外僑向來過於放縱，各國的間諜因得爲所欲爲。

法國咖啡館中肆無忌憚的高談闊論，對於留心探聽情報者，所獲極多，這些情報，類皆取道羅馬的路綫，轉達柏林。巴黎時報前任本埠新聞編輯亞洛奧賓之被收買，可見德外長李本特洛甫的心腹間諜阿貝茲已將巴黎重要人物，都收羅在股掌之間。這一批德國間諜係以愛南姆男爵夫人爲領袖，她生得很漂亮，且能操多數國方言，在巴黎專事主持親德影片和報紙，以及覓取傳遞軍事情報。法國對於間諜，自戰爭一開始，即嚴密防範。巴黎下層社會曾一度舉行大搜查，被捕的共有幾千人之多。

法國軍事區域是與外界隔絕的。在軍事區內的人，不得與外界通電話，電報，或寄書信，一切行動也受監視。但軍事區域內自然也有間諜。不過據法國當局的推

斷，這些間諜如其無法把情報通過警戒綫，他們就不足爲患了。後來，法國又曾在巴黎將所有德國男子及十六歲至六十五歲間未出嫁的德國女人，加以圈禁。法國內政部長一職，也由已故「老虎總理」克萊蒙梭的親信芒台爾調任，足以證明法國對於撲滅便衣隊確曾抱有最大決心。不過巴黎近郊住有無數外人，肅清間諜工作非常棘手。其中最大的困難就是非交戰國僑民，仍得繼續享受各項自由，始終沒有受法國當局絲毫的約束。

英國法西斯派也有通敵的跡象，還有許多間諜是共產黨徒，他們受了莫斯科的指使，竟在兵工廠中鼓動風潮，傳播此次戰爭無非是帝國主義衝突的理論。

法西斯派份子專門從英國上流社會覓取情報。在社會地位方面，他們很可以在上流社會活動，共產黨則不然。據一九四〇年初的統計，英國境內居住着六萬敵國僑民，被監禁的不到一千人。英國此種寬大行動，在生死存亡的戰爭中也許行之過久了。其結果因有好多危險的間諜漏網。英國也收容了幾千難民，大部分是受過教育的捷克人與波蘭人，這些人因爲窮困不堪，有時不免

被人收買。

迨至目前，英國還有一萬德僑居住境內，加上英國的法西斯派份子及共產份子，自能組成勢力雄厚的便衣隊。英國第一次嚴格對付便衣隊的辦法，是將住居東部和南部海岸的敵國男子三千名拘禁起來。在上述區域內的中立國或友邦僑民，也應每日向警署報告，並不得乘汽車或自行車。他們應在每晚八時以後，早晨六時前，留在家中，不得出外。前陸軍大臣艾登並會組成民團，巡察各區。其主要目的厥在防止傘兵及便衣隊的狼狽為奸。

五月杪，英國又將各地敵國僑民四千人分別監禁。同時，還通過懲治內奸條例，規定陰謀，怠工，阻撓軍事，偵探軍情，及在內部助敵等犯，皆處死刑。小規模的搜抄國內法西斯派及共產黨人的行動，也在進行中。原來婦女被監禁者不到二百人，但德軍佔領荷蘭，有好多女間諜為內應，英國因亦注意到此種危險，婦女被監禁的已有幾千人。英國法西斯派首領穆斯萊夫婦也已身入囹圄了。

愛爾蘭的局勢也是非常複雜，同時也非常嚴重。雖則愛爾蘭所有三個政黨都已聯合起來防止叛國行動，可是杜白林京城內德國使館的德國人，已有機會與愛爾蘭共和軍聯絡。到無可如何的時期，也許英國軍隊要佔領愛爾蘭主要海口，以策安全。

美國是否也有間諜恐慌呢？據美國偵緝處長胡佛說確是有的。即使美國只有一個間諜，仍能為害美國。即使他獲得一件國家秘密，也足以危害美國無數國民的安全。拿破崙的間諜機關只有一個人主持，不過那一個人所接觸的人，範圍自然很廣大。所有間諜活動情形都是大同小異的。有史以來固然是如此，現代的情形，亦復不能例外。

美國有些人外面固持着鎮靜，謂討論間諜恐怖為無聊。不過美國境內如無間諜活動，秘密飛機圖樣，又怎樣被竊的呢？叛國的海軍軍官又怎樣將海軍秘密出賣的呢？美國偵緝處自一九三九年九月以後，曾接到不少間諜活動與怠工的報告。

一九三八年以前五年，偵緝處每年平均要解決三十

五件間諜怠工以及國防秘密洩漏的案件。到了一九三八年，此項案件不下二百五十件，一九三九年，一躍而至一千六百五十一件；目前更多。這自然不是可安心的情形。

間諜與怠工有聯帶關係。發生間諜時，也必發生怠工。間諜的範圍已擴大，已不僅限於軍事秘密。間諜已深入美國工商及社會各方面。怠工的情形亦然。據偵緝處調查，美國有着這些外來的陰謀者，他們不惜以危害美國來報答美國的優待。最近未曾得政府許可而即出賣給外國的幾百尺影片，除開視為間諜的活動外，別無解釋。這一類的影片將美國空軍根據地皆攝入鏡頭。別國得了這項影片，可以按圖索驥，將炸彈從空中，準確地擊中其所欲擊的目標。這些影片，後經發現，確可威脅美國的安全，此不過一例而已。其他還有許多事關國防秘密，不能公開討論的間諜活動，也已在美國發生。間諜機關對於美國國防計劃的進行，現正不遺餘力地在探索。羅斯福總統曾於去年九月六日籲請美國各地官廳與聯邦偵緝處合作，嚴厲防止間諜怠工等活動。那時他曾

命令偵緝處調查此項事件，並命令增加一百五十個特別偵探，指定專款，以增加工作的效率。

上次大戰發生時，美國情報機關極差，聯邦偵緝處剛在萌芽時代。目前情形已改變，海陸軍情報部都已組織完密，效率大增。聯邦偵緝處羽毛也已豐滿了。

偵緝處為應付目前的局勢起見，已在阿拉斯加，波多里谷及夏威夷各地，派駐偵探，嚴密監視美國國防前哨地帶。

聯邦偵緝處並已在美國六個新城市，設立機關，使軍事上重要的據點，可因增加的特別偵探的援助，而更得一種防範。

一九三九年夏初，聯邦偵緝處已設專科，教授偵查間諜及怠工的專門知識。除此之外，美國陸軍海軍兩部又飭令該偵緝處保護幾千所工廠，各該工廠已與政府訂合同，趕造軍備。

總之，上次大戰的教訓，美國人尚能憶及，目前正在嚴密戒備之中。

英法倉卒應戰真相

這是法國文學家莫樂所作法蘭西大悲劇一書中的一章。

一九三五年歲暮某日，我在倫敦斯理夫人家中午

餐，伊姪溫斯敦邱吉爾亦在座。餐畢，邱吉爾便挽着我的手臂，同進一間小室，很直率的向我說道：「莫樂先生，你現在不應當再寫什麼小說了！你也不應當再寫什麼傳記了！」

我聽了不覺愕然，向他呆望着。

他接下去說道：「你現在應做的只有一件事。你應當每天寫一篇文章，用不同的筆法，發揮一個固定的主張。你要大聲疾呼的喊着：法國空軍在全世界本可首屈一指，可是現在已降到第四第五位了！德國本來沒有空軍，現在却已急起直追，突飛猛進，快要執世界空軍的牛耳了！就是這些，別無他說，假使你能向法國宣布這種真相，假使你能強迫法國人聽受這種言論，比較專描寫風花雪月的兒女私情，或野心勃勃的個人慾望，要勝

過千百倍呀！」

我當時回答他道，可惜我不是航空專家，我沒有資格可以縱談航空問題，即使講着，又有誰肯來聽我呢？我並且告訴他，雖然承蒙他忠告，可是我還要寫我的小說，著我的傳記。

「你可錯了！」他用沉着有力帶些譏諷的語調，說出這一句。他發音雖時常帶些困難，但自有一種特殊風味，頗覺悅耳。他說：「你可錯了！當前緊要關頭，德國空軍的威脅，凡是法國人個個應當注意的。你們的國家，將來或不免因此傾覆呀！莫樂先生，你要知道文藝和文學固然美好，但是文藝而無力量，便不復為活的文藝了。」

邱吉爾所叫我寫的文章，我後來從未寫過，直到今日，還是追悔莫及。但是這一夕話，已給我一種很深刻

的印象，使我內心常覺不安。我曾幾次向當局探聽法國空軍的實力，但是每次所聽到的答覆，不是巧言掩飾，便是明顯的悲觀。

一位指揮里昂轟炸機隊的空軍上校對我說：「一旦戰事發生，我和部下，都願奮不顧身，爲國效死，可是我們所能做到的，不還如此而已。」

我問他：「這是爲何？」

他嘆着道：「因爲我國空軍人數太少，飛機又是陳舊不堪。」

一九三六年的情形，江河日下，比較一九三九年更是不如，工廠迭次怠工，政府只圖苟安，官場習氣和各委員會的無理要求，竟使法國飛機製造數量幾等於零。一九三七年，法國工廠製造的飛機數量，說來也使人不信，每月祇造成三十八架，德國的飛機製造數量，每月總在千架以上。

當時的法國，勞資雙方互相仇視，以致雙方關係愈形惡化。德國方面則徵發全國人力物力，上下一心，準備着政府當局所早已見到，且希望實現的復仇戰爭。

國境內當時還流傳着各種誕妄不經之談，指斥國社黨所主持的德國政府種種弱點。這祇是法國人片面的妄想而已。一班熟悉德國內情的人，像英國駐德大使斐利浦，法國駐德大使龐賽，歷年以來，早經大聲疾呼，一再發出警告。記得在一九三七年中，他們兩人曾經有過一段談話，當時我也在座，且約略記在下面。

龐賽說道：「對於德國，你們不要發生何種錯覺。德國是強盛了，德國當局也知道這一點，且決心要試一試鋒芒。英法此時只有兩條路可走：不是以全力擴張軍備，便祇有設法速與德國成立諒解。」

我當時問道：「這是可能的嗎？德國果願成立諒解嗎？」

龐賽却以幽默的諷刺語調回答道：「德國在表面上不要什麼，其實是一切都要的。德國要大刀闊斧改變現狀。他們的領袖人物，歡喜雄壯偉大的慶祝典禮。你們要把德國收服過來嗎？請你們在萊茵河兩岸建造兩架巨梯，一邊排列着幾百萬德國青年，手執十字旗，一邊排列着幾百萬法國青年，手執三色旗，叫這些青年們整齊

隊伍，從這兩架梯子爬上落下，穿梭不斷，河中停一艘大船，請法軍總司令和希特勒相對而坐，憑欄觀看。那時德法兩國或者有成立諒解的機會，不過你們要十分強勁，纔有希望。假使你們專顧德國所不屑一顧的外交折衝或其他手腕，不造飛機戰車，只知道草擬通牒，發表演說，我們便不免直趨戰爭一路，且沒有倖勝的希望。

深知德國實力的，原不祇龐賽一人。各國把德國和英法兩國的軍費，兩相對照，已深知歐洲的均勢搖搖欲墮，因而未雨綢繆，從事戒備的也不少。法國駐波蘭大使賴洛季常向我說，波蘭在一九三六年之後，竭力博取德國歡心，這也無怪其然，不能苛責他們，他們看見德國已在重整軍備，而英法兩國却未有絲毫對抗的努力。他們看見希特勒在一九三六年三月撕毀羅卡諾公約，並兵萊茵，而法國未嘗一舉手去阻止這種行動。他們聽見法國總理在無線電播音中說：「我決不聽令斯特拉斯堡留在德國砲彈射程以內。」但是他們望眼欲穿，却始終不見法總理有何實力行動，因此對於法國的信心不免一落千丈。波蘭各要人當時曾對我說：「假使你們無力阻

止德國重整軍備，我們便不得不和德國修好了。」這就是當時的實在情形。波蘭的信仰既失，比利時和南斯拉夫也因此和我們脫合神離。

像這樣缺乏外交工作，放棄歐洲，坐使德國得以稱霸，英國的責任，亦不亞於法國。可是英國採取勇敢有識的外交政策，却遭遇着許多有勢力團體的牽制。銀行界祇願到借給德國的金錢，且公然希望能和一個高呼自給自足的國家通商。還有不少人談虎色變，對於布爾什維克主義，恐怖過甚，以為國社主義是抵抗世界革命的一道屏障。智識階級的自由主義份子，又相率宣傳不惜代價以求和平，且不惜片面裁減軍備。凡此種種，合成一個勢力，正好墮入德國的圈套。

英法兩國的普通人民，意識中也有些覺到自己對點的，因在一九三八年隨聲附和，竭力反對戰爭。這種心理，但看慕尼黑會議時的情況便不難明白。美國輿論，會嚴厲批評張伯倫和達拉第。可是美國並沒有知道時局的真相。他們殊不瞭解巴黎和倫敦市民的心理。英法人民但見他們沒有躲避空襲的掩蔽所，沒有防毒面具，沒

有高射砲，外加德國的竭力宣傳，說什麼祇要兩噸炸彈，可使整個城市，頃刻化爲灰燼，又說什麼用飛機散放毒氣，可使無數人窒息而死，於是人心更恐慌了。假使身居前線實地作戰，他們倒也會像一九一四年般的奮勇殺敵，可是一想到後方的妻兒老小，竟要慘受犧牲，便不免兒女情長，英雄氣短了。

因此慕尼黑協定，在紐約方面雖斥爲可恥，巴黎和倫敦民衆却熱烈歡迎之不暇。當時情形幾於使人聽了不敢置信。外交方面的退讓竟當作勝利一般的慶祝。巴黎市參議會一位議員還提議將巴黎某街，改名九卅路，以紀念這個屈服的日子呢。

我曾在巴黎見過這位主持慕尼黑協定談判的主角張伯倫先生。這位做過白明罕市長，慣常重視契約神聖的英國首相，竟會和一個除對德國以外不負任何責任，除於德國人民有益外，別無有效協定的德國元首，對面晤談，真是一種不可思議的奇遇。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某日，即張伯倫和希特勒會面後兩個月，他在外交部中向我講他在德國貝許德斯加登所

受的歡迎情形。希特勒會對他說：「我們還是單獨談話呢？還是和貴同事一起談話呢？」

張伯倫答道：「還是單獨談話。」

希特勒就把張伯倫領到自己臥室，祇帶着翻譯施密特。這個房間很小，裏面祇有一架鐵床，牆上掛着一張極精緻的圖畫，從慕尼黑博物院中送來，隨時更換。希特勒談話時候，真是口若懸河，滔滔不絕，使人無從插口，張伯倫祇好張口結舌，對他呆望。

張伯倫到戈特斯堡和希特勒第二次會面的時候，希特勒的說話還是滔滔汨汨，若決江河。他以爲像這樣的談話，即使繼續下去，也是一無所用的。况且每隔幾分鐘，即有一個軍官進來，送呈電報——這顯是一個預定計劃。希特勒看了，便怒不可遏的大喝道：「日耳曼人所濺的血，總須報復，非把捷克人殲滅不可！」他怒火如焚，總是有增無減，不論他是真是假，張伯倫便對翻譯說：「不如中止談話吧，我要回到旅館去了。」這旅館在萊茵河對岸，必須乘船渡河。他告退的時候，希特勒仍一路咆哮，一路送客，直到河濱，突然停止說話，

立刻換上一副面容，看着橋下的河流，用極柔和的聲音對張伯倫說道：「我原想以這河上美麗的風景，指示閣下，可是現在已被霧掩沒了……」像他這樣的善於轉變，一會兒怒發如雷，一會兒溫柔風雅，倏忽之間，判若兩人，真是見所未見。

一個跟隨張伯倫到德國去的外交部人員對我說，相對於這兩次談話，真隱痛在心，像希特勒這種暴跳如雷，在他一生，確是向未見過。所以有人當着他提到希特勒的名字，他就會露出一副尷尬面孔，像小孩子被逼吃蓖麻油一樣。但是在張伯倫方面，以為他保全和平，實無旁貸，他總希望能如願以償。

他從英法兩國的士女接到無數書翰，竟使他愈增信仰。法國成千累萬的鄉間婦女，向他致函感謝，使國家得免戰禍，家庭得免轟炸，子女得免死亡。還有許多老婦，用絨線結了手套送他，信箋邊寫着顛巍顛斗大的字說：「首相戴這手套，坐飛機時候，兩手可以不會受寒了。」凡此種種表示，使張伯倫夫人受到無限感觸。她是一個心地仁慈的女子，便力勸他丈夫堅向息事寧人一

路走去。

慕尼黑會議以後，這一條條路路，即不復為英國人所擁護。原來英國陸空軍，都無準備，因之輿論界迫不得已，對於慕尼黑會議的結果，祇好違心頌贊。可是大英帝國已嚐到了苦味，也知道這件事未免有玷光榮，於是立下決心，不再俯首受辱，任何犧牲在所不顧了。一九三九年一月，我曾過英倫這次出席會議，足跡遍三島。我覺察到英國輿論，已較政府前進。英國雖亟實行徵兵制，但政府方面猶遲疑不決，人民方面却積極有此要求了。全英各地英國人，無分男女，無分階級，都對我說：「我們決不能聽任希特勒統治歐洲，我們也一定要編成龐大的陸軍和強有力的空軍。」

我回到巴黎，就寫了一篇文章，說英國將在三月中實行徵兵，那時許多法國朋友，都說我是痴人說夢。他們說，義務軍役，違反英人歷代的傳統習慣，英國人決不會採取的。但在一九三九年三月，英國果然實行徵兵制了。

德軍侵入捷克境，張伯倫和擁護息事寧人政策的一

流人物，都受着當頭一棒。這位英國首相的震駭，並非矯揉造作。他一向深信希特勒決不會併吞非日耳曼人種的，現在却獲得了一個反證。他頓時幡然改圖，一變而爲希特勒的勁敵。他羞忿交併，竟出人意外，對波蘭慷慨予保證。那時候我正在美國，聞訊之下，就自言自語的說：「這就不免一戰了。」一方面，德國將繼續其擴張領土的野心，勢必併吞波蘭，另一方面，英國亦必如已往歷史所表現，對於親筆所簽訂的莊嚴條約，決不中途背棄。各走極端，戰爭就無法挽救了。

英國突然置身於歐洲縱橫捭闔的局勢中，其勢不得不與法國有更密切的了解。一九三九年六月，英法同盟在巴黎舉行正式宴會，列席者有英國陸軍大臣倍立廈，法國外交部長龐納，和甘茂林將軍。倍立廈即席宣言，一旦開戰，英軍概歸法軍統帥指揮，屆時他能夠說一句「我們的甘茂林將軍」，真是幸何如之。一言甫畢，掌聲四起，良久不絕，而甘茂林將軍却始終不動聲色。宴畢，倍立廈和我們同赴波蘭大使館，那裏正在舉行跳舞會，倍立廈此行，無非表示英波兩國已有新的結合了。

這一次的見聞，使我每一回憶，即不免黯然神傷。時當盛夏，夜色醉人。波蘭大使館花園中，白色大理石人首獅身像，閃耀於星光之下，音樂隊奏着華爾茲，燈光燦爛，如火如荼。草地上有許多美貌嬌娃，由波蘭和法國軍官摟抱着作婆娑之舞，德國大使兩位千金時亦在內。我們僉認戰事已經迫在眉睫，波蘭將首當其衝，這一次的跳舞會，似乎與滑鐵盧戰役前夕威靈吞在比京白魯塞爾舉行的跳舞會相彷彿吧！當晚與會士女，觥籌交錯，高談闊論，都是不相干的瑣事。他們談巴斯德號的處女航，有幾個準備到南美去的人，更把他們的旅行計劃作爲談話資料。

數日後，倍立廈又到巴黎，準備參觀七月十四日法國民主紀念日閱兵典禮，同行者尚有邱吉爾氏。那天場面偉大，是巴黎歡樂的最後一日。法國陸軍從未有過這樣雄壯的軍容。被檢閱的有輕裝騎兵隊，輕裝步兵隊，海軍陸戰隊，客籍軍和正規軍，舉凡法國光榮事物，莫不在這次大檢閱中顯露出來。邱吉爾微笑道：「感謝上帝，法國竟有這樣的陸軍。」那時候，我們又難料到那

種士氣，軍紀，和最優秀軍隊的口碑，竟會因機械配備不足，而致英雄無用武之地呢！當時戰車蜿蜒而行，觀者莫不動容，可是他們並不明瞭德國的情形，他們又誰知道，德國的戰車數量更多，裝甲更厚，非法國大砲所能制伏呢！

是日下午，倍立廈偕同着副官某上校，到紐伊里見我。他告訴我編練英國陸軍所遇到的種種困難。

他說：「徵兵制果然很好，但現在還祇是空言而無實際。登記的雖然很多，但是一無配備，二無教練他們的軍官，因此沒法把他們一起召集訓練。」

我問道：「上次大戰中的軍官們那兒去了呢？」

「他們不懂得運用新兵器呀！」

「假使戰爭就在明天爆發，你們能派遣多少師兵援助我們呢？」

「立刻嗎？恐怕不會超過六師吧。」

這個人數把我嚇了一跳。不久我得悉法國參謀部向英國所要求的，在歐戰全期內不過三十二師，更使我大為震恐。我記得一九一八年間，法國除有美俄義日同盟

國外，英軍參戰的也有八十五師之衆，法國的獲勝，且還是間不容髮，這無怪要引起我的驚異了。當時外交部長龐納的意見，也與我不謀而合。我聽他追述過下面的一件事：

龐納說：「一九三九年八月杪，即在開戰前幾天，我請陸空兩軍司令到我官邸一敘。我告訴他們說：戰爭已日益接近，若非波蘭屈伏，短時間內，戰爭就無可避免。你們身為軍事當局，假使說我們並無取勝的多大把握，我即將勸告波蘭，就把但澤和走廊地帶割讓德國了事。我也深知這種辦法過於危險，民衆會罵我出賣捷克不足，又要出賣波蘭了。但這並不相干，我但求國家不亡，還有什麼顧慮，更何況法國一亡，難道波蘭還能偏安？你們不要誤會，以為我對於德國作戰的決心，表示懷疑。德國備戰，不遺餘力，已有七年之久了，不能僅以虛聲恫嚇，即可稱霸歐陸，遂其心願，遲早總要一戰的。但是稽遲歐戰的爆發，或者於我們不無裨補。我們若能多得一年半載的時機，整軍經武，於我們也未嘗沒有益處。這就是我召詢諸位將領的意見。我還要問：在

軍事上也有不得要求波蘭忍痛犧牲的重大理由嗎？他們雖個別回答，却是不約而同的說：我們在軍事上看不出有何理由，必須使戰爭遲緩爆發。遷延時日，於我們雖然有利，但對於德國也是同樣的有利呀。他們這麼一說，我便無話可講了。」

雖然如此，他還作過最後的努力。八月三十一日下午一點鐘，法國駐義大使龐賽打電話給龐納說：義大利外相齊亞諾現擬召集一會議，以解決波蘭問題和其他懸案。龐納相信齊亞諾此舉確是出於誠意。義大利本未預備戰爭，雖與德國訂立同盟，但參戰前尚有三年的猶豫時間。況且義大利輿論亦一致痛惡戰爭。齊亞諾與德國外交部長李本特洛甫最後一次會談，據說並不融洽。義大利祇須在會議中一言，渴望已久的大部利益，即可唾手而得，殊不必以戰爭出之。這種會議，於英於法，兩有裨益，於義大利亦何獨不然。龐納決心盡力贊助這一個計劃。據他後來告訴我，他因此逕訪達拉第，告以此事，且說：「今夜六點鐘恰好舉行內閣會議，我將力勸各閣員接受，並望總統從旁贊助。這樣，我們就可以既

成事實陳諸德國之前了。」

達拉第當時也答應了。但是龐納把那位總理的脾氣摸錯了。那天晚間閣議席上，達拉第非特不贊助他，而且還攻擊他呢。義大利的建議雖未被斷然拒絕，但是內閣祇願觀望風色，坐待德波直接談判。因此當夜九點鐘內閣公報祇有寥寥數語，說是「內閣一致擁護法國所接受的約束。」九月一日黎明，德軍便浩浩蕩蕩長驅闖入波蘭了。

第二日下午兩時十五分，龐納在外交部中聽得電話鈴響，拿起聽筒，不免吃了一驚。電話中沒有一句寒暄之語，忽忽地說：「在下是齊亞諾。龐賽先生（法國駐義大使）和羅蘭爵士（英國駐義大使）都在這裏。我相信召集會議一節，還大有可能……」

龐納當時允許齊亞諾，法國在次日星期日午前，決不向德國提出哀的美敦書。這一段離奇的經過，我相信直到現在還沒有人揭穿過。法國確遵守龐納的允許，遲至星期日的中午纔向德國發出哀的美敦書，又遲至下午五點鐘才對德宣戰，這種事實却是世人都知道的。英國

則係在九月三日上午十一點鐘即已對德宣戰。相差六小時，其中內幕有如下述：

一九三九年英國輿論已一反慕尼黑會議時的態度，對於再度屈伏，莫不痛心疾首。國會議員乘着休假期間和他們的選民談論，見到全國人民已具有非常決心，大為所動，英國民衆都相信戰事已無可避免，不如愈早愈佳。議員們爲這種民意所激動，決心不再讓張伯倫重蹈去夏覆轍，再向希特勒低首下心了。因此，九月三日早晨九點鐘，英國外相哈利法克斯勳爵打電話給龐納說：

「貴國不能在午前發出哀的美敦書，我知道你自有苦衷，但是敝國未曾向齊亞諾有何允諾，不得不把哀的美敦書在今晨送出。敝國下議院將在中午開會，首相出席時，設尙未履行對波信約，議院必將鼎沸，他或者因此要下臺了……」

英法兩國雖屬同盟，但宣戰的時刻，却先後相差六小時，其曲折如此。一九三九年九月三日，大戰終於爆發了。這次戰爭，英法事先都一無準備，德國却處心積慮已久，並且運用巧妙手腕，使英法先行宣戰，以免負戎首之責。

撫今思昔，我們真可以說，至少法國在戰事初起之時，就已失敗了。

法國的戰敗，是因爲飛機不足，戰車不足，高射砲不足，更因爲工廠不足，不能彌補缺點。法國戰敗，也因爲同盟國陸軍人數過少，更無法把人力物力的巨大儲藏，迅速使用。

篇首所記，邱吉爾曾在談話中間用着一種使我驚詫的語氣。我問他爲什麼在制裁義大利時，英國也遽爾退讓，一任義國得逞呢？

他曾反問道：「你會注意過龍蝦的習性嗎？」我答說：「我從未把龍蝦的習性當作一件事。」

他說：「唔！假使你有機會，不妨研究研究，牠們是很有趣的。龍蝦一生，有好幾次要蛻去牠保護的甲殼。在這脫殼換骨的時期，這個最勇敢的甲殼動物，祇能蟄伏在石縫裏邊，耐心等待。一到新甲長成，牠即自石縫突出，重顯威風，縱橫海上了。……英國因歷任內閣的輕率畏葸，已把保護殼失去，我們不得不暫時潛伏石縫，靜待新甲的成長堅強。」

惜乎英法爲情勢所逼，不得不自石縫突出，護甲未成，即與勁敵相見疆場之上，這也是兩國的大不幸處。

此
页
空
白

法蘭西大悲劇的演出

關於法國潰敗的悲劇，這一篇極爲詳盡透澈。本文原作者是法國最有勢力的巴黎晚報前任總主筆賴柴勒夫 Pierre Lazareff。他在法國戰敗後，卽亡命到葡萄牙京城，轉往美國，現在已被維希政府剝奪了國籍。他以日記體敘述法國政治軍事，歷歷如繪，原文載美國生活畫報。

五月十日拂曉，甘茂林將軍早已在巴黎近郊威森堡總司令部辦公了。自開戰以來，他卽在這古堡設立總司令部，爲的是貼近巴黎，與政府可以不時接觸。那天同他在一起的有兩個傳令官，朗誦着聯軍正在開入比利時荷蘭的報告。

甘茂林說道：「好，戰幕將要揭開了，讓我們預發作戰號令吧」。於是這一位會充霞飛將軍的軍事秘書，曾在一九一四年馬爾納河之役親筆擬成反攻令的甘茂林將軍，口授軍令道：

「十月中早已料到的攻擊，已在今晨發動。德軍已開始向我軍作殊死戰。記住，法蘭西及其同盟國的軍令是勇敢，堅毅和信任。」

甘茂林將軍所頒的軍令，以「十月中早已料到的攻擊」一句開場，並非出於偶然。這一位短小鎮靜的法國將軍，在八個月內總是把一切採取反攻的建議，撤在一邊，置之不理。他以馬奇諾防線有金湯之固爲辭，而拒絕傾三十五師的兵力，直接進攻工事未竣，且祇有三師至十一師人防守的齊格飛防線，間接以解波蘭之圍。在

一月，二月，以至於三月初頭，他又拒絕派遣軍隊援救芬蘭，他要英軍將領聽從他的戰略。他對於派兵援助荷比也極力反對，一半是因為法國政治，十五年來，不肯籌措經費，去購辦攻勢戰所不可或缺的機械化配備。甘茂林曾說道，「我們的唯一戰略是取守勢，以坐待德國的耗竭。」

可是甘茂林的自信，政府方面並不苟同。三月杪芬蘭對蘇聯屈服，英法輿論譁然，對於聯軍的坐視不救，羣起責難。法國具備五百五十萬武裝隊伍，為什麼把這些最優秀的國民棄職離家，在軍營中消耗歲月。三月廿二日，達拉第總理因而去職，由萊諾繼任。達拉第是甘茂林的正式保護人，素以「不取代價過高的攻勢」為口號。四月杪，萊諾想把甘茂林免職，但未如願以償，祇好等待時機成熟，再來嘗試，迨至五月十日，德軍總攻開始，甘茂林也發出他不幸的軍令。

五月十日到十二日，聯軍開入荷蘭，比利時，盧森堡，徒因難民充斥於道，前進甚緩。但是吉勞特將軍所接指揮的第七軍，却仍能開到盜凡普，轉趨荷蘭西部

。異洛脫將軍所部軍隊沿穆斯河列陣。柯勒普將軍的部隊則有一部份開入摩爾及丁納森林區填防。

聯軍在荷比佔領陣地尙未完竣，德軍却已渡過亞爾培運河（原為德國公司所承建的），荷蘭軍事已一敗塗地。在號稱天險的亞丁納區，德國機械化部隊也已擊退守軍，穿過森林地帶，比較法軍扼守第二道防線還快了八小時。

五月十四日，德軍已臨法國邊界，那時後備隊想補充開入比境的軍隊已來不及。德軍蜂擁入法，衝入色當袋形地，有如狂風驟雨，埋有地雷的道路不及炸毀，戰車障礙物不及佈置，甚至連掩護部隊都不及撤入堡壘。這些堡壘中，軍火糧食山積，足敷六個月之用。柯勒普軍因須向兩面伸展，阻塞第一線軍隊所遺下的漏網，防線延長，實力空虛，已被德軍切成數段。德軍不遺收容俘虜，直趨司令部，並即從司令部用電話傳退兵令，然後切斷電線。法國各軍間一時失去聯絡。士兵在無情砲火之下進退失據，祇能以輕兵器抵禦敵軍的裝甲部隊。他們不懂得為什麼事先毫無警告；毫無準備；他們也不

懂得爲什麼被棄不顧？

他們的軍官，大都是預備役，也深覺自己缺乏領導能力。他們誠然是勇敢謹慎，熱心愛國，無奈對於近代戰爭的知識太嫌不足。他們也和部下士兵一般，翹首仰望，祇見敵機之如飛蝗蔽空，却不見一架自己飛機與之交戰。他們徒然守着軍用電話，希望接到長官命令，終於消息杳然，要想報告本軍形勢，亦是屢呼不應；待到最後電話接通，所得軍事命令，却又是敵方捏造。

一個兵士喊道「叛逆！」霎時間，這兩字便傳遍全軍。兵士們以爲除此外無可解。他們頓時騷動起來，棄甲拋戈，雜於難民羣逃之天天。德軍幾乎不發一彈，以旅行家游歷的速度，從這廣大的缺口，浩浩蕩蕩，長驅入法。雖有若干小隊法軍，零星頑抗，亦屬徒然。這就是「柯勒普軍潰敗的事實。」

五月十五日，德軍按照預定計劃，將比境和法境的軍隊截成兩段，佔得絕對優勢。

這許多事實，使甘茂林忍受不了。他的參謀部以前曾不顧一切忠言警告，現在看見戰事進展之速，遠非意

料所及。五天的戰鬥，已把有名的甘茂林計劃化成泡影了。

五月十七日，邱吉爾飛到巴黎，與萊諾，達拉第及甘茂林舉行會議。他允許傾其所有，即派兩師兵赴法增援，其中有裝甲部隊一師。他見甘茂林一誤再誤，依然掌握大權，爲之驚異不止。就在這一夜，甘茂林發佈二道軍令稱，「不勝則死，人人抱必勝決心。」

五月十八日，萊諾組成新內閣。他深恐末日將臨，故舉「凡爾登英雄」貝當爲副總理，以爲祇有他纔能使法軍敗衄而無怨。當時情勢險惡，當他把達拉第排擠出陸軍部而畀以外交部長一職時，他已不怕什麼政治的報復。他又爲維持國內秩序起見，舉最堅忍，最無情，却又最幹練的芒台爾爲內政部長。

五月十九日，總理兼陸軍部長萊諾舉魏剛爲聯軍總司令，以代甘茂林。從此之後，這位多年來担負着決定文明各國命運的甘茂林將軍，便不再出現於法國報紙上了。有人說他已經自殺，一說則已被槍決。那知八天以後，却有人看見他正在他巴黎近郊的別墅花園中，以培

植玫瑰花自娛呢。

一九四〇年魏剛繼甘茂林任統帥，甘茂林則在一九一五年承繼魏剛。這兩人一向如冰炭之不相容。魏剛主張運動戰，不信堡壘萬能之說。他因此被認為野心家，被認為不免有危害民治的一天。當時他正在敘利亞指揮近東法軍，於五月二十一日受命召回巴黎，他雖然已屆七十三歲的高齡，却是老當益壯，不怕責任的繁重，他已見到重振軍容的方略，他雖知道形勢險惡，但實際上尚未知道這禍闖得如何大。

萊諾對他說明軍事形勢的嚴重，告訴他德軍已渡過愛納河，佔領了阿拉斯和亞眠，直趨英吉利海峽。如何重整陣線，尚無決策。惟北路軍尚能支持，並繼續予德軍以重創。自色當迄蒙美地一線的德軍已經被阻，這是僅有的好消息了。

當前的問題，厥在究竟怎樣纔能使比境聯軍穿過阿拉斯，而與沿索美河的守軍取得聯絡。

魏剛說道：「讓我將親自出馬，觀看局勢。」那天

是五月二十一日。

魏剛手下赤膽忠心形影不離的副官加塞爾上尉，跟着他飛越敵軍陣線。他的飛機被彈擊中，創痕纍纍，駕駛員吃驚地說道：

「將軍，這是子彈！」

魏剛很鎮靜的答道，「果然都是子彈，我想他們總有一個停着的所在啊。」

他在敵軍陣地中間聖保羅地方着陸，自此再赴鄧扣克，乘坐驅逐艦駛往查爾堡，換乘火轉回巴黎。他在車站上看不見自己的汽車，便跳進一輛出差汽車，向威森堡疾駛而去，往訪萊諾。

他對萊諾說道，「局勢比我想像的還要壞，時危勢迫，現須當機立斷呀！」

在巡視時，魏剛會見到比王利奧波特三世。他對於比王的心事不無懷疑。聯軍總司令會叫他放棄比軍總司令的職權，他不肯服從，也不肯在幾天前把軍隊南移至法國邊境。他甚至表示「萬不得已」或將考慮作城下之盟哩。

自五月十六日起，英軍當局對於聯軍總司令部即

憤慨。魏剛將軍接任之時，英軍參謀長艾恩賽將軍雖會表示接受，但曾聲明說，形勢嚴重，不得不考慮自由行動，以保全法蘭德一帶的英軍。五月二十日，德軍已有裝甲師五師和機械化部隊若干師渡過穆斯河，那時艾恩賽將軍正自法邊返倫敦，在陸軍部之中和參謀人員舉行會議。法國軍事聯絡員數人坐在鐵床上面，旁邊就是艾恩賽將軍的辦公桌，無非是要夢寐也不離開地圖和電話。艾恩賽將軍的大皮靴也放在床腳邊，以便隨時穿着。法蘭德地圖舖在桌上，兩旁放着兩張照片；一張是艾恩賽夫人的玉照，一張是將軍綺年玉貌的令媛之像。艾恩賽將軍即在此時此地，決定沿索末河大舉反攻。法國軍官都領首同意，並說勃朗沙將軍的機械化師團，和第一軍的一部份可在左翼協助進攻。

但是魏剛將軍視察陣地後，已另擬一種計劃，規模更爲偉大，法蘭德軍隊或可全部得救。爲此，他須調動所有的預備隊。當他聽到他所急切需要的軍隊中，有一部份須幫助艾恩賽的作戰計劃，法方畢洛脫將軍也已同意，他不覺頓足痛罵畢洛脫不應擅自決斷。同時向英

軍聲明，法軍另有別用，不能相助，還請他們勿作孤軍進攻的嘗試。惜乎爲時已遲，英軍的攻勢已經開始了。這種攻勢起初頗爲得手，旋即遭遇堅強的抵抗，英軍並即被迫退却，甚至退到原來陣線之後。

五月二十三日，畢洛脫在耶普爾地方把魏剛計劃告訴比利時國王利奧波特三世和英軍司令戈特將軍，其內容規定法軍在北，英軍在南，定於五月二十六日同時進攻，以便渡過索末河，使英法兩軍重新取得聯絡。這計劃雖極危險，但恐怕是挽救法國的唯一辦法了。不幸負責指揮北路戰事的畢洛脫將軍，前在五月二十八日因汽車肇禍喪生。五月二十五日，比軍也自北南退，說是德軍壓迫過甚。英軍恐與友軍完全隔離，即派兵兩師，佔領比國邊境的鎮，以便和接替畢洛脫的勃朗沙將軍保持聯絡。勃朗沙告訴戈特說：「比軍已準備退却」。 戈特立即轉告艾恩賽，艾恩賽即囑戈特「自行準備。」英法聯軍開始反攻前數小時，比利時竟告屈伏。五月二十八日早晨八點鐘，萊諾在廣播無線電中簡截的報告說：「比王利奧波特先則乞助於我，今戰事方酣，未

向英法有一言半語，即棄械降敵。鄧扣克要道已經門戶洞開了。」第一批英軍即開始由里斯河撤退，在奧斯頓和鄧扣克之間登船。法軍獨力難支，也祇得決定設法登船撤退。他們把所有的槍砲輜重，以至機械化師團的機械設備，統統拋棄了。

德軍既無後顧之憂，便一刻不停的準備進攻索末河陣線。魏剛從第二天起，就稱此役爲「法蘭西之戰」。五月二十九日，內閣舉行會議，他公開表示索末河之役，已是最後一戰，他準備調用一切後備隊，動員所有的人力物力，以作孤注一擲。此後決不能再有退却。魏剛向各部長解釋道：「在近代戰爭中，退却的軍隊就是一個失敗的軍隊，因爲追軍比退軍進得更快。後退不能保全軍器，也不能維持連續不斷的戰線。近代戰爭中不退則已，一退便不可收拾。」

六月一日，邱吉爾飛抵巴黎參與聯軍最高會議時，魏剛會重述此言。他壓迫邱吉爾作更大的援助。六月四日鄧扣克失守，次日黎明，德軍在索末河上的大攻勢就開始實行了。

第一天，法軍雖在猛烈無比的砲火下，仍能堅持全線。魏剛表示滿意。萊諾以「一線希望」爲廣播題目。六月六日，大多數法國人依然相信法蘭西方面必能再造一次歷史上的奇蹟，阻止敵軍，獲得最後的勝利。

萊諾同時剷除內閣中一切軟弱分子，先從達拉第下手。他提拔鮑多恩爲外交次長，又舉五十歲的特戈爾將軍爲陸軍部次長，鮑多恩是一個具有極大潛勢力的幕後人物，他出入政商兩界，已有五十年之久，從未沾染政界的惡習。特戈爾將軍則始終是機械化裝甲師團和攻勢空軍的信徒，晉授將軍銜還不過十二天。

樂觀空氣繼續到六月九日。這幾天內，萊諾便向羅斯福總統發出第一次呼籲電，請求美國幫忙。魏剛甚至在軍令中宣佈：「敵軍損失慘重，已經一刻鐘了。堅持下去吧！」

可是魏剛熟悉敵賦，既調動馬奇諾防線後方軍隊，又不顧義大利軍的威脅，調動阿爾卑斯防線守軍。德軍人數，却是一天一天有增無已，兵力增到一百師以上，集中於一百哩長的戰線。德軍在瓦斯河方面有四十師，

在索亞松對面有十師，在愛納河上游和香巴桌方面有四十師，據守齊格飛防線和準備在瑞士邊界採取攻勢的裝甲師團，尙不計在內。

法軍連日連夜，目不交睫的抵禦德軍，戰鬥無時或息，每天早晨終是看到德方生力軍蠶湧而來。法軍終於不支潰退了。德軍穿過阿培維爾，該地守軍蘇格蘭軍一師，即英軍留駐法國的最後一師，也不支潰退了。魏剛絕望之餘，雖圖另建一新陣線，亦已無濟於事。他便警告政府，立即離開巴黎。六月九日晚上，載重汽車數千輛，紛紛搬運各部重要檔案。政府官吏都挈眷同行。車輛蜿蜒不絕。沒有汽車逃往都爾的，都乘專車而行。甚至總司令部也南移一百二十哩之遙。

六月十日，萊諾偕同魏剛視察前線。兩天之後，這兩位軍政領袖，回到洛亞河畔白里亞村總司令部。他們爭辯甚烈，最後魏剛說道「一切都已完了。我們必須立即停戰，方可避免最惡劣的遭遇。」

六月十一日，義大利對法宣戰。但墨索里尼此舉已不是影響事勢的演進，法國方面對之也無動於中。六月

十二日，萊諾逃返都爾，拒絕妥協，他說，「法蘭西的靈魂尙未消滅呀！」他與貝當促膝長談，仍想拉住他的同志。但貝當却比魏剛還要堅決，說道：「軍事上既已不再有望，我們自不得不停止戰爭。」

萊諾搖動電話，請邱吉爾速來，同時召集閣僚，在警察局舉行緊急會議。各部長神情慌亂，急迫異常。他們互相握手，寒暄未竟，又趕着同別人去談話。開會方始，都爾四周的炸彈已雜然大作。

萊諾向閣員宣佈不惜任何代價，作戰到底。芒台爾和特戈爾將軍都表贊同。特戈爾甚至建議將政府遷往勃來頓，俾「法軍可在該處憑險據守，且有通海之路，可以獲得海外接濟。」但沒有人贊成這個主張。海軍部長剛秉基和航空部長埃納克則主張往北非殖民地。

未幾，貝當即慢慢的站起來發言說道，「這許多言論，皆是無補實際。時乎不再。德軍前進愈深，條件愈苛。乘我們海軍尙屬完整，一部份陸軍尙未潰敗，馬奇諾防線尙未失守的當兒，不如立即請求休戰。若再蹉跎下去，我們就得專事聽命於戰勝者了。」情報部長福祿

沙和旭當都贊成貝當意見，鮑多恩亦然。

討論之際，忽然報稱邱吉爾已駕到，會議乃暫時中斷。邱吉爾聽了報告，吃驚異常。他請求道：「再支持四十八小時。明夜我當派遣轟炸機千架來援，並當儘速派遣軍隊軍備。」（兩夜後即有英國轟炸機五百架，圖阻德軍前進，但無效果。）

夜間又舉行一次會議，勒勃倫總統親自主持。當時沿街漆黑，難民擁擠。部長們各坐汽車，自都爾蜿蜒駛往數哩外暫作總統府之朗基堡，魏剛踏步進入會議室，面容慘白，神經興奮，在肅靜無聲中發言道：「諸位，站在你們面前的，是一個不名譽的軍人，是一個敗軍之將。我們除了解甲投降外，已是無法可想。」法國當局諸公聽到這位偉大人物要求停戰之言，都感到所負責任重大，不禁慄慄危懼。福祿沙竟失聲而哭，餘者也淚盈於眶。

會議一整夜，僅僅決定宣布巴黎為不設防城市，以為縱使竭力防守，也不過使名城化為焦土，不過阻止德軍一二期而已。不久都爾亦受威脅，法政府決定二度遷

徙，即在六月十四日搬到波爾多，是日德軍即長驅入巴黎。

波爾多方面，對於政府各機關，外交團和新聞界，蜂湧而來，一無準備。城中已有難民二百萬人，絡繹於途的還不計其數。街道中車輛阻塞，難民多以之為臨時棲身之所。

大批議員官吏，和公務人員等，知道末日已近，乃緊隨政府不捨。銀行家，實業家，商人，著作家，和他們的妻室情婦，都準備一遷再遷。街道之上，咖啡店和旅館中，簽發護照的領事館內，以及各部的走廊裏，都是人頭擠擠。民衆相遇，無不互探消息，同時傳佈着十九無根的謠言。哈布斯堡皇室承繼人奧都大公，年方少壯，禿着頭，穿着雨衣，顰眉蹙額，在警察局前踱來踱去。波蘭公使哈勒將軍白鬚飄蕩，正和穿着黑外套的比利時首相畢洛娓娓談話。光明飯店門首則擠着倫敦巴黎維也納逃來的猶太財閥洛斯嘉各房男女。

法政府各部長即在此不可思議的氛圍中，一天要會議幾次，等待萊諾向羅斯福最後呼籲的結果。他們也還

考慮把政府遷移到摩洛哥或阿爾熱利亞，或者遷移到英國，繼續作戰。總統和總理的臨時官邸在一條街上，相距不過一百碼。二者之間，車水馬龍，達官貴人的汽車往來不絕。內閣會議繼續至四五小時。貝當熱烈要求停戰，擁護他的人日益衆多。這一位古稀宿將，穿着舊日戎裝，語雖斷續，却是善於措辭。他說：「諸位，請想想法國的前途吧。我們不能放棄國家，聽其自然，也不能任人蹂躪。我們要留在這種神聖土地，照管國人。我們要在戰勝利者一無顧慮拒絕談判的時間未到以前，向之取得保全青年子弟和市村鎮的保障。這樣，復興的機會，仍可握在我們的手中」。

福祿沙，鮑多恩，和新任情報部長普羅伏（即巴黎晚報發行人）都站在一條線上擁護貝當的高見。普多伏說道：「假使我們離此他遷，民衆是不會諒解的。他們以爲我們帶着銀箱逃跑了」。

貝當又道：「我們要趕緊，極要趕緊。凡爾登，梅茲，色當，埃貝納，貝爾福，特勞，旭蒙，奧爾倫斯，都已陷落了」。

魏剛的總司令部本已遷往維希，現在又須撤退到波爾多附近。魏剛這時也被召與會。

他說：「大局已不可收拾。馬奇諾防線已被包抄。阿爾卑斯守軍不久也要被圍了。我們祇有極少數的孤軍奮鬥，他們已不能互通消息，也不能與我們接觸。殘餘的飛機，大部份都在地面上炸燬了」。

萊諾仍擬主張繼續作戰。他說：「我們不能放棄艦隊。我們不能失去一切，更不能喪失榮譽。各屬地的資源，尙未匱乏」。他並與邱吉爾通電話，勸他再來波爾多，參與末次會議。邱吉爾起初不答應，後來却提出一種新建議，主張組織英法聯邦，共同統治兩國人民，直到戰事終了爲止。兩國的資源財富領土屬地，都歸於聯邦政府管轄。

芒台爾贊成此項建議。特戈爾將軍更是非常熱烈的贊成。其他閣員則以爲這計劃徒使法國受英支配而已。羅斯福對萊諾呼籲的覆電也祇有空言慰藉，表示願意贊助繼續作戰。此時法國第一線的驅逐飛機，祇有五百架

國會正在休會期內，但有好幾百個參議員和衆議員在市政廳一帶盤旋往來。其中頗有主張停戰的，祇有白髮蒼蒼的參議院長雅納南和兀立如山的衆議院議長赫禮歐，反對屈服。

六月十六日午後，貝當必欲內閣決定和戰大計。於是再度召開會議，由贊成貝當主張的勒勃倫總統主席。勒勃倫請求閣員立即決定，並主張將決議案由貝當，魏剛兩位大將簽字，向國人宣佈。這時大家都知道民政長官的權力已經掃地以盡。人民特別是軍人，祇有憑着貝當，魏剛兩大聲勢接受劫運。最後貝當力謀調和各派意見，主張先由瑞士政府向希特勒作一試探。於是贊成停戰的一派宣告勝利。

萊諾因之立刻辭職。當晚即由貝當組織新政府，以魏剛任國防部長，達朗任海軍部部長。舉止嬌雅的鮑多恩，一星期來，依附貝當，到這時居然獲得外交部長一席。賴伐爾在上一天，差不多和西班牙駐法大使勒格禮加作了個竟日之談。貝當把他招來，擬與以司法部長一席。賴伐爾謝絕不受，他非外交部長一職不就。他恐怕

負簽訂停戰協定惡名，實際上並無加入內閣之意。但他終於說明了他和西班牙大使長談的內容。貝當正在找尋一個適當的密使，便立刻把法朗哥的代表請來。勒格禮加借著教皇使節凡勃利同見貝當，兩人允向德義兩國政權轉達停戰之意。這個提議須作爲軍人和軍人間榮譽的提議。

那天晚上，貝當並未上床安睡。直到黎明，方在一個靠椅中坐下，用毛毯蓋着兩膝，作數小時的休息。他從前在凡爾登指揮戰事時，經過一天困難工作之後，知道明天的困難還要加倍，便即這樣的坐着假寐，休養精神。

六月十八日，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慕尼黑會議，決定對法停戰條件，但是德軍仍在繼續前進。他們一面佔領了勃列登尼的萊尼斯，又渡過了洛亞河下游，一面取得了奈佛斯，直達瑞士邊境。三天之後，又進佔了維希和里昂。波爾多方面接不到柏林或羅馬方面的回音，形勢緊張到不堪忍受的地步。

忽然報稱芒台爾被捕了。他正在波爾多一家最豪華

菜館中和著名女伶白蘭蒂進餐，突然被警察拘捕。芒的台爾被捕了！這不是企圖用武力接收政府嗎？這不是德國方面所提出的第一個要求嗎？其實芒台爾曾被波爾多市民告發，說他私藏軍火，圖謀顛覆貝當政府，因此被拘三小時後，他却接着貝當的道歉信，恢復自由了。

像這種無稽的謠言，又傳說萊諾已經離法赴美。實則萊諾正在光明飯店大廳中蹀躞往來，態度非常鎮靜，自信力亦未減弱。舊政府中已經離開法國的，祇有一個特戈爾將軍。他是個具有野心胸復辟派，在預言此次悲劇之後，即赴倫敦組織法蘭西民族委員會，反抗貝當政府。

德國的答覆，至十九日方始傳到，請法國「指派全權大使，賦與簽訂停戰條約的權力。德國方面同意之後，當指定與德國全權大使會見的時日和地點」。法國政府提出諾齊格和裴格勒兩位將軍，勒魯克海軍上將和前任波爾多大使諾爾四人。他們當晚即赴貢比臬，就在一九一八年德國將領接受屈伏條件的同一輛火車中，注定了法國的命運。這天晚上波爾多又遭受德機猛烈的轟炸。

關於法國艦隊的處置問題，日間會有長時間的秘密談話。英國海軍大臣亞立山大偕同英國駐法大使康倍爾爵士乘坐飛機趕到波爾多，同貝當元首和海軍部長達朗外交部長鮑多恩磋商。彼此商定無論如何，決不把法國艦隊移交德國。達朗並在下一次閣議中，懇求不可把法國艦隊去和英國交戰，並提議由法國自己把各艦隊解除武裝。閣員全體贊成此議。

六月二十日，法政府覺得要望德國提出可以接受的條件，毫無把握，因此臨時決定把政府遷往貝比南。衆議院辦公處並私下租賃一船，把德國所最痛恨的幾個人載離波爾多。在這船上的，有達拉第和他的兒子琪英，有芒台爾，剛秉基，台爾博斯，和十幾個衆議員。幾天之後，該船行抵北非洲卡薩白倫卡，達拉第因不慣風浪，暈船很利害，剛秉基的牙齒被人擊落，他們登岸時，都被當作逃者看待。

六月二十二日，貢比臬方面仍無消息，大概是因件嚴酷的緣故。閣員中又考慮遷往北非這件事。他們切實決定，假使條件過苛，即當實行。車輛船隻，都已準

備，把一班部長和各部的辦事人員，載往阿爾熱利亞條

六月二十三日，洪齊格將軍感謝德軍用極快的時間

架一條話綫，使他隨時得以與貝當通話，報告德方的條

件。（實際波爾多已在六小時前由西班牙外長專使裴貝

特上校轉告此項條件，西班牙外長的消息，則係由德國

大使史多萊轉達）。此項條件，經法國全權大使在細節

上略行修正後，便全部接受。法義停戰協定也在次日簽字。

六月二十五日〇時三十五分，戰事正式終止。法國

自宣戰至今，不過二百九十七天，實際作戰，不過四十

七天，至此便放下兵器，領土被佔領的共計三分之一。

英法聯軍的總退却

一九四〇年五月中旬，德軍猛攻法蘭特斯，英軍在法境作戰者，有三十餘萬之衆，支持至六月初，聯軍已無法招架，祇得渡海回國，卒在德軍重砲飛機猛烈轟擊之下，仗其紀律及堅強精神，藉飛機及軍艦的掩護，用運輸艦及大小船隻千餘艘，造成空前未有之大撤兵。在軍事上，此種撤兵雖告成功，但不能目爲勝利。惟由另一方面視之，德軍費盡心機，用了九牛二虎之力，原想一網打盡，結果僅落得人家「全師而退」，自當感覺失望。本文係英軍米特蘭團軍曹華治華斯親歷之二十一日作戰經過。

我軍駐紮法國西部角落裏，已經有半個月之久，看不到英文報紙，簡直有些與世隔絕的樣子。幸而軍營中有人備有無線電收音機，偶爾收聽外界消息。禮拜日那天，從無線電中得知德軍已開始侵犯荷蘭與比利時了。得到這個消息之後，大家未免喜形於色。弟兄們都說：「時機到了，我們可向德軍痛擊矣」。在此緊急關頭，我軍便枕戈待旦。

在這軍營中的最後一天，是一個炎暑逼人，而又是晴明可愛的一天。那天午後，並不操演，我便約了一位弟兄出外散步。經過法國人村巷，農人們正在耕種。到了村中一家咖啡店，飲了幾杯啤酒，解解苦悶。

回營後，聽說立刻就要開拔，但是那天晚上一切還是照舊，好像戰事還在幾千哩路之外。翌晨，六點半起身喇叭，却提早在五點三刻就吹號排隊了。弟兄們難免

有些紛亂，可是大家都能提起精神。未幾，團長來向我們訓話。他所講的話並不多，祇道：「弟兄們，我們要開拔了。什麼時候走，和到什麼地方去，我一概都不知道。散隊後，就可進早餐。然後把一切預備起來。」他停了一刻工夫又說，現在大家可以實現此次被派遣來此的目的了。他問隊裏有沒有人，不像他那樣高興的。我們齊聲喊道：「沒有！」他露了牙齒笑了一笑，然後移步他去。

午後，命令傳到，全隊的人馬乘火車，開到倫納車站。下車在路旁樹蔭下等待了許多時候，等所有的輜重配備上車。大批軍隊開拔真不容易，一小時內無論如何不能齊備。直到晚上十時半，始再行登車，大家疲倦不堪，倒頭便睡。

一連兩天兩夜，火車驕驕前進，中間不時有長時間的停頓。有時候我們所坐的火車停在支線，等待軍需快車開過。第二天，看見難民車，迎頭馳來，飛掠而過。車上吃的東西很多，不過多是些罐頭食物，因此，覺得小刀後端所裝的開罐器，倒是出征軍人的好朋友呢。

中途經過幾個車站，常看見廚子們提了茶壺躍奔下車，在月臺上沖沸水。壺中早就盛着茶葉方糖。這種沸水是車上用電報通知站員供給的。我聽說上次歐戰時，兵士搭車開赴前線，中途要吃茶，非得在火車「龍頭」中榨取開水不可。這次我們對於茶水問題倒獲得圓滿解決了。可惜洗澡問題，尙成懸案，所以我們一到終點，個個人都像烟肉裏抓出來的了。

此行終點叫做栖克林，在黎爾之南。我們在站外整隊，不多一歇，忽來空襲警報。這種警報，有許多人還是初次聽到，官兵們都忙亂起來，架起了高射砲。但是結果白費心思，祇在雲端裏看見三架敵機。上空忽然出現我軍戰鬥機兩架，於是敵機便失其所在了。

空襲警報既經解除，我們在菓園中吃了些東西，便越過火車軌，走到橋邊。我們始憬然大悟爲什麼我軍在比利時邊界勾留如此短促。從此看去，東邊鐵道上面橫有一架德國鉅型轟炸機的殘骸，鐵軌已被扭裂。工人們正在那裏清除一切。我們又在橋端登上巨大載重車，直向前進，但仍不知究往何處。

直到貼近了比利時的邊界，纔第一次接觸着戰時景象。我們所乘的載重車本來每小時行三十英里，因為逃往法境的難民如潮湧來，路上塞滿了各式各樣的車輛，我們的載重車祇得減低速率，慢得像蝸牛行了。難民扶老攜幼，景象淒慘。我們雖則經過了四天的顛簸，除了假寐以外，毫末休息，也已疲倦不堪，然而看到了這幅哀鴻圖後，大家未免熱血沸騰，要與德軍交交手了。

最後到了目的地——叫做烏勃根，在布魯塞爾之西四十英里，白魯塞爾大道直通該處。

薄暮，我們下車步行入墓園，德國空軍很活動。他們飛來的時候，大概一次有三十架，都是中型轟炸機，飛得並不高。我所引以為奇的，他們為什麼不循大路轟炸，路上充塞着許多車輛，軍用的和難民的都有，大部份都向西駛行。

看到這種車輛行駛的情形，我始恍然大悟，這種情形，不是開拔前進，而是在撤退了。我團任務是要開得愈遠愈好，以便担任後衛。接連好幾天，我們一些兒消息也得不到。有一天，我想起來是五月十五日，兄弟中

有一個能說法國話的，從難民口中得悉，比京附近正在激戰。

那天晚上，我們在烏勃根附近農舍中就擱一宵。廚子打起精神弄了一餐熱飯，這是開拔以來第一次。晚間實行嚴厲的燈火管制，我夜間常常起來，蹣跚於黑暗之中，看看弟兄們有沒有遵守命令。澈夜聽到大隊德機在空中陰陰來往。

翌日早晨，我們才明白我們的職務。全隊人馬便分駐大路各要口，指揮交通，使難民走向田間不得留滯路上，以便敵軍攻到時，退截作戰。

早晨五點鐘，我軍架起戰車防禦砲。指揮難民真是困難，他們只能講法蘭特士語，彼此言語隔閡。如做手勢叫他們離開大路，他們只做不知，還是沿着路蹣跚前進。否則便坐下哭泣不已。我們當然不能用暴力來驅逐婦孺，竟至一籌莫展。直到弟兄們想出一種方法，阻止了為首前進的幾個難民，向他們做手勢，朝天指着，再指向路上，然後用可怕的神色對他們說：「炸彈！」說完之後，我們笑着再指田野，揮手叫他們走向那邊

去。這個方法居然奏效。

馬路上車輛行人肅清之後，遠處隆隆砲聲，漸聽漸近。那天清早，把一營後衛兵放了過去。他們在西爾培運河沿岸遏阻德軍前進，身經劇戰。然而他們仍非常高興，一路搖擺而去，好像走上白金罕皇宮大道一般。

中午，尙未與德軍交綏，又奉到撤退令。路上車輛已很稀疏。奉令撤退，未免有些喪氣，但因兵力薄弱，加之後無掩蔽，亦屬英雄無用武之地。我們就開始撤退，直到深夜一時半，走了二十五英里。有些弟兄便在一家人沒有入住的農舍中歇足，我則睡在欄樓下地板上，倒還舒服。

翌日又行二十英里，在一個形同廢墟的村中過夜。

一到天明，德國飛機即開始向這村莊轟炸掃射，連續至兩小時之久。村道中雖擠滿了我軍運輸車，我軍却並沒有死傷。高射砲火把他們目標迷住，終把他們驅散了。後來幾天中，我從未看到德國飛機飛近目標轟炸。準確的高射砲火當然爲他們所怕懼，但我看到我軍噴火式戰鬥機一架出現時，五六架德機便逃得無影無蹤了。

接着又是退却——第二天二十英里，再一天又是二十英里。

德機總是成羣結隊跟着轟炸掃射。我們咬緊牙起關，埋頭前進。不時看到隊伍前後，炸彈爆炸的烟火一篷一篷的飛起，又聽得呼喊救護隊的聲音，接連着而。但就大體上說，死傷人數並不多。

在這樣連續不斷的轟炸中，我們武裝行軍，非常疲乏。但一天午後，我們經過某部隊，他們就是三天之前在布魯塞爾大道上穿過我軍防線的。他們正停留路旁進食，在這三天之中，他們已走了七十五英里了。

那天晚上，我們到達栖克林——重返了五天前我們出發的地點。一到那裏，就有車輛，漏夜把我們送到離杜亞七英里的一個地方，那裏只見城中火燄冲天。我們在黑夜之中，等待命令，有些弟兄們竟站立着睡着了。杜亞受到排砲和飛機的更番轟炸，天空中且有德機所放的許多照明彈，弄得像白晝一般，命令終於到達了，吩咐我軍沿運河堤岸掘壕堅守，其時敵人約離杜亞五英里之遙。

直到天明，一切都很順利。此後便接連兩天，皆着

轟炸的真正滋味。敵機拼命向我們轟炸。由清早一直到黃昏，轟炸機每隔幾分鐘便來更番肆虐，他們成羣而來，然後列成一直線，領隊機轉了身，便直飛下來。你能聽到尖銳的引擎聲，逐漸強烈，然後轟的一聲，好像炸彈就投在身旁爆裂。這種可怕的爆炸聲，使你胸口喘

哮，頭顱也覺得要爆裂。不久我們就分辨得出炸彈聲音了，曉得呼嘯聲表示落彈地方尚遠，撕裂聲表示炸彈近在咫尺。在這種場所，我覺得弟兄們在崗位間走動走動，很多幫助。所以你要是怕的話，還是找點事情做的好。在第一天敵機集中向戰壕轟炸的時候，真覺得非常可怕。

一次，我蹲伏在戰壕裏，頭頂上受炸彈震動，泥屑碎片如雨而下。我忽然想起總司令所說的一句話，他曾說，戰爭是由連續着幾天無聊，和突然間的緊張，交織而成。我陡然覺得這真是至理名言，便不覺嘆喟的笑了出來。直到回頭看見一個弟兄正對着我發怔呢。

在這樣情狀之下，等待了半天，仍舊見不到敵軍，便再向右移動，沿運河堤岸挖壕溝，經過兩座炸毀的橋

樑。其時德軍在一英里之外，隱蔽在一個小丘後面，上面架着迫擊砲，正在開放。但並不前進，僅由飛機繼續轟炸，炸彈漸漸的迫近了。我們掩蔽很好，死傷還是比較少。

在那裏駐守了三天，敵人已越過我軍兩翼，我軍便急忙的移動。從夜間十點半行軍，到翌晨四時三十分，纔由運輸車把我們一直開向亞蒙提亞。該城已遭受了嚴重轟炸。我軍運輸車穿城而過。可惜有一半車輛走錯了路，誤向加塞爾山開去，他們馳進了村莊，給橋上德軍的砲位大肆轟擊，這一下就損折了不少。這種情形，都是那些殘餘的隊伍，最後在鄧扣克與我們會師後，才知道的。

大概有半營兵直向斯騰伏進發，將近那裏的時候，便遭遇最密集的轟炸。午後天空昏黑，已被無數敵機遮蔽了。弟兄們正要跑向田間躲避時。炸彈飛來，正擊中前面一輛載重車，裏面所有的人，不是死便是傷。我聞聲上前去看；見車中一個曹長身受重創，斷臂已經飛到路旁。當我行近時，他連聲喊道：「離開我，離開我！」

他團中幾個士兵冒着機關槍的火網和炸彈，急上前把他昇到路旁，就在一個彈窟裏，經過一二分鐘的時間，把他的創口草草包紮。

直到天黑，轟炸機方始飛去。於是我們便走進一座村莊。停歇不久，奉命在午夜率隊守又路。在黑暗中架起戰車防禦砲，挖掘壕溝。長官對我說，我軍現在要保衛這條大路，掩護主力部隊，撤退到鄧扣克。撤退部隊所走的路在我們左面，我們要竭力退阻從右面進攻的敵人，使他們不能截斷撤退的部隊。

我們在路口一直守到天亮，德國飛機又來不斷的轟炸，我實在疲乏不堪，有一二次竟倚砲瞌睡。其時有迷途小犬一頭，蟻伏臂下，不時用冷鼻擦掠手腕，使我驚醒。這些狗跟着我們一路撤退而來，總有一十來條。夜間，便和我們一同睡在穀倉裏。其中有雜種小犬一頭，有辨別轟炸機與其他飛機的能力，我們因呼之爲「空襲警報」。

黎明前，我軍又奉令會同法軍精銳担任右翼後衛。德軍爲次總攻，都被擊退，最後又白刃衝擊，與德軍肉

搏，殲敵數千。我見德軍在我軍左面衝擊，好像後面有人迫着似的。他們雖則成羣的被機關槍掃射倒地，但仍是在激夜的前來衝擊。敵軍在白刃戰時並不中用，他們所怕的就是這一着。

我軍又奉命退却二英里，離鄧扣克祇有七英里了。一面沿波格斯運河堤岸掘壕，一面破壞水閘，我軍右面頓成澤國，確是天然的防禦工事。我軍左面是公路，數萬主力部隊都從那條路湧到海灘。我們附近的法國兵，都是好男兒，也正在築壕。未幾，我砲隊也密密陣陣。一批一批的通過了我們所防守的關口了。

剛下戰壕，戰鬥便又發作了。最先是絡繹不斷的德國轟炸機，繼之，便是我軍的砲火。這兩天情況最爲惡劣，我軍死傷甚衆。第二天，德軍忽在戰壕前森林中出現，我軍便以機關槍火網迎擊，敵軍無法進展。我軍重砲，亦在後方對準敵人陣地連續轟擊，嗤嗤的砲彈都從頭頂飛掠而過。德軍數度進攻均未得逞，他們的損失一定很大。這真是一個火窟，並證明我軍火力實較敵人爲強。

入夜，川流不息的大兵團已經走完，我便奉命向鄧克撤退。時德軍砲火射程已達公路，我們只得在離公路三英里處暫時歇息。此去到鄧克六英里，我們竟走了十二小時之久。

鄧克已經變成一個廢墟，到處都是火焰。軍隊數萬正在海灘待船。靠右面是個一英里長的碼頭，已經炸得不像樣子。我團數千人在黑暗之中，摸索着向那裏魚貫跑去。要是天色一亮，德機又來轟炸，那倒不是玩的。我們一路前進，大家很安靜，很守秩序。不疲倦的

人更扶持着他人行走。

走到海灘，見有驅逐艦兩艘停着。在漫漫黑夜中，海軍人員很鎮定的很迅速的把我們扶上艦，只費了半小時的工夫，就把一艘驅逐艦全都裝滿了。這時候天正破曉，我們已駛出港口，望見沿岸村鎮城市，一片火光，直到加萊為止。內地天空，也被砲火映得通紅。這是我回返英國之前。最後一霎間的見聞，以後我便昏昏入睡了。我雖曾聽到警鐘和「準備作戰」的口令，可是我全都不管了。

此
页
空
白

英空軍戰士自述

英法聯軍自法國鄧扣克港撤退，得力於英軍戰鬥機以寡敵衆，控制該港及英吉利海峽上空者，實非淺鮮。下文爲英國戰鬥機隊某隊長之作戰經歷談。原文載美國Life畫報。

我機一隊，計噴火式戰鬥機十二架，於英法聯軍自鄧扣克撤退第一日清晨，整裝以待；上午九時，奉令出發，振翼升至二萬呎高空，飛渡北海，機羣緊密，無線電停止通報。向前遠眺，海岸線極爲熟悉。數分鐘後，便見加萊一帶村鎮起火焚燒，濃烟滾滾，地平線爲一片烟霧所籠罩。

機羣在該城上空，疾駛而過，即在長五十哩之天空從事巡邏，未見敵機踪影，遂決計下降，低飛至四千呎上空盤旋，忽見一萬五千呎高空有德機羣約六十架，計轟炸機二十架，戰鬥機四十架，方始悔我機隊低飛之失策。俄頃之間，德戰鬥機羣，其中多屬梅塞斯密特式，

已呼嘯而下，向我機隊撲來，我機亦即分頭迎擊。

約在一萬呎高空，我機迫至梅塞斯密特式一一〇號機一架身後，乃尾追不捨。翻騰追逐，機頭螺旋葉疾轉如風駛掣。未幾，德機疾降而下，我仍緊追其後，欲使德機準對我視線中心，實非易事。一俟瞄準，便按着電鈕，我機所裝白朗寧式機關鎗八挺，乃同時開火，每分鐘各發彈一千二百顆，齊向德機射去。機關鎗後散出火藥味，直撲鼻孔。鎗彈擊中德機時，火花迸裂。瞥見德機駕駛員頭顱後部輪廓，掉首回顧，旋轉將半，便停止不動，想已中彈。一刹那間，該德機即起火，黑烟直冒，滾轉墜下矣。

至是，余乃向四週瞭望，以便追擊他機，並發覺已飛入內地約五十哩，四顧未見他機，乃轉身飛返海岸，忽見我機存油，僅敷直飛返防之用，未免大驚，蓋中途若遇敵機，不知何以應付也。第一次交戰，似覺精神百倍，事後追思，又感不寒而慄。返防途次，即在北海上空，發無線電逐一詢問其他各機駕駛員戰果。首先電覆者，懽然報告擊落敵機一架，餘亦各擊落一二架不等，惟兩機寂然無聲，想已殉職矣。

返防後，我機隊灌油裝彈，一刻鐘後又升空出發，剛飛抵鄧扣克一萬呎的高空，忽有大隊梅塞斯密特式德機，竄出雲層，向下猛撲，幾使我機隊措手不及。此項敵機，顯係翱翔高空掩護下面雲層中之轟炸機。移時，耳旁聞鎗彈橫飛，並聞後面有德機一架，鎗聲軋軋。未幾，該機突然下降，我亦疾降追擊，但在雲層中，該機竟踪跡杳然。

我機旋又升高，見餘機約在六千呎上空，正與戰鬥機多架混戰，敵機中有麥克斯式八八號機數架。余乃衝入參戰，並開無線電收聽，偶聞我機隊各隊員交談，雜

以掃射德機鎗聲。某機紐西蘭駕駛員泰然告另一機駕駛員曰：「君後有梅塞斯密特式敵機一架」。對方答曰：

「Okay, 老友。」

余乃認定麥克斯式八八號機一架進攻。該機尾部機關鎗手立即向余掃射。鎗彈掠過機窗，清楚可數。余亦瞄準目標，開鎗射掃，軋軋連聲，機身微顫，德機已成兩截，接着便於烟火團中向下直墜。我仍盤旋徐降，覓該機機員一名躍出，張傘飄蕩而下。

時空中已無敵機，余乃重返根據地。歸途中電呼餘機，藉悉各機全數無恙。德機被擊落者共十一架，連先前一戰共十九架，第一日勝利已屬於我。

第二日，我機隊仍出發巡邏，並派兩機單獨偵察。

一在鄧扣克上空一萬二千呎雲層隱匿，一在三千呎上空盤旋。餘機則向加萊飛去。約至半途，雲層上空一機即以無線電通知下面一機曰：「注意大批梅塞斯密特式敵機彌天而來！」下面一機即謂曰：「Okay, 別讓他們脫身，我來矣。」

我機隊得訊，即轉身飛入北海上空，見麥克斯式德

機數架，由梅塞斯密特式機掩護，正向魚雷艇一艘及滿載士兵之救生船數艘，擲彈轟炸。魚雷艇高射砲還擊甚烈。我機隊出其不意，突然衝下，各擊落敵機一架。我機隊乃相率上升，再度整隊衝下，時敵機已經分散，其中梅塞斯密特式一架向東竄逸，余即向之猛撲，鎗聲響處，該機噴出黑烟，已如落葉下墜。余即隨之飛下，見其墜地，欣喜莫名。

時鄧扣克上空兩機與德機羣戰况如何，尙不可知。旋接一機覆電，謂已擊落敵機四架。未幾，該機駕駛員突然失聲曰：「我機已中彈着火。」一二秒鐘後，該機駕駛員又曰：「下面有驅逐艦一艘，我準備跳出。」一秒鐘後，他又喃喃自語：「怎麼辦。」

從噴火式戰鬥機躍出，確非易事，最好莫如倒轉機身，使背部向下，然後穿出。旋悉該機駕駛員確用此法躍出機身。三日後，彼身穿海軍少校制服，水兵褲，肩荷水兵背囊，狼狽歸隊來矣。

是日戰况雖烈，成績却不佳，擊落德機，僅十一架而已。

第三日，聯軍大舉撤退，德機亦全部出動，阻撓撤退。破曉，我機隊即出戰。早餐前已兩度往返鄧扣克。交戰不下三十次。第二次所遇敵方戰鬥機之多，實為前所未見，全屬梅塞斯密特式一〇九號機，約百架。但我機隊迎擊甚為得手。在一千呎以至一萬五千呎高空，上下衝殺。衝下追擊後，扳操縱桿上升時，知覺常模糊，但確知曾擊毀德機四架。我機隊其餘各機戰果亦不惡。我機隊作戰半小時，如火如荼，祇喪失一架。該機一翼被擊毀，駕駛員降落鄧扣克海灘，額部受傷，但仍設法用無線電報告司令部，謂已「安然着地」，當夜隨同英軍一隊返國。

惡戰告終，我機隊又與梅塞斯密特式一一〇號機羣交綏，擊落其三架；此類德機下降，確極迅速。是日午後，余從一萬五千呎高空，以每小時五百五十哩之速躍向下直衝，追擊一機。目擊該德機疾駛而下，想必已墜地。

余當時以機尾調整機為助，竭力扳回操縱桿高升，頓時又感知覺模糊，第見日光忽變黃色，又變紅色，漸

成一片昏黑，雖未嘗失去知覺，但已目不能視，耳不可聽，惟覺較普通馬達聲更響之洪洪聲，震耳欲聾。

我機隊在鄧扣克上空血戰，得益非淺。由余視之，德機駕駛員，多屬平凡，且其戰鬥精神與技術，亦不高明。雖以數量勝人，但在質的方面，不逮英機遠甚。

下文爲一年二十七歲的空軍戰士，（著者姓名，因軍事關係，不願發表。）於本年七月中旬，偕同伴三人，駕駛雙引擎潑頓式轟炸機，夜襲魯爾的紀實。著者至一九四〇年七月十一日止，曾先後飛往德境轟炸三十次之多；開戰初，駕駛飛機德散發傳單數次，猶未計算在內。原文載美國Life雜誌。

我於下午六時，奉召至參謀部，聽取轟炸德國魯爾區某項目標的訓令。我於魯爾區域前已去過多次，即使閉了眼睛也能飛往。在哈姆火車站調車場上空，我和兩位弟兄，對着滿載軍火自漢德開往愛森的火車，大肆轟炸。陶德門附近愛姆士運河中的載貨駁船，也被我們投彈。此外我們又轟炸了杜易斯堡一家工廠。

我們的目標分散在各處。出發之時，天已垂暮，先

把裝載就緒的亨潑頓機作最後的檢點，旋即起飛。夜涼如水，晶瑩皎潔，我知道全程飛航當無不快之感。向東飛行，我把機身漸漸升至一萬五千呎的高空。這時候正是晚上十一點鐘。

機關鎗手們照例從「傳話機」中交談。他們分處在上下機鎗室中，麥克在上，柏台在下。在這漫漫長夜的飛航中，他們大談其足球經驗，且一小時之久。我的轟炸瞄準手塔斐，嘴裏總是喃喃怨語，不滿於這夜間的天色。無論夜間的天色如何好，他老是要發牢騷的。我會聽在傳話機中喊過他一次，所聽到的回話祇是那些不清楚的語音。我又猜到他，這時候一定又在大吃其朱古和糖和橘子，作爲空襲時向例的消遣了。

我們飛近荷蘭，但見一片烏黑，淺平的沙灘與海水溶而爲一。靠北面，我一看就知道是黑耳鄒蘭和「風角」上空的高射砲火以及探照燈之類，把天空照得很光亮，原來別的英國飛機早在基爾湊過熱鬧了。我們穿過荷蘭，直向杜易斯堡前進。

六千呎之下起了個雲堆，探照燈的光芒，穿射在前

面，一片光明燦爛的雲海，煞是好看。我心中正在想，在這雲層之上，有了掩蔽，很爲安全；忽聽得柏台從下面機艙室中向麥克說道：「底下有六隻戰鬥機……我想是德國的梅塞斯密特……它們迅速地飛昇上來了……快些。」他從光明的雲層中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它們的黑影子。當然德機中人也能看到我們。我把機身傾側一下，使上面機艙室中的麥克，得以窺察敵機所在，把機艙室準起來。

柏台嘴裏咕噥着：「它們倒不飛攏來，可恥的東西……。」麥克一時性起，好像德機中人能够聽到似的：「飛起來，飛起來，我們來決鬥一場。」但是德機並不飛攏來，它們躲在不遠，旋即不見。

我這時候，倒有許多事情引上心頭。我們已飛到萊茵河邊，機身漸漸如輕羽下降，穿過雲層，底下淡淡的一片月色，把我們地上的目標烘托出來。我把機身陡然傾側，又把管理桿扳向後背，機身漸升，又穿過了另一目標。即使沒有這些標識，我們也能達到目的。像以後一樣，德兵把我們所要的目標照得亮亮的。整個杜

易斯堡被探照燈，照明彈等弄得光亮如同白晝。還有一種發光東西，燦爛閃耀，浮在空中，好像望遠鏡上所掛着的光箔，既極美麗，又殊可怕。我們上昇的時候，向這些發光的東西觀望了一會，在探照燈的光圈，和高射砲火的射程之外，翱翔打旋。

滿天空，機身的上面和前面，充滿了高射砲火，砲彈炸彈爆發的聲音，比了我們飛機的馬達叫聲還要響亮。何以如此，我也明白，原來前面很低的地方，已經有別的英國飛機前去投彈。工廠房屋一部份，已中彈起火。德國砲隊和高射砲隊顯然很忙碌的正在招架別的飛機，也來不及躲我們了。我們在砲火探照燈光之外打旋，以待炸彈爆炸聲的靜息。

不多一刻，我從傳聲機中告知同伴，現在我們要預備作戰了。我抑止着機桿，把機鼻直衝下去。塔裏一找到了目標之後，叫我緊握着不動。我們穿過高射砲火，直衝而下，高度表飛一般的轉動，六千呎，五千呎，四千呎。風聲和馬達尖銳聲互鳴着，不久我們已到了砲火的中央了。那轟發喧鬧的聲音，令人心驚肉跳。找尋目

標的探照燈直射在飛機窗孔之外，高射砲彈如連珠般的直射上來。短射程的高射砲彈在我們機身之下爆炸，機身為之動盪。塔斐總是我把住方位：「靠右一些……不要動。靠左一些……不要動。」我依着他所說的，使機身取得平衡。當我放鬆機桿向後之時，把炸彈選擇桿拖出來，預備塔斐來按動機鈕。

在這一霎時間，地下的探照燈，找尋我們了。我祇把眼光集中在機錶板上。從格板的小孔望下去，我曾見塔斐的頭部背影正對着炸彈瞄準鏡，由於下面射上來的火光，益顯得黑影十分清楚。機身忽然浮昇而震動，我知道第一批炸彈已經投下去了。在同一時間，一團高射砲彈，在下面爆發，幾乎擊中我們的背部，砲彈爆炸之時，機身大大的動盪，好像人的頭部中了一擊。我不知道機身有沒有中彈，我只是把機身再弄到平衡的方位，機錶板上的指針等儀器，雖然都跳動不已，馬達的吼聲倒還正常。

機鎗手把眼睛直釘在地上，看我們所投的炸彈如何發作。雖然時間僅有一二秒，倒像過了幾分鐘。柏台從

傳聲機中大喊道：「向右」。塔斐總覺得不能十二分鐘準——又恐放炸彈的時候，要被高射砲彈射着。我從高射砲火中滑穿過去，避免劇烈的衝激，但是探照燈光總是牢牢的釘着我們。總算沒有吃着彈火，不多一刻，探照燈亦失其所在了。

打了個轉灣，我又開始飛到目標物的上空，想弄到格外準確的方位。塔斐瞄準之後，我們又在高射砲火的中心了。照明彈浮升在機身的左右，所發的綠焰，把機艙照耀得很亮。左舷一聲爆炸，通至炸彈瞄準手的傳聲機被炸壞了。我只能依照着最後所瞄準的方位，使機身平衡着不動。這一次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地上的目標了，我甚至看到廠屋裏的火舌從桁梁中間穿出來。

第二批炸彈投擲下去的時候，機身復又震動浮升而上，我把機身傾側一下探頭下望，這時候探照燈不是照着我們，就是已經熄滅了。我可以聽到柏台和麥克正噼噼啪啪的在那裏大開其機關鎗。這一次所投下去的炸彈並非虛發。我先看到炸彈的爆發，繼之以一層綠焰。一二秒鐘之後，一陣高射砲火上來，勢甚兇惡，後面被

擊中了。機錶板上燈光滅熄，幾秒鐘之內，一切大爲混亂，我竟不知道後來怎樣飛行的，也不明白有否其他動作，我從傳聲機中通知其餘機員，叫他們準備用跳傘逃生，可是我的喉間發燒，嘴唇乾枯，只得輕輕的說了幾句。他們並沒有聽到我的話——其實在這樣的高空中，跳下去也不能倖免哩。

漸漸的一切又恢復原狀了。塔斐已能從傳聲機中講話。他爲砲火所包圍而受傷，在機身轉側的時候，幾乎出了大亂子。兩個機鎗手倒還好，不過弄得額上東腫一塊，西生一瘤。亨潑頓式轟炸機不像戰鬥機般的靈活而能顛倒自如。塔斐仍極鎮靜，不多一刻，嘴裏又咕哩咕嚕，問我是不是要飛往愛森區的火車站去，找尋調車場的目標。我叫塔斐先上來，把機錶板的燈修好，因爲我坐在駕駛座上不能去瞎摸。燈光回復之後，我們就向火車站場進發。

現在已是上午一時了，我們在杜易斯堡上空不過滯留了一點鐘左右，回想起來好像已過了一年。馬達很平穩的鼓動着向愛森區上空飛去。探照燈又射上來，時而

照着我們，時而照不着。往哈姆及陶德門，愛姆士運河途中，高射砲火，非常猛烈，我們穿越火網向前。麥克和柏台一路開講着，大談其在蘇格蘭捕薩門魚的經過。

不多一刻，火車站場已在面前。我探首下望，看見許多滿載貨物的火車齊集在一個交叉點。從四千呎高空望下去，竟是一目了然。高射砲又轟轟的向上開，這時候我也顧不得一切了。我筆直衝下去，穿過火網，又把炸彈選擇桿拖過來，準備投最後一批炸彈。塔斐瞄準之後，片刻間最後一批炸彈放下去了，它們正中目標，炸在鐵道交匯點和一列車的上面。

我們的飛機直下降，打轉灣，直至離地三百尺，仔細看一看地面上所受的損失如何。火車站的小屋已經起火，鐵軌炸裂，當我們飛過的時候，有些鐵軌已飛入高空之中。迎面又有高射砲彈飛過來，我把管理桿用力一扳，這時候倒沒有像在杜易斯堡上空那樣危險了。我們在杜易斯堡兩次轟炸，以求獲得準確的目標之後，這時在陶德門區已無彈可投，於是開足速率，重行飛返到本國。

此
页
空
白

英國的空軍戰士

英國空軍隊員大都是年富力强的青年戰士。他們會盡職掩護英法聯軍自鄧扣克撤回國，現正擔負着保衛本國領土的重任。他們在鄧扣克海灘上空作戰，在數量上確是以一敵五十三，作戰已經很苦了。現在德軍轟炸機成羣結隊，更番轟炸英倫三島，他們隨時隨地須起而迎擊，責任自然更加艱鉅。

英國這次作戰，空軍的準備極不充足，但是他們所擊落的德機，至少是一對三之比。這次戰爭的無數英雄中，這些飛行隊員當然首屈一指，他們非但要駕駛戰機，不時還要駕駛轟炸機深入德軍後方夜襲。這些戰士究竟是何等樣人呢？

每隊空軍隊長大都修飾整潔，頭髮梳得沒有一根亂着，手指甲好像剛纔修過，軍服筆挺，更不在話下。每隊飛機十二架，每個飛行員面貌不同，各如其人，要概括的說出他們是何等樣人，甚為困難。但是無論他們是

正規空軍，或是輔助隊，却都具備着某種共同的特質。他們都是身材瘦小，尤其是戰鬥機駕駛員。這無非是因爲颯風式或噴火式飛機的座位沒有多大迴旋的餘地之故罷了。他們雖都瘦小，却個個強幹。他們跑步上機場的神情，好像網球家上場比賽一樣。

這些青年人，固較之上次歐戰後一般人心目中的狂飲的飛行員，大不相同。他們不大有假期，偶爾告假，也不通宵達旦的在外狂歡作樂。從前半醉的飛行員還須帶着香檳跨入機身的情形現在完全沒有了。

現代軍用飛機非但沒有藏置酒瓶的地位，並且機件構造複雜，每個飛行員如其不能鎮定着他的神經，決沒有生還的希望，他無力殺敵致果，那更不容說了。

今日空軍戰術，較之上次大戰，也已完全不同。上次大戰時的飛行英雄如皮孝普和巴爾等人都是「單槍匹馬」作戰的。他們一經離開地面，便可隨心所欲。今日

即使是戰鬥機隊也須以一個單位作戰。每個駕駛員都須用無線電同隊長隨時取得聯絡。他一有越規行動模樣的時候，隊長便立刻會把他糾正。每隊隊長則與空軍根據地聯絡，隨時須依照司令部的訓令作戰。他隨時須告上峰。他耳朵上戴的聽音機和嘴巴上套的發音機都是每個駕駛員頭飾的一部份，這可證明從前個人主義時代已經沒落了。

這些空軍隊員所留下的印象，就是他們都是優秀青年。夏日晴空碧綠，這些訓練有素的青年，有的竟一去不復返，未免使人感動。他們的年齡多在十八至歲二十八歲之間，平均不過二十三歲，最優等的飛行員都是年齡較輕的，在二十四歲已經算老了。森陀蘭大飛艇隊員七八人，隊長年紀或者還不到二十四歲。以如此年輕的戰士，負起保衛國家的責任，這是何等重大的責任！

最幸運的也是入伍為飛行員。他們軍事操練和練習飛行，為時雖短，却都認真非常，身心都經過嚴格的測驗，一架飛機一旦付託給他們，便是他們無上的榮幸。他們駕機騰空，所接觸的無非是一具無線電聽音機對你

發號施令，與步兵肉搏情形絕然不同。他如其運道好，或者會一連擊下敵機數架，如其運氣壞，那你就會給敵人擊落。每架飛機所裝汽油大致足敷兩小時的飛行，兩小時之內，如果一切順利，你得飛回根據地。未幾，你或者又已出發了。

現代戰爭裏飛機的速度會使你的神經支持不了。除非平時訓練到漠不關心，鎮定到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的程度，方纔可以對付。英國的青年飛行員，除技能精良外，還具備着極強的戰鬥精神，飛行技能與戰鬥力實在是互相為用的，這便是英國干城所寄。

下面是英國一位空軍戰士在出征前寄給他母親的一封信，措辭悲壯，不像二十餘歲青年的口氣。這信後來曾在倫敦泰晤士報發表，作為青年的模範。信裏說，「……我在這次戰爭裏任務重大。我們的巡邏隊遠在北海上空，為護送艦隊及運輸船隻，協助維持貿易路線，我們的報告足以救護多少人的生命。……那些為國服務的人不應期望報酬；我們假使視國家為食息之地，那未免糟塌自己了。」

歷史上不少光榮的令名，他們犧牲一切創造不列顛帝國，那裏尚有和平，正義，自由可言，那裏有較高的文明正在進化着，絕非他處所及。今日我們所遭遇的是對基督教和西洋文明極大的有組織的進攻，實乃史有以來所未見。我生逢其辰，得受充分訓練，捨身報國。！我仍謂這次戰爭實爲一大佳事；每個人正有機會效法先烈。……宇宙之大，沒有空間時間的限制，一個人的

生命有無價值，要視其犧牲的程度爲轉移。我們出生在世，是要取得不可剝奪的人格品性。只知吃睡，繁榮生殖，那與動物何異？

我堅決相信萬惡是造物用來試驗我們的。不取輕易的出路，而惟道義的原則是尚，聖經上例不勝舉。戰爭的最後試驗已經到來，我的品性已經充分發展了，這是一種極大的恩賜——」

此
页
空
白

巴黎陷落之日

這篇係由德人許賴姆博士 Wilhelm Ritter von Schramm 依據德軍傳令官
即軍使中一員的記錄所作，原文載柏林每日畫報特刊。

(一)

一九四〇年六月十三日拂曉，我德軍強渡瓦斯河。至是，巴黎外圍已被突破。法軍雖已不支，但未竄逃，正以堅強的後衛火力，掩護大兵團慢慢的退却，他們的砲隊，事前還會向我軍猛烈轟擊。

自從攻下世界聞名的賽馬場名勝區香蒂里以後，所見的一切已愈帶巴黎風光了。花園，別墅，村莊都是巴黎市郊的的景象，但同時也開進了法軍砲台射程之內。究竟法軍是從此偃旗息鼓，不再抵抗呢，還是要背城借一，見個分曉，這時都還未可逆料。

當天中午，情勢突然緊張起來了。我軍團部參謀長且少校對我說，一到傍晚，就要派軍使到巴黎去，要求投降，我也被任為其中的一員，這是師長柯克勒將軍所

決定的。他在早晨，親自跑到前綫去視察，認為時機已屆，於是一面擬定了停戰條件的大綱，請求最高軍事當局核准，一面由無線電向巴黎衛戍司令，拍出一個公開的電報，說明：

德方軍使定於晚間六時至八時間，到達聖丹尼斯之北，即在巴黎至鄧扣克與加萊國道叉路口，準備與法軍代表談判巴黎區停戰條件。

我軍軍使一行，由且少校擔任使團長，且上尉任譯員，我為傳令官，此外還有兩個車夫和一個伍長，分乘汽車兩輛出發，其時天正大雨，不久便達我軍前綫。除了偶爾的砲聲之外，槍聲一些也沒有，足見敵軍正在退却。我軍前綫離開敵軍第一道防綫山林間的砲台祇有十基羅米達。我們如再前進，敵軍便能從森林村舍間向我

們密集射擊。可是我們也顧不得一切，續向前進，不到幾分鐘，已是我軍最前綫機關槍和平射坦克車的砲位陣地。我們問他們我軍前哨斥候站在那裏，他們因為不知道自己的方位，所以也回答不出來。其時，我們前面，從左方飛來幾顆砲彈，落在道旁。我們一看情勢不對，前途危險正多，非得帶了吹號兵同走不可，因為再走前一步便是「無人之地」了。我們兩旁都是田圃，花園，和零零落落的村舍，分明我們已足履巴黎近郊的莊宅區了。

這個時候，大概七時光景，天色已昏，加以雷雨之後，頭上一片黑霧，還未澄清。四週環境，非常叫人不安。法軍究竟在那里呢？我們一些也不知道。他們沒有完全撤退，這是必然的，現在沉寂着不開火，不過是暫時的事。我軍司令都所拍出的電報，他們不知道有否接到。大家左思右想，不覺忐忑起來，祇得蹲在車中默默無言，也不敢高聲談話。為安全計，又在前哨斥候站上弄了個頂好的號兵，以備必要時吹着喇叭前進。車上本來掛着白旗，尺寸太小，未能招展自如。

汽車開下山坡，速率起初慢，後來又加快了。忽見法軍砲台附近，有一股濃烟直冒天空，繼之又有一股起來，也許他們已在自焚油庫了吧？我看看情形愈弄愈不對，只得叫那號兵，站在車前，拼命用力吹了三遍「停戰」的軍號，可是並無回音，祇得硬着頭皮再前進，仍舊不見法方軍使在等候我們。四週祇是靜靜的，偶爾有幾顆砲彈從左首飛過來。右面還是油庫在焚着，黑烟火光，上冲霄漢。

霎時間，前面路上發現障礙物，阻車前進，車子只得慢行。我並叫號兵用力的再吹一陣。前面已到巴黎國道的交叉點，應當有法國軍使等着我們了。我叫車子開得很慢很慢，下車步行，已能看見路旁暗中，似乎有影子迅速的在那裏移動。說時遲，那時快，子彈已從路旁飛過來了。我們大叫「停！停！」並把白旗搖動，但是我們愈是喊着，子彈射來得愈密，真像發瘋一般，而且遠處的機關槍，也在附和着開放起來了。

在這種尷尬的環境中，我們進既不能，退又不可。車子上面已中不少子彈。如果我們再顯露些，即使手持

白旗，也是必死無疑的了。這里已離德軍前綫五基羅米達，離開法軍防綫，祇不過二百米達。除了另走別路之外，幾乎毫無辦法。但是所緊急的還是處置眼前的事。

且少校把我們一共六個人，集中在花園前的牆下。除了三個軍官備有手槍，和各人八顆子彈之外，其餘三人只是徒手。四週的空氣格外見得緊張，敵軍砲彈已轟擊在道路的兩旁了。

我們東躲西避，惟恐子彈碰到身上，看看近旁的情形，足徵法國兵還是駐在那裏，如欲前進，却是一件難事。且少校身先士卒，已脫身去尋找出路，我們也忽左忽右的連奔帶竄前進。手中有槍的作先鋒，以備緊急時還擊，好容易穿過一座村莊，舉眼看時，却見有自己隊伍中的幾個哨兵，前來援助，這是喜出望外了！原來他們聽到這裏槍砲聲，恐怕我們出了什麼岔子，故而前來相救了。

且少校堅決主張，我們務須完成此行使命，要是今天陽上弄不好，遲至明天清早也得要做的，因為我軍司令已規定明晨九時開進巴黎，這個鐘點無論如何不能更

動。命令早經預備，今夜就要傳給各部隊。原則既經決定，只得暫時折回，一面發無線電給巴黎衛戍司令，抗議開槍事件，一面電呈我軍最高當局請訓。我們找到了我軍最前綫的斥候站，即在聖丹尼斯之北埃哥恩鎮。午夜，我們又得到確實消息，法軍決定不守巴黎，他們已聲明巴黎為不設防城市了。所以我們無須再行前去勸降，他們已自願獻城。翌日清晨，法方軍使即來埃哥恩和我方磋商屈服條件。

六月十四日那天，早上灰霧朦朧，我們齊集在東普魯士偵察團參謀部，以待法方軍使到來。這一所屋子宏軒高大，面臨巴黎大道。我們已經收拾了一間大房間，作為談判處所，本來這是一間音樂室，裏面還安置着二架大鋼琴。因為天色初曙，又有霧氣，桌上的小燭台燃起了蠟燭。窗子外面却有偵察團中的坦克車來往梭巡，車上都有樹枝葉片的偽裝。

早晨六時將屆，我到最近一個瞭望崗位用電話和參謀部通話，並聆取最後訓令。比返，法方軍使已到。團門外停了一輛扯白旗的汽車。階沿上還站了一個法國衛

兵隊長，廣胖的臉上略露謙遜的笑容，行禮甚為嚴肅。這時候音樂室中的談判業已開始，我方日少校和日上尉的對面，坐着巴黎衛戍司令的全權代表，他是一個身材短小，謙躬為懷的參謀，和一個担任翻譯的副官。

所謂條件，其實也沒有什麼磋商之處。德軍司令所提出的條件，已非常明白，就是要使巴黎成爲非軍事區域，其餘的條件都很簡短。日少校把條文朗聲緩誦，逐句都譯成法文。法代表微側着身子，傾耳靜聽，聽畢一句，把頭點點，每次總有一個短短完全靜默的時間，祇聽得燭心燒着的微爆聲，和偶然窗外守衛兵走過時的脚步聲而已。

天色是慢慢地發亮了。法方對於各項條件一概接受。祇有一點，雙方不能完全同意，就是巴黎區域所包括的範圍。德方認爲係指巴黎和其四郊而言，法方則謂以市區爲限。他們說巴黎衛戍司令力量不能超越城區，因此我方日少校便站起來說道，談判至此，無從再進行了。這是他在席間提高嗓子僅有的一次，也是軍事嚴重性僅有的一次表示，法方顯見失敗了，他們手足無措，

十分喪氣。他們祇不過說，現在法軍已毫不抵抗，即巴黎的南郊亦復如此哩。

這僵局惟有請示上峯了。日少校離座，用電話和他的上峯M將軍談話，如果他不能在一個小時內回來，那末停戰談判便告破裂了。那時德國空軍便要在早上九時大舉轟炸巴黎，陸軍也將集中進攻，德方的重砲早已向巴黎瞄準了。這種情勢，日少校在離室之前，都已向法代表說得清清楚楚。他們默默無言的仍舊安坐在那裏。過了會兒，我們和他們隨便談話，並且大家抽烟捲。我們說，法國土地如何美麗肥沃，巴黎藝術如何高明，和各自別墅花園如何動人。

未幾，天色漸明，德軍坦克車已在開始動作。第二輛早就在窗外駛過，不過還未決定，還是開着車窗和平入城呢，還是緊閉車窗作開戰的準備。但是無論如何，一接命令，便會立刻出動的！半小時過去了，四十分鐘過去了，日少校還沒有回來。法國代表老是望着時計，真有些坐立不安的樣子。窗外坦克車的引擎正在發動，他們更覺驚異，一切都已顯露在面上，他們對於巴黎

一切，大擔心事。而巴黎的一切要影響到法蘭西全國。

還有五分鐘的時候，日少校終於回來了。法方代表也就簽了字。

這是一九四〇年六月十四日早上七時三十分，法國人把他們的京城，也就是從前世界上最偉大的堡壘巴黎城獻給德軍了。這是一種無條件的投降。法國軍使簽了字，一切都很安靜，燭炬還是燃燒着。

「巴黎投降了」，傳令官奔到園子裏大聲呼喊起來。他把雙臂圍住了坦克車上的士兵，幾乎情不自禁了。頓時間大家手舞足蹈，坦克車隊兵士大家跑了攏來，幾乎要把軍帽拋到九霄雲中去，所聽見的無非「巴黎投降了」的歡呼聲。他們嗣後便又準備整隊開入巴黎。

(二)

本文係美國合衆通訊社駐柏林分社長洛克納 Louis P. Lochner 隨德軍開入巴黎親歷的紀錄，原文載美國生活圖畫週報。

自從五月十日德軍在西綫開始總攻以來，我在比利

時和法蘭西西北部所經過的城市，成爲廢墟敗垣，人跡罕見者，爲數已不少。但所^見的深刻，總不及在六月十四日那天，隨着德軍前進，^不開進法國首都巴黎那樣的永難磨滅。我雖然置身其地，似乎想不到這樣一個市面繁榮，車馬喧鬧的大都會，竟變成了一座死城。然而這城竟是死沉的了。又似乎不能相信巴黎已陷落於德軍之手，可是佔據這法國首都的，竟是德軍。

路上除了巴黎市警仍在街角站崗之外，這四百萬居民的大都市，連一個人也找不到。所住的市民，在德軍銳不可當的攻勢之下，早就逃避一空——百分之七十逃到附近城鎮，百分之三十閉戶不出。

——凡是到過巴黎的人，總可以想像得出這是怎樣的一種景象；協和廣場向來是車水馬龍，汽車鳴鳴，報販高聲叫喊，警察指揮車輛，行人囁囁談心——凡此種種，現在已一無所見。祇偶然有德軍官坐着的汽車，鳴着喇叭，衝破沉寂的空氣，向着最華麗的葛里龍旅館內，草草佈置的德軍司令部而去。那旅館的屋頂上，卅字旗隨風飄揚。一九一九年美國總統威爾遜曾在這旅館的陽台

上受法國民衆的歡呼，星條交織的美國旗，也會高懸在這屋頂之上。

協和廣場上所見的一切淒涼景象，其他各處亦無往而不然。大道兩旁本來咖啡館林立，大家坐在那裏啜飲開胃的酒水，到處生氣蓬勃；現在呢，寂寞無人，大有幽靈出現之感了。我們在香藹禮大街，看見還有一家咖啡館開着。巴黎著名旅館區的幾家華貴大行台，沒有一家不鐵門緊閉。我們看到愛斐爾鐵塔，外交部，市政廳之上，卅字旗已替代了紅白藍的三色旗，在那裏迎風招展。這中間最觸目的要算那凱旋門上的一面德國旗了。

最後，約在晚間十時左右，我們看見一位德國軍官穿過歌劇院大街而來，我們就問他有沒有一家可以給我們耽擱一宵的旅館。他回答說：「斯克里布旅館已經爲我軍徵用，你們也許可以去碰碰運氣看。」我們一行多人，因爲要在戰壕中過生活，身上衣服不燙不褶，這時候既疲又倦，大家風塵滿面，拖泥帶水的直向斯克里布旅館而去。那旅館中彬彬有禮的經理，看到我們這一羣不脛不恥的人，倒暗中先吃一驚。他搶着說道：「對不

起得很，這裏一百六十個房間已被司令部徵用，給德軍高級軍官居住了。」

我們這一羣裏面，有九個是外國新聞記者，（其中三個爲美國籍）連同陸軍部，宣傳部，和外交部方面的代表，一共三十人。領隊的一位中校軍官，聽得經理的話後，很堅決的道：「我命令你弄房間出來給我們遣二隊人住。」

我們已餓得不開交，那旅館經理却堅說一些可吃的東西都沒有了。不過他說：「他知道有幾個德國軍官，曾在栗士旅館中吃過早夜飯，你們倒不妨到那邊去想想辦法。」我們這一班見不得人面的隨軍記者，就浩浩蕩蕩投奔那邊而去。栗士旅館的經理，本來已有點頭輕脚重，一看見我們這一大堆人，幾乎就要昏厥過去，口中喃喃的道，廚房早已「打烊」，廚子和侍者都已回家去了。我們這位驕悍的中校倒是不受矇蔽的。對汽車夫一聲號令道：「車夫們，立正。」他們立刻排成一綫，靴踵與靴踵碰的一聲響。

「你們中間有誰懂得烹飪的？」車夫中一個面孔紅

圓的胖子，立刻答應道：「長官，我能够烹飪，悉聽調遣。」我們的領隊向他們說道：「你們大家都到廚房裏去幫忙。」

五分鐘之後，兩個穿長統靴子的車夫，履聲橐橐，領着我們走向地室而去。他們屏着氣息，搬運一箱香賓酒，當然也談不到什麼酒盞杯盤，就從箱子裏把整瓶的香賓酒拿出來授給我們，大家也都不以為異。

忽然間又來了四個穿着夜禮服，身上一塵不染的侍者。旅館經理怎樣去把他們找來的，我們也弄不懂。也許他以為在這樣華麗的旅館中，叫丘八太爺們像在戰場上粗手粗腳的捧盤傳餐，未免有些唐突這大客店罷。說也奇怪，頓時間，美味的火腿，輕軟的乳酪，火候恰到好處的煎蛋，陸續呈上。這便是我們在巴黎第一夜所嚐到的珍饈盛饌。

在隨德軍開入巴黎的第一晚，我得到一個永久難磨滅的印象。那時正將昏曉，我們在市中心緩緩的觀覽一週。第一個觸目的就是歷史上的凱旋門，和歐戰陣亡將士墓及「長明火」。這裏聚集着許多避難的人，淒慘之

景，不忍卒靚；邁婆少婦，悲愴欲絕，幼童牽衣，泣不成聲。白髮盈頭的老頭兒，也是兩行清淚，直掛頰下。

隨行的軍官，湊着我的耳朵說：「我們對於勇敢作戰的法國兵，並無閒言。所不滿的就是那些誤國的政客。」還有幾個人對我表示道，當他們想像到法國兵站在柏林菩提樹大街歐戰陣亡將士墓前時，將作如何的悲慘景象，他們確實瞭解了。德國官兵行經凱旋門，都向陣亡將士墓行敬禮。開入巴黎的翌日，他們還備了一個紅白藍三種花所綴成的一個大花圈，飾以黑色的帶子，安放在墓前。

在這墓前，我另外還得到一個深刻的印象，在法國為一種悲傷，在德國却是一件高興的事。那就是六月十六，星期日，勃利生將軍所率領的鐵軍，由香蕩禮大街經過凱旋門而遊行至福熙路。法國人看起來這分明是恥辱；德國人呢，這却是凡爾塞和約簽訂以來，每個國民的共同心願。希特勒選這一隊軍隊開入巴黎，原也有深意存乎其間。勃利生將軍的隊伍，曾經在波蘭柯特諾之役，立有光榮的戰績。勃利生將軍會親口對我說：「他們身經五十餘戰，個個都是銅皮鐵骨。他們上戰場時目光炯炯，和在這裏遊行時的神情一式無二。」

此
页
空
白

德軍佔領下的巴黎

然華甲天下的巴黎，自被德軍佔領以來，昔日熱鬧光景，早歸烏有之鄉，這

是紐約泰晤士報的記載。

法政府的副總理賴伐爾曾於八月二十六日從維希秘

密到巴黎，在麥蒂農旅館，設宴招待德國高級軍官，磋商法政府遷回巴黎問題。德方對此，雖表示願意從長計議，但亦謂事實上却有個重大困難。原來貝當政府如果遷回巴黎，各機關大小職員隨之而來的，人數將在二萬五千人左右，在這入浮於事的巴黎，無論如何，難將這一大批的人安插下來。

重的失業問題。

紐約泰晤士報記者於八月下旬從維希赴巴黎，覺得由維希赴巴黎困難孔多，曾等待了一星期之久，纔獲得維希政府的通行證。巴黎的情形迥非昔比，栗伏里路里斯旅館門首貼着一張告示，上面有「巴黎城駐軍司令部」字樣。德方不叫巴黎為都會，而貶稱之為城，倒是觸目得很。

總軍佔領下的巴黎

法復員的軍人，和受戰事影響而失業的人，近來已陸續返回巴黎尋求工作。巴黎區內三百萬法國人中，失業的不下六十萬人。本來在巴黎郊外各工廠中工作的，有百分之七十五為軍火製造工人，因為軍火廠閉門，這班工人也就全告失業。賴伐爾的徵服返巴黎，在與德方磋商貝當政府還都之外，還會設法同德軍當局解決這嚴

在郊外一路向市區進發，十三世紀時代的沙托克城堡上，卅字旗臨風飄揚，表示德軍司令部駐紮於內。沿路看見德兵來往，有的步行，有的騎着機器腳踏車，還有坐着汽車和運輸車。兩旁壕溝內，已遭破損的各種車輛數在一千以上，都是軍民由巴黎出亡時所遺棄的。由芳丹下蘊至巴黎的一段路中，向來車馬不絕於途，現在

暮色蒼茫之下，路上已闕寂不見一車。趕着大道前進，直奔義大利門。在多霧的夏夜驅車入巴黎，但見一片荒涼景象，和拖泥帶水的感覺。路上既無車輛，疾駛三四分鐘辰光，已行盡了臘斯俾蔭路。除了幾座大廈門房外見有少數人之外，一切闕無生氣。蒙脫派納士蔭路口的一家咖啡館還開着，台階上坐着客人。那些藝術家，和後補藝術家仍未會忘情於這個可愛的所在。

經聖日耳曼蔭路穿過協和廣場，而至香萬禮大街，幾分鐘內穿過了巴黎市中心區。夜之幕漸漸下垂，看看街景，知道不久就要昏黑了。香萬禮大街兩旁三家漂亮咖啡館仍舊開着。但是福貴德咖啡館，有時候稱為巴黎美國俱樂部的，業已大門緊閉。平時車水馬龍，交通中心的廣場上，冷清清不見一人。凱旋門下歐洲陣亡將士墓旁的長明燈，還是燃點着。

福煦路那裏的高堂大廈與富麗的公寓，從七月以來空閉着的，此時却出於意料的熱鬧起來。德軍已徵用了這些華麗的大廈，他們的軍用車時時載着軍官們來往餐

清晨，波洛桌公園之旁，德軍整隊行進，他們一陣步伐之聲，把園內小鳥的囀鳴聲打斷了。角子上站着一隊身穿綠制服的青年德兵，引吭高唱軍歌，進行曲和他們的步伐打成一片和諧的音調。這種軍歌，在德軍佔領區內，幾乎沒有一隊德兵不唱的。所以一聽了這種進行曲，便恍惚更迷離起來，不知自己究竟在波洛桌公園旁呢，還是在柏林的公園旁？

往紐易橋的地下火車站，最近的路，必須穿過公園中一英里的馳馬甬道，在那路上碰到一羣騎着馬的德軍官。這種景象又叫人想起上屆大戰後在柏林公園中所見的一切。那時候在公園中騎着馬的軍官，在這半共產化的柏林城中，連他們自己都一些提不起與緞來。他們都穿着敝舊的軍裝在溜馬。現在這班在巴黎的德國軍官，情狀大異，都穿着簇新的制服了。

走了這一英里長的寂寞之路，纔達到地下火車站。巴黎除了地下火車的交通未斷外，已沒有公共汽車，沒有出租汽車，私人汽車也被公家徵發一空。眼前所看見的一切景象，與往昔大不相同。早晨醒來時，從前巴黎

所具的各種愉快氣氛，早已一掃而光。不錯，這地方還是巴黎，房屋街道和有些人還還是巴黎色彩。但是巴黎的優美柔和之處，已無可尋求了。

我心中一面這樣想，一面走向地下車站的入口處，一股陳腐之氣，撲鼻而來。跟着一羣上寫字間的青年婦女，下梯步入地道，看到這種情形，倒想起這是十足的巴黎人生活狀態之一。同時來了一個全副武裝的德兵，背囊及來福槍齊全。我們一同上車，一同進發，一切好像極自然而極平常的樣子。

到達廣場車站時，走上一個下穿玄色褲，上着單排銅鈕扣藍絨布制服的人。他一切似很熟練，但總不像是屬於這裏的。還沒有辨認清楚之前，他已半途換車。他是德國鐵路上的員司，在德國境內，隨處可見，所兩樣的，就是這人臂上有軍章而已。我心中私忖，究竟在巴黎呢，還是到了柏林？我不得不朝那些女店員多看上幾眼，以證明我確在巴黎。

升上平地，一切景象都非假日的早晨情狀，不過人行道上來往者稀疏異常，與馬路中間相仿。整個都市冷

靜得叫人發慌，幸而有一隊德國步兵在魯佛博物院前廣場操演，高聲的唱歌，和步伐整齊的調子，衝破了不少沉寂。最後他們穿過魯佛門，在拿破侖像下經過，直到法蘭西劇院的廣場，一路歌唱，甚為高興。他們的歌聲中似乎多少帶些肅殺之氣，市民們頗有掩耳而走，以避其鋒的意味。其實這些德兵所唱的，多是鍾情於他們女友的戀歌，彷彿像法國的金髮女郎身旁天氣好詩歌一樣呢。

紀念碑像和公共建築物前的沙袋已被德軍移去，使得全市看上去稍復舊觀，而減少愁苦的現狀。但是皇路上的海部門前已由德國水兵守衛，屋子裏也常有德國水兵探首窗外，這種景象倒和滿座是德國兵的飯店，相映成趣。如果有人要到美國的大使館去，必須要繞道而走，因為中間隔着德軍司令部所在的葛立龍旅館，平常人不得在門前經過。

駐紮巴黎的德軍，與一九一四年的德國軍隊不能相提並論。一九一四年秋，我在德軍佔領下的比京勃魯塞爾，目睹那時的德軍情狀。一方面，那里的德國高級軍

官多是強硬兇暴，一方面，兵士們不守紀律。吃醉酒的兵沿路攔着比國女子強行接吻，軍官行近其旁，視若無睹。這種景象在日下的德軍中，可找不出。他們舉止鄭重，合於紀律，不但酗酒的事情沒有，就是嬉戲放蕩之象，也亦無所見。

一九一四年在比利時的軍隊僅僅是一種佔據性的軍隊，目下在巴黎的德軍，其意義及任務，在所不同，不言可喻。因為今日的德軍實負着軍事上宣傳的責任。每個德國兵都是國社黨的樣品，軍官們因都表示着和善的風度。

巴黎在實際上非軍事區域，似乎沒有理由可見到如許多的德國官兵。他們簡直到處可見，並徵用了各種房屋。他們究竟做些什麼事，實屬費解。他們無非要檢點巴黎及其近郊幾個實業中心區的財產。他們要澈底研究法國故都巴黎的金融工商業狀況，以便日後照着國家社會主義的理想，來重建這個復興歐洲的大都會。

走過工人區，聽到街巷角落裏的工人們在談話。往常總有人談起在國社黨之下，或蘇聯管轄下的工人狀況

如何如何的進步。在昔又常聽得稱贊蘇聯政治的話，至於頌揚國社黨的，則未之前聞。

巴黎的中等人家，現在都變為書「蛀蟲」了。除掉食物之外，我所看見巴黎市民買的東西，其次就是書籍，他們利用讀物，暫時解除身心的痛苦。

今日巴黎市中最熱鬧的，要算前來觀光的兵士。每天總有幾千個德兵，從郊外兵營進了城。他們坐着軍用車，招搖過市，可以有幾小時的餘暇在市購買雜物。馬路和鬧市中心只看見兵士們手中拿了大小包紮，外面用桃色或者綠色的紙包着，這都是各商店所用的包皮紙顏色。

兵士們所使用的多是佔領軍司令部所發給的一種特別馬克。這種馬克，在德國境內不能通用，惟由德軍司令部指定流通於佔領下的法國境內，每馬克折合法郎二十枚。德兵每日的餉銀為四十四個馬克，所以他們入城之時，囊中累累，總要帶上幾百個法郎。他們儘可以購買各種雜物，多數為衣服，襯衫，肥皂和香水之類。各商店的女用絲襪，在巴黎陷落後的第三天，被德軍一購

司空。

暮色下垂時，這班觀光的兵士坐了一條長蛇似的軍用車，重返兵營，看見他們經過勒必克路，一個個都是面有笑容，歡樂非常，在腰間懸手榴彈的帶鉤上，繫上

了大小紙包，不計其數。他們跑上聖心教堂的露臺，預備飽覽巴黎市全景。最好旁邊弄一隊軍樂吹奏魯音思歌劇的一曲，那末格外盡興了。

此
页
空
白

貢比臬森林中的悲劇

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一日，法德代表在法國北部歷史上著名的貢比臬森林中，簽訂停戰協定。貢比臬森林位於巴黎東北約五十英里，路易十六世與拿破崙，均曾在其地分別召見過他們的王后瑪利安東妮和瑪利魯伊絲。五十年前，法國貞德女曾在其地被勒根第公俘獲，二十二年前，即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德國代表在法國統帥福煦將軍之前所簽的休戰條約，亦在其地。此次希特勒要把這一齣「戲」仍舊在原地排演，要非沒有深意存乎其間了。這篇是美國Time週報的紀錄。

六月二十一日，星期五午後，在夏天陽光之下，號

稱法蘭西心臟的「絲門」貢比臬森林，靜悄悄的聲息全

無。巴黎——薩松大道上德軍正在進行。由大道通至森

林的分歧點上，有德兵站崗，在停戰協定舉行簽字的一

處，四週已斷絕交通。在一條通至森林的短路上，兩旁

由希特勒的衛隊和兩小隊德國陸軍，一小隊航空隊員，

排立警戒。德國夏令時間三時五十分，希特勒所坐的一

輛敞篷汽車，憂的一聲停在路口，他從車子裏跳了出

來，輕步去開始表演那齣「戲」的第一幕。

希特勒的汽車停在亞爾薩斯洛倫紀念碑前，那碑上

本來雕刻着一把利劍，刺在一隻戰敗的德國鷹身上。

碑文是：「紀念捍衛國家，維護正義，解放亞爾薩斯洛

倫的法蘭西勇敢兵士。」現在這紀念碑上已遮蓋了一面

卅字旗。希特勒下車之後，對這紀念碑望了一望，然後

輕移足步，向空場走去。從紀念碑到簽字處的空場約有

二百碼之遙。希特勒身穿雙排鈕扣的灰色軍裝，左胸前

口袋上懸着鐵十字勳章。後面隨着德國最高階級官員六人，就是航空部長戈林上將，身穿綠色空軍制服，右手執了上將銜的官杖；國防軍總司令季台爾將軍，軍帽側着，樣子非常英俊；陸軍總司令白羅傑區將軍，身穿灰色軍服；海軍總司令賴德上將，則身穿藍色海軍制服，領口筆挺，手中也攜着官杖；國社黨副總裁赫斯，身穿褐色黨服；外交部長里賓特洛甫，穿着褐色外交官制服。三時十八分，這一行走到空場時，希特勒衛隊的簇新旗幟，高高的扯起來了。

在旗桿之前，樹着一方高約三尺的石碑。希特勒和恩德向這石碑走去。他們七個人看着這石碑上的文字，原文是法文，上面說道：「意欲征服法國自由人民之德意志帝國，十一月十一日，其驕矜狂妄之氣，戰敗而在此折服。」七人覩此，默默不作一語，亦無所表示，但翌日此石碑即奉命移去了。

希特勒領着恩德人員，行至業已生鏽的兩道鐵軌間的另一小石碑前。此碑乃為紀念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八日至十一日間，德方代表停車之處而立。其上亦有簡單的

文字云：「德方全權代表」。希特勒即於此地與隨從諸人登桌餐車——法德休戰條約即在此車中簽訂。兩分鐘後，希等又下車，在陽光之下與隨員閒談。餐車之狹長黑影正反射於綠草之上，頗感涼爽。俄而，希特勒又一躍上車。時正下午三時二十五分也。

猶憶二十二年前，寒冬十一月星期五清晨，在蕭索之氣氛中，老氣橫秋的福煦上將，即在此同一地點，同一餐車中，與德方代表簽訂停戰條約。當時福煦與德代表所作之談話如左：

福煦：「先生們！」「你們意欲如何？」

德方首席代表麥才士歐士白格答道：「我們來接受停戰條件。」

福煦盛氣的說道：「我並沒有什麼條件。」

德方代表寶本道夫伯爵：「將軍，請你告訴我們，我們應該如何表示。敝代表團準備請教貴方提出停戰條件。」

福煦：「你們正式要求停戰麼？」

德方代表：「是的。」

福煦：「那末，請坐下來，我把聯軍條件讀給你們聽。」

這一輛老式的2419D餐車原係美國加州人弗萊明設計造成，藏在七十五碼外的一個博物院中。此次簽字前一星期，德國工程師遵從希特勒之命，把它搬運至指定的歷史意義地點。在場的新聞記者們，從塵埃封滿的車窗，看見希特勒坐在福煦的像前，他生前曾坐過的椅子中。左右爲戈林和季台爾；白羅傑區和赫斯坐在一面；賴德和里賓特洛甫坐在另一面。對面一端則留着四個空位。

三時三十分，四個法國代表坐着汽車在阿爾薩斯洛倫紀念碑前下車。他們是洪齊格將軍，身穿茶褐色軍服；空軍將官柏奇萊將軍；海軍中將勒魯克，均穿深藍色制服；前任駐波蘭大使諾爾，身穿整潔之陸軍便服。諸代表行經卅字旗所蓋的戰勝紀念碑前時，忽忽一顧，即向前行去，其旁有德方軍官三人相隨。德軍衛隊咸向法代表行禮。

法代表登車以後，德方諸領袖均起立爲禮，儀容肅

然。希特勒以國社黨敬禮，依次與法代表相見。戈林與賴德舉官杖爲禮。白羅傑區及季台爾兩人行軍禮，赫斯及里賓特洛甫則舉臂行國社黨禮。法代表報之以軍禮。希特勒旋即就座，點頭示意季台爾將軍，季台爾即以沉着語調，用德語宣讀希特勒所提停戰條件的序言略謂：「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在這輛火車中，德國人民遭受痛苦的時代，從此開場……一九三九年九月三日，英法毫無理由，又向德國宣戰。現在由於火力的判決，德國被請提出休戰條件了。倘然把歷史上的買比果森林擇爲授受這條件的場所，這倒也是一勞永逸，恰合事理的，從這公平的報應舉動，正好把那在法國不足爲榮，德方深以爲恥的一種紀念，一掃而淨。法國於幾經血戰，英雄抵抗之後，業已解體。德國並不欲以虐待性質的條件加諸勇敢的敵人身上。」

三時四十二分，希特勒起立爲禮，旋即下車。除季台爾將軍外，德方諸領袖亦即隨之而去，他們走過衛隊之前，樂聲大作。不多一會，他們登上汽車，在買比果林的樹枝葉條之下，馳車返回光榮的德國。這裏在2419

D 餐車中，季台爾站在綠呢面子的桌子前，把停戰條件逐條向法國四代表宣讀。談判時概用德文，法方代表對於德文非常練熟，首席代表洪齊格將軍，他本是阿爾薩斯人呢。

四時二十六分，太陽照在森林的背面，空場中已有些陰影沉沉的樣子了。法國代表這時走下餐車，退入場邊的一個小篷帳中。裏面有四隻木椅子，一張桌子，和一架洗手具，桌子上面還放了一束玫瑰花。每個座位前還有一個文書夾，一個日歷正標着這可紀念的六月二十一日。電話電報都可直通波爾多，那裏貝當將軍正和閣員們，引領佇聽的要聽取這方消息呢。季台爾將軍所授予法方的條件草本共有三十頁紙，完全法文。他在法方代表退入篷帳磋商時，便抽空下車在森林裏踱了一會。

那天的晚上，法方代表會向巴黎西南驛車五十二英里，穿過了九時起實行宵禁的冷落街道，在一家旅館中就擱一夜。第二天早晨返抵森林空場的小篷帳裏。季台爾將軍把餐車給他們使用，車內多添了五位秘書，法方代表把逐條文細細研究。差不多每一條都要取得季台

爾將軍的同意，他外表執禮彬彬，而態度却十分堅決。這第二天午後，季台爾差人告訴法方代表，說是時間已很短促了。法方首席代表洪齊格將軍回答說，法方已準備就緒了。於是法德雙方又在那綠呢面子的桌上商談一切。

洪齊格將軍對德代表說：「法國代表團認為尚有一言，須加陳述。法國在戰敗之餘，放棄武力抵抗，亟望今後以此種磋商的精神，再使兩國獲得共同生存，與互相合作的機會。足下以軍人的立場，當知此痛苦時間之來臨我身爲如何也。」季台爾將軍回答道：「我接受你的話……我祇能回答戰勝者給予戰敗者的光榮是值得尊敬的。」

在雙方代表講了幾句話之後，法國海軍中將勒魯克把手拭去他頰上的眼淚。颯颯的一陣輕微的筆尖聲中，夾着一句法語道：「將軍，請授筆給我，」第二陣的簽字聲音又起了。這時候正是德國夏季鐘點下午六時五十分正。

四個法國代表，在賈比桌森林中簽完了字，已是精

神勞頓，坐了汽車開到慕尼黑，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已在那裏談妥了他們的聯合停戰條約。安睡一宵，德國軍用

機又把法代表團送到羅馬。聽取義大利方面的條件。在羅馬近郊十二英里，十七世紀式的茵雲榭別莊中，法國代表團和義大利外長齊亞諾，參謀長巴陀格里沃上將，海軍上將卡伐那利，及潑立柯羅將軍等晤面。雖然法國沒有法子不接受義方所提的條件，但法代表團會以二十四小時的長時間與波爾多方面磋商。直到義大利夏季鐘點下午七時十五分，即法德簽訂停戰條約後二日，法方

洪齊格將軍與義方巴陀格里沃將軍簽完了第二個停戰條約。

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五日，德義夏季鐘點上午十一時三十五分，法境的戰事完全告終。希特勒昭告國人說：「感謝上蒼賜福，德國境內應懸旗十日，鳴鐘七天。」法國則規定這一天為國恥紀念日。波爾多的報紙說，法蘭西不僅戰敗，一切組織和體制也大受損傷，二十年來的錯誤罪過，至此告一段落。

此
页
空
白

法國潰敗的原因

這是三篇文章集合而成。其中首段敘述法國陸軍總動員情形，係法國女作家福德斯鳩夫人 Fortescue所作，中段描寫巴黎車站的一瞥，係出紐約 Herald Tribune特派名記者湯普生女士 Dorothy Thompson手筆，末段分析法國敗潰的原因，係美國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駐歐分社總主筆即前任駐巴黎分社主任 白隆 Mallory Browne 憑本人的觀察，及根據負責各方的報告所得的結論。

外國人很少了解法軍總動員 Mobilisation Generale

對於法國人是怎樣的慘酷。每一家庭間的快樂融洩，安閒靜穆，都被這幾個字摧殘淨盡了。

在這總動員的氛圍中，我們只看見成千累萬的法國兵，鬚髮滿面，蓬着頭，個個都是疲乏不堪，在迷惘的情況中。負着痛若前進；有的跌倒在路旁，把充滿了鮮血的靴子解下來。還有一個兵士懷中抱着嬰孩，蹣跚隨着大隊進發。在他動員入伍前幾天，他的妻子亡故了；遺下了這個孩子，已來不及去找尋養母，即使找得着的

話，他也拿不出錢來。只有抱着這無母的嬰孩，一路等候機會，希望慈悲為懷的女太太們，代為領養，直到他重返故鄉，要是他能生還的話。

我們村莊裏的農婦們，都站在道旁觀看，她們自己的丈夫，父親，兒子們早在兩天以前，動員入伍了。這些過路的兵士們，也有像他們骨肉的麼？突然間，一個粗魯的中年兵士，走出行伍，奮步跑到一位懷中抱着小孩的少婦面前，他率直的要求吻那小孩。許多婦人便哭起來了。

在進行伍的前後左右，又常常看見那些「喪家」之犬，奔跑亂竄，東嗅西聞，尋找它們的主人。它們被遺棄在家中，奪門而出，還希望找到主人之後，重溫舊夢哩。

在這舉國惶亂之中，我們的痛苦也開始了。起先是一個佩有三粒星徽的將官，要求我們供給他部下的官兵駐紮。在宣戰之初，我們總以為法軍不會駐在我們家裏的。現在呢，幾百個疲乏不堪的兵士，連跌帶步的進入庭院，一靠着牆便萎頹下來，希望我們照顧他們。是可我們不久就感覺到供應的東西實在太缺乏了。臥室裏，起居室中的沙發上，和走廊裏的行軍床上，早就安置了他們的軍官。於是車間，馬廄，洗衣室，走廊等，只好統統給兵士們居住。我們把鄉村裏所有的木板草料搜集攏來，鋪在泥地和水門汀地上，給他們休息。又把舊布廢袋等做爲墊褥，地毯毛氈等都在徵用之例。許多兵士還沒有領到他們的軍用毯，（要準備六百萬大軍的全副軍裝，確是一件艱鉅的工作；）後來把一切可以取暖的東西，像浴室裏的毯子，梳洗時用的長袍等，一併尋出

來，給他們使用。

我們從此過着異樣的生活了。鄰居的洗衣室做了騎兵隊長的辦公室，打字機的聲音，搭搭搭的不停。馬廄變了軍用理髮室，常有兵士在裏面整容。教堂的祭台上放了法國兵的麵包和酒，這種神聖之地也給兵士們佔據了。這些兵士是在雨夜最後一批開到。其中一個兵猶豫的道，在這神聖之地，如何能躺下來呢。我說，神希望他的兒子們都得到溫飽，一定會庇護你們的。

在廚房裏，兵士們半裸着身，圍着石頭水櫃，互相擦背爲樂。洗衣室亦被他們擠滿了，在那裏洗濯內衣。我不時到這些地方去走動，因爲兵士們正像迷途的小孩子，須要人去慰藉呢。凡是給他們一些小惠的，他們便視爲莫大之恩。譬如替他們懸上一面剃鬚的鏡子，給他們烘乾濕衣裳等瑣細事情，他們都很重視，認爲出乎意料之外的哩。

他們都很願意爲我工作。看見我每天早晨去採素馨花，他們都自願效勞。腰間繫上了籃，走向花巷裏，雙手採摘。採好之後，他們要求我每人拿兩朵花送給他們

的妻子。並說道，他們行軍到那裏，是不准對家裏人說的。現在如果把素馨花寄回家去，他們的妻子，就會知道他們還是很安全的留在風景美麗的後方呢。

有一天早晨，我在花園裏飽吸香草葵花和素馨的芬芳，幽美陶醉，真不相信自已還是置身於砲火連天的世界裏。我看到了奇異的景象，在素馨花叢中，忽然出現了長鼻巨腫的怪物，蠕蠕而動。我不禁喘不過氣來，直到定睛看時，原來是兵士們戴了防毒面具在那裏採花。他們的官長叫他們把防毒面具戴上一小時，以資熟練，而這一點鐘剛好是他們採摘素馨花的時間。

我對於兵士們漸漸生了愛心。他們也常把心事對我們訴說。一派銷沉的士氣，真不是輕快的法國人在危難中所應有的。他們的將軍對我們說，郵件久久不到，兵士們出征以來，未接獲隻字的家報。有一個兵士在動員時，他的妻子剛要分娩；現在不知道他妻子的生死存亡，也不知道出生的是男是女哩。還有一個兵士開拔時來不及收穫，家裏祇留着一個十六歲的女兒，靠了二十個法郎在那裏度日。還有一個兵動員時既未刈草，亦未

把馬鈴薯種好。他的年邁變親高居在山頂，在下雪之前無論如何不能收穫的。鄰居的一個也沒有，騾子和車輛都被軍隊徵用，兩老靠着馬鈴薯過冬，目下音訊杳然。凡這些兵士大多數來自田間，心掛在堂上的變親和一小塊小小的田地，因為人和地都是少不了他的！

他們的將官宅心仁慈，會向我們討教，有沒有法子減少這班兵士的憂悶。因為他們一到夜間就一起蜷縮在車間和穀倉裏，祇有一根燭火照在許多愁苦的臉上，在我們鄉村裏還沒有一個咖啡館，可供他們歇息呢。後來我們尋到有一個營帳尚未被徵用，便把它搭在村子的中央。雖然有些漏水，然而紅白相間的條子看上去倒還悅目。一到夜間，五六百個兵士擠在裏面，有的玩紙牌，有的寫家書，也有的還在聽留聲機片。晚上從六點到九點，我們給他們備了熱咖啡和朱古律糖。

等到彙在我們山上的兵士開拔的消息到來時，他們之中便有許多流着眼淚。我們的通信地址簿上，平添了不少軍隊營複雜的番號。兵士們又把他們妻子住址告訴我，叫我代為寫信通知，說他們的良人都很強健快樂，

(即使不快樂亦得這樣寫。)

他們在破曉之前便離去了。只見一條赤蛇似的盤山而下——許多載重車後的紅燈，載着這些兵士漸去漸遠，不知所之。

他們去了，但是還有別人來，來的還要來，不知道幾時才是盡期哩。

× × × × × × × ×

巴黎的火車站月台上，兵士和他的愛人面對面站着，她的手放在她的馬夾下面，正圍着她的腰。軍官則握着她愛人的手臂。四個人一句話也不講。

「法國人是最歡喜講話的，」在這擁擠的月台上却默默的一無聲息。現在所要講的話，那一句不是講過了？將要遇到的事情，那一件不是早已期待着的呢？

在巴黎車站上的兵士雖都穿着制服，但並不一樣。

時代落伍的人呀，你們的臉爲什麼各各不同呢？你們是這樣的不齊，個人主義色彩是這樣的濃厚，你們有隱士的傲骨，有老於世故的慧眼，你們具有農村享樂主義者的口齒，你們愛好書本和女人；你們現在要會到崛起的

人了。

法國人是時代落伍的民族了。法國全人口四千二百萬，現在要敵八千萬人口的德國了。

兵士把他的幼女放在肩土。手撫着她的頭髮，他個人主義的，幼女的頭髮，一個稀罕的法國小孩。

法國人口的出生率很是平穩，大家都奉行小家庭主義。一個人的能力，若能養育管教幾個孩子，他便生幾個孩子。若是一個聰敏的孩子，便送他到官立高等學校去讀書。

車站上，沒有人笑，也沒有人唱，更沒有軍歌。

一個穿黑衣裳的婦女懷中抱着小孩。面上流着淚。他的嘴唇微微的顫動着。一個九歲的男孩子站在他父母的身旁，他們倆急促而低微的說了幾句話。他哭得很悲痛，但是沒有聲音。

汽笛嗚嗚的響了。軍官貼着愛人的臉，兵士再和他的情婦吻一次！在那生離死別的關頭沒有人願意管別人的事。沒有人講到德國兵和戰事。沒有旗幟，沒有人行禮……更沒有說聲再會。他們推開了，便擠上車去。他

們從窗口裏望出來，——無數不同的面孔。現在他們終於笑了，慰藉的和會意的笑了。婦人女子都笑了攏來，但是每個人是單獨的，每個人都被寂寞孤獨包圍着，各人成獨自的流淚。

火車開了。男人揚手，女人揚手，哭，笑。

沒有人喊「法蘭西萬歲」！法蘭西從此去矣！

X X X X X

法國因何潰敗？凡爾登英雄貝當上將在上次歐戰時曾以「不赦他們過去」的不朽口號挽回了戰局，今日他所領導的波爾多政府為何與德國元首希特勒簽訂休戰條約？法蘭西共和國及其偉大的軍隊，已經遭遇了什麼命運？

法國的偉大與勇敢是無可置疑的。每一個法國人，不問是平民，或是兵士，在過去及最近迭次戰爭中，他們的勇敢久已有口皆碑，那些沒有遭遇到現代戰爭中空襲及戰車攻擊恐怖的人，不配作不負責任的批評。那些久居法國並愛法國的人，應為懷疑法國偉大的民族性的最後一人。

但記者詳細研究法國最近的情事，及憑僑居法國七年的經驗，可作下列的推斷：

(一) 法國失敗的主要原因，是由於法民主政體的失敗。這並不是民主政治的失敗，也並不是法國人民的失敗。這就是說，法國政治制度，在這人類歷史的大時代，不能應付獨裁的軍國主義的無情打擊。

這是一個領袖問題，或者說是缺乏領袖問題，首先缺乏軍事領袖。法國的一蹶不振，即以此為禍根。

覆按各種記錄，我們可以發現，在法國及在英國，都有許多青年的將校，早已正確的豫見到德軍進攻的方式，但屢次向英法政府建議，籌劃適當的方策，應付這種攻勢，兩國政客的惰性及目光短淺，徒使這些警告對牛彈琴。

(二) 消極地採取法國可在馬奇諾防線後保持安全的理論，及過分拘泥於守勢戰略的原則，徒使法軍參謀部的主動精神和勇氣為之頹喪。某某份子縱非叛國，也是犯了作戰不力的罪。

(三) 法國的精兵及下級軍官，在色當陷落後，早

已感覺到爲其最高統帥所誤。各方面報告都證實許多法國大小兵團均能英勇作戰，有些地方，甚至孤軍奮鬥。

但是這些報告也一致證實，法國大部分士兵（他們都是有思想的）一致自供：「我早已曉得我們法國政府當局的腐敗情形，但我還想我能够信任我們的將領，目前我們的將領也貽誤戎機了，還有什麼用？」

當德軍第一次突破陣綫以後，這一類普遍的頹唐心理，即已傳佈到法國軍隊的某某部分，這是千真萬確的情事。

（四）法軍最高當局有些地方竟也不免貽誤戎機。舉例來說，法國軍隊在法蘭德斯被切斷六天之久，沒有接到總司令部任何軍令。這是令人難以置信的事，但確是實情。及至索姆河及埃納河陣綫第二次被衝破後，法軍總司令部差不多完全解體了。

（五）法軍陣綫的被突破就是決定法蘭西之戰勝敗的關鍵，一切觀察家都承認其原因，一部分由於炸毀末斯河上的橋樑，這是最大的失策。另一部分由於巴黎的政客們昏庸到沒有明白盧森堡及比利時邊境的要塞，是

否如馬奇諾防綫一樣的鞏固，還有一部分是由於調遣配備不良的次等軍隊防守比利時，盧森堡的邊境要害地帶，這也是一個無可寬恕的大錯。

還有一部分原因，是由於德國陸軍，尤其是德國空軍，在數量上及配備上所佔的優勢。但主要的原因，在於法國軍隊完全沒有防備到德軍大批戰車與大批戰鬥機轟炸機，密切聯絡集中進攻。除陸上及空中龐大機械化怪物聯合進攻外，德國方面還有訓練精勁呼應靈敏的機械化步兵，神速的跟進，支持戰車的進襲。據觀戰者告余，法軍作戰時仍墨守着訓練的軍令，一見敵機飛到，即紛紛伏地，或避入樹林，或躲在各種掩蔽物後，以爲可以避彈，詎知德軍的戰車隊早已浩浩蕩蕩開過來了。

（六）法國人的邏輯，在紙上談兵時爲優良，但絕對不能應付這種突如其來的新形勢。結果是高級軍官中沮喪解體，這種情形，並且很快地傳遍全軍。

法國人這種拘泥的邏輯還使他們政治軍事當局發生一種推斷，以爲前綫既被突破，軍隊既已解體，勝利就不可能，法國也無獲勝的希望，從邏輯上講，法國只有

要求停戰。

在同樣環境之下，重本能不重理論的英國人，第一便不承認有戰敗的可能，第二主張惟一出路在於繼續作戰。

(七) 波爾多政府羅致拉伐爾爲副總理，使法國投降更表現一種不愉快的印象。波爾多政府外交部長波丹及拉伐爾兩人，都是遷就義大利派的健將。就是貝當總理在任駐西班牙大使時，對於西班牙元首佛朗哥，也甚擁護，這並不是一件毫無意義的事。

總之，法國戰敗的原因，在於戰爭爆發前，未能早將全副精力，按照極權國的產量，製造飛機，戰車，軍火及其他重要軍用品。

英國未能以配備更完全的軍隊，尤其是未能以更多

的戰鬥機轟炸機，來對付德國機械化部隊的進攻，無疑的應與法國共同担負責任。

但這一切的根本原因，還是在於法國歷年來政潮起伏，有時看起來似乎是不統一的國家。在法國人民中帝制派也，保皇黨也，貴族也，工業巨頭也，始終沒有完全失去他們龐大的勢力。另一極端呢，則有共產黨與社會黨，在勞工界中，擁有極大的潛勢力。

法國刻苦耐勞的農民，在一九一四年前占法國全人口百分之八十，到了一九四〇年已降低至百分之五十以下。以往十年中，法國如果沒有戰爭的威脅，或者已可和平的完成一種革命性的變遷，現在戰爭與失敗的滲透黑影中，她當前最大的奮鬥，當然是謀復興了。

此
页
空
白

法國悲劇中三主角

法國第一流作家裘羅曼 Jules Romains，文名藉甚，所交多達官貴人。他曾在此次歐戰爆發前，奉當道之命，遊說各國，作外交上之秘密活動，意欲弭戰於未形。惜其所謀不遂，空手而歸，不勝麥黍油之感。爰以過去歷訪歐洲各國執政首要之經過，筆而出之，名曰歐洲七大秘史，多為局外人所萬想不到者。其蒐羅之豐富，文筆之曲折，誠近代史中不可多得之重要掌故也。關於法國部份者，有前總理達拉第，及聯軍總司令甘茂林將軍兩人個性之解剖，讀之令人哭笑不得。

裘羅曼與達拉第之相識，遠在一九二六年春。那時

裘羅曼所著的「獨裁者」劇本，在法蘭西話劇院預

演，曾博得參觀者的好評；達拉第也就是其中的一人，

且極力担保這劇本公演時，如有反響，他一人願意出來

擔當一切責任。其時法國正當「承平之世」，上下佚

樂，原不算什麼一回事。法政府中幾個執政大老，和國

會議員，很多捧女優及和姑娘們發生曖昧情事的。達拉

第其時任教育部長之職，在他召見裘羅曼談話的一天，

談論到這種桃色的事件時，達拉第邊笑邊說道：「老實

說，我從未與話劇院裏的年青姑娘們發生過勾搭，以教

育部長的地位而論，當亦可告無愧了罷。」

裘羅曼對於達拉第的印象，可於下面幾句話中看出

來：「別後，我想這真是我們所需要的一位人物了。不

久，我又想，也許他就是我們所希望中的一個人物，我



本文作者裘羅曼夫

們所萬萬少不來的一個人物。我總要密切注視着他纔是呢。」

幾個月之後，達拉第當選爲急進社會黨總裁之職。嗣後數年中，屢任顯要，大權在握，各方面對他企望甚深。那裏知道一九三四年二月六日，巴黎發生暴動後，他竟經不起一些小小風波，於翌日就使內閣解體。當天

晚上巴黎市中大起騷動，車輛受阻，商舖遭劫，警察們視若無睹。工人們滿面怒容，大喊「處元兇達拉第以極刑。」達拉第優柔寡斷的種種缺點，至此暴露無遺了。

兩年之後，即一九三六年的五月，人民陣綫內閣成立，達拉第亦被選爲其中領袖之一，雖其地位不見十分重要，但是嗣後巴漸漸恢復了他已失去的權力。這時期，國社黨所統治的德國和法西斯黨所統治的義大利，漸漸拉攏，歐洲的局面一天一天黑暗起來。達拉第就於此時出任陸軍部長之職。這對於達拉第却是予以另一個作爲的機會。各方面都希望他能按部就班的做去。整軍經武，把軍隊好好的訓練起來，第一不要被軍閥們所利用。大家都相信這一次他一定能大展宏圖，不再蹈一九三四年二月六日的覆轍了。

裘羅曼筆下所傳的達拉第的神秘色彩，現在呈顯在我們的目前了。他說：

一九三八年四月，達拉第任內閣總理兼陸軍部長之職。龐納繼台爾博斯任外交部長。我（作者自稱，下仿此）和龐納常常來往，好像以前和台爾博斯一樣，也無

非是同樣想在尋求和平的途徑之中，不使戰事有爆發的機。就在那時，我漫遊歐洲，歷訪十四國，其動機在和歐洲各國重要人物，如政治家，名公巨卿，及社會領袖等，秘密作詳細的商談，想把幾個自由國家或局部未受壓迫的國家，聯合起來，共同維持歐洲和平。

我和龐納談話時，常問起他道：「你也把我的行動告訴達拉第的麼？他的意見怎樣呢？」那時國人對於龐納頗多不諒解之處，我則總覺得他是值得贊譽的。我和他的談話並非泛浮無的，而且一談之後，定有結果。就大體上講，我雖沒有慫恿他把我們所講的話去告訴達拉第，但是我確切知道，龐納隨時把我所談的告知他哩。

是年十一月初某一天，龐納滿面愁容，跑來對我道：「總理心緒異常惡劣。」此時恰當慕尼黑會議後一個月光景。達拉第纔從慕尼黑返國之時，他覺得他已盡了最大的努力，但是心中總覺惴惴不安。他以爲返回巴黎時，難免不受市民們的奚落，可是尋出意外，他們竟予以非常熱烈的歡迎。不久，大家的意見又轉變了，很疑心達拉第在慕尼黑難免沒有全盤出賣的不可告人之舉。

及至希特勒在薩爾勃魯根發表演說，大家頂上真像澆了一勺水。陰謀家虎視眈眈，乘機而動。共產黨人接到莫斯科的命令，向達拉第及龐納領導的內閣搗亂，以爲慕尼黑失敗的懲罰。他們一開手就做得很巧妙而惡毒，在工人階級中煽動是非。（直至一年之後，戰事爆發，工人中間還是紛擾未已。）

龐納接着說：「是呀！達拉第心中頗爲了了。他覺得四面有人要不利於他，但不知他在中樞各要人中，實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祇要他能稍自振作，可把陰謀家一掃而空，使共黨份子銷聲匿跡。可惜他有些像扶不起的阿斗，要是他再一倒，全部就要付諸東流了。」

其時法國人對於他一九三四年二月七日的顛覆，早已忘懷，大家現在又寄託着莫大的希望於他身上，以爲在法蘭西危急存亡之秋，他將爲一位真正政治史上的英雄，至少限度，時勢造英雄，非此公莫屬。

要是達拉第此時不安於位，政治舞台上勢將發生紛擾，街市和工廠間也將出於混亂，禍兆一萌，不到幾星期，外患便將接踵而至哩。

龐納對我道：「請聽，足下務須走訪達拉第，與之作一長談。我們爲支撐他而對他所講的話，目下見效甚微。惟有仰仗大力，進以奮勉之詞，使他心神方面獲得鎮定。務望迅速前去。」

我考慮者再，又記起二月六日晚，寄一小柬於他之事，（一九三四年二月六日巴黎發生暴動，當晚作者會繕一便條與達拉第，囑其堅持到底，勿遽屈服，但結果適得其反，達拉第終竟以倒閣出走了事。）不禁好笑起來，但我還是答覆龐納說：「好罷，試試本來無妨，但是一談之後，是否有效，我不敢擔保；老兄還須從旁贊助爲要。眼前我且來寫一封情詞懇切的信給他，往訪之事，留待寫信之後再說。我希望此信一去，立見分曉，再經一談，事情當無有不諧的了。」

龐納道：「此意甚好。請趕快把信寫起來，我將親自帶去，俾勿爲他人所見。」

我們隨着又想到達拉第第四週的人，覺得他們也並不是不可爲伍的，所惜達拉第受他們包圍，幾將與世隔絕了似的呢。

十一月四日，我交龐納以一信，他馬上送到達拉第那裏。該信措詞如左：

「總理鈞鑒：僕謹本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之旨，草此寸楮，聊充蕪蕘之獻。竊願左右於此時對責任及權力二者，深自考慮。數日之內，足下尙能拯救法國及現政府出於危難之中。否則最後之命運已臨，僕固不必多爲辭費，明達如足下，當能知之甚詳也。」

我公鑒望播於邇遐，事實昭著，惜足下本人似尙未能重視及之。除公以外，袞袞諸公，危難當前，往往驚惶失措，自愚愚人。君則老成謀國，思慮周詳，以不動搖之意志，抵禦各方無情之責難。凡此種種，就道德上言之，要皆出於左右之信譽孚人，而爲我人之所欽遲者也。但時至今日，閣下之應加克服者，亦即在此。

閣下氣宇恢宏，自宜善爲珍襲，否則稍縱即逝，亦意中事耳。今日法國之所可貢獻者，閣下均可取之，但求爲國，他非所計。惟事不宜遲，處置尤須徹底。若或稍有差失，法國又將回復於政治上之分裂與紛亂矣。萬一不幸而至此地步，無論朝野，將無一人更能爲祖國奮

門，蓋此危機實爲法蘭西開國以來所未有者也。

目下之能登民於衽席者，唯公一人而已。因素俱在，不遑枚舉，而其中若干，又爲可遇而不可求者。我人固願隨驥尾，閣下亦殊應順從衆志。以閣下之爲人，處此環境之中，已不容離羣高蹈，國士無雙，更復何求。誠願左右出以至誠，以內任之奮發，完成所肩之重任。蓋不如是，則悲慘之來，乃不旋踵間事耳。

閣下如能貫徹始終，最後勝利，可操左券。即不幸而失敗，於良心，於歷史，亦可了無愧怍。如一味出以敷衍，凡事不敢開罪於人，或過於小心，總總慮慮，坐失時機，則失敗又何能倖免。待至不可收拾之局面，悔之晚矣。

總之成敗得失，已屆最後關頭，惟君自擇自決。僕如不出以嚴重之口吻，殆將無由得見此一時期之危急。目下決非政治家玩弄手腕之時，完成偉大與英雄之事業，閣下已責無旁貸矣。至如何行之，則惟自決之可耳。不必求之他人。顧問諮議，固無濟於事，即要人元老，亦豈於事有補。若輩年邁力衰，昏庸老朽，不能與

時俱進。苟採納其似是而非之主張，必至亡國滅種而後已。而此輩朽腐份子，喟然而嘆，出亡美國，以其「咎在我」之語調，發表其宏論於各雜誌。

僕敬懇左右以自己之主張爲主張，所聽者惟自己之譚。心坎深處，足下當知自己爲共和國民，民主國民，邦國之子，當以赤誠挽救法蘭西之命運，而不僅以口舌爲法國服務也。足下而能俯納芻蕘者，將予世界民主政治以莫大之貢獻，及新的價值矣。裘羅曼啓」

在信尾，我還添上一句，告訴他，我於當晚赴英，預定十一日返法。我歸來之日，達拉第即召我去談話。我步入聖杜米尼克路他的官舍，見他風采依舊，一如一九二六年春間所見。他面容較前略爲豐腴，更覺紅潤重實，兩眼於慈祥之中，稍現愜意，然目光仍極敏銳，談話的聲音亦與昔無異。他一見我，立刻伸出雙手。

「裘羅曼，你的信於我很爲得益。」

我們隨便談話，大家坦白無私。關於國內國外的一切危險局勢，無所不談。我把在英國所得的觀感和消息都通知他，所述種種，與我信中的主張若合符節。

他說：「你儘管放心。這時期我責任如何，豈有不知之理。我將力求言行一致，決不叫你；或像你那樣信任我的人失望。」

我當時對於這樣一個與命運搏鬥，身荷重任的人，敬愛之心，不覺油然而生。我說道：「前途難免沒有荆棘，如有須奔走之處，願效犬馬之勞。」

他沉思了一會。站在那裏，眼睛望着地板，頭部略垂，面上現出嚴肅的樣子，使我為之動容。他道：「聽着，隔幾天——並非現在——我將通知你，到時如果我覺得威脅愈深的話，你可以向全國廣播演講，向國人呼籲。我將使全國各電台轉播，我並將注視着那些惟恐天下不亂的小搗亂份子。」

一星期後，他又叫我去。時局較前更見危殆。政治上的搗亂份子，決心要實現倒閣，共產黨人將於月底發動總罷工。義大利的反法運動業已開始，作為大規模威脅的先聲。德國對於履行「法德共同宣言」一事，倒未見得着急，依據慕尼黑會議結果的緩和政策，這共同宣言是一個必然的舉動，至於德國如何鼓動義大利掀風作

浪，却也無人得知。

我以一片熱忱撰就對國人呼籲演說稿。二十三日那天，我並未把原文給達拉第看，只通知他擬於二十四日晚八時半廣播。

他回答我道：「這晚，我將赴英大使館張伯倫君之邀宴，但這也無妨，我們屆時定能共聆宏論吧。」

全國人士對於我的呼籲，曾表示一種熱烈的響應；共產黨雖略有攻擊之詞，但我接到好幾百封信，字裏行間充滿着愛國的由衷之言，來自全國各地——小職員，小學教師，工人及農夫等。後來又把演說詞印成好幾十萬單行本，分送各方。我確實相信，這一來，達拉第在國內的地位，獲助非淺，而於十一月三十日，全國總罷工之未能實現，亦不得不歸一部份功勞於這次的呼籲演講。

在十一月廿四日那天，罷工煽動者已經做了許多工作，勢如騎虎了。

全國工人都接到罷工的通知，機關職員及鐵路員司亦在其內。德國人躲在幕後，怪靜地一聲也不響，等待

局勢的演變。法西斯黨極端派所施於墨索里尼的壓力，已超過他本人的限度，並已在法國總罷工的前夕，發出了咄咄逼人的口號，他們要求攫取法國的突尼西，科西嘉，薩伏亞，及尼斯等地。

我不禁心裏湧了上來：但願達拉第這次不再像二月七日那樣的軟化。如果這次大罷工而成功的話，全國的人將看到法國已入於崩潰之途，不終朝而大難即至了。

大罷工目前二天，達拉第發號施令了。所有鐵路職工一概動員，如有擅離職守者，即予以軍法處分。政府各機關大小員司，如十一月三十日晨不上辦公廳者，一律開革。屆期各處將滿佈軍警，以防萬一。

但是我知道內閣中有不少懦弱份子，正在猶豫。達拉第與共產黨首領「談話」。果爾則一九三四年六月至七日的情形，勢必重演於今日。我想到時總要有個意志堅強者在達拉第之旁鼓舞他，使他不致屈服。二十九日晚，我就寫了個短柬給他，上面道：

「總閣閣下：鈞座毅力過人，真可欽佩。一切設施，無不卓越。還請堅持到底，勿遂以小節而動

搖，幸甚。明日上午十一時，僕準趨前候教，藉破岑寂，一言爲定，不勞戰復也。」

第二天上午十一時，我跑到達拉第的辦公室。他從寫字台後起立相迎，容光煥發，鎮靜異常。

他把攤在桌上的文件給我，並道：「麥羅曼，我一步不放鬆，現在困難已過去，勝利已屬於我。這裏有統計報告，罷工人數的比例真够發笑。這事他們大大的失敗了。剛剛一位住在脫納科區附近的朋友，打電話報告我道，各工人工作多很賣力。」他說到這裏，不禁大笑。

他接着說道：「幸虧我沒有聽從那班懦弱份子的勸告。你想想，昨天下午，一位閣員到這裏來，要求我和共產黨煽動者的領袖磋商。你知道，我沒有接納他們的意見。現在我倒要寬大爲懷了。對於肇事者的罪魁，不特既往，在可能範圍內，只要開除少數幾個人，就行了。我並將鄭重告誡閣下，勿以我的勝利作爲傀儡的捷徑。」達拉第於勝利在握之時，居然能得意不忘形，出以寬厚的處置，我覺得他的偉大，的確令人不可及。

嗣後，我與達拉第的感情更見融洽。我一面不喜歡在人工作繁重之時，前去打擾——因為我自己也是個工作忙碌的人——除了必要時外，很少和他見面。不過如有晤談，總很愉快。

一九三九年的四月，我預備赴美國出席世界作家大會，啓行之前，曾走訪達拉第，問他有沒有什麼言語要我帶到美國去。

他說：「請你寄語美國人，我們決不要立即硬拖美國與我們一同作戰。我們只希望他們能幫同我們消弭戰爭的危機。這都是老實話，你儘管可以告訴他們。倘然你見到羅斯福總統，你也同樣的可以對他說。他對於一切是非常明瞭的。」

於是他又用秘密的口吻對我道：「羅斯福總統希望我們在最近二三個月內，不要和德國發生糾紛，免授希特勒以進犯的藉口；他以為這幾個月為歐洲各民主國的危險時期，因為從軍備上講，所差尚遠，非得急起直追的補充不可。」

達拉第那時候一心希望維持和平，像慕尼黑會議前

夕相仿。

現在我且把戰時的達拉第，介紹於讀者。十月十六日，星期一傍午，我在比京白魯塞爾法國大使館中。這時歐戰發生已有六個月之久了。達拉第集權一身，大有獨裁作風。他一身兼三要職，所有閣員都聽命於他。

我之往白魯塞爾，是要完成一個我認為很重要的使命。現在追念往事，覺得那件事比較當時所感覺者尤為重要。如果那時達拉第能根據我所獲得的結果，好好做去，那末一九四〇年五月德軍不致就能猛攻比利時和荷蘭，而令法國與西歐受到災禍。我並沒有把在歐活動情形告知法國駐比大使，但是他知道必要時一定能替我效勞。

我說：「請趕快把巴黎的電話接給我。」

駐比大使道：「好罷，我來接給你。你要和巴黎那一位談話呢？」

「達拉第總理。」

大使吃驚道：「你沒有弄錯一定可找得到他麼？」

我纔明白，由那時駐比大使看來，達拉第是一位不

易得見的神秘人物呢。

在我們等待電話接洽之間，大使警告我道：「談話時務請妥慎。電話綫上常有人在竊聽，一不留意，消息走漏，後患不堪。」

電話鈴響了，我握起聽筒。

「喂，是你麼，裘羅曼？你現在那裏呢？」

「在白魯塞爾法大使館中。現有十分重要之事，須於明天面談，請你抽空接見。」

「你看三點鐘好麼？」

「我非得到明天早上纔能乘快車動身。時間一定會弄得很遲。」

「請等一等。那末五點鐘好不好？」

「很好。但是你能準五時接見我麼，因為就目下局勢而論，我非得要在當晚搭夜車返白魯塞爾呢。」

「好，我一定設法罷。」

我在火車上把預備與達拉第見面時所講的話，一再思索。我要在五分鐘之內獲得他最後的決定。我六天以來與比利時當局的奮鬥精力，至此尙覺有餘勇可賈。

開戰之後，凡曾與達拉第接觸的都道：「達拉第念頭太多，任何事件都不能獲得決斷。而且和他談話愈弄愈難。即使在五分鐘之內晤談，少不得要弄得你莫衷一是，而他則狐疑更深。」

五時略過幾分鐘，我由人陪入達拉第的辦公室。我也來不及和他寒暄，或朝他看。可是我注意到他的臉很紅，眼睛沒有神。

我說：「你當已知道，我方從白魯塞爾抵此。在那裏連續不斷地工作了六天——許多事情都很繁重的——現在我要把結果告訴你，就我看起來，關係甚重，在一星期前，我們連想也不敢想的。」我在急促之中急迫的講了幾句，把大要提了一提。我又接着說：「但是，我們現在務須從速把這件事辦妥。這是斯巴克君（比利時外交部長）和我商定的計劃。請你親筆寫一封致比王的信交我帶去。」

達拉第朝我凝視着，滿腹疑惑地對我說道：「寫信給比王麼？」

我回答說：「是呀，斯巴克君和我甚至把信中的措

都已商妥。我們且已經獲得比王的准許；一切都已準備。今晚我就要回返北京，明天親見比王，呈遞此書。他的復書，將由我攜回。嗣後他們的言語就一切具有担保了。」

達拉第的表示真是不可思議，而且近於冷酷。最初他說了些持興的話，意思要叫我知道，我上面所講到的結果，並不像我所想像到的那樣重要，——達拉第以為這種結果早經存在——而且很明顯。

我如受到晴天霹靂一般。除了我本人之外，沒有人能了解那時候的真正局勢，也沒有人能體會到我在比利時六天奔走前後比國政府的一般態度。我對於躬自身歷的各種困難，知道得太詳細了，我還能回到當時與斯巴克談話時的情景。比利時要求於危急時，能獲得英法在機械方面的幫助，斯巴克於談到這點時，滿面惶恐之色，至今仍縈繞腦際。達拉第如此的近人情，真使我莫明其妙。他對於我在這六天之中，獲得這樣多的情報，打破各種的困難，竟一字不提，這問多不問一聲。他已表示沒有工夫來聽我的話；而且更令人難堪的，當我

要想以三言兩語，對一般局勢，略作解釋時，他總搶在前的前，先行解釋。我私忖，這分明是他要給我一個證據，表示他的消息比我靈通，所知道的比我還廣哩。我不免想起拙作「善意之人」中的梅高生和威廉二世了。

但我決不因這些小節而灰心。我再鼓起勇氣，向他說道：「無論如何，我總得帶了大札今晚返回北京。」

達拉第回答道：「今晚是來不及了。我與甘茂林將共同工作至午夜始已。」

我道：「如果你能答應，我就到隔壁去，把那信稿草擬起來，內容如何，我們早經商定。你自己親筆抄寫簽名，所費不過五分鐘罷了。」

他搖着頭說：「不；第一因為我不能直接寫信給比王。」

「爲什麼不能呢？」

「因爲我並非一國元首，惟有勒勃倫總統纔能寫這封信，你想這事情多麼麻煩？」

「但是總理呀，我惟有懇求你了！要知道這是在戰爭期中，也許下星期比利時和荷蘭就要遭人攻擊，這是

一件重要緊急的事，這時候你再要講繁文縟節，可再有什麼良好的方策？而且比王已經批准此舉！除了本人之外，誰還來講究這一點。」

「好吧！讓我再考慮一下子罷。」

當他送我至辦公室門口時，遲緩躊躇，顯然帶些憤厭的樣子，我想還是奉承他幾句的好，我道：「比王還是個青年人呢，他對閣下頌揚備至。」

「我知道，我知道。」原來達拉第心中對於這些事都老早知道了呢！

我又說：「由你親自寫封信，並不出諸他人之手，——比王一定覺得欣慰，因而產生良好的印象。在這非常環境中，我將親自奉遞此書。去年他曾囑我辦過事，你當然還能記得。這種做法一定能使他感奮。凡百事情我們總要如此去做纔好。」

我們握手道別時，達拉第回答說：「我對你說，讓我再考慮一下。我將以最後決定通知考朗達（代理外交部長）。明天你可到外交部看他。第二天，考朗達對我說道：「總理還未定奪。他說，我們不必急急。他親口

說「讓他們（指比利時）再煎熬一歇罷。」

我倒不能把此事就作爲了結。所冒的危險實在太大了。我既不能用正面攻擊法獲得達拉第的允許，只好另用包圍戰術了。我依次往訪司法部長龐納，教育部長舍爾博斯老友，財政部長萊諾。

他們幾乎衆口一詞的說道：「這分明是非常重要之事，如此叫比王等待着，實屬不近情理。我們如能再和達拉第講講，當然最好，不過看上去很爲費事。在他沒有對我們說明之前，他極不願意我們去問他像這樣的事。你爲什麼不去看看他的親信，譬如說，像克拉比愛（達拉第機要秘書）呢？」

我就往訪克拉比愛。他很能了解我的來意，尤爲幫忙。但是直到三個月之後，我纔返回白魯塞爾，而比王則始終沒有接獲達拉第的信。

達拉第在戰事期中的作風，我尙能多所描寫。不過對於我剛才所述的一件事無關宏旨，就此從略罷。

現在我們可以問：「他爲政的基本價值何在？他已成了怎樣一種人？」

在實際上，他已成爲一個獨裁者了。總攬了獨裁者一切大權，但毫無建樹可言。他在精神上，還是個民主主義者。我深信他之所以採取獨裁制度者，由於環境使然，而爲一時權宜之計。他盼望着法國勝利之日，能在國會中向衆宣佈道：「現在，法蘭西共和國，和人道自由的勝利，終於達到了。我引以爲榮耀，已往的一切所爲，想來諸公都感覺滿意罷。現在我要退休了。」

對呀，他是一個獨裁者，但是第一他因稟性上的缺陷，勞而無功。他還未完全擺脫二月六日（巴黎暴動事件）時的長縮態度，雖然有許多地方，碰到劇變之時，已知如何強自振作之方。但他自己弄得有些半麻木的樣子，遇事一而再，再而三的深思潛想，延宕耽誤，遲疑不決。而最感不妥的，他名爲獨裁者，在良心上却還是受民主主義的驅使。這當然是他的光明之處，自不得加以提及。由因循的民主政治機構所產生的種種反抗，叢集其身，他一籌莫展，無法予以解脫。一方面又不能戰勝習俗上的惰性和各種短處。他之所以缺乏能力，不能與真正獨裁者相提並論者，實緣於他一己自由人民的天

良未泯，不敢驅使自由人民作爲獨夫的工具。

可惜他做真獨裁者的能力雖不足，而在不知不覺之間，一切獨裁者的惡習氣倒都學會了。對於別人總很懷疑，喜歡孤獨，總覺得自己是對的，天下一切事他沒有不明白的。凡是個性堅強，而能直指其面，敢說「你錯了」的，他最嫌惡。

最嚴重而令人無法解答的，當爲下面的一個問題：「他對於這次戰爭如何看法？是不是因爲他看不準的緣故，而冒險爲之麼？」

其中的一部份是神秘，難於解答的。但是我想在許多神秘之中，也能够找出一個答案來，作爲局部的解釋呢。

薩拉第有生以來，最痛恨戰爭。上次大戰時他以小兵資格入伍打仗。他的政治見解中，有一個不可動搖的意念，那就是：我們不能再像上次那樣的使國家與人交戰。我們對於弭戰之方，總較前人爲高明。倘然結果還是使國家發生戰事，那末這一定因爲他們沒有像我們那樣的澈底痛恨戰爭的緣故。

直到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五日爲止，他還是相信自己能善爲處理一切，這就是他對慕尼黑會議不表示異議的緣由。後來因爲我們的敵人，明顯的將不惜一切犧牲，以求一戰，他才漸漸的明白，他已沒有弭戰之術了。但事至當時，他還對於縹緲的希望，執迷不悟，以爲在最後的一瞬間，還有奇蹟來臨呢。

當戰事爆發之後，我敢担保其心理中必有如下的概念：「真不講理，然而有誰知呢？也許遷延時日，敵人終於失敗。我們可從敵人的內部革命，或其疲於奔命，經濟或民氣崩潰時，將德國擊敗。在不必多流血，甚至不要流血之下，使全世界再能領略自由空氣。」

以這種心理來應付戰爭，成敗可知。我把它向全世界的民主國家，和愛好自由和平的朋友宣佈，心中猶有餘痛呢。

也許你可以說：「這種說法，對於達拉第擔任國防部部長的多年任期之中，爲什麼不製造些飛機戰車的理由，仍舊沒有解釋清楚。在戰事發生後六個月中，他對於訓練軍隊，促進軍火製造，以及波蘭及芬蘭被侵略的

事實，作爲藍本的近世國防策略等，一件也不去做，漏職之咎，實無可貸。」

當然，他難逃其咎。他在這時期中縱飲成習，亦非無因。人家都說他，他爲刺激氣力起見，常常吃酒，而且所吃的酒，且愈弄愈強。這也許是事實，但是我想起來，這未必是個致命的原因。

還有人說他玩女人——尤其是他和克羅莎爾士侯爵夫人的纏綿。我恐怕達拉第在此女人身上所浪費的時間和精神實在太多了。一九二六年時，達拉第和我在法蘭西話劇院中笑談關於女優的香艷情事，早已付諸東流。

我現在所認爲更可惜的，像這樣一位來自奧倫治的麵包師之子，竟因和侯爵夫人發生曖昧，而情甘做勢利場中的俘虜。在如此情狀之下，達拉第簡直是自曝其短，授人以隙，曷勝浩嘆！但是我看起來，這倒也還在其次。

我想，女人和將軍們比起來，輕重懸殊，立刻可以判分。達拉第一度曾爲人民陣綫領袖之一，曾極端反對戰爭反對軍閥的，却漸漸的變爲軍人們的忠僕了。他在失敗怨忿之餘，竟把自己禁閉在枯廟似的陸軍部中，在

那裏朝夕接觸的，多是一些糾糾武夫，他所聽到的完全是軍官們的口吻。他覺得他們和順可愛，不像輿論的要指摘他，這些軍官們的聲音，都是很有分寸，謹慎小心，甚至諂媚動人，字裏語間，處處表示着恭敬，渴慕和仰愛的心，達拉第竟爲他們麻醉了。

下文是分析法蘭西大悲劇中第二位主角即聯軍總司令甘茂林將軍的個性。原文亦出法國名作家羅曼手筆，載美國星期六晚報。

有人說，經濟須是漸進的纔有價值。果爾，我和將領們相處的經驗，缺乏循序前進，可就不足深道了。

許多年來，我除在以前充當小兵時所學得的經驗而外，可說是一無所得。當小兵的，看到步兵軍曹，就以爲了不得，對面雖不致偏促不安，總不無敬畏之心。看上尉就如遙遠的山峯，可望而不可即。至於將領，更如天上神龍，無從窺測了。

且說我自從和步兵軍曹相往還以後，與我接觸的第一個軍官就是魏剛，當時是個陸軍總監，戰時就可以做總司令。那時離現在還不到七年。

那天我友宴客，魏剛和我同席。他竟疑我是左派人物，主人立即解釋，說我絕非左派，不過胸無城府，專事都感覺興趣罷了。

餐畢，祇有我們兩個人留在花園，因得私下談話。他頗具儒將之風，彬彬有禮，和藹可親，迥異一班普通將校。他的溫文爾雅，猶如少女，實則就是女子中恐怕也難得找出這般人物哩！

寒暄方畢，我就直捷問他下一次大戰中空軍地位如何。讀者不要誤會，以爲我有先見之明。其實只因我平時好讀報章雜誌上的專家作品，耳濡目染既久，自然脫口而出，那些作家們相率以爲空軍的進步，已使現代戰爭爲之一變，兵多不足恃，所恃者唯有空軍。義大利杜黑將軍的空軍理論，徵引者尤多。法國政治家中尤多主張與其延長徵軍制，不如節省金錢，創造無敵空軍。就是左派和極左派持此論的，亦復實繁有徒。另外有人警告，德國因無權建造軍用飛機，乃轉向巨型商用飛機着手，一旦有事，便可改作轟炸機之用。

那時魏剛將軍用慎重的語氣答道：「這種觀念固然

毋容忽視；但空軍不足以決定戰爭的勝敗。要把握勝利，必須佔領陣地，這一點，空軍休說目前；永遠也不能做到。」

他又說到空軍如何需要離開火綫不遠的根據地，以及因之而產生的種種限制。

他雖沒有說明步兵始終是「戰爭的驕子」，也不提什麼陳腐套辭，但他不信近代機械化設備足以革新戰術戰略，已是溢於言表。

同時，魏剛與他客談，說他不久將屆退伍之年，但殊不願戀棧，他說青年軍官晉級的規章，根本甚好。

魏剛年事雖高，却依然是容貌整飭，精神充足，筋骨強壯，有許多壯年男子怕還够不上。看他躍馬馳騁，瞬息數十里，更使人忻羨不止。

所以在握別之際，我很欽佩他的爲人，可是我暗中希望他不要有絲毫的「騎兵色彩」纔好。

一九一四年時，有些將領不知輕重，以爲用騎兵衝鋒，縱橫馳突，不難掃蕩遐邇馳名的德軍重砲隊。所謂「騎兵色彩」，就是我譏諷那班將領的一句俏皮話。

此後不久，忽有人來訪，此於法國後日的遭際，本無意義，這事是在一九三四年的下半年。

客人名第德萊中校，是魏剛將軍的親信，手攜雜誌一冊，內載一文，即第德萊所著。他說：「只要你一時高興，不妨貢獻一點意見，我無不樂於接受。」題名新軍論，筆墨思想，皆有可觀。我一向不知道他的命意何在，最近纔明白過來。原來特戈爾將軍的名著正在一三三四年出版。當時知者甚少，我也不曾聽到過有這樣一本書，但在軍界頗引起注意。後來我讀過這書，纔知道第德萊中校（讀者要記得，他是魏剛將軍的心腹）所著一文，完全是針對特戈爾而發，並指摘特戈爾的主張，說編練專門化的職業軍隊，俾於必要之時，用以單獨作戰，頗具危險性。

按下魏剛不表，下文再說甘茂林。

我第一次碰見甘茂林，是在那一天，那一處，已經記憶不清。我大概祇在酬酢場中和他會面，第一次也許就在宴會時遇到他的吧。

戰雲瀰漫之際，每個留心戰問題的人，看到國家

命運所繫的最高將領，不免要另眼看待。和我友善的各部長又屢屢提及，在千鈞一髮之時，總參謀部的意見，影響國策甚巨。例如一九三六年希特勒進兵萊茵，當時法國內閣分爲兩派，一派主張實力對付，另一派主張沉機觀變，及至總參謀部一言，紛爭遂決。總參謀部說：「假使真要到萊茵去，就非總動員不可。我們既無遠征軍隊，又不會撒豆成兵。」內閣因此躊躇，以爲決不能動員五百萬人去担任這簡單的警察工作。

特戈爾早在兩年前出版一書，力主編練常備遠征軍團的重要，並會說明法國就因缺乏此種實力，遇難只圖苟安，坐視和平逐漸不保，直至被迫牽入漩渦，不得不在最惡劣的環境下作戰，始覺追悔莫及。特戈爾的意見既爲總參謀部所漠視，萊茵事件的教訓，也不能引起他們的注意。危險一過，他們又事過境遷，把建設遠征軍計劃的迫切需要，置諸腦後，明知議會不會留難，也不肯提付討論了。

爲這許多原因，只要我有幸遇見甘茂林，不論飯前飯後，總要設法和他攀談幾句。

甘茂林爲人謙和，且多風趣，可說沒有人比得上。他總是十分安閒自在，你一同他接觸，他就會立刻使你覺得一樣的安閒，假使你記不起第一次和他見面之時，那是因爲他不論舊雨新知，總是一見如故，假使你和他闊別數月，再和他握手道舊，他總是像天天和你談話那樣的慇懃。假使你和他同時出室，他總是讓你先走，除非你堅執不肯，他纔勉強先行，臉上帶着微笑，似乎是說：「也罷，這是我們老年人的權利吧！」他身材不高不矮，體格中等，皮膚紅潤細緻，兩眼活潑機警，但頰和善，髮軟而稀少，顏色微赤。嘴上蓄着兩撇短鬚，額上縐紋還不多。他外貌鎮靜，藏而不露。身體並不十分強健。談吐雋永，音調悅耳，別人說話的時候，他總是凝神靜聽，不插嘴，不反駁。像這一位不輕觸犯他人的人，你一見定然認爲意見相投。只是他似乎具有魔力，當你談到末了，不知道自己的說話已經使他聽了滿意，還不知道他已在無形之中把你說服了。

一天，我以德國軍隊的備戰情形問他。
他答道：「德國果然十分努力，效果亦非沒有。只

是舊部已經解散，徵兵尙待實施，在這青黃不接時期，訓練方面的缺點，很難補救。」

他也談到德國缺少訓練有素的軍官，特別是一班下級軍官，一時無法造就。他又以爲德國高級幹部和總參謀部的傳統關係，已經分裂，因着軍隊的政治革新，而意見尖銳化。

「我想德軍中現役將校，曾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大戰中參預戎機的，恐是寥寥無幾；而我軍將領，幾全是一九一四年的師團長，像這種經驗宏富，真是難能可貴。」

後來談鋒轉到空軍，他只輕描淡寫地幾句，便把這個問題撇開。他說法國現尙在過渡時期，我們必須急急直追。他言外之意，透露着他的不負責任，似乎說：「錯誤疏忽，都是與我無干。」

他從沒有談起過陸軍的設備。但他似乎很覺滿意，他的謹慎，似更可以使人放心。我從來未見過他有何表示，或是沉默，或是歎息，可以感覺他似乎要說：「我本有許多話，不過——」或是說：「你既然和輿論界及

閱員們都很接近，你可警醒他們，說我們缺少必要的物質，若不趕緊努力，必致貽禍無窮。」他總是一個聲色不動。

他難得談起本人，也不談論過去。別人却喜講他，把他獎譽備至。上次大戰起後，甘茂林自始至終，在霞飛將軍的幕下，可說是一個最不出名，而最有本領的人才，深得霞飛將軍的信任。據說，草擬馬爾納河一役的進兵方略，而促霞飛將軍下令反攻的就是甘茂林。他在上次世界大戰中建的功績，在在顯出他的才能應變，審慎和機。

一九三八年中，陰雲密布，對於法國執政諸公，已充分表示危機。我那時和他們談到甘茂林的機會極多。我常問道：「不知甘茂林將軍的意下如何。」

我聽說法國政府曾舉行兩次重要會議，一次在五月間正發生危機之際，一次則在慕尼黑協定之前，出席者都是國防外交兩部大員和海陸空軍當局，他們以達拉第爲核心，組成一個非正式的戰時內閣。他們要答一個重要問題：「假使法國不得不起而作戰，有此實力嗎？」

當時海軍部長達爾朗答道：「海軍儘可一戰，且有英國艦隊相助，海上可以無憂。」這話確非欺人之談。

空軍參謀長費育明先前曾由德國空軍部長戈林將軍邀往柏林，戈林會把德國空軍的準備情形，竭力鋪張，使他懾伏。會議時費育明伸張兩臂，露着絕望的神情說道：「開戰後只要兩個星期，法國所有飛機便一架不剩了。」及到九月間，他精神更頹喪，還加了一句傷心人語，他說：「在開戰之初，我軍祇好用空軍後備隊作戰，他們的被敵擊落，可以預卜。優秀的空軍戰士却須留待後用，等到有了優良的飛機，始可派出作戰。」

至於甘茂林呢？他在九月間同在五月裏的態度，是一致的。他對於那兩位並不一顧，便饒有深意地微笑說道：「陸軍已在待命。」

有一天，我對外交部長龐納說：「假使陸軍準備充分，便沒有空軍也不妨。不過我軍却不能進攻齊格飛防線！這可怎麼辦呢！我們應該事先有個作戰計劃。你想甘茂林可有計劃嗎？」

「聽說他已胸有成竹。」

我所探聽着的不過如此，龐納所知道的是否比我更切實些，無從判斷。甘茂林和達拉第，都是「鐵口的金人」。就是對於達拉第，這位總司令會否向之說明作戰計劃，也在不可知之數。

據我個人胡猜，甘茂林或將利用德義方面大吹大擂的宣傳羅馬柏林軸心之際，把義大利的命運與德國牽在一起，一俟戰爭發作，便先發制人，猛攻義國，以側擊德國。龐納却答道：「你的假想，在五月中或尚可用，現已九月中旬，阿爾卑斯山隘早經封鎖不通了。」

一九三八年秋，我和衆議院議長赫禮歐在外交部附近人行道並肩同行。

他說：「我們對義大利太好了，但以爲祇要向她卑躬屈膝，便可相安無事，未免太可笑，太危險了。」我答道：「義大利輿論比較政府還要值到注意，聽當使之充分了解義國地位的脆弱。我們的總參謀部洞悉此事嗎？科西嘉島方面，我們的準備，還未十分充實呢。」

赫禮歐點頭道：「甘茂林嗎，你知道他並不一味恃

勇，這原是不錯，我就怕他太長意些。」

我聽到這種明白爽直的說話，並且出自有力者的口中，還是第一次呢。

一九三九年八月，戰爭爆發前一星期，我和政府接觸頻繁。我們一致希望和平仍能保持，龐納更是非常盡職，努力不懈。不過局勢已漸趨向軍事方面。「甘茂林意下如何？」這問題也愈加被人提及了。

據一般人的印象，甘茂林對於陸軍很放心，對於空軍却很憂慮。我們的空軍非至十一月中不能準備充分。他希望德國空軍不會過於打破他的動員計劃。幸而防空方面已有充分的接濟。

八月二十六日是我永遠不會忘記的一日。那天原是我的生辰，有一位外國政界要人，路過巴黎，相與談及一件萬分緊急的事情。

在我所遇見過的政治家中，是一個數一數二的人物，我能和他見面，總算三生有幸。祇是爲了許多原因，我不得不一反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作風，把他姓名隱去。

我同他見面之後，略一寒暄，他就說道：「大局的

嚴重，想均已盡知，不必再囉嗦了。我看戰事在幾天之內，恐怕就要發作。我很爲法國和英國擔憂，他們對於戰爭，認爲一件可恨的事，戰爭結果如何，却並不顧慮到，這真是大錯特錯。假使你們缺乏理想，勇敢，和創造力，休想獲勝。假使你們只想避重就輕，畏難苟安，你們在未戰之前，早已失敗了。這真是言之可怕。我知道你有左右政府的能力；請進言達拉第，並對龐納說：『墨索里尼雖不是聰明人，但是一個最狡猾的角色，他正要向你們施展絕大的詭計。他並且會暫時靜伏，待機而動。他在希特勒勝利可操左券的前一兩星期，會向你們宣戰，和希特勒共分杯羹呢。』

他接下去道：『貴國政府必須立即要求墨索里尼：「爲敵爲友，須在四十八小時之內決定。」墨索里尼力避在日下牽入戰爭漩渦。他對於本國的空軍和砲隊的實力，素來不甚了然，最近始接到使他失望的報告。議大利輿論也反對參戰。假使墨索里尼飾辭答覆，允守中立，便向他要求允許法軍佔領都林和米蘭等幾個重要城市

，並允許法軍假道。倘使他以參戰恫嚇，便把時局的真相和法國的態度，告訴義大利國民。不出兩星期，墨索里尼必然傾覆。法國若一味向墨索里尼獻媚，後患便不堪設想。」

他又繼續說下去道：「英國人比較遲鈍，邱吉爾又未握權。他們稍後自會知道。貴國政府當然要和參謀部商量；這真是荒唐！參謀人員其實不過是國家的公僕。我也曾掌過國政，懂得他們的心理。他們一味怕麻煩，力求減輕責任，和文官一般無二。他們服從成性；假使你去向他們徵求意見，他們必然連連搖手說：「不可！不可！現在的事已够麻煩了。」所以你不要問他們「這事應不應做！」你只要問：「假使你們受命去做，將如何辦？」」

我答道：「這是由你直接去說，不必由我轉達吧。我可爲先容，屆時我也可在場從旁襄助。」

爲避免閒諜耳目起見，某某要人於翌日星期日在我的寓所晤談。那位政治家談鋒甚健，一如昨日，使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星期一，我修書一封，呈龐納轉達拉第。書中重提上一日的談話說：「那人的言論，我們過去並不注意，這回若再不聽他的警告，便要負着重大責任了。」

我一等再等。後來聽說達拉第尚在考慮。總之，他未得參謀部的同意，不能有所決定呀！

英法對德宣戰了，當局忙於部署軍隊。其他一切不談了，一切總是太遲了。

一天，我會見龐納，那時他已由外交部長調任司法部長，遺缺由達拉第自兼。我問他：「要求墨索里尼表明態度事情怎麼樣了？」

他說：「甘茂林反對這事。他需要兩星期完成動員計劃。他以爲義大利即使在兩星期後進攻，總比現在進攻好些。」

我又去見代理外交部長柯郎德。他證實甘茂林要完成他的「和平動員」。他見德國自九月三日以來，沒有打擾他，因此似乎很高興。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六日的上午，電話鈴聲忽然響

了。

一個非常客氣的聲音說道：「我是甘茂林將軍的屬員郝脫上尉。甘茂林將軍盼望你今天前來一談，下午五時三十分以後，不論何時都可。」

「下午五點半以後，不論什麼時候，總司令即可派汽車相迎。」

我和部長大員，有事商談，就是十分知己，也不能這樣自由。現在總司令竟然說隨我的便，真使我受寵若驚。因此我說：「我想還是隨總司令的便好。」

「不，不，先生，時間還是請君自定罷。」

我只好隨便說一個時辰道：「也罷，就是五點三刻吧。」

「好。汽車準在五點一刻到你府上門首候駕。」

原來我在幾天以前，已向甘茂林表示願意到前線看看。我要看看這種徒有虛聲的戰爭情形，和法國軍隊的態度。我也曾說，假如他有空的話，我很想在出發之前拜望他一次。要是軍務倥傯，無暇接見，儘可作罷。

五點一刻，總司令部汽車開到了。我就在燈火管制下的夜色茫茫中駛出巴黎。

我以為是到總司令部所在地威森堡去的。我雖然對於巴黎及其近郊的道路十分熟悉，但旋即不辨方向。車行忽左忽右，迂迴曲折，歷時甚久，假使是威森堡，早應到了。難道去的是另一地方，還是軍夫受命，故弄疑陣，使人莫名其妙。

忽然車子在兩旁大樹成蔭的路上煞住，車輪下發出碎石軋聲。駕車的兵士把車門拉開。我下車後但見一所陰森的房屋。那時天色昏暗，只有門際閃着微光。衛兵引我入室，室中燈光幽暗，陳飾簡單，祇有一桌數椅，桌上堆着軍事雜誌，滿呈軍營氣象。裏面闕無一人，非常沉寂，也不見有人出入往來。這是星期六黃昏時分，總司令部冷落如此，真是奇怪極了。但看一個職位並不重要的部長，他的會客室中，也要熱鬧得多呢。

忽有一個青年軍官入室，問道：「閣下是裘羅曼先生嗎？」

「正是在下。」

「先生，我去通報總座。」

他稍頃便轉身回來，我一面跟着他走，一面想，我

決不能因為總司令的客氣，打擾他到十分鐘以上。

軍官啓門，進入一長方形大房間，裏面燈光燦爛，甘茂林趨前迎接，面露笑容，不像是勉強裝作出來的。他穿着樸素的軍裝，繫着土色綁腿布。

甘茂林祇一人在室。他請我坐下後，自己就在對面交腿而坐，和我祇隔兩步遠近。

他這次談話，在我一生可算最是奇特的了。我當時覺得非常感動。後來在一九四〇年五月至六月間，形勢日非，我更屢屢回憶，漸知這次談話歷史意味的重大。那位影響到法國每一個人，甚至歐洲每一個人命運的角色，他的神秘性已在此談話中暴露無餘了。

他問我：「是不是剛從瑞士回來？」

他態度非常冷靜，臉帶微笑。問我對於瑞士印象如何，他們人民意向如何，以及政界消息如何，一一殷殷垂詢。他好像已獲得詳細情報，談話時神氣頗為閒靜愉快。

我告訴他兩星期內將再赴比利時。他的談鋒立刻轉到我在十月中初次赴比的事。他說：「我知道你幹得還

樣的一件好事，」並說起我向比利時政府提出的一個問題。

他道：「法國任何機械化部隊，若要跨越國界，由法入比，蜿蜒六十餘哩之長，外加比法道路，又是寥寥可數，實是一個轟炸目標！」

我們旋談起一九三九年十二月間我在瑞士聽聞德軍士氣的傳說。

他批評道：「我個人不相信德國不吃敗仗，會自動崩潰。我不相信封鎖和飢困有何直接影響。德國人民不會因此而起革命。我所承認的，這種戰略祇有間接的結果；長時期的營養不足，或會引起身體衰弱，減少精神上的抵抗力，軍事上一受挫折，全國便易動搖了。」

我們對於國際形勢，無所不談。甘茂林言詞謹慎，語語經過考慮。他似乎無所不知。我於所談各國，本極熟悉，又能時時獲得情報，見他判斷準確，不禁為之折服。

談到義大利時，甘茂林道：「假使我要襲擊義大利，作風就不同了。」

可是他既沒有「襲擊義國」之意，也沒有威脅義國的表现，原因何在，他從未解釋明白。所謂作風不同，不過是說和西線戰略不同罷了。

其次又談論十月初西線法軍的退却。我毫無顧忌地說，當初法軍的進展甚微，却盛傳佔領薩爾白魯根的消息，以致後來退却，各國印象很壞，這是一個失着。甘茂林說，他也有此感想，但以爲傳聞失實，罪不在彼。對於第一次的進攻，他還說道：「當時德軍被我牽制的有四十五師，此於波蘭不無幫助。」

我問他對於波蘭戰事的意見，他微笑答道：「數月前波蘭陸軍總監斯米格里資上將來法，我勸他在波蘭西部建築一道連綿不斷的堅固陣線。他竟說波蘭有流動部隊可供應付呢。」至此甘茂林笑了笑，接着說道：「想他以為我沒有流動部隊吧！」

我們又談到芬蘭戰事。

他說：「你看，芬蘭的孟納漢防線，已使蘇聯軍隊進退維谷了。紅軍雖非德軍可比，但孟納漢防線又何能比到我們的馬奇諾防線呢！」

我們談話又從孟納漢防線轉到馬奇諾防線，他盛讚馬奇諾防線掩護動員，並使軍隊得以從容佈置。他相信德國未在西線進攻，都是得力於馬奇諾防線。假使德軍由荷蘭比利時作側面攻擊，亦須有大規模的準備，在敵人忙於解決波蘭之際，更何能兼顧及此。」

他又說：「這一點正可與我們以佈置的機會，應該額手稱慶。我已把馬奇諾防線的工事增強，現在的抵抗力，比到從前已加上一倍。我並且已把防線沿着比利時邊界向北延長了。」

「還有野戰砲壘或堅強的工事嗎？」

「我們有造得很認真的壘壘，我們現已知道如何迅速造成鋼骨水泥堡壘的近代方法。假使你有意參觀，我很歡迎，你雖不能全部領略，亦可稍得梗概。」

他仰首略一思索，又說道：「這種戰爭，和以前很多不同的地方。第一不像一九一四年時的每天都有接觸，如攻壕奪堡，開砲互轟，犧牲人命，這種種無聊舉動，雙方都已沒有了。戰爭本質的全部革新，尤其是發人深省。可是真能了解這一層的很少，一般人都把這種膠

着的陣地戰，視為不可思議。其實你要知道，若說上次大戰，行將重現，乃是大錯特錯。」他又微微一笑道：「這一次戰爭，可說和上次毫無雷同之處。」說罷，他沉思片刻。

「實則一九一四年之戰乃是例外，這一層却沒有人懂得。只要翻檢歷史，譬如以十八世紀爲例吧，當時兩軍交戰，往往經年累月，相持不下，陷入膠着狀態。圍困城鎮，更不能計算時間，由寒冬而至陽春，等待機會一到，雙方決戰，便可立判勝敗。」

他兩眼灼灼，注視着天花板，鎮靜安詳，不亞於操縱一切的大思想家。我不禁想起我的鄰居柏格森來。他是一個有名的哲學家，我拜望他時，他常垂首深思，不作一語。甘茂林亦是這一流人物。

甘茂林沉思不語，似乎自得其樂，我只好裝出洗耳恭聽的模樣。而且我已由甘茂林獲得暗示，各將領對於拙作凡爾登一書，已曾寓目，認爲作者對於軍事必非完全是門外漢。我那時就問他對於戰爭的未來發展，預料怎樣。

他目光倏然不離天花板，答道：「你要明瞭現在和未來發生的事，必先知道軍隊的性質已有了變更。陸軍已變成一種極有價值的工具，威力很大，效能卓著，但是消耗至多，要編練或維持一個陸軍，非耗大量金錢不可。一天的戰爭，消耗軍需燃料多少，非門外漢所得而知。我們的陸軍，可與上次大戰時的艦隊相比擬。當時的艦隊，確具有重大價值，機構複雜，效力偉大，但非到決定生死關頭的最後一分鐘，必不肯輕易犧牲。」

我聽了不覺神往。關於這次戰事，像這樣嶄新而有力的見解，在我還未之前聞呢。

他聲音減低，幾於秘密地向我說：「你不是要曉得我如何推測將來嗎？我想起初是長時間的按兵不動，然後大戰忽作，舉一切物力人力，作孤注之一擲，勝敗的決定，將遠較民衆所想像的更快。」他初則俯首皺眉，繼發出沈鬱的聲音，雙目向前直視道：「是的，這次戰鬥將神速無比，而且十分恐怖。民衆決不能想像到牠恐怖的程度呀！」

我同甘茂林的談話，又說回到我將有比利時之行

了。我問他方才所說的德軍攻勢，是否會假道比利時而來。

他說：「此層大有可能。但敵人或者不致單攻荷蘭比利時。自萊茵河口至瑞士邊境全面進攻，亦不可不慮到。」

我問：「總座以為德軍將在何時開始進攻呢！」

他咬唇思索一下答道：「一月杪嗎？我想不會。三月中更為近似。」他又推敲了一會，轉着口氣說：「五月，是了，五月殆是確然無疑的了。」他作此驚人的預言，依然冷靜沉着，使我奇怪。甘茂林將軍於未來的發展，似乎歷歷在目，縱不掉以輕心，至少也並無所懼。假使他所言果確，法國能在此西線平靜時期內，急起直追，竭力補充空軍，豈非大幸！

他沉靜而堅決地說道：「是的，三月中我們的準備剛好達到標準。」

我接着說：「講到戰車，比國方面對我說過，他們有號稱最優良的平射砲。」甘茂林答道：「不錯。」

牆上掛着一鐘，我兩眼不時望牠。現在看看這鐘，

知道我在那裏已一小時又十分鐘了。談話中我曾幾次表示不應驚擾他，甘茂林總是搖手說：「不要緊，不要緊，你絲毫沒有擾我。」

在這一小時又十分鐘之內，電話鈴從未響過，就是敲門聲也沒有過。真是四圍寂靜。最後我與辭告別。

臨別，他微露笑容道：「你到前線的所見所聞，當然會嚴守秘密，不可洩漏。我們回來再見，倘有指教，無不樂聞。」

我從前線視察回來，已是二十四日夜間。我想與其直接請甘茂林撥冗晤談，不如寫一簡短報告給他，暗示求見之意。我於軍事究屬門外漢，信口妄言，難免被人譏笑，所以措詞力求審慎，以婉轉之筆，在字裏行間透露管見。但是我看到的缺點着實不少，法國之大，最適於糾正這些缺點的，舍甘茂林其誰，因此不揣冒昧，在報告中促他注意。

例如關於第一道防線，我說：「防禦轟炸的掩蔽所太覺缺少，可充掩蔽的塹壕，更是一無所有，不免令人驚異。我向軍官詢問轟炸時怎樣辦。據說，他們祇有散

伏林中，鑽入洞穴，或匍伏低窪之處。」

關於馬奇諾防線，我說：「考察外線，祇要略為留意的人，即覺牠未可滿意。戰車陷阱似乎太草率，壕溝亦嫌太少。鐵絲網障礙物雖未忽略，但其深度長度，都還不够。」

關於防線的主要砲台：「我雖非精於此道，且所見僅屬皮相，但有不能已於言的：砲台火網的威力，恐怕還不足與堅固偉大的鋼骨水泥工事相稱。這種保護周密的巨砲，效力自然遠非野戰砲可比。假使敵軍以全力猛攻，是否能以密集廣布的火網，控制正面和側翼，使他們難越雷池一步，令人不無懷疑。」

我也說到陸軍將領對於空軍方面的抱怨，和接近前方的軍隊生活，不够緊張，未免危險。我的報告，語氣雖甚謙和，但明見如甘茂林，對於我的弦外之音，當已不難了解其重大的意義吧。他對此報告，置之未覆，也不相邀，從此竟無再見之日了。

現在一講甘茂林的功罪吧。在大禍臨頭之後，有些人動輒攻訐甘茂林顛預，貽誤戎機，適見其信口雌黃，

不知所云。萊諾在五月底會說，所缺乏的是一種智力的運用。其言外之意，是暗示他擬撤換甘茂林，但所言殊不合於實際。平心而論，甘茂林實具有賢明的頭腦，並不憑空臆測。他講到戰略戰術，悉中肯綮，於後來的發展，尤能若合符節。

也有人說：「甘茂林的青雲直上，全靠阿諛善媚，全靠政客官僚的提挈。」這些人殊不知軍人若要晉升高位，實不能不倚賴政治家。他們在軍事上的價值，也未見因此貶損。拿破崙的成功，不是因為與政客拉攏的緣故嗎？德國將領此次能所向無敵，不是政治所造成的嗎？不過我們更進一層說，選拔將帥，最好由非軍人的政治家決定，而勿令軍界中人蔽障賢路，使天才無以目顯。彼使特戈爾埋沒英才的，究竟是政客呢，還是軍人呢？

或者要說，甘茂林預料五月中形勢，雖然頭頭是道，但竟按兵不動，使所部軍隊，束手待斃，未免咎無可辭。我雖蒙他推心置腹，談話至一小時以上，我却不能不諱忠言逆耳，向他指出前線的情形，殊不十分滿意，雖

是委婉進言，也未免使他感覺不快。

我想以下的評述，或者與事實相去不遠。他這人定具有絕大聰明。他的觀念不喜輕易變更，甚至力圖避免足以改變觀念的任何環境。據說他不常視察前線，即軍事地帶也難得一去。他身為聯軍統帥，而足跡不出於威森堡和達拉第官邸之間，聯軍最高軍事委員會在倫敦會議，他也不過往來於倫敦和威森堡之間。他的閉門不出，決非由於畏懼什麼危險，也不能說他由於精神不濟。或許他是怕麻煩，怕發見不恰當的事吧。

有許多人的智力與行動的能力太不相稱，甘茂林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吧！原因何在？第一是缺乏意志力，這種人只具有思想，而未曾有決心去切實執行。這種人怕行動，更怕行動所引起的後果。這點，赫禮歐早已概乎言之，而參謀部中官僚習氣，更使他懶於行動。

這種人根本是幻想家。幻想家常具有非常明晰的思想，已是人所共知。

舉例來說，好幻想的工程師，日夜做着如何建築畢屋大廈的夢，他們在建築方面，鉅細都會想到，只忘了

必須動手去做的一件事。

以幻想家而能做到法軍總司令和聯軍統帥，真是世所罕有。他只做戰車夢，却不會顧到戰車數量稀少的現實；他又做着五月間將會發生的閃電戰夢，却不知如何應付，使敵人難以取勝，而把勝利抓在自己手中，這就太可痛心了。

下文述法蘭西大悲劇中第三位主角萊諾，他和達拉第甘茂林輩現都押在維希附近監獄中，靜待最高法院判決是否誤國。原文係法國名記者特聖瓊。

Saint Jean所作，他自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七年曾任巴黎晚報倫敦分社主任，歐局告緊，始返歐陸工作，追戰爭爆發，乃加入法國政府情報部任職。原文載美國 Harper's Magazine。

法國這次的戰敗，可說是古今罕見。在一個極短時間之內，因軍事而影響政局，且牽涉到許多國，翻遍世界各國史，實找不出同樣的例子。這幕悲劇在今後若干年中，必成爲世人研究的一個重要問題。

當荷蘭比利時被侵之前，西線戰事並不緊張，所以

這次戰爭的決勝時期，可說是始於五月十日，而終於六月十三日，歷時僅三十四天。其實雙方決勝的時間，或者還不及此。法國柯勒普軍陣線的被突破和主力軍的瓦解，都發生在五月十七日。所以不論法國軍隊如何勇敢，不論法國軍備如何充足，在這七天工夫之內，已被打败了。

以敵我兩軍接觸時間之短，法國所受創痛之鉅，各種離奇語言，因之騰起。有人說：「法國之敗，是由於內奸賣國。」還有人說：「法國前總理某，去冬曾在瑞士秘密接洽，竟爲了數袋金錢，把法國出賣給希特勒。」此種風說，當然足以使人驚心動魄，可是實際上並不如是。法國之敗，與其說是由於軍事，不如說是由於政治原因居多。

法國軍事失敗，不出下列數因：空軍落後，已有多年，一也；法國的高駛員，可與世界名手並駕齊驅者不少，徒因飛機製造量不足，所以一九四〇年春間，還待「機」而動。戰車寥寥無幾，二也；法國兵工廠在整個冬天，多注全力於製造重砲，而不注意於戰車，實則這

次閃電戰中，重砲幾一無所用，三也；防空設備的無端遲延，情報機構的弱點畢露，四也。其尤重要者，厥爲軍事當局墨守成規，不知隨機應變。若說一九一四年的歐戰，法國曾先事準備，固非確論，但至少要比一九三九年的歐戰，準備充足得多，可以毋庸爭辯。一般會參與上次歐戰的宿將，經驗固然豐富，見聞未免不廣，居然把那些策劃新戰術的青年將校壓倒。「記憶已往」的呼聲竟比「想像未來」要高。馬奇諾防線是根據上次塹壕戰的經驗而造成的偉大工事，以舊抗新，認爲不僅可以殲滅現代的侵略者，且可掃蕩一切軍事上的新學說。

凡此種種缺點，在領導法國國運直至屈伏爲止的衰頹諸公，未嘗不會見到。國務總理萊諾，對於法國的各種罪惡，多年以來，早經大聲疾呼，痛下針砭，以致不憚於人，然而一旦執掌國政，竟一籌莫展，無力挽救浩劫。這種怪現象，乃欲明瞭法國此次悲劇的重要關鍵，非僅關係這位內閣總理一身而已。

法軍戰敗之日，即五月十七日那天，全國士氣，並未消沉，祇須獲得一個小小的勝利，定可益加奮發。萊

「請政府始終揚棄他總閣時「加緊作戰」的口號，奮勉進行。然而在五月十七日那一天，達拉第雖和他不睦，依然做着陸軍部長，甘茂林雖不待他信任，依然掌握統帥大權。作戰能否加緊進行，却要靠總理所要罷黜的陸軍部長和總司令身上，真是糟不可言了。萊諾以反對前任的政策而取得政權，却未能澈底澄清，舊派勢力依然可以左右政府。總之，萊諾執掌政權，祇有八十七天，他的短命內閣，便慘遭傾覆，然在他任期之內，對於平素熟知為靠不住的人，竟會曲予保留，古人所謂「惡惡不能去」，萊諾有焉。

難道萊諾自己並無主見，所以容他們繼續操縱作戰方針嗎？絕對不是如此。這位內閣總理，對於國家大事，向來不同流俗。他在未秉國政以前，早已養成一種自信力。然而他內閣中所羅致的人物，却都是碌碌庸才，他們所發表的意見，是否高明，也就可想而知了。

三月二十一日，萊諾內閣成立，當天晚上，萊諾對他親信說道：「我組閣得太早了。」這句話在今日聽了，未免奇怪，因為一切已經證明，即使他尊權得再早

些，也未免有「太遲」之感。實則萊諾的話，確是別有用意。三月二十日那天，國會舉行秘密會議，許多議員放棄投票，顯見他們對於達拉第，祇要像小學生犯過失時，僅加「申斥」，而不願遽行「開除」。萊諾以為中間尚須有一過渡內閣，自己且待稍緩再行登台。不料達拉第的聲勢，衰落之速，出人意外，在衆議院僅得信票二百三十九票，而棄權的竟有三百人之多，自知難以戀棧，於是決計辭職。是日午後，總統即召萊諾組閣。萊諾親友一聞此訊，莫不為之雀躍，然而喜氣洋溢的遠不止萊諾的友人，就是他的政敵也在暗地裏稱快。

依附達拉第的一班人物，以為新任總理，不過五日京兆，一旦掛冠，達拉第即可東山再起。那天未投達拉第信任票的議員，多來向他道歉，要求原諒。當萊諾正在物色人材，預備組閣的時候，達拉第的政治勢力，又在逐漸膨脹了。萊諾聞訊，不得不改變方針，他知道沒有達拉第，事情必然難辦。因為達拉第是急進黨的領袖，是法國一般人的代表。他貌似謹原，說話帶南方音，口才辯給，語語使人動聽，所以不論是兵士，城裏人，或

鄉下人，都易受他的感動。

萊諾却適得其反，形狀像一個有錢的布爾喬亞，身材矮短，態度生硬，言語帶着鼻音，演說時頗有顧指氣使的神情，令人望而却步，達拉第到馬奇諾防線視察的時候，頭戴舊軟帽，身披大坎肩，形式很是隨便。萊諾去的時候，却是高冠盛服，態度尊嚴。所以達拉第常爲衆望所歸，萊諾從來不得人心。

所以在三月二十一日那天，萊諾不得不把他的政敵拉入內閣，忍痛昇以陸軍部長一席，他知道非和這個頭戴軟帽的人合作，必致毫無辦法。

新總理並沒有黨派憑藉，要得多數的擁護，確非易事。達拉第是急進社會黨的黨魁，勢力頗大，內閣沒有他支持，或者是和他的黨派反對，決不能發號施令。總之，國會機構，早已失其運用，今天推翻一個總理，歡迎後任的人起而改絃更張，明天却又強迫後任者保留前任的遺策。像這種翻雲覆雨，自相矛盾的情形，法蘭西真正的民主主義，早已名存實亡了。

萊諾本擬自兼陸長，在千鈞一髮之時，展其抱負，

把他平日竭力擁護的軍事理論，付諸實施，但卒因環境關係，不得不放棄軍部，退而兼長外交。假使他能自兼陸長，必將甘茂林立即撤職，更換大批舊派將校，而把驍勇善戰後來不幸爲德軍所俘的吉洛特將軍這班人予以重用。實際萊諾的捨陸軍而就外交，的確是重違己意無可奈何的事。

當時輿論，不知個中真相，對於幕後的操縱勢力，並不注意。萊諾本宣言將大事更張，及至二十二個部長和十三個次長的名單發表，依然是些庸碌無能之輩，不免使國人大失所望。過去的機器，果然運轉不靈，這位新工程師，也不見得有何作爲；他在內閣中雖然創設了一個戰事委員會，這惡劣的印象依然未能消滅；於是議會沸了。右派宣言這都是社會黨領袖萊翁勃倫和萊諾兩人暗中勾結所致，因此拒絕和內閣中的左派合作。約東各黨的神聖同盟，頓成泡影。甚至急進黨內部亦不統一。黨中有若干重要分子，在內閣甫經成立，尙無何種舉措之時，即思倒閣，達拉第覺得太不像樣，纔設法遏止，按捺這班陰謀家的熱心。像這種黨同伐異，互相傾

軌，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世界大戰中，雖也未嘗沒有，然還不如今日這樣激烈，國會中個人主義的囂張，是破壞法國民主主義的一大罪惡，那時還遠不如後來的危險，而反對派因在內閣中佔有十三席之故，爭端以此稍息。

一九四〇年三月的情形，則大異於是。衆議院應接室中，陰謀傾軋，層出不窮，好像國家安謐，四海昇平時候似的。雖敵人臥薪嘗胆，自一九三三年起，即已準備戰爭，而法國人大敵當前，還在那裏醉生夢死，想竭力保存他們的和平色彩，這也是法國的大不幸啊。

萊諾一反法國的傳統習慣，把政府施政宣言祇讀了四分鐘，他初主中樞，即已弄得精疲力竭，又遭受議會冷淡，十分頹喪，所以答覆議院質問，草草了事。投票結果，擁護他的祇有二百六十八票，反對他的有一百五十六票，還有一百一十一人棄權。把反對派的人數，加上棄權的人數，合起來是二百六十七票，政府僅佔着一票的優勢，真是難乎其爲總理了。萊諾知道這個結果，當晚即有引退之意，後來忽又改變初衷，決定留任，而

令議會休會十日。

萊諾有這十天的時間，本可採取緊急措置，伸張他的權力於議會及全國。可是他有什麼辦法呢？無論這位總理先生向那一方面走，結果總是「此路不通」。

至三月二十三日，經過國防首腦會統籌全局之後，萊諾還是猶豫不決。此後又在外交部和衆議院總理室中開過不少次數會議。參與後者的秘密會議的並無閣員二名，却只有他的一位情婦，儼然以政治顧問自居，對於國家大事，妄參末議。

就軍事觀點而言，大規模的作戰計劃，仍屬虛無縹緲。官方所抱的主義，可以甘茂林將軍某天所說的話概括一切，這句話流傳很廣，他說：「法德兩國，一有馬奇諾防線，一有齊格斐防綫，都是堅若金湯，兩國中那一國先動，必遭殲滅。」可是在另一方面，自從援助芬蘭計劃成了泡影，達拉第下台以後，人心的不安，始終未能消釋。冬間因此一事，各方議論紛紛，莫衷一是，左右兩派都有主張出師遠征的人。這北歐小國的命運，已引起法國人情感極大的波動，而發生劇烈爭論。

達拉第當此議論紛雜之時，最後又施展他所慣用的調和手段。然而輿論譁然，已經表示不耐，這是攸關法國運命的一個重要關鍵。

法國民衆在歷次戰爭中，亦常隨時施用壓力，左右政府作戰方針。如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世界大戰中，因主帥霞飛的老成持重，輿論要求以尼維爾代之，幾致釀成不可收拾的大禍。法國人雖厭惡戰爭，然而一經被迫作戰，便將澈底進行，不願作無謂的動員。一九四〇年春，在戰事長期沉寂之後，法國士氣又恢復了。一九三九年九月初的力量，呼着「我們要力戰到底」的口號，希望新總理萊諾能採取有力的主動。

萊諾雖受輿論的推動，却覺得四面無路可走。他雖然設立了一個戰事委員會，還領導着一個戰時內閣，但總是孤立無援，一籌莫展。反對他的，有陸軍部長達拉第，和海陸空軍司令，合組成一個牢不可破的障礙。到了三月底，魏剛將軍自近東來到巴黎，謠傳萊諾總理將請他出任總司令一職。此說却没有實現，因為撤換甘茂林，必至激成達拉第的辭職。他的內閣，便要將立刻傾

覆。

萊諾看見四月二日國會復會之期已近，而對於戰事的進行，和將帥的選擇，依然徬徨莫決。

他於總理之外，尚有一個外交部地盤。他前面的道路却很明白。右面是一道反蘇聯的急流，正對着號稱親蘇的外交部秘書長萊傑爲難。法蘇同盟，是法國多年來外交政策的基幹，藉此維繫一部份的人心，尤其以參謀部中人爲多，最明顯的理由是寧愛布爾什維克的蘇聯，而反對國社主義的德國。萊諾在開戰以前，曾因親蘇主張，遭受猛烈的攻擊，因此執政以後，即小心翼翼，公然反對「蘇聯的背信」，作爲他這樣對於一九三九年八月德蘇協定的抗議，定可博得國會中右派的同情。犧牲萊傑，更可以緩和保守派的反對。然而萊諾於此，未能有當機立斷的勇氣，他僅表示一種反蘇的姿態而已。

像這種情事，和取締共產黨的新辦法，仍未能使萊諾獲得「馴服」國會所必不可少的威望。三月二十六日，他在無線電中第一次廣播時，並沒有什麼驚人的消息報告國人。當這國勢危急之秋，他雖無何種非常的決

斷，至少尙敢毅然說話，甘冒不韙，而繼續要求國人犧牲。這原是他任職財長以來的一貫方針，民衆却很少贊成他的主張，更不喜歡他像小學教師朗誦課本這樣的聲調。萊諾身爲戰時政府的領袖，現知在普通法國人的眼中竟是「若有若無」，或「格格不入」，未免大吃一驚。因此這位內閣總理，竟然束手無策，不能採用前任總理故智，硬拉輿論爲後盾，以冀懾服國會了。

萊諾對於平日所夢想的果敢行動，既無一能行，便不得不模仿前輩，而於三月二十七日作倫敦之游。達拉第託言身體違和，辭不同行，他知道萊諾內閣的命運，已可計日而數，此行當不免徒勞往返。萊諾總理即在這次游英之時，向英國保證法國決不單獨媾和。殊不知八十天之後，法國就單獨要求停戰了。

萊諾自倫敦回巴黎後，國會復會在即，陰却宣布加緊封鎖之外，已沒有充分時間作何舉措。實則加緊封鎖的消息，並不能使人發生何種印象，即在他本人亦未能有何信念，去冬萊諾尙在財政部長任內時，他曾立在封鎖部長和軍備部長之間，笑着說道，希望戰爭能早達勝

利目的，靠第一位朋友（指封鎖）成分少，靠第二位朋友（指軍備）成分多。消息靈通的法國人，對於封鎖多不大信任，而各議員在休會期中，亦從他們選民方面，聽到政府宣言的反響不佳。因此他們就派代表去見達拉第，問他何時「執行萊諾政府的死刑」。他們以爲愈早愈好。可是達拉第早已成竹在胸，知道萊諾傾覆在即，也不願自己再下手去推倒。總而言之，當此存亡危急之秋，法國議會中的滑稽戲劇，依然還是與高彩烈的排演着。

在短兵相接的前幾天，萊諾秘密對他的手下說，假使衆議院中棄權的人不超過六十票，他已覺得很是僥倖了。同時社會黨首領萊翁勃倫使人傳言於外，說萊諾並不是個主張大舉進攻的人，適和反對黨所散佈的謠言相反。更從他方面探悉，萊諾和軍事領袖會議後，知道他們暫時並無此種計劃。當開戰後最初幾個月中，一般人即以爲長期戰爭，可使德國屈膝，這種觀念，在倫敦亦盛行一時。英國前陸相倍立度曾宣言過：「我們可以安穩穩的獲得勝利嗎？」

達拉第知道法國防禦有隙可乘，亦非不知送交國會中各委員會的統計，不少錯誤。自一九三九年九月以迄一九四〇年三月的半年之中，有時他深抱悲觀；但却聽任法國相信「我們可以不費大力擊敗敵人」，因此人望愈孚。當達拉第辭職時，竟有議員驚惶失措的喊着萊諾所領導的戰爭，不復成爲「民治國的戰爭」了。

法國既別無遠大的計劃，祇有回到加緊封鎖的一條路，因於四月七日在挪威沿海敷設水雷，以阻止鐵砂輸往德國。德國即於四月九日侵略丹麥挪威，作爲答復。這時法國倒閣運動，已不成問題；德國的主動已保全了英諾內閣的生命。然而法國政府和司令部所能借籌劃，以防止國家大患的「等候」時期，却從此失去了。

法國政府對於採取主動的敵人，不論如何應付，總難免落後一着，不發生效力。四月九日上午七時在外交部舉行的會議，就是一個預示。兩日後，魏剛啓程赴敘利亞，總理對於這位未能與以全國統帥權的司令，爲之送花餞行。其時達拉第甘茂林的結合，始終未見動搖。

自四月九日起，時局急轉直下。法國的命運已不再

靠着政府當局或三軍司令了。他們經年累月的失着，至此將作一總清算而禍及全國了。魏剛雖於五月十九日被任爲總司令，實則大勢已去，縱有通天本領，也無可挽回了。

負法國軍事責任四年之久的總司令和陸軍部長，直至事到臨頭，方卸去責任；而就任祇有數星期的萊諾總理，不僅須擔負一己之罪，且須代幾位前任總理受過。

在兩星期中，事情實在變化得太快，眞使人意想不到，以致萊諾有好幾回竟弄得意亂神昏，毫無決斷，對於法國艦隊的如何處置，就是一個顯例。他這時殆已心亂如麻，不能適應事變。他對於事變的反應，不能效法拿破倫或克萊孟梭的親自出馬，臨機應變，却深藏在寓所之中，草擬演說稿，預備在無線電中廣播，即使語語動人，究於大局何補。并且命運注定了他在播音器前，每次總須宣布失利的消息，弄得法國人民都視他爲「晦氣星」，而不敢收聽他的廣播演說。總之，萊諾的優柔寡斷，舉棋不定，早已十分明顯，如同時卑特戈爾將軍和鮑多恩以兩個要職，便可預見他的手忙脚亂了。

法國法律，規定得很明白，主持戰局是政府的責任，司令不過執行作戰事宜而已。所以法國陸軍，平時須受文官指揮，不能決定國家軍事方針。民治國在當初立此原則，原是仿照列代明君先例。豈知軍人與政府間的關係，時移勢易，竟與立法本旨，大相逕庭。政府以便宜行事之權授與將帥，自以爲可保國家安寧，而不知道是放棄職責，自欺欺人。

法蘭西第三共和國中，軍人與政客的關係，向來不甚圓滑。在一九一四年以前，國會中無數黨派之爭，都由反軍閥主義而起。軍隊司令常爲攻擊和澈查的目標，不得不時刻留意，使負責者深具戒心。

一九一四年以後，法國戰勝的軍人當然聲望隆重，「總司令部決無錯誤」之說，更傳遍四方。軍政兩界本極不相容，這時軍人勢力抬頭，漸有獨斷獨行之意。勝利者的受人敬仰，風靡全國。舊派既盤踞不去，新進遂無由升遷，昌言新兵器和新戰術的莫不屈居人下。倘有一個少校或上校級軍官偶談起坦克車在未來戰爭中的威力，一班將領祇是一笑置之，以爲不啻讀一篇理想小說

而已。

豈知軍事形勢今昔已大大不同，安能固執不化。法國的第一失着，就是不知道「領土的佔領」，不能像拿破倫一般的用兵，不惜任何代價，期在敵人領土上作戰。這就是所謂「禦敵於境內，不如禦敵於境外」。法國因純取守勢，於是逐漸養成一種迷信馬奇諾防線的神秘觀念，減少攫取主動的精神。

實則軍事上的攻守戰略，必須隨機應變，豈能膠柱鼓瑟，所謂運用之妙，在乎一心，如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五年時，法軍重砲不足。後來主張守勢的人，多藉口法國人力不足，不能採取大規模攻勢戰。然在現代戰爭祇仗物力不仗人力的時代，此說果可信嗎？假使法國有着十個或十五個機械化補充師團，即使德國人口兩倍於法國，誰能說法軍無力阻止德軍的進攻呢？

人力不足，祇須能大量生產戰車和飛機，當然可以彌補缺憾，而編成大規模的技術兵團或職業兵團，但在法國，却有人以爲戰車的重要，未免被人過分誇張，因而遭受反對，且在陸軍中編練獨立部隊，又是一個驚人

創舉。他們祇知道墨守成規，食古不化，法國軍人所提倡的戰略，便是徒尚空想呀！

在政治家方面，又是毫無決斷，於是二難俱併。內閣總理但知柔聲怡色，以安慰選舉人，且倚仗軍人贊助，自以為可萬無一失，儘可安心。那時一個政治家，祇要對於將校們惟命是從，即算一個「好好陞軍部長」，否則便將不安於位。

假使法國於此，不再追隨他紙面上的外交方針，而昂然擔任國際聯盟的警察職務，到也還可相安無事。試問在歐洲任何地方發生日時，做警察的還是趕快前去維持秩序好呢？還是因為沒有準備出發，而留在自家門前的防舍中好呢？一九三五年法國陸軍部長莫林將軍是個軍人，性情直爽，不像政客の徒善辭令。他在當年六月三日向衆院會老實宣言：「我們已費了無量數的金錢，建築防綫，難道還有人相信我們會取攻勢嗎？我們跑出這防綫之外，作無謂的冒險，不是發狂嗎？」下年三月中，德軍重佔萊茵地帶，十月間比王亦解除羅卡諾條約所載比利時對英法的義務，法國勢成孤立。

當德軍重佔萊茵之時，法國政府曾與軍部協商，據說若非大規模動員，不能有何作爲。這時距離衆議院改選祇有六個星期，所以法政府除抗議之外，並無舉動。假使法國那時備着一再要求而無效的職業軍隊，便可無需全國動員，即能以實力對付了。

法國於一九三四年間曾發現一種小冊子，題名爲職業軍隊，當時公衆並不注意。那書中曾說：「德國若決心用最簡捷的方法，以打擊我們的心臟，難道不能從我們最弱的一點瓦斯河方面進攻嗎！法國最危險的防綫端特比利時。這比利時一國，是我們的前衛，然而我們能保其不在孤軍奮鬥全力作戰的時候，突然轉向嗎？」這位作者又曾預斷馬奇諾防綫遭受試驗時的價值如何。他曾說：「我們對於永久防禦工事的抵抗力，不能估計太高。這種防禦工事的組織祇有一定的深度。北部全境，却是完全空虛。且我們安能預料現代攻勢兵器如飛機戰車之類，對於防禦工事的效力如何呢？」在另一頁中，著者於六年之前，即詳細描寫一九四〇年戰爭情形說：「在三十英里長的陣綫上，用兩千部戰車，如怒濤一般

向前湧進。……這時沒有所謂聯絡不斷的陣綫，沒有從容佈防的時間，也不能獲取局部的勝利。」著者又預料空軍將以閃電的速率給敵人以最狂烈的打擊。他主張採取主動，以爲對於德軍，惟此最有效力。德國用兵向來準備最爲精密，唯有出其不意，方能使之進退失據。上次歐戰中凡爾美，伊愛納，及馬爾納河諸役的勝利，皆得力於這種戰略。這本小冊子的作者，署名却爾斯特戈爾，是一個不見經傳的人，竟能發表青年派向來未有的大膽理論，實則貝當上將部下的這個軍官，自一九二〇年以來，卽曾計劃及此。萊諾和德國軍部，讀了他的著作，都很覺得不安。

法國政府在一九三五年時，曾向國會提出編練大量機械化師團的計劃，萊諾雖曾出力辯護，終被否決。反對派或則認爲難以實行，或則藉口經濟兩字，予以打消。其實他們反對這個計劃的真意，是寧可實行舊日的全國皆兵制，而反對編練獨立的職業軍隊，防其在政治上有成爲私人軍隊的危險。某將軍曾在下一年中寫道：「和平自衛的法國，不得不反對機械化。」

一九三六年，萊諾曾謂：「我們東北方面的防禦非常強固，但決不能誤認爲堅不可破。」又說：「德國軍隊用強有力的坦克車隊爲前導，或者將衝過荷蘭，比列時，希望那裏的阿爾倍運河，有充分鞏固的防禦，否則德軍卽將進窺我們三百五十公里的北方邊境。」當時輿論對於這種警告，毫不注意。

法國雖然亦有裝甲師團的編制，然而迂緩非常，數量也不足。換一句話說，就是太浪費的原故呀！萊諾曾有一天在國會中宣言道：「我們必須以偉大的精神應付軍事問題，在戰爭中祇有大力量能佔勝利。」然而法國一方面未能決定培養充分的實力，庶幾一旦歐洲有事，可以起而應付，一方面又不肯放棄互助政策。

「時間尙極充裕」，「一切自會順利」，這是法國人的兩個致命傷。萊諾曾在戰前私下向一般人深表着憂慮，且常說道：「我們在政治上是何等的輕率啊！」一種假裝的鎮定和錯誤的常識，使巴黎人和各地方的人都不把希特勒看得十分重要，因此儘可從容自若，毋需急起直追。卽在戰事進行之際，還像前途歲月，備極充裕

，譬如在美國採辦軍火不着急的情形，尤為顯而易見。他們所訂購的機器不是預備裝在尚未落成的工廠之中，要到一九四二年纔能製造飛機嗎？還有一個奇異的現象，法國陸軍已一再奉命持重，不料在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緊要關頭，却還輕率表示法國可操勝算，不獨使當時的陸軍部長龐納為之咋舌，就是當時的總理達拉第也為之愕然。樂觀主義隨着危險而增加。然而民衆方面，自下令勤員時起，即幡然一變積習，能以法國民族固有的美德，代替一向的疎懶怠惰。美國駐法大使蒲立德曾謂：一九四〇年的法國軍人，也像一九一四年時的不惜任

何代價，自願犧牲一切。至於後來的全軍瓦解，乃是因為他們未受過新戰術的訓練，未曾習過抵抗新戰術的方，出其不意的遭受攻擊，以致慌亂得手足失措。

法國軍界和國會中，原不乏深思遠慮之士。他們會一再高呼「不改革，即滅亡」的口號，歷年以來，指出法國種種危險，如生產率的減低，國威的墜落，大規模設施的畏縮，個人主義的誤解，以及其他種種罪惡，朝夕侵蝕，民治主義，終至名存而實亡。無如言者諄諄，聽者藐藐，最後始由事實與以教訓。可是這個教訓，未免太慘痛了。

達拉第與萊諾桃色誤國的內幕

這篇是法國文學家莫樂 Andre Maurois 所作法蘭西大悲劇新著中的一章。

從來黨同伐異，當局傾軋，足以影響戰事，妨害國政，在歷史上已數見不鮮。一九一八年，法國幸而領導得人，魄力雄偉，鎮壓住了一班搗亂份子。這人即號稱「老虎總理」的克來孟梭。一九三九年的法國則不然，當權用事的達拉第和萊諾，雖則忠心耿耿，却是互相水火，在戰爭期內，始終植黨爭權，衝突不已，法國遭遇不幸，他們兩人的不解之仇，也是一大原因。

英王喬治六世，在西大教堂加冕的那一天，我也參加典禮，萊諾進來時，和我並坐的一位英國軍官忽然問我道，「這位身材矮小日本人面孔的是誰？」

我答道，「你休看他生得矮小，也是未來的法國總理呢。」

萊諾夫人琪英亨利洛勃脫是著名律師的愛女，她和我的人內人是手帕交，因此種淵源，我對於萊諾的一生事

業，便特別注意。他為人聰明勇敢，在政治家不可多得，英鎊跌落時期，敢於主張法郎貶值的，祇有萊諾一人，後來為勢所迫，法郎貶值到底無可避免。特戈爾上校會主張軍隊機械化，並編練強有力的裝甲師團，在法國衰衰諸公，能加以注意研究的，也祇有萊諾一人。法國對於青年的一味放任，聽其自然，萊諾却寫了一本小冊，題曰青年所期望的法國，大聲疾呼，以警醒國人。

開戰之前，法國財政遭逢危機，萊諾出任財長，就職不過數星期，國庫中便增加了億兆法郎的金貨。他偶或心有所觸，突然間一躍而起，兩手插在衣袋，挺胸昂首，發出槌擊一般的聲音，語語有力，最足使我神往。我們常戲稱他為「小鬥鷄」，希望他能為正義而奮鬥。

可是他人雖聰明，却爭強好勝，祇因自信太過，態度不免傲慢，持論雖極光明，言語未免深刻，和門外漢

談到財政經濟問題，更有一種唯我獨尊之概，當然要引起一班政治家的反感，達拉第尤和他積不相能。

達拉第口才流利，並不亞於萊諾，只是他說話的方式，不像萊諾那樣的揚揚得意，盛氣凌人。他的態度懇切，言語動人，似有滿懷愁緒。每逢達拉第當衆演說戰事，不論農工商賈，聽到他親切的語氣，莊重的聲調，和誠心誠意的愛好和平，都把達拉第當作法蘭西全國人民的導師了。

達拉第担任過歷史教授，他原有一片赤誠，再經歷史黨陶，益增他爲國盡瘁的熱忱。可是他好處雖多，却被兩大過失抵消了。第一是性情褊急多疑，對同事們都懷猜忌；第二是意志不堅，有時竟然主張毫無。他忽而勃然大怒，以手抵桌，雖是聲色俱厲，他的同僚們却說他不過是「空心怒頭」，又說他好像「鋼鐵手套中的一隻柔荑」，外強中乾。可是民衆祇看見他外貌奮發有爲，却不知道他的真實性格，所以把「卡馬加小牛」的綽號贈他，希望他會有果敢驚人的行動。

一日，我問萊諾，「達拉第一朝去職，理想中的繼

任人物是誰？」

他回答道，「在法國人的意中，還是達拉第。」

達拉第的輕躁易怒，猜忌性成，竟會和衆議院議長赫羅歐作對。他兩人同屬急進社會黨，同名愛德華，却是同冰炭，把急進黨攪得四分五裂。貝特所作喜劇中描寫一個角色，性情多疑，主見不定，甚至正在結婚那天，還是猶豫躊躇，不敢到禮拜堂去做新郎。萊諾常說達拉第就是這種人物，他本來標榜急進，後來組織人民陣線，爲保守性的中產階級所屬望，就因他的性質善變吧！達拉第也常反唇相譏說，「萊諾演說時，總是洋洋自得，神氣活現，使人難受，我想他好似一頭孔雀張着尾巴，在那裏高視闊步，自己賣弄。」

那時法國正在從事生死存亡之戰，他兩人身負國家重任，理應如何同心協力，共濟時艱。可是他們各逞意見，相持不下，又中了婦人枕邊讒言之毒，自然要因怨生恨，因恨成仇了。

這事初看，似乎無足輕重，與法蘭西的大悲劇，渺不相涉，何必多提。然而一方面因爲各種主要事實，舉

世已經盡知，另一方面又因法國若干政治家的私生活，是以妨害公務，無可諱言，所以不能不表而出之。

若說一九三九年時，法國民族已經腐敗，這未免大錯。無數良民，正度着他們簡單安寧的生活。不過在巴黎方面却有三千多人，與眾不同。他們正像詩人拜倫所說，「只因睡得太晚，便自以為是世界上的領袖了。」他們縱情聲色，不以為意，却不知道這些桃色的糾紛，竟會貽禍及於國家，所以要作一國領袖，必先能節制自己的情慾。

達拉第斷弦之後，即與特克督索爾侯爵夫人相繼。女侯爵姿容美麗，體態風流，雪膚花貌，一見傾城。她雖喜歡權勢，酷愛政治經濟，可是她身居幕後，並不想把她的愛人高抬天上，誇耀世人。因她謹守閨範，於國家尚無大害。

萊諾的情婦賓爾蒂伯爵夫人却帶些風狂刺激，好管閒事，實在是一個危險性的人物，但看後事便知。

有一天，我當着萊諾的面，批評達拉第第一個舉措非方的任命。

萊諾說，「這事本不是達拉第的意思，而是『她』的意思」。

說我，「這是無可推託的」。

萊諾嘆了一口氣道，「你不知道整天忙碌的人，何等需要晚上的甜蜜啊！」

戰事一起，她——萊諾的情婦——便野心勃勃，不以萊諾做到財政部長滿足，她要顧一切，把他抬上總理高位。她到處宣傳達拉第缺乏毅力，毫無建樹，逢人便說萊諾繼任總理，已是急不容緩。這種非語，自會有人傳到達拉第耳中，他的痛恨萊諾，因此益深。這兩人同為戰時內閣的閣員，有一時期，竟至見面不交談。這真是一種荒謬絕倫的事，國家大局亦因此不堪設想了。

三月十九日，達拉第內閣搖搖欲倒。芬蘭戰事的失敗，使議院中羣情憤激，指摘達拉第不能及時援助。這種批評或不公允，因為要編成遠征軍，派往芬蘭，真是談何容易，就是派去了，也許會一敗塗地的。

但是議員們却不管這些，他們要求召開一次秘密會議，討論整個下午，還沒有結果，就在當夜十點鐘繼續

會議

萊諾在晚上八點鐘到我家裏一同進餐。對我們說，

「那個倒霉的是拉第，今天可够受用了。假使他今晚倒閣，我一點也不以為奇。」

我的內人接口問道，「繼任總理是誰呢？」

萊諾答道，「那要看總統的意思，也要看打倒達拉

第的因素而定。」

我對萊諾說，「假使你奉命組閣，也要設法取得達

拉第的支持。他在國內還是深得人望的呀！」

「那是國人還沒有明白他的為人罷了。」

「或者如此，但是你也要顧慮到事實。你雖才能出眾，却是並無黨羽。急進黨仍効忠達拉第。你雖然隸屬

右派，却因你輕視他們，毫無掩飾，右派也傾向着達拉第了。」

他微微的一笑說道，「若蒙總統傳令組閣，自當設法使達拉第留任陸軍部長到。」了十點鐘，他便到衆議院去。果不出萊諾所料，達拉第總理就在當晚下臺了。

勒白倫總統並即召見萊諾，請他組閣，他並不躊躇，立

即允諾。這一次，那位聰明絕頂的人，却竟完全漠視輿情，不識時務了。

萊諾組閣後出席議會，發盡九牛二虎之力，纔算掙着了一票的多數！議院不歡喜他，更懊悔把達拉第推翻。萊諾覺到敵對空氣濃厚，頓時失去平日的自信，演說時也無精打彩敷衍了事。

次日，我回到阿拉斯防地，覺得一班軍人聽說萊諾組閣，莫不深為駭異。他們都認此舉無異向輿論挑戰。政府和大部份國民，在戰時竟會發生這樣裂痕，確是一件不容忽視的事。自從萊諾就任總理以後，我還沒有見過他一面，因此我以祝賀為辭，引用了法國革命家巴雷的一句名言贈他：「承平之時，議會代表全國，戰時則由軍隊代表。」並且添上一句說：「不要和軍隊失去聯絡。」

自從戰幕揭開，萊諾即已表示反對甘茂林，說他身為統帥，一無舉動，陸軍對他毫無信仰。這些問題的是非，也很難說，姑且弗論。一九三九年九月，甘茂林未向德國齊格飛防線猛攻，祇在薩爾區域採取謹慎的軍事

行動，這是事實。他的政敵就借題發揮，說這時，德軍大部份都在波蘭作戰，正是進攻的大好機會。甘茂林却以為在戰爭初起時，法國缺乏採取攻勢所必需的配備，更無大量飛機和重砲隊相助，假使冒昧進攻，必遭慘重損失。

甘茂林曾經說過道，「我不願以凡爾登戰役開始戰爭。」他又曾解釋這句話道，「法國人口生產率本來很低，上次大戰已受到重大的打擊，經不起再像凡爾登戰役的大流血了。這次戰爭，將是一種科學的戰爭，一切都可預先料到，雙方的傷亡，必然寥寥無幾。」

我承認，我在當時，很以他的態度為然。甘茂林的將才，外行人不應妄肆批評。馬爾納河一役，他在霞飛元帥幕下參贊戎機，首先見到這一條反敗為勝的妙計。他在總參謀部會為同僚的表率，後來曾在戰場上指揮師團，又能使人同深欽仰。

假使你第一次遇到他，他那樣難於捉摸的個性，定會使你驚奇。他的兩撇小鬚，又短又硬，眼睛很小，嘴脣很薄，有一種神秘而不可思議的色彩。他不像福煦將

軍的老虎有生氣，也沒有霞飛將軍的懇切殷勤。他沉默寡言，平時進餐，常一語不發。可是他的為人，謙和有禮，部下僚屬，對於他都有好感。我也覺得他為人很和氣。當他第一次到英軍總司令戈特將軍的司令部，看見我穿着中尉級制服，就問道，「什麼？你到這樣年紀，還是一個中尉嗎？」

「將軍，我自上次歐戰結束時起，做中尉直到現在了。」

他大笑道，「二十年來沒有升級嗎！太久了。我要把你升做上尉。」

第二次他來時，我依然是一個中尉。他很為驚訝。

他問貝蒂朋上校，「什麼？我不是已經叫你打電話到陸軍部，說莫樂先生應升做上尉嗎？」

那個上校答道，「總座，我已遵命辦理了，但前途頗有阻礙。照章須受兩期訓練，方有升遷資格，莫樂先生却祇受過一期訓練。」

甘茂林一聽，就轉向戈特將軍說道，「可見不論何事，都有困難。不過我想，一個總司令要把中尉升做上

尉，總不會有怎樣的麻煩吧！」

我升級以後，甘茂林寫給我一封辭意懇切的短箋說道，「你到底升級了！不過你等到這時候才升職，我真不敢恭賀你了。」他又約我在威森堡總司令部相會。那天在砲台地窖中聚餐的事，至今仍耿耿不忘。列席的，除我而外，尚有甘茂林的親信，指揮北非駐軍的諾蓋斯將軍，和法國駐南斯拉夫大使白魯哲爾。

所談都係正事。諾蓋斯將軍講他所部的需要，白魯哲爾講南斯拉夫向法國訂購軍火合同，並且未履行。甘茂林的回答，都很清晰明確。他又問我開往薩爾的英軍第五十一師情形怎樣。後來又談到法國研究院和所編字典，他對我說，「我們現在需要替參戰士兵取個外號。一九一四年時的法國兵，因為久處堑壕，鬚髯滿面，所以稱爲「美髯兵」，但是一九四〇年的法國兵士，迄今尙沒有一個「雅號」哩。」

白魯哲爾問他德軍就會進攻嗎？

他道，「是的。一切都指示着他們即將進攻。法國航空隊員和密探，却已見到德軍種種進攻準備，例如砲

隊的集中，軍需的積儲，和平民的撤退等等。

甘茂林接着說，「這或許僅是一種詭計，但是戈林昨天的演說，預言戰事將有重大開展，照他一貫的作風看來，似乎並不說謊。或者德軍總攻已迫在眉睫了。」他態度沉着，等候敵軍的打擊，使人見而安心，暗自誇獎他不啻又是一個鎮靜不驚的霞飛將軍。可是萊諾的意見就不同了。

萊諾常問，「爲什麼要有兩個總司令呢？假使參謀長喬治將軍負責指揮軍隊，何不讓甘茂林去担任參謀長和國防部長呢？」

萊諾和甘茂林勢成水火，不僅是爲了他們兩人的個性不同，而且是爲了兩種軍事學說的矛盾。戰事開始以來，甘茂林主張採取守勢，沉機觀度，待時而動，萊諾却以主張攻勢戰出名。

萊諾說，「一個祇守不攻的將領，必無戰不敗。」

他本允許加緊領導戰爭而上台，當然不得不採取大刀闖斧的計劃。無如他的可能性實在有限得很。他從訪問倫敦之日起，就堅決地主張英國應在那威領海埋設水

雷。後來他在外交部檔案中，翻出一個訂立英法協定雙方不得單獨媾和的建議。那是達拉第始終拒絕承認的，萊諾却把他舊事重提。既而他又提出比國問題，主張不要等到比利時政府乞援，然後派兵，而當迫令比國表明態度。

他問比利時內閣，「你們是贊成我們呢，還是反對我們？假使你們是贊成我們的，當然趕快合作，加強兩國邊境的防務。假使你們反對我們呢……」

甘茂林對此大不謂然，他說這種辦法，無異是爲淵驅魚，使比利時的二十五師軍隊投向敵國。兩人衝突甚烈。若不是陸軍部長達拉第以去就力爭，萊諾早在就在四月中，以喬治將軍替代甘茂林了。萊諾雖不敢輕冒此險，聽任達拉第去職，但他個人的地位，似乎已較前增強。英國在挪威領海的行動，及在那維克海戰勝利，法國人聞而雀躍，萊諾也就身價驟增了。

四月二十日，他在衆議院中宣稱，「敵軍運鐵的路線，已經切實截斷了。」在幾天前，他僅以一票之多獲勝，這回竟得衆議院一致擁護。我聞訊頗覺寬慰，不料

當夜遇到一位參議員告訴我說，這是沒有什麼意思的。

他黯然的說道，「你還不知道議院的詭計。萊諾獲得一致擁護，是他反對派竭力運動所致。假使他能獲得多數，那是他個人的勝利，但是全體一致却表示愛國情感，是爲國家着想，而不是爲他了。」

第二天我和萊諾本人會面。他正在外交部官邸中鏢鏢往來，兩隻手插在衣袋裏，看見我來，便聲若洪鐘地先告訴我關於他登台以後所發見的情形，不覺使我大吃一驚。

他說，「戰車僅存在紙面上。國內秩序，更是紊亂不堪，陸軍需要正股的大砲和機關槍，還在軍火庫裏藏着。德軍有兩百師，或者有兩百四十師，我軍却還不到一百師。達拉第循循且，阻撓一切改進計劃，竟使政府也無能爲力了。」

我道，「雖是這樣，達拉第終是一個愛國人啊！他在無線電中播音時，口若懸河，滔滔不絕，而且語語打入人心坎之中。」

萊諾道，「不錯，我相信他渴望法國戰勝，但他更

渴望着我的失敗呢。」

這一句驚人的評語雖未必允當，却是由衷之言，兩人怨恨之深，已可概見一斑了。

五月六日，我再和萊諾會面，見他精神頹喪，舉動失常。他的辦公桌上裝着三具電話，一具通內閣，一具通至外界，還有一具則直達寶爾蒂伯爵夫人的密室。那最後一具鈴聲常不絕於耳。萊諾拿起聽筒，總是祇聽得一秒鐘，便不耐煩地叫起來。道，「是的……是的，當然……不過，這事我已明白了……但是我要懇求你，讓我做一點工作吧……」

最後他竟置之不答了。

後來，挪威形勢日非。德軍配備的優良，此時已初露鋒芒。德軍事先的準備，周密細到，詳盡無遺，法國却倉猝應敵，使英勇將士，白因設備欠缺高射砲稀少，而暴露於敵機炸彈機關槍之下，雙方相去，何啻天壤。就是最樂觀的人，也要和冷水澆頂，心灰意懶了。萊諾以為法國缺乏準備，到此不幸的地步，皆應由其致敵負責。

他告訴我說，他們上下騰蔽，甚至連達蘭海軍中將的一封信，也不給我知道。他的信內，把困難之處說得很是詳細，假使我早知如此，也就退避不遑了。今天下午，我將出席參議院委員會，我要把一切真相，向他們和盤托出。」

這時達拉第和萊諾爭鬥愈烈，以致勒白倫總統不得不插手干預，從中做一個和事老。

五月十日上午九時，我籌備如何到鄉村去休假。可是在八時三十分鐘，我已從無線電中聽到報告，知道德軍已侵入荷蘭，比利時。總攻已開始了，這時休假的都被召回營，我也到北車站，準備回到阿拉斯防地。火車加上了數節，英法士兵還是擁擠不堪。我聽見附近一個步兵上尉和他的妻子話別。他說：

「愛妻，聽着！玻璃衣櫥的左手抽屜中有錢放着，床邊小桌的抽屜中，又有些零錢，都可拿出來用。汽車間和車門上的鑰匙，都在我房中，放在抽屜檯上面的茶盤裏。叫貝得在我脫下的衣服裏放些樟腦。琴痕的腳踏車已發出軋聲，要擦些油了。你說什麼？這兩天過得真

快嗎？不錯，只要我們能够阻住敵軍，戰爭就從此結束了。」

他的妻子面露笑容，樣子真很勇敢。若說攻勢未起前，法國的士氣已衰，這是不確的。上層階級和消息靈通的人，或者會意志消沉，但是民衆仍充滿着希望，無線電每天播音八次，更把他們麻醉了。

德軍在色當突破法軍陣線的消息一旦傳來，恍如晴天霹靂，全出巴黎市民意料之外。他們準備在必要時放慮撤退。他們在一九一四年已獲得充分經驗，他們相信敵人的攻勢，不久便可退阻。到了五月十七日，德國機械化兵團一縱隊，已直趨拉翁，甘茂林勸告政府道，過了今夜，巴黎能守與否，他就不敢担保了。這一天，內閣混亂恐慌，達於極點。

次日早晨，巴黎市民聽說德軍已轉趨英吉利海峽，知道還有幾天的喘息餘地。這時大局岌岌，萊諾忽然的勇氣倍增，把他一再遷延的舉動，毅然實施。他認甘茂林須負失敗的責任，堅主撤換，又因達拉第力為甘茂林辯護，所以把他調任外交部長，由自己兼長陸軍部。至

於新總司令屬誰呢。萊諾欲舉喬治，蓄心已久，却怕甘茂林太下不去。甘茂林和喬治兩人的互相水火，正不於萊諾和達拉第兩人呢！

英軍某將領會說，「他們忙於內鬨，自然無暇與軍交戰了！」

此外，曾在摩洛哥和北非卓著戰績的諾蓋斯將軍，亦有當選希望。青年將領中洪齊格和吉勞特兩人，都有部下擁戴。洪齊格足智多謀，會率部堅抗德軍。吉勞特也是一個傑出將才，祇因恃勇輕敵，在那時已身為俘虜了。萊諾最後纔決定以近東法軍司令魏剛將軍調任，把他趕急召回巴黎。魏剛在一九一八年時，軍職僅次於福煦將軍。福煦在戰局垂危之時，接統大軍，竟得反敗為勝。魏剛既會與他共事，萊諾當然要借重他的經驗了。

同時萊諾更以副總理一席奉與宿將貝當。

依照多數法國人的眼光看來，貝當聲望隆重，非他人所能望其項背。他狀貌尊嚴，身材高大，外加一種冷峻的神情，使見他的人，莫不在腦海中深留印象。上次世界大戰中獲得光榮戰績的六員上將中，現存的祇有兩

人，一是法朗沙，另一人就是貝當。他雖已屈八十四歲高齡，却是精神矍鑠，老當益壯，使人愈深敬畏。

萊諾召貝當入閣，作為贊助，以為藉此公大名，必能增強自己的地位，團結全國的輿論。不料他的新同僚，竟然徒有虛名，他纔知道計算錯誤。他只算是找到了一個擔任人物和他自己的審判官員。

六月六日，達拉第完全退出政治舞台，萊諾和他的傾軋方告終止，幾個月前，達拉第還是法國的主人翁，大權在握，有炙手可熱之勢，一朝風潮忽起，即被吹得無影無踪，當他悄然歸去的時候，竟無一語懺悔，亦未表示絲毫驚奇。

久在達拉第羽翼之下的甘茂林將軍，這時也已息影家園，住在福煦路一所安靜的別墅裏。他穿了平民服裝，忙於打字，預備做一篇爲自己辯護的回憶錄。

當甘茂林得勢時節，與他國家相識的一位女友，在他們失勢之時，仍能不忘舊誼，於退出巴黎前往見甘茂林夫人。她見甘茂林夫人態度仍極安閒鎮靜。

甘夫人說，「將軍和我同居，他不想自己，只掛

念着法國和他舊日的部下。他對於魏剛將軍非常敬重，希望他能阻擋敵軍。」

她手指一室，顯露出她是一個溫婉賢淑，愛夫心切的女子。我們先前會到過室中，那裏掛着將軍母親親筆所繪的甘茂林幼年小像，手敲銅鼓，很覺活潑可愛。

她興奮地說，「你聽到嗎？那是他一具小小的打字機所發出的聲音。」

以上所記，都是私人間的嚴重衝突，使戰事進行，遇到重重困難。一九一四年時，克萊孟梭和普恩加萊總統，亦曾發生意見，但是法國終於獲得勝利。那時候執政諸公，人格高尚，愛國心重，所以能戰勝私欲。普恩加萊雖不喜克萊孟梭，却能與之忠誠合作。貝當亦克己下人，甘受福煦節制。一九四〇年法國情形就不同了，黨派分立，嫌隙至深，公共道德，又日趨沒落。私人仇恨，遂毫無防閑。雖說人格問題，非法國失敗的主因，英法在軍事上，外交上，工業上，事事缺乏準備，乃是她取敗之道。然而閣員之間，明爭暗鬥，傾軋不已，又沒有魄力堅強的領袖，足以統一全國，軍隊方面，亦因此失去最後抵抗的機會了。

賴伐爾「逼宮」的一幕

德國元首希特勒現正模仿法皇拿破崙一世的故智，擬對英作大陸的封鎖。他爲免蹈拿翁覆轍計，乃欲在德義兩國領導之下，建設「歐洲新秩序」，並已把這種計劃，試探過戰敗的法國和非交戰國的西班牙了。

法國元首貝當上將前在法國淪陷區蒙都里爾與希特勒作歷史性的會談時，對於法德合作一事，曾在「原則上」予以接受。但據貝當事後宣稱，合作的詳細辦法，尙待從長計議。法國某派人士，對於此項合作政策，竭力擁護，甚至不惜對英宣戰。這派的見解，可在圖畫週報所載勒斯登一文窺見一斑。賴伐爾所辦的箴言報常常採用這種言論。其內容略謂，德國勢力日見強大，而英國勢力則日見衰弱，爲法國計，務須知所適從。法國倘不趕速與德國成立協定，則英國恐將捷足先登，屆時法國勢必悔之莫及。

這派人士還有一種見解，以爲法國及早與德國合作

之後，或能在和議時獲得比較溫和的條件，恰如犯人在法庭認罪，希冀減罰一般。反之，法國如果觸怒了德義兩戰勝國，即本國領土且不免慘遭宰割。

但這種親德份子所最所顧慮的，就是深恐國社黨政府一旦崩潰，共產主義勢必蔓延歐洲，法國社會秩序便將紊亂不堪了。

賴伐爾就是這派的中心人物。當巴黎失陷，法國政府遷到波爾多，賴伐爾乘機崛起，號召國會議員，打銷法國政府遷往北非洲繼續抗戰的主張，同時建立貝當政府，以便向德國乞和。自去年七月以還，賴伐爾風塵僕僕，一再前往巴黎與希特勒的特使亞倍茲進行談判。只當與希特勒的會面，即係這種談判所促成。維希內閣對於這次會面的結果，一致讚許，貝當且因而任命賴伐爾代替鮑多恩爲外交部長，德國各報咸認此舉爲報答賴伐爾兩幹旋國事之功。

但是貝當本人對於親德派的信賴，究竟達到何種程度，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因為貝當是決定大局的最後一人，他在廣播演說中曾說道：「這種合作，是我所主張的政策，各閣員只有對我負責。他日在歷史上的功罪，亦唯我一人負責而已。」

貝當後來曾接美國總統羅斯福一電，內容雖未經發表，但貝當一定知道，法德合作政策，必將包括法國在軍事上援助德國一項，果爾則法美關係必將蒙受不利的影響。美國來日的友誼有裨於法國之處，不下於一九一八年美國所給與法國的援助，貝當自不能不顧及。

羅斯福總統接見各報記者時曾稱，法國艦隊的命運如何，實為他近來所關心的四大事件之一。當時的法國外交部長鮑多恩也曾堅決宣稱，法國決不聽任其艦隊攻擊英國。本來在德法談判停戰的時候，貝當早就堅持法國艦隊不應用作攻擊英國的工具，德國如不應允此點，談判就此破裂，亦所不惜云。

但貝當對於法德合作政策，却是率先倡導，他在本年十月十一日的宣言中曾說道：「戰勝者倘能約束其所

取獲的勝利，則吾儕亦知如何克制自身毆敗之恥辱。」希特勒聞悉此言後，曾立即予以響應。希特勒在蒙都里爾與貝當會面時，且曾極盡誘惑之能事，這種手段，與他於一九三八年九月間在貝許斯加登和英國已故首相張伯倫時所用的一般無二。

不過貝當經過這一度熱烈款待之後，不免要反躬自問，這位我的奮鬥自傳的原著者，曾在書中說到法國為德國的世仇，必予以毀滅，何以此刻竟提出如此溫和的條件，不免覺得有些奇特吧。

講到賴伐爾的為人，法國前任眾議員現任維希政府電訊檢查處主任蒙體尼曾談及他「逼宮」一段軼事。據稱：法國政府自波爾多遷往北非洲一項主張，原為勒勃倫總統與眾議院議長赫禮歐，參議院議長雅納南三人所決定。時為一九四〇年六月十八日，即貝當向德國乞和之後一日。他們並計劃於次日離開法國。其時貝當方纔來諾為總理，力主政府不宜離開本國，致與勒勃倫等人互相水火。

賴伐爾這時候也到了波爾多，就利用機會，聯合波

爾多市長即新社會主義黨領袖馬爾格，和現任駐西班牙大使貝德里，前任外交部部長龐納，反戰派眾議員皮格列，親德派眾議員史考比尼及參議員樸德門等多人，引導反對政府遷往國外的運動。他們強制逃集當地的各參眾議員擁護「留守國內」的主張，並勸告他們說，議員職責所在，自應留駐國內，與民衆同甘苦。

到了六月二十日晚上，勒勃倫總統又堅持要立即出國，但貝當已飭令各閣員在次晨八時以前，務勿離開波爾多，同時要求希特勒在六月三十日以前，勿進攻波爾多，以便充分考慮停戰條件。

當天晚上，贊助政府遷往北非洲的各議員及前任總理達拉第，前任海軍部長剛秉基，前任內政部長芒台爾，前任外交部長台爾博斯，前任教育部長才約翰等人即乘坐馬錫利亞號輪船開往北非洲摩洛哥，赫禮歐和雅納南二人則未及同行。

到了六月二十一日早晨，主張留國各議員，紛紛勸勒勃倫總統和赫禮歐雅納南三人，打銷原議，賴伐爾也偕馬爾格，貝德里，龐納及皮格列等人都來勸阻。

當時賴伐爾曾首先說道：「我們此來係反對閣下出國，閣下不能出國，且不應出國。我們不能承認捨本逐末在非洲繼續作戰無補實際的政府。」重要的閣員和參眾兩院議長倘使一同出走，所餘閣員便不能代表國家，是毫無權力可言了。一位共和國總統，攜帶國璽，搬走了法國政府，他將被國人視為霸持政權的罪人。國人都「不滿」邱吉爾——萊諾」的聯合陣綫。閣下是否將利用遷往非洲的方式，恢復這種政策？我不能容許你有這種權利。如果戰事可以繼續的話，也惟有魏剛將軍和貝當上將纔有發言的資格。這兩位宿將倘使都承認有停戰必要，我們必須唯命是從。離開法國並非拯救法國呀！

勒勃倫總統聽了這番議論，怔了好半晌，纔說道，「在敵軍威脅之下，時時有被俘的危險，這個政府怎能維持主權和自由呢？」

賴伐爾咆哮地答道：「閣下此際倘若離開法國，日後請勿再踏進國門一步。全國都知道閣下在國家存亡絕續之交，竟選擇出亡的一途，衆口一辭將稱閣下爲叛國了。我現在告訴閣下，我赴湯蹈火，在所不辭。倘閣下

定要出國，權在閣下。但閣下必須以平民資格出國。請辭職罷。」

這時賴伐爾又傾斜着身，輕蔑地向總統說道：「不要再聽信那些陷害國家之流吧！你爲什麼追隨他們如此之久呢？」

勒勃倫慘然答道：「我的職責是憲法規定的。」於

是賴伐爾又喊道：「那些危害法國的東西，我都恨之入骨。」

賴伐爾說完之後，便走出屋子，法國政府遷往北非洲的計劃就此歸於泡影。——就在這天，貝當任命賴伐爾和馬爾格爲內閣閣員。法國歷史上，勒勃倫總統拒絕簽署的，此爲第一次。

希特勒凱旋記

希特勒於一九四〇年七月六日自巴黎凱旋，榮歸柏林，十里郊迎，舉市騰歡，殊典盛況，凱撒不如，戰爭最後勝負雖尚未分曉，但德國自受凡爾賽和約之束縛，奮鬥二十二年，始有這揚眉吐氣之一日，無怪希特勒在向來嚴霜封閉着似的臉上，這天居然也笑容可掬，一切舉止，輕鬆而活潑了。當天柏林各報標題，尊他爲世界歷史上殲滅戰中最偉大的勝利者，戰之神——軍事天才——大政治家，最高領袖之總匯——一九四〇年之戰勝者，駕一九一八年戰勝者而上之——八千萬人民之領袖——由黑暗而達光明的領袖，極誇大諂諛的能事。這篇是紐約泰晤士報駐柏林訪員所記的當時盛況。

希特勒於七月六日下午三時許，從前線返抵柏林漢爾特恩車站，航空部長戈林上將及政府各高級官吏均在站迎迓。希特勒所乘的特掛花車，係由懸旗機車兩輛拖曳，並有高射砲車兩輛沿途護衛。車站月台上舖有紅色地毯，文武官員依官銜高下，分列左右，站班恭迎。希特勒下車之時，首由戈林等上前握手歡迎。戈林本來軀體肥胖，雍腫不靈，自從經過兩個月戰事以來，馳騁疆

場，倒也略見清癯，格外精神奕奕了。隨希特勒下車的爲國防軍總司令季台爾將軍，和外交部長里賓特洛甫等人，月台上紅地毯之外，在地面上還有一個用松針，冬青，紅藍花朵等綴成的銀灰色大鐵十字勳章，以表揚國社黨領袖的偉大功業。

希特勒從花車步入月台，全柏林教堂鐘聲鏗鏘，直至他到達總理府時纔停止。他與左右站班的各官員領首

爲禮，並受國社黨青年團的歡迎敬禮，在衝鋒隊軍樂聲中，步入一輛開做篷車；這時候對面月台上的青年團和少女團振吭高呼「勝利……勝利……」不止，一路把這兩字傳出來，聲浪此起彼伏，一直到汽車開走始已，月台上燈炬輝耀，車站門口紮了彩坊，旗幟飄蕩，花葉展招，打扮得十分鮮艷奪目。再從站門通至大街的扶梯欄干，用幹葉編結成爲金帶花環，象徵勝利的光榮。街道上由禁衛隊警戒，全體武裝，三步一崗，個個都是雄糾糾，威風異常。

從車站到總理府一英里長的街道之上，兩旁人山人海，都是歡迎希特勒的柏林市民。宣傳部長郭培爾於那天早上即通告柏林的男女老幼，要他們以至誠的表示去歡迎元首。叫他們個個跑到街上來，瞻仰元首的丰采。因之大道兩旁的熱鬧情形，真非筆墨所得形容。事前，德國無線電臺也曾警告居民，元首乘車經過柏林各街道時，不得向之擲花，一切所獻的花須於車輛駛經之前，置於路上。少女團和警士等早在三時之前，把玫瑰等鮮花散於街道，一路錦繡芬芳，蔚爲異觀。

早上七時起，在陽光曦微之下，已經有許多男女在道旁等候，他們帶了紙袋裏所裝的食物，權作早餐和午膳。國社黨黨員，在路旁分發卅字小旗。售賣冰淇淋的小販，供不應求，出售的冰乳酪，量以噸計。更有出售簡便望遠鏡箱者，亦莫不利市三倍。馬路交叉點的電桿上裝置有無線電揚聲筒。凡是道遠或是擠不上馬路邊去觀看的人，儘可從無線電播音中聆取一切熱鬧情形。

希特勒的汽車前面有一輛攝製電影片的汽車，後面爲戈林的車子，一個人坐了一輛。再後面爲政府高級官員，分坐數車。外國通訊社訪員合坐一車。各官吏大家身著戎裝，十足表示武力征服他國的精神。其中祇有經濟專家沙赫德博士穿了便服，和國社黨理論家魯森堡博士同坐一車。馬路中行列間遊行的，還有幾千個男女工人，前面由國社黨軍官引導，軍樂之聲，不絕於耳。青年團和少女團也參加其間。據警廳估計，遊行的人數不下二十萬之衆。

下午三時十六分，希特勒的汽車抵達總理府門首。門口有一隊儀仗隊站着，預備元首去檢閱，但是希特勒

並沒有下車，祇在車上答他們的敬禮。並有幾個從前練回來的傷兵排列的等着。車子一到，其人跑至車前，與希特勒握手致敬。四分鐘之後，希特勒出現於總理府大廈陽台，這時候萬眾歡呼，樂隊奏着國社黨黨歌。羣眾或引吭高聲附唱，興奮之餘，大家高聲歡呼，自不必說，其中竟有喜極而泣下的呢。

希特勒在陽台時，隨侍的有戈林上將，陸軍總司令白羅傑區將軍，海軍總司令賴特上將，里賓特洛甫和黨副總理赫斯。當希特勒舉臂向羣眾答禮時，大家高歌「我們進攻英倫」之曲。因為天熱人多，加以極度的興奮

，婦女們竟有多人昏厥。幸而紅十字女看護等早就預備着，向昏厥者大澆冷水。希特勒在陽台看了一會即行退去。

羣眾仍舊沒有散去，在三時三十七分時，無線電揚聲筒報告說：「大家注意，元首將再與諸君見一面，請大家稍待即散去。」三時五十五分，希特勒又在陽台上出現，戈林立在左側。大約二三分鐘，他又進去了。揚聲筒立刻叫眾人散去，於是民衆便逐漸四散，至是，二日盛況，遽爾消逝。

此
页
空
白

英法同盟分裂的始末

這篇係法國文學家傳記家莫樂 Andre Maurois 所撰，原文初載美國

Collier's 週報，現已印成單行本，名曰「法蘭西的悲劇」。

自從一九三九年九月歐戰開始以來，德國方面的宣傳，即以離開英法聯盟為目標。八個月內，法國人每天總是聽到說：法國是被英國牽入戰爭漩渦的；英國人自己不打仗，而且從來沒有打過一回仗；英國人不過供給兵器，法國人却去充當炮灰。他們並向法國方面散佈許多畫片，上面繪着英國兵正在把法國兵推入「血池」，或是畫着英國軍官正在巴黎玩弄半裸體的女人，而法國兵却在馬奇諾防線日夜守望。迨至一九四〇年六月，德國的宣傳居然大奏功效，不但使英法離異，且使他們化友為敵，其故何在？

第一，法國人成見太深，以致此種宣傳更見有力。遠在德國之前，英國已為法國的世仇，法國人對於此種宿冤，迄今仍是念念不忘。我曾在許多地方縱談英法友

誼，每被百年戰爭結下的不解之仇所窘。固然，法國已故外交部長德爾卡賽曾在一九〇四年努力調和兩國，樹立協商關係；固然，英軍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間會與法軍肩膊作戰；固然，英國戰士長眠於法國北部地下的有一百萬之衆；但自上次歐戰停止以後，兩國誤會又繼之發生。英國唯恐法國過於強大，因而左袒德國重整軍備，一念之差，終至貽下無窮的後患。

約在一九三〇年，英國駐法大使鐵萊爾勳爵曾對我說：「歐戰告終以來，英國曾鑄成兩大錯誤：英國人相信法國戰勝之後，已德意志化了，此其一；英國人又相信德國經過若干轉變之後，已英國化了，此其二。」

一九三六年，德軍撕毀羅卡諾公約，重佔萊茵區，英國輿論，方沉醉於和平主義，竟拒絕援助法國。

當時英國政界某人對我說過：「德國人在他們自己的後花園中，當然可以暢所欲言，我們爲什麼要去管他？」另有一位說：「你們反對我們英國人，不過因爲我們不是忠良的法國人而已。」可是事實上並不如此。我當時反對英國人，乃是因爲他們不是忠良的英國人。他們並不知道德國重整軍備之後，對英對法，一樣的重重大威脅呀！

我對於英國民族，深爲敬愛，已非一朝一夕。上次歐戰時，我曾駐在英軍中擔任聯絡員。據體驗所得，英國對於簽訂的條約，確能信守不渝。一旦國勢危急，該國同別國一樣，也會採用強暴舉動，不過可說決非是出於惡意。

國家猶如個人，其殘暴行爲，實在是自餒心理所造成。英國並無自餒心理，且適得其反。九百年來，英國國運隆盛，已養成一種不可動搖的樂觀心理。英國不戰則已，戰無不勝，因此對於失敗的可能性及其可怕的後果，已不再想到。自上次歐戰停止之日起，英國人所希望者，無非是歸享田園之樂，以度其習慣的生活；對於

武備和戰爭問題，一概充耳不聞。英國教授們所訓誨青年子弟的，也無非是說戰爭是野蠻主義的遺毒，消除並不難。可惜他們未曾注意到，公理若不以武力爲後盾，邪惡反將佔居上風。

英國還抱有一種錯誤的幻想，就是過於重視國際聯盟，以爲教化式的議論可以制服大砲。此種思想錯亂，過於自信，和不顧現實，實必自貽伊戚，早在有識者意料之中。自一九一九年以迄一九三九年，英國始終躺在國內綠茵草地，悠然自得，及至慕尼黑會議以後，突然醒來，爲時已遲，最後乃赤手空拳，起而作戰。

這是德國人宣傳成功的第二要素，他們朝夕在法國人耳邊絮聒：「英國並無軍隊作戰，而將使法國戰至一兵一卒呀！」這話，也有幾分可信。英國的海軍固然獨步全球，其空軍亦臻上乘，但在陸地方面，英軍員額及軍備都不充實，在一條修長的戰線，祇能扼守短短的一段而已。

許多法國人都曾以譏諷的口吻問我：「英國兵嗎？英國兵在那裏？法國境內難道真有英國兵嗎？」



本文作者莫樂上尉

不下；法國軍備部長陶德禮於聞訊之下，曾爲之驚異不止。同時

德國的宣傳和法國人的心理即使如此，英國若在宣戰之後，即能急起直追，迅速編成若干師團，法國人的心理亦未始不能轉趨信任。可是英國人，無論在本質上或主義上，素以迂緩見稱，在這一次戰爭中，尤爲顯然。工會不肯取消工作時間的限制，直到好幾個月後，工會代表羅致入閣之後，這種情形才見改善。大腹賈則惴惴於國外市場的不克保持，應向美國及加拿大訂購的貨物，數量不足。飛機製造未收成效，遲至工業巨頭皮孚白魯克勛爵出而主持其事，方始見轉機。一九四〇年三月，英國專家對於大量製造的坦克車型，仍是各執一詞，相持

法國的北路軍司令皮樂，也向我訴說：「英國人嗎？我知道他們具有優良的品質。他們的兵士確能堅守陣地，他們的將領確甚富於作戰之經驗，只是他們遲緩得不可思議！開戰已八個月了，他們還祇有十師人！單就他們的徵兵額而論，他們至少應編成三十個師了！但是他們做事太過於細到，太喜歡吹求。德國人却知道時間的重要。」

英軍中的法國聯絡團參謀主任特卡德上校亦曾憂慮着說：「英國在此後數月內，擬派遣到法國的兵額，我迄無法獲得正確的消息。有時候他們告訴我，在十月以前，可以開出四個師團，有時則說僅有一師。有時候他們準備編成第二軍團，後來又打消了。無論如何，今年夏季沒有多大希望，這是何等苦悶的事。」

但在一九四〇年間，德國方面的宣傳還沒有接近他們的目的。法國方面確有許多反英的人，但英法兩國參謀部却推誠相與，較之一九一四年情形有過之無不及。兩國海軍司令部也毫無隔閡；英國海軍部能把所有的新發明，告訴法國海軍部，法國海軍部也能把一切檔案盡

量供英國海軍部參考。

但要使兩國軍隊親善，確非易事。言語不通乃是最大的障礙。但是一有機會，雙方也能和衷共濟。尖銳的反英運動都發現於統治階級，而並不存於民間。

據許多法國人看來，英國作戰的威望，端藉海空兩軍予以保持。德國袖珍巡洋艦斯比上將號，和運輸艦阿爾特馬克號兩役和那維克港戰役，曾在法國方面引起重大影響。即使反英的法國人，聽到這種消息，也都點首稱賞說：「英國人真是不弱！」

英國空軍在法國方面最受歡迎。在開戰之初，法國飛機寥寥可數。英國空軍所成就的光榮戰績，使法國軍心振作不少。當英國旋風式戰鬥機攻擊敵軍的亨格爾式或道尼爾式飛機時，八挺機關槍，能同時射擊，擊落敵機，法國兵士，無不眉飛色舞，鼓掌稱快。英國飛機，如先前的旋風式，噴火式及後來的反抗式驅逐機，和白侖漢及威靈吞式轟炸機，法國專家都讚賞不止。駕駛員技術嫺熟，亦屬一時之選，人機配合，相得益彰。

有一天，我遇到一位青年駕駛員，他年方十九，但

擊落好幾架德機了。我問他道：「擊落德機是不是件難事？」他回答得很好：「難嗎？不，一點也不難。祇要嚴格遵守航空學校的教訓便得了。他們教我如何追逐敵機，不理會敵方的火網，直到敵我相距三百碼左右，敵機出現在防風玻璃上小紅圈的正中央。這時祇須一按控制八架機關槍的電鈕，必可擊落德機。我遵照這教訓做去，在三百碼處，看見敵機恰在視線中央，電鈕一揷，我果然如願以償了。你看，這事果然一些也不難。」

不過，英國的飛機和駕駛員縱然無可疵議，英國空軍的編制却太嫌複雜。北戰場有若干飛機，編成「空軍分隊」，是由戈特將軍指揮。在香巴臬另有一個「挺進隊」，大部份由轟炸機編成。此外還有大批飛機留駐英國，保衛工廠和鄉村。

驅逐機僅能在空中飛行約一小時半，所以駐在英國各地的航空隊，對於法境戰事，絕少幫助。它們雖曾參加鄧扣克的戰役，那是因為與英國海岸僅隔一衣帶水之故。他們以半小時的時間，自英國根據地飛抵法境，作半小時的戰鬥，在餘下半小時飛回本國，因為時間充

裕，所以成績卓越。追戰事南移，這種戰術即逐漸失敗。法蘭德一役，英機參加日趨減少，法國軍部日益不滿，其故即在於此。

法蘭德一役，聯軍敗衄，兩國間互相責難，彼此攻訐。他們並非缺乏勇氣，英軍和法軍中間，確有不少隊伍值得稱讚。挫折的原因何在，應當另求說明。

英國方面說：「我軍已被包圍，已喪失一切輜重配備，這都是爲了戰略上的錯誤，却不是我軍的過失。」

法國方面說：「我軍誠有錯誤，我們並不飾辭否認，但是最大的癥結，乃在兵力不足，這一層英國應負大部份的責任。」

色當被突破後，邱吉爾最初設法減少其嚴重性。

五月十五日，邱氏飛抵巴黎，與法國軍政最高當局舉行會議，他具有非常的決斷力，法國當局無不驚嘆佩服，恢復勇氣。這一天遇到他的人，對於他獅子般的怒吼，和滔滔不絕的雄辯，無不傾倒，他反對退出比利時，他反對放棄魯文和不魯捨爾。他要反攻，去打擊敵人的攻勢。

五月二十六日，輪着萊諾飛往倫敦舉行會議，他所帶去的消息，不免使人氣喪。他說英國若不能作大規模的援助，法國祇好走罷兵的一途。兩天之後，即五月二十八日那一天，比利時突然降德，英法聯軍，不得不匆遽退到鄧克。

鄧克戰役之後，英國輿論沸騰，有若干新聞記者甚至說：「我們千萬不要再把不惜重大犧牲所救出的師團，重新派往法國呀。法國軍事，已瀕絕境，即使派遣援軍，也是無法挽救的了。這些師團必須留守本國，與不列顛共存亡。」即使胸襟較爲寬大的，也堅持着說，這批軍隊損失甚重，非三個月後不能重整軍容。

迨至塞末河一役，法國境內還有什麼英國軍隊可言嗎？第五十一師原駐薩爾，得免法蘭德一役的挫折，後來開往聖伐勒萊。此外僅有正在登陸的摩托化隊一師團和第三師的一小部份，如此而已，加拿大軍雖會渡過海峽，但到得太遲，未及參戰，即行撤退。所以當法蘭西大戰正酣之時，德軍人數不下一五十師之衆，而參與斯役的英軍，却祇有三四師。在有識者看來，那是法蘭

德一役大敗後的必然結果。

德國無線電台當時又很挖苦的批評英國人道：「英國人嗎？英國人所曉得的戰術只有一種——登船撤退而已。你們不久就可看到他們報紙上大放厥辭的說，英國海軍已如何獲得重大勝利，英軍撤退至一兵一卒，秩序井然，並未流血呀！」

德方此種宣傳，旋獲事實證明了。英軍將領已因法蘭德一役之敗，失去自信力，他們恐被包圍，由於本能的衝動，只想背海列陣。法軍司令也已感覺到英軍的不安心理，深懼牽動大局，推誠合作的時期，至此已成過去。

六月初，兩軍心境，似乎都很紛亂，我不得不竭力促使我上峯注意。即在此時，我被派赴英，並不是想向消息靈通的英國政府乞援，而是想設法促使英國人民注意法國處境的危殆，向他們說明，要使法國絕地逢生，英國必須將一己的安全，置諸度外，而把那最後一架飛機和最後一營士兵，全數赴法增援，始克有濟。

我在凡爾賽附近布克地方，乘坐英國飛機，飛到亨

登飛機場降落，立即往見法國聯絡員，由其領到英國情報部。其時情報部當局正在招待新聞記者，我到得很湊巧。主席外交部代表皮克即把我推上講壇說：「你的使命既在宣布法國情形，此刻正是一個極好機會。英國全國報界人物都在這裏，請你就盡情宣佈吧。」

我却不知道怎樣措辭才好，事先毫無準備，即在平時，我的英語，又沒有出口成章的本領。但在這一天，我爲了法國所遭遇的不幸，我爲了迫在眉睫的可怕的前途，我受着極大的感動，我的言辭竟會滔滔不絕。我演說才畢，在座三百位新聞記者全體起立，掌聲不絕，使我大爲驚異。我不相信以前會有何人以法國處境惡劣的情形，這樣坦白地告訴過他們，並且說明英國的援助如何急不容緩，非有英國援手，法國就無法支持下去了。

未幾，我由英國情報部次官尼哥爾遜和皮克引往晤見情報部長特夫古柏。彼此主張我把方才所說的，在無線電中向英國民衆重說一番，就在這一夜，英國廣播公司允以「最佳的時刻」，即在晚間九時十五分「補助報告」時刻，供我利用。

我便忽促寫成一篇文章，最後的一段如下：

「我們法國人的朋友，若要幫助我們，不在一九四一年，不在今年秋天，也不能遲至下月，祇有『現在』。」

我們深知英國陸軍和空軍的光榮戰績，他們已經竭盡所能了。爲其所不可能，此其時矣。我們對於不列顛同盟國，完全信任。我們已知道他們將傾其所有，以從事戰爭。我們所請求他們的，無非要他們明白「時間」的重要。請再振作所謂「鄧扣克精神」吧！當鄧扣克退兵之前，一般人以爲要在幾天之內從半成廢墟的海港撤退，決不能超過三萬人，就是最樂觀的人也以爲至多不過五萬人罷了。然而事實上獲救的竟有三十三萬五千員名之多。究竟是怎樣做到的呢？還有什麼人比你們親歷其境的更明白嗎？假使你們再表現一次鄧扣克精神，你們也就能贏得這一仗，贏得這一役戰爭了。在鄧扣克，你們會動員每一條船。現在請你們動員每一架飛機，每一個士兵和每一枝槍。再讓我們一同請求極願援助我們的美國，請求他們把平時經年纔能製造完成的物品，在一個月之內，加速完成。專家們必將異口同聲地說，要在短

短數星期之內，訓練，配備，和派遣一支大軍，乃是不可可能的事。這句話固然不錯，但是無論如何，這事一定要做到，也一定能够做到的。……」

英國廣播公司請我再在早晨兩點鐘，用法文重複向加拿大廣播一次，第二天再向英國各學校播音一次。我兩日未眠，精神萎頓，但我得悉英國民衆對我的請求反應極快，使我快慰異常。此後數天，我接到無數書函，並接見大批訪者，他們願望一致，無非是說：「我們願意幫助法國。我們應如何幫忙呢？」

我深知英國輿論都要政府採取更堅強的措置；可是善言畢竟不能代替飛機戰車。

我對我的朋友們說：「這些書函和慰問，真使人感奮，但到底你們能够給我們些什麼呢？」

我們的面色頓時顯着嚴重的窘迫。

他們回答道：「除了甫自英倫開拔的加拿大軍一師外，我們已經沒有在大陸上作戰的軍隊了。我們在法蘭德一役，損失太重，補充不及。我們自當派遣飛機數隊到法國助戰，但有一點我們也不能忽略，我們的飛機製

造廠和海港，是不能不安爲保護的。只要你們能支持到一年——」

我知道這一局已是失敗了！我知道法國已是沒有希望了。

我和法國駐英大使考平會面，我在這艱苦時期，始終能抱着勇氣。我對他說：「戰爭歷時已十個月，英國竟已無兵可調，豈不離奇。」

他却回答道：「不錯，但我們須作持平之論。他們對於所訂的盟約，確已信守不渝，英軍師團的編成，歷史上曾有明文，規定限期，他們並未愆期。錯誤是在訂盟約時我們所要求英國應派的師團不及一九一四年時的多，但我們未曾要求過他們，却是事實。我們的防線和防禦力被人誇張得像神話一般，把我們參謀部和部長們的耳目都朦蔽住了。」

十三日早晨，報載德軍已逼近巴黎。當我正在憂心如焚地閱讀泰晤士報時，電話忽然響了，並且有一女侍通知我，十一點鐘，英后在白金漢宮接見。伊利沙伯后前爲約克公爵夫人時，和我曾有一面之雅，此後她以皇

后身分駕游巴黎時，我又曾見過她一面，但我不知道這一次荷蒙寵召，究竟所爲何事。宮門的衛士，個個身材高大，穿着紅色制服，宮中到處懸着紀念片，和陳設着竹製傢具，依然顯出女皇維多利亞時代景象。

英后見着我，對我說：「莫樂先生，我對巴黎的命運，極感悲哀。我對於貴國人民的不幸，深表同情。我非常的爱着法國。兩年前我們聘問巴黎時，我和貴國婦女心心相印，今晚擬在無線電中同她們傾談一切，一吐胸中真情。」

她旋與我討論廣播的措辭，又問我妻兒的下落，辭意懇摯。我答稱他們消息杳然，她一雙柔和的眼睛，表示着無限的同情，竟至泫然欲涕，使我大爲感動。當她說「我深愛法國」時，我感覺着這並不是官場客套話，而是出於真心。皇后和英國人民一樣，原想盡力幫助法國，可是太晚了。

巴黎既告失陷，邱吉爾便飛往都爾，當時法國已呈土崩瓦解之象，使他驚駭不已。他着陸的飛機場中，竟是闕無一人，沒有一個政府官吏，也沒有一個代表，前

來迎接。城中難民充斥，他費了許多周折，才尋到法國政府的所在。

在洛亞河畔一所別墅中，法國總理萊諾告訴他說，他仍堅持作戰到底，但他或者不得不出於辭職的一途，繼任內閣或須要求停戰。果爾則英國態度怎樣呢？邱吉爾聲明不能解除法國不能單獨媾和的約束。這便是萊諾和邱吉爾兩巨頭最後一次會面。

六月二十七日，我到威爾脫去見英國前任駐法大使費普斯爵士，他邀我共聽法國廣播。無線電中唱着「市民們，起來從軍去！」的作戰口號，我不禁歔歔流涕。我旋得悉萊諾已經去職，新政府已經請求休戰。我相信我的英國朋友，在這次彼此均感痛苦的環境之下，他們休休有容的態度，的確與他們高貴的傳統精神相吻合。他們立刻認識這一幕悲劇中雙方都有錯誤，毋庸彼此責難。陸軍部次官葛立格爵士曾對我道：

「我所要告訴你的，就是我們了解一切，不來責備你們。我們不能及時援助你們。你們除此以外，也是別無他法。」

他接着同我談起法國艦隊的事。這是所有英國人都感到煩惱不安的。此後數日中，空氣益覺險惡。停戰條件引起嚴重的驚慌。據說英國駐法大使康倍爾爵士在波爾多，已不復能獲得任何消息。法國駐英大使考平，因為不願代表與平素主張相反的政府，也已提出辭呈了。

在最後一刻，邱吉爾仍想德萊諾內閣繼續作戰，主張將來英法兩大國合併，歸由一個政府管轄，主席則由法國人充任。彼此人民都有英法兩重國籍。一切財富物資歸兩國公有一個驚人的建議，若早幾星期提出，必能改變戰局。可惜那時候法國已是精疲力竭，除了「立即」助以飛機，戰車，大砲而外，已是一無所求了。

我聽說魏剛將軍曾經提起邱吉爾一件事。邱吉爾在南非洲外雪凡爾戰爭中，方才躍下一輛火車，即被兩個南非洲土人以槍指胸，把他捉住。

魏剛將軍道：「假如在那時候，火車中有人對邱吉爾說：『反抗他們！我家中資財充足，可以任你取用。』這種建議當然不能挽回情勢。現在法國的處境正復相同，只好同邱吉爾一樣『聽天由命』而已。」

這事虛實如何，作者不得而知，但他的比擬也許十分恰當。但在邱吉爾方面，自以為他的建議對於法國貢獻至大，甚至國會震駭，人民惶惑，怪他作事過分，而今見到對方不啾不睬的態度，自難免更有創鉅痛深之感了。許多英國人也都和他同抱遺憾，而以最愛法國的友人痛苦更深。

英國政論家麥卡賽曾對我說：慚愧得很！我倒很高興做法國公民呢！

我與他和另一位天才作家毛鐵墨在漫漫長夜中，縱論今古，稍遣愁懷。麥氏的言語，尤為扼要。

他說：「第一，我們英國人不可忘却我們的友人，和他們的隆情厚誼。即使我們在天涯海角，多年不通音問，即使法國人都說英國人都是怪物，英國人聽說法國人中途背棄，我們仍須記住，有好些法國人，也有好些英國人，都是胸襟高尚，忠恕為懷的。我們一有機會，就應當相親相愛，比平時更要親愛十倍，世界上的親愛精誠，正患缺乏，我們必須加以補救。」

當晚情景以及我在許多友人家中的所見所聞，使我

腦海中對於英國，重現較好的印象。可是環境困難，使我痛苦萬分。兩國關係，愈趨嚴重。法國坦克車專家特戈爾將軍已在倫敦組織法蘭西民族委員會，並招募志願兵，引起了許多法國人的良心問題。有些人認為在國家危難之時，不應從事分裂運動。有些人則不願承認停戰條約，而投向特戈爾將軍麾下。

倫敦與波爾多間，且已在無線電中互相攻訐，此種無謂的爭論，使我深為痛心。我雖主張適可而止，但無絲毫效力。

那時英國祇有如何充實國防一個念頭。在五月間，英國還沒有配備完整的軍隊可以派往法國，到了七月，已有百萬大軍訓練精熟，可以執戈衛國，抵抗強敵了。加拿大軍和澳大利軍也將第一次在英國本土作戰了。各處要道和城市，防禦陣地所在皆是。總司令部已因法國所受慘痛的經驗，獲得教訓，飭令民衆在被攻擊時暫居家中，不得外出，以免妨礙軍事行動。各村都招募義勇隊，以防禦敵方的傘兵。一種果敢的精神，和奮發的勇氣，到處可見，且為從來所未有。英國突然發覺法國並

不能倚作長城之靠，因而受到劇烈的震動，惴惴於三島的安全問題。但當危險臨頭之際，英國民族並不畏怯退縮，反而勇氣倍增，一如往昔歷史中所表現的一般。

七月二日，法國軍事聯絡團將我解除職務。自此以後，一因英法兩國之間，交通斷絕，一因我允在哈佛大學擔任講演，便決計離英赴美。橫渡大西洋時所乘的船即是法國遣送兒童至加拿大的一艘。當時在甲板上所見的情形，使人非常感動。一千個兒童，在日光之下，圍繞着保護他們的大砲遊戲。護送艦隻，有巡洋艦一艘和驅逐艦兩艘。我在船上，從所貼報告中，得到奧蘭戰事（按即英艦隊攻擊法屬非洲奧蘭港法國艦隊一役）的驚人消息。數星期來追隨着我的種種不幸，當以這一件事

為最可恐怖了。我雖生為法國人，但和英國已有二十年的交誼。我現在正如一個父母已宣告離婚的孩子，縱和母親同居，痛苦亦自可想而知。我心裏說：「無論或是或非，我終愛我的國家。」我的理智告訴我，這亟需互助的兩國民族，有此決裂，實是一樁極大的憾事呀。我倚欄眺望，但見海水洶湧，巡洋艦傍船行駛。英國船副，見我憂思甚深，擦身行過，亦悄然無語。此時我陡然想起麥卡賽的話：「無論我們的遭遇怎樣，切勿忘却我們的友誼依然不變。」我不自覺的低唱着蘇格蘭歌「假使舊日的相識忘懷了……」在巡洋艦的砲塔上。一燈高懸，但見光芒閃爍，正向我們傳遞着神秘的信息。

此
页
空
白

法國海軍的回顧

法國的海軍，在歐洲原居第二位。自航海術初興及鐵甲汽船問世以還，法國海軍設計家的新發明常較他國爲多，但他國人根據此等原意，從而加以發展的範圍，却較法方爲大。

法國的政治及社會，恒不能與技術及科學的進展，並駕齊驅。該國造船部雖多變動，但其艦隊仍能維持實力，在戰時，原可保護其僅次於英帝國的交通線。

法國艦隊實力雖強，特近年來軍艦和商船的建造，則因人民陣線政府採行每週四十八小時工作制，曾一度趨於遲緩。法國採行此制，損失頗重，尤以造船爲最。惟自一九三八年秋，每週四十八小時制明令廢止後，法國整軍經武，彌補所失機會不少。

一九三九年間，法國造船業已能加速進行。法國船廠所積極建造的軍艦，不下一百廿六艘，其中有三萬五千噸主力艦四艘。第一艘里契留號 *Richelieu* 最近始完

成。數年前所造成的主力艦鄧扣克號 *Dunkerque* 和斯特拉斯堡號 *Strasbourg*，都以裝甲堅強著稱。鄧扣克號的鐵甲，佔排水量有百分之四十，此乃任何主力艦所不及。

這級主力艦排水量二萬六千五百噸，其重要軍備有十三吋大砲八尊，五·一吋兩用大砲十六尊。鄧扣克號及其姊妹艦的砲塔，係模仿英艦納爾遜號設計造成，砲塔四散裝置，速率每小時超過三十海里。鄧扣克號所裝的派森斯式有齒透平推進機，試航速率超過三十一海里半，其最高速率或在三十二海里以上。鄧扣克號和斯特拉斯堡號都列入戰鬥巡洋艦一類，但觀其軍備，速率，及堅厚異常的鐵甲，皆值得歸入戰鬥艦之列。

法國建造巨型艦時，有大船塢可供利用。鄧扣克號係在白萊斯德乾船塢建造。艦身在水線上約長六百九十呎，較乾船塢爲長，乃使艦身浮出船塢建造，然後曳入

尼農船塢，再將分別建造的艦首裝上。新戰艦里契留號和琴巴特號 *Jean Bart* 亦係在乾船塢中建造。

里契留號級戰艦裝甲共重一萬五千噸左右，較鄧扣克號一類軍艦猶厚；速率也在每小時三十海里以上，或可航行至三十二至三十三海里。其主要軍備將與英國君主級軍艦相同，即備十五吋砲八尊；次要軍備計有六吋砲十五尊，裝五座砲塔，三十七耗高射砲八尊，十三耗高射砲十尊。

法國迄不注意航空母艦，而主張各艦應在可能範圍內自載飛機，即潛水艇亦然。里契留號一類戰艦，各可載飛機四架。惟排水量一萬八千噸左右的航空母艦數艘，在開戰前已在建造中，速率均甚高。法國艦隊中最大航空母艦貝恩 *Bearn* 號，效力甚大，但不美觀，其烟突與上層建築，皆在右舷。

法國巡洋艦隊中有特別優秀的軍艦數艘，其最著者為蘇弗朗 *Suffren* 級之重巡洋艦，備八吋大砲八尊，及

大批次要武裝，鐵甲亦甚堅厚，保護週到。該級軍艦速率至少每小時四十四海里，排水量約一萬噸。法國巡洋艦多載飛機二三架。

法國驅逐艦設計，亦多進步。例如莫加杜號 *Mogador* 級驅逐艦，排水量約計三千噸，備五·五吋大砲八尊，此種驅逐艦原可列入巡洋艦之列。此種驅逐艦及他級驅逐艦數艘，均較英海軍最大的「L」級的驅逐艦為大。法國並有大隊護航船，更有護航船多艘在建造中。

法海軍中，潛艇最多。在若干方面，此種潛艇為舉世最精良者。此次歐戰中迭奏巨功的潛艇蘇科夫號 *Souchon* 為世上最大的潛艇，浮起時排水量二千八百八十噸，長三百六十一呎，全體艇員一百五十人。蘇科夫號實為潛水巡洋艦，其軍備有八吋砲二尊，三七耗高射砲二尊，二一·七耗放射魚雷管十具，可載魚雷二十二枚，小型水上飛機一架。

德空軍炸英的失敗

本文是美國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報駐倫敦訪員的報告。

德國對英，決不能像對波蘭，荷蘭，比利時及法國閃電戰中一樣，在空軍上佔壓倒的優勢。英國空戰的成功已有顯著的事實可證明。舉例來說，一九四〇年八月十八日，德國空軍大舉轟炸倫敦的結果，在德機六百架中，被英國空軍擊落者，達一百四十一架，而英機的損失，只有二十二架，此事極可注意。倫敦居民，正像英國沿海居民一樣，業已表示他們能够應付這一問題。不在此也，德國打擊英國及其不列顛帝國心臟的企圖，不獨消耗極大，並且在戰略上，也毫無效果可言。

英國空軍在空戰中的成功，並不視擊落敵機數目的多寡而定，雖則此項數目的多寡，也極關重要。德國空軍自八月八日大舉轟炸英國以來，遭受嚴重損失，已有肯定的事實爲之證明。自八月八日實行白天大舉轟炸英國之日起，至九月十六日止，德國飛機業已喪失一千七

百九十九架，此項數目已經各方證實。此外尚有德國飛機八百架被毀，但尙未經英國官方證實。德國在此期內陣亡的或被俘的飛行員約有六千人，而英國飛機的損失僅六百三十八架，並有飛行員二百九十二人幸免於難。此項數目包括在德被毀飛機及偵察北海及其他地帶失事飛機在內。就全部言，在八月六日以前，英國已擊落德國飛機三千零二十一架，其中很多爲戰鬥機。又據英方估計，至彼時爲止，德國飛行員，業已喪失約九千人。

舍數目不論，其他更可注意者，英德空戰且已證明戰勢不屬於德國，而屬於英國。在德機大舉襲擊英國八日之中，德國飛機皆在百架以上，其中至少有兩次超過一千架，德軍在戰略的意義上予英國以嚴重的損害。此項意見，並不完全根據英方公報，有經驗的中立觀察家，亦作如是觀。

德國對英空襲的目標約有三項：第一，實行空中封鎖政策，以與海上的潛艇與魚雷艇封鎖相呼應。第二，想由空襲以達到進攻英國海岸之目的，特別在使英國空軍由空戰中及毀壞飛機場與飛機工廠而至消滅。第三，以不加揀別的進襲非軍事地帶，擾亂交通及其他損害國民抵抗的方法，以打擊英國的民氣。

就第一項目標而言，德國空中封鎖，業已失敗，德國現已放棄此項目標，即其顯著的證據，德國對英的空襲。最初本集中於商埠，海港，護送艦及船塢，現已大部分改向內地轟炸。據親到英國各重要商埠視察的公正中立家意見，及由管理航運與食糧當局的證明，吾人可斷言，德方空中封鎖並無成功的希望。且德國轟炸機最近白天空襲，比以前的夜襲，更無成就可言。英國空軍戰士，藉高射砲之助力，及防空汽球與空軍隊伍的合作，已足使德國空軍的進襲，僅為一嚴重的騷擾而已。

德國第二項目標在於造成壓倒英國空軍的優勢。國社黨宣傳部所發表的數目，如屬可信，德國空軍當然已可完成這項目標。然空戰的結果，尙難於斷定。但英國

的「噴火」式機及「旋風」式機比之德國飛往英國作戰的任何種飛機，都已顯出無可否認的優勢。

再就轟炸英國飛行場一項而言，英國當局並不否認若干飛機場已遭德機嚴重的襲擊，損害究至如何程度，此事有關軍事秘密，不能宣佈。但可得而言者，德機的轟炸，至少尙無使英空軍不能繼續應用的飛機場。德空軍轟炸英國飛機工廠的情形，亦復相同。少數飛機工廠已被德國空軍投彈擊中，但其損害的程度，遠較德國使用大批飛機以求達到的目標為低。據可靠的估計，各兵工廠因德機的襲擊而工作時間延誤者，較英機所加害於德國的，只及十分之一。

就德機空襲第三項目標而言，德國空軍打擊英國國民氣，其失敗更為顯然。其最近最好的例證，可由德機襲擊倫敦情形來說明。據德國無線電廣播：德國空軍擬將英國首都附近大部分炸為平地，使倫敦民氣為之消沉；然而事實竟與此相距太遠。倫敦近郊小部分地帶若干房屋，商店，街道，自然已遭受很大的損害，居民死傷亦多。近郊有一車站，且被擊中，並有兩三處鐵路交通，

燈時間被阻斷。不過幾小時後，修理工作即在進行，路綫即收拾清楚，交通又如平時一樣恢復起來了。

記者當空襲時，適在該交通綫火車中，其目視情形如下：

「警報大鳴之後，大部分乘客多走到車廂以外，只有我們四個人仍在車上。在兩站之間，突然發生不斷的撞擊之聲。火車停下來了，我們仍在車中等待着，聽見飛機在空中飛過，也聽見幾個炸彈爆發聲，與機關槍開火聲，並有飛機一架飛至鐵路綫上空開放機關槍。那飛機越過該路後，響聲隨後即減低下去。

「坐在車角上的人說：『我想空襲對於我們的影響，不過如此罷了。』

「過了不久。我們坐在黑暗中，覺得厭倦，便開了窗，拉上窗簾。什麼東西都看不見，在前面只有些烟和塵土。我們等待了一個半鐘點，在這期間，大家相聚作諧談，不久火車又在開動了。

「約過半英里的路程，我們就到了被轟炸的車站，玻璃狼藉，月台旁邊，見有一節火車窗門被毀，彈孔很

多，木條彎曲，被棄置在一旁，下面的大街上，一排店面也被炸去。

「另一方面，一直下去約離開四分之一英里，有着好幾家房屋被炸彈擊中，救火會和警察正在工作，在我們一個半小時的停留期間，大火已經撲滅，街道也清除了，使人發生一種深刻印象。

「該鎮的附近看來極為鎮靜，大部分乘客走出了火車，去視察損失，但他們聽到站長在大聲呼喊：這次並無一人受傷。

「後來又有一個房屋被毀的男子說：『轟炸只毀壞了我們的住宅，並沒有擊毀一家工廠。』

更有一顯著的反證，足以證明德國所宣佈倫敦生活已遭打擊的不確，就是英國板球戲仍在球場及鄉村草地照常進行，此項球戲，即使一時中斷，但警報一解除，立即又恢復起來了。

從記者在英國東南部幾次空襲的經驗中，並在空襲後與英國人民談話，顯然可以看出，英國的民氣並沒有銷沉。

德國飛機雖以不加揀別的方法，轟炸那些並非軍事目標的地帶，造成極大的損失，但依然無補於實際。

倫敦的偉大

倫敦爲世界第一大都會，位於泰晤士河兩岸，距海口約六十哩。其地包括倫敦郡，面積一百十六方哩，及大倫敦，面積六百九十三方哩。人口八百萬。十九世紀前，倫敦僅係一市區，面積不過一方哩，嗣將四週各村鎮聯接成一大倫敦，匪特爲英國首都，亦且爲世界金融商業中心。其中部分

(一) 市區 The City (二) 倫敦港 The Port (三) 東區 The East End (四) 西區 The West End。全境共有大小教堂一千五百所，公園及廣場一百餘處，大小醫院約二百所，著名建築無數。全國鐵路幹線均以倫敦爲終站，倫敦境內鐵路線七百餘哩，其中有地下鐵路一百七十一哩，每年乘客六萬萬人；並有公共汽車五六千輛，每年乘客十九萬萬；電車線長五百三十六哩，每年乘客九萬萬人。船塢面積六百五十公畝，碼頭長二十八哩，每年對外貿易約十萬萬鎊，佔全國貿易四分之一。克勞頓飛機場在其西郊，係在上次世界大戰時開闢，旋於一九二八年改造成爲世界最良機場。

倫敦人的地下生活

德國空軍集中全力，轟炸倫敦，差不多已成日常功課。倫敦人所遭受的生命財產損失，誠不可以數字計。

最感痛苦的就是尚未撤退的數百萬居民，每晚警報之聲不絕於耳，出入防空壕如穿梭一般。日常生活之顛倒痛苦真是無詞可以形容。他們甚至於無可如何之中，發明了一種新奇的口號，叫做「欲避戰爭，惟有從軍」。這是一語雙關的幽默話，雖不無解嘲之意，但實際上，倒也未始不是大眾在痛苦之下的一個痛快的出路哩！

倫敦原為天下第一大會，在承平時代之，人口多至八百五十萬。目下除了已經奉命撤退的婦孺，及散居四鄉的富翁大戶，約共二百數十萬人之外，多數無法遷徙的平民階級，及必須在都市間謀生的男男女女，還及全人口八分之五。這些人為維護他們的生命起見，唯一出路便是往「地下鑽」！據最可靠的統計，每晚逢德機襲擊時，往防空當局築造的避難室，地下火車站及各公共

建築物的地下室等處躲避者，為數約在一百萬人左右。至於藏在私人自造的小型防空室，以及半公共建築物等的地下室，或防空壕中者，為數更多，至少當在四百萬人以上。為了大家預防「入地無門」起見，凡是有縫可鑽之處，無不視之為安身立命之所。從前大家都歡喜住高樓大廈，六層七層的樓房公寓，差不多常常客滿，租金昂貴非常，輕易不容易找到空房間。自德機不時光臨以來，這種情形就大大的轉變了。所有披屋樓房，甚至有電梯的大廈，即使叫人家化一角錢的租金，也沒有人願問。目下最值錢，最珍貴的去處，倒是大家從前不屑去的地窖。深藏地下的煤礦，以及大工廠中地下消毒過的陰溝之類，如果開放，這些主人們便可立刻致富，因為這種場所真是大家求之不得的好去處呢。

不過倫敦人的地下生活，還須視其階級貧富而異。有錢的人當然到處還可以苦中作樂，飲宴徵逐，猶無虛

日，至於大多數的平民以及靠做工度日的苦工，苦樂懸殊，自不可同日而語了。最上等最舒適的地下生活，要算大旅館中的地層，建築在地下之下，上面有七層鋼骨水泥的大廈挺着，卓然有不可侵凌之勢。九月十日倫敦受德機轟炸最劇烈之時，大旅館的地下室中，還是音樂悠揚，燈紅酒綠。在小小的廳堂中，穿着軍裝的男人和女太太們偎依相抱，婆婆起舞。在蔚藍的多惱河，以及風流寡婦等華爾滋舞曲之下，大家頗有欲醉欲仙之感。地面上空儘管有戈林上將的轟炸機，及英國的高射砲聲對吼着，這班男女却一些無動於中，因為他們覺得在這種大建築物的地下室中，真是千妥萬妥，銅牆鐵壁的安身所在呀！

舞廳之中安放許多桌子，圍而坐者多是各國的駐英外交官員，英國政府的官吏，軍官，以及粉白黛綠者流。他們吃的都是盛饌，什麼龍蝦呀，雞呀，威士忌酒呀，和在戰前運到的各色法蘭西酒和丹麥麥酒等。他們所付代價很貴，因為除了第一流的大旅館尚能供應這些奢侈品外，其他的夜生活遊宴之所，大多數已有望洋莫

及之嘆了。

音樂一停，各隻桌子上又大家開始話談了。所談的無非把德機轟炸倫敦，作為討論的中心。男的女的，都拿他們的專門見解提出來。譬如描寫當時外面的情景如何如何，最後的一聲巨響弄得舞廳地板都震動的，是否即為附近遭襲炸彈爆發，或係離他們所在不遠的公家機關屋頂上所放的高射砲所致，凡此各種問題，大家都不斷的討論着。

夜闌酒酣，音樂師收拾起了樂譜，臂下癩了大小樂器，一個個的溜出去了。客人們也絡繹的散去。有些客人身上早就穿好了長長的睡衣，或猩紅色厚絨布外套，一到地下宿舍，倒頭便去睡。單身漢和婦女們多分處而居，甚至還有一個宿舍，專供成婚夫婦居住。這些宿舍雖深處地下，裏面都有空氣調節設備，客人們並可知照侍役，在指定時間，來叫醒他們。雖然及不到在家裏的那樣隨便自由，然而比較起來，這些宿舍總算還是很舒適。而最關重要的，在地下不但十分安全，且又隱息稍稀，要是住在地面上任何一層房子裏面，受到轟炸的危

險，固不必說，就是那些轟炸，焚燒，彈片飛掠的種種聲息，也叫人終宵擾攘，難以入睡呢。

然而在倫敦够得上資格住大旅館的人，究竟爲數不多。而且這種上等地下室早有人滿之患了。所以最普遍的現象，一遇到空襲警報大作之時，大家還不是拼命的朝那些普通階級的地下室中跑，這種普通人所利用的防空所在，以地下室爲最，其次則爲靠碼頭築造的鋼骨水泥大倉庫。至於公家及私人所造的防空室，一則人家不敷應用，再則非平民階級者都能仿造，當然求過於供的現象了。

政府本來不准居民在地下車站躲避空襲，可是公共防空室既不够支配，而且老百姓究竟以生命爲重，也就顧不得一切，只可暫且「方便」了。倫敦東區的貧苦階級，他們視地下車站爲唯一樂園。這種車站築於入地一百五十尺深的地方，可謂安全已極。一到晚間，或空襲警報發作時，男女老少一一向那裏去了。在那裏，他們就睡在月台上，梯階上，或自動扶梯上。所有畢卡特萊，利塞使脫，霍爾旁，考文花園，及英倫銀行各站，每

晚總有十二萬人席地而臥。

一到夜間，地下車站的月台上，擠得水洩不通，大家倒頭便睡。有的備了毯子枕頭之類，有的和衣斜着身子靠在濕冷無溫的牆壁上，也就呼呼入睡了。道地一些的，還帶着熱水瓶，裏面裝了點心，溫水，紅茶，咖啡，以便清早醒來，漱漱口，提提神，就一上工廠去工作。地下車站「佳座」無多，只好捷足者先得，所以天還沒有黑，已經有許多男女，跑入車站，把毯子之類，舖在月台上，實行其早睡的良好習慣。至於後來者無隙可乘，只得揀了扶梯的階級，權宿一宵。最討厭的，往住車子開來，軋軋之聲，摧破沉寂，却弄得大家難以交睫。

往地下車站中趨避空襲者，他們除了倉猝之間，不及攜帶什物者外，許多人還是攜箱提籠，凡是可以帶走的東西，和隨身物件，多半拿了一起走。所以在紛亂的情形中，又好像旅客們趕上火車的樣子。所不同者，上火車用不着帶被褥枕頭椅子布床之類。而在地下車站的月台上，則這些東西竟是觸目皆是呢。還有些好整以暇

者，帶着香蕉，啤酒之類，預備大嚼。大家擠在地下車站，當然及不到大旅館中的地下室遼甚。所幸裏面的通風設備還不算壞，空氣還不至於十二分的惡濁。不過冷熱水全無，大小便設備十分缺乏，廁所每站只有兩處，而且原來並不為供給度夜的客人而設，自然諸多不方便了。這種情形也不是地下車站單獨如此，即政府所築的公共防空室，在計劃築造之初，祇不過供給居民暫時躲避之用，却沒有想到德機連續轟炸，日以繼夜，亘二月而不歇！

在地下車站避難者，大多為中下階級，他們多半在工廠中做事，平時住在二三層樓中間，並非無家可歸者流。凡是房屋被毀，隨身財產一無所有者，政府另有收容所招待，倒也不勞往車站中躲避了。比了地下車站還要差的，即係靠近碼頭的堆棧倉庫。這種大棧房，係鋼骨水泥所造，堅固異常，較之普通人所住的小屋子，當然要結實多多。每當空襲警報發作時，裏面總是滿坑滿谷，既沒有通風設備，又無縫隙，窗門閉得緊緊，許多人擁擠在裏面，熱而且悶，真是這裏面份子複雜，比較

地下車站還要利害。地上橫七豎八，諸色人等皆全，有哺乳的母親，嬰孩，黑皮膚的印度人，纔從航海登陸的咖啡色東印度人，白種人碼頭員役，娼妓，獷悍的碼頭工人以及倫敦東區貧民等。他們在地面上總可以找到躲避之所，然而誰還放心呢？因之，無論什麼人，可能的話，還是拚命的娶朝地下鑽。

倫敦各大商行，各大百貨商店的底層，也就是絕妙的防空室。像里勃街的狄金士瓊斯公司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凡是比較貧苦的人都可以往這里躲避空襲。裏邊有良好的通風設備，洗盥室廁所俱全。還有一所小酒吧間，化二便士就好吃茶一杯，糕餅每塊四便士。十時半以後熄燈，一早大家就醒來離去。每天下午四時，公司門外已有許多人等着進去，但是除了有空襲警報，非得七時不開門。這種地方比不上不足，比下有餘，倒也是不可多得的普通防空室。

倫敦居民，宿於上述地下車站，倉庫及各機關地下室，差不多有三分之一。其餘三分之一住於私人防空室中，還有三分之一則仍舊睡在各人自己的床上。每夜

睡不到四小時的，大約要佔倫敦全人口百分之四十。男人比女子睡得熟，小孩子又比男女大人睡得好。有小孩子的父母熟睡時間頂少。在大規模防空室中，最可怕的是傳染病的發生，因為人口衆多，管理不易，政府方面正在竭力設法，裝置各種衛生設備。

所謂恩特生式防空室者，乃由內政部設計，專供私人或家庭之用，凡財力能勝任，而屋後園旁又有空隙之地者，大都造上一個。也有許多是由政府出錢所造，以供平民使用。裏面用鐵架支撐，入口高出地面，向下挖深，可容數人；頂作半圓下瀉形，上面堆些沙袋泥土，甚至還有種上些瓜果蔬菜的。這種小規模防空室內的設備，有簡單有複雜，視主人的興緻而異。有人把屋子裏的電線通到防空室，晚間可以伏案讀書，光線很亮。到了早晨又可煮些茶水，吃了上寫字間去。興緻好的人還在屋角裏放個書架子，四面掛些照片圖畫之類，用以調劑裏面的單調空氣。至於裏面佈置有無線電收音機的也不在少數。

德空軍開始空襲英倫之時，有小孩子的人家都把孩

子們放在小床裏睡，及至聞得空襲警報，纔把他們搬到防空室內，空襲警報解除後，又遷回原處。後來因為空襲次數太多，常常搬動太煩麻，索性把小床安放在防空室中。夜間便蹲在防空室中作晚禱。無論有沒有空襲發生，却已養成一種睡在防空室中的習慣了。

三個月以來，德空軍在英國所投下的炸彈不下五千萬磅，除了物質損失不計外，生命喪失，就平民而論約為三千五百人。其中受害最大的當然要推倫敦了。但是英國人的堅毅苦鬥精神亦頗可佩服，倫敦在表面上看起來，似已瘡痍滿目，但據估計，建築物的遭轟炸而毀損的，不過達總數數百分之一；至於生命的喪失，就三個月以來的總數而論，尚不及美國一個月中因車輛肇禍而死者數目的。不過老百姓終因為受德機的不斷轟炸，精神上大受打擊，一夜不睡，三天沒有精神，何況連續着三個月之久呢？這當然也難怪了。

當局為鼓勵民氣，再接再勵起見，文字宣傳無所不用其極。倫敦快報會對大眾道：「你如能繼續着工作，那沒我們便能擊敗德國。要是你不能的話，那沒我們就

要被他們擊敗了」。短短兩句，倒也字簡意賅，頗為動人。當局又在各觸目之處，張貼佈告，叫老百姓不要氣餒，鼓勵他們的持久作戰精神。最近有一張佈告，為上次大戰時前線英軍據點的一個戰壕裏所掘出來的。那二隊兵奉令堅守陣地，不得擅離，以待援軍開到，結果全隊殉難。這個命令由一個澳洲軍官簽字，上面寫着道：

(一) 此一據點務要堅守，非待援軍開到，不得擅離。

(二) 無論如何不能使敵軍得逞。

(三) 如不可活着守此據點，也須死着堅守。

(四) 凡因受砲彈震驚而意欲投降者，這人仍須死在此地。

(五) 據點堅守住，全陣線可保全。

倫敦人常以「走」向防空室，而非「跑」向防空壕的精神，傲示世人。當局警告人民，隨時預備些飲水帶入防空室，以便總水管爆炸時，不致無水可飲。又叫他們每次離開住宅時，總要把煤氣管閉上。在空襲進行之時，除銀行之外，多數商行都照常營業。珠寶店被轟炸後，店主人常領職員在瓦礫堆中找尋寶石金鋼鑽。有許多死於飛掠而來的玻璃碎片，它們的力量好似一顆子

彈。

最感煩悶的為倫敦全市的待產孕婦，其總數約在五萬人左右。還有十萬嬰孩的母親，也覺得在燈火管制之下，哺乳及整理襁褓，十分麻煩。有一個倫敦婦人福斯德夫人，在臨盆期中，德機不斷的轟炸。有一天正在空襲進行時，她要生產了。這時候她丈夫已出去服務，也找不到醫生，只有一位空襲救護員在側。八十碼之外即有炸彈爆發，把她臥房的屋頂及窗戶都震了去。那位救護員即在黑暗的瓦礫堆中為她接生，居然一個肥大嬰孩很順利的產下了。

德機在倫敦所新投的燃燒彈，內含鋁質及鐵養氣，燃燒力高至四百度，掉下地面之後，很難熄滅。空襲過去之後，那些碎片還是在地上燒着。竟有些過路人把它燃起香烟來吃，或藉以烘手取暖，真可謂大材小用了。

X X X

下面所記的對白，是美國生活雜誌及紐約泰晤士報駐倫敦訪員，葛萊納及米奇，於九月十八夜德機空襲倫敦時，所獲得的經驗。語語都是身歷其境的實話，讀之

令人不寒而慄：

葛萊納：「晚七時三刻，我在每日快報館圖書參考部，搜集關於邱吉爾的材料之後，僱了街車回家。車夫開着快車，穿過黑暗的街道，他想在空襲警報還未發出前，驅車駛出倫敦市中心區。我們的住所在倫敦市僻靜處一幢十七世紀式的赭石房子中。在戰爭發生之前，此屋原係電影明星却爾斯·勞頓所居，我正在進餐，自倫敦開始遭空襲，煤氣斷絕後，我一直就用電灶煮東西。忽聽得德機在空中噙噙作聲，高射砲轟轟不已。炸彈的飛噓聲和爆炸聲，相繼並作。聲響越弄越響，我就決計跑下底層的酒窖中，暫時躲避。」

米奇：「下午傍晚之前，我到電影院去觀新聞片，並決計在西區進餐，不返家就食了。當我正在吃軟煎蛋和飲着半瓶法國葡萄酒的時候，侍者忽宣佈夜間的魔納 Mona到了，（這是倫敦人稱空襲警報的別名，解除警報呼之為克拉臘 Clara。）我吃完飯，開始返家，空中充滿了烟硝氣味，高射砲火光熾明，我是可以在馬路中間閱讀報紙了。在空襲進行時是沒有方法可以喚得車輛

的，所以我也不去白費時間了，只顧朝着回家的方向，半走半跑。遇到頭頂上有爆炸物時，便跳到人家門口暫為躲避。倫敦人叫這樣走路方法為「望門跳」！當我走進宅時，右面忽然的紅光一亮，繼之以劇烈的爆炸聲音。因為正路中間沒有可暫躲避的門戶，我只得站立着不動。沒有東西在我身旁掉下來，我就拔腳直奔住宅而去。一到家中看見葛萊納躲在地下室中，管家婆正要跑出來迎接她的丈夫。一等到高射砲聲音停止，我飛奔上樓去換着衣服，預備臥在地下室，管家婆也跟了上樓，打電話給她的丈夫。」

葛萊納：「我坐在地下室中簾子上，靠着枕頭，正在傾聽安放在膝蓋上的無線電九時新聞節目報告，忽然來了一陣震耳欲聾的爆炸聲音，我以為我是必死無疑的了。我能聽到四週都是坍塌房屋的聲音，尤其是我的屋子頂上，一霎間，地下室天花板就震動了，上面的泥土粉塵，剝落下墮於地。我心中想整個的屋子要坍塌了，在未能逃出去之前，一定要坍塌在我頭頂上哩。我尤深信米奇和管家婆兩人，不是死去便是受了重傷。幾秒鐘之

內，我因受震過甚，一些動彈不得，繼而我想起還是把鋼盔戴上的好，但因方寸已亂，一時間竟也找不着它。

突然間我發現這鋼盔一直執在我手中呢。在沒有上樓之前，我決計先把地窖的兩個出口檢視一下，如這屋子的上半部已在搖搖欲墮，或已經着了火的話，我一定先要準備好逃出這個地窖纔是。這底層的前面一扇門緊閉着，我沒有鑰匙可以把鎖開啓。我便奔向後門，但是當我把門開啓之時，灰塵直撲我面，炸彈爆發後之烟氣硝磺幾乎把我弄得窒息，我把門砰然閉上，直奔上樓，心想最壞的事情一定遭遇到了。我用力扭開直通大扶梯甬道的那扇門。喊着「亞倫……海倫」男女兩人的名字。「我們都平安着，」這一句甜蜜的答語，可說我耳朵中從來未曾聽到過的哩。」

米奇：「我換着了舊褲子，羊毛衫，和皮馬夾，正站在四層樓的浴室中，忽然間，既沒聽的一聲警告之聲，房子前面的廣場上忽然發生極可怕的爆炸。整個的屋子在那裏搖擺着，我呆若木雞一動都不動。腦筋中雖然儘管命我急速下樓，可是我還堅持着各種機械動作，沖

洗廁缸，扣褲子鈕，關閉浴室中電燈，最後纔跑下三層樓去。我在客廳的櫃子上搶了打字機和紙張，還記得到管家婆在電話中對她的丈夫說道：「我們的屋子出事了。我非得離開去不可。」在她還沒有把聽筒放上之前，轟的第二爆炸聲又來了。一陣大風吹進窗子，把懸在窗前防禦空襲用的遮光紙，直裏捲在我身上，我則站立不穩，仰跌入廚房，一屁股撞在水壺上，正跌落在葛萊納所愛的小犬身上。管家婆被風直捲進餐室，因為起居室中的大窗門已被震落地，電氣爐也被直擲至房子他端的書架中。我匍匐着從地上爬了起來，奔進餐室，把管家婆拖回廚房，使她平臥在地板上，得以安全些。我想我們一切完了。地板，磚塊和玻璃受爆震之後，直飛空中而去，又從窗子屋頂上墮落下來，一股股的烟和炸彈的火藥氣，直捲入房子裏。在無可如何之中，震炸之聲忽然停頓了，我從黑暗裏聽得葛萊納的呼喊聲。

葛萊納：「我們決計跑到外面去看看怎樣情形。大門已經敞直的開着，錠鍊飛去，門上所裝耶爾鎖的鋼栓子亦已震掉，我們步出門廊，走下階級，看見有一堆鐵

質殘骸。我們把手電筒照射窺視，不禁大家同聲喊道：「是一架飛機！」一些也不錯，這是德國容克斯轟炸機的

鐵骨碎架，大約有一具棺材那樣大小。那殘骸，望上去好像一輛火車撞毀後的景象。忽聽得廣場中間花園內有一個婦女哭喊的聲音，米奇聞聲衝往街上去幫助她，管家婆及我則返入大門，躲避空中落下來的子彈碎片。」

米奇：「我一步一躡穿入花園，看見一個嚇昏了的婦人，在園子中間却找不到公共防空室的門口。她訴說道，她剛纔在三間門面之外的屋子轉角上，就是德機炸裂之處走過，倖免於難。其中一枚炸彈在德機飛過這廣場時爆炸。另外二枚下去時，這德機也就自己爆炸而落在房子頂上了。我那時也嚇昏了，不領她到公共防空室去，反把她帶過對街，朝她已經遭殃的家裏走，那時她所住的屋子和幾間鄰屋都在熾烈燒燃之中。我記起弄錯了事情，就把她導至公共防空室。走過園門時，又遇到穿着喪衣，瑟縮在毯子裏的兩個婦女，我引導他們三人一同步入防空室。事畢奔返自己的家，看見階級上有德機的殘骸，決計要把它收拾起來，作為夜間遭殃的紀念

品。因之葛萊納和我很小心地把戈林的一點小小禮物搬運到客廳之中。」

葛萊納：「數分鐘後，我們又重聚在地窖之中。不多一會子，我們大家同意，因為在這火燒的目標附近，德機所投的炸彈已不在少數，飛機的殘骸中當尙藏着未爆炸的定時炸彈。也許我們所住的屋子，立刻就會被炸起來，在此種種危險之下，我們急不及待的就要設法離開此屋。我們並沒有停留收拾任何東西，米奇和我並已硬着心腸敢好不把愛犬帶走。但是管家婆請求我們帶一小犬一同去，因之我們又衝上樓梯，把狗牽了下來。走不多遠，看見街道上滿佈碎玻璃片和斷垣焦木之類，我們只好把小犬抱在懷中了。」

米奇：「我們蹣跚沿着街道，向火車站的方向前進，希望在那裏找到一輛街車。熊熊的火光之下，我們可以看到一羣羣的居民，從他們住所的地室中奔出來，向廣場中沒有受損的公共防空壕而去。有些人却毫無希望似的站立在門口，不知還是冒險穿過街道的好呢，還是停滯在他們受威脅的屋子中好。在往車站的半途中，

在我們所立的附近街道轉角上，忽來了一道紅光，照耀如同白晝。我從經驗上已知有怎樣的事情要發生了。正當炸彈爆發之頃，我們把身子蹲伏在一所鋼骨水泥屋子的屋門口。在兩家門面之外，炸彈正中了那所屋子，所幸係在轉角上，那陣風沒有吹到我們身上。我們趕緊拔步向前，在車站門前見到一輛孤零零的汽車，那車夫儘願意冒險開我們到杜乞斯脫旅館去，我們真不禁要和他握手。」

葛萊納：「旅館的串堂裏擁滿了社會上要人和各國

外交官。倫敦的大人物和半要人們都平庸似的朝着我們看，以爲我們是從集中營來的避難者。當我們在酒排間中飲酒的時候，我的手無意之間伸入口袋，好像在受催眠似的手勢中，拖出了一隻茶杯。我也記不起是從家裏拿出來的，但是我一定在無意識之中，在離開防空壕前拖它塞進了袋中，毫無疑義。生活雜誌攝影員范迪佛和他的夫人也住在這旅館中，他們因爲原來住的地方鄰近有定時炸彈，故而就搬了出來。他們夫婦倆共同參加慶祝我們脫險。

義大利參加二次歐戰的分析

義大利人民雖對德極少同情，力求避免戰爭，但其政府却在德國侵略丹麥挪威後，即竭力造成一種印象，以為聯軍已在北歐敗衄，並已喪失其地位。此類論調，一方面志在警告對義國勢力範圍內的巴爾幹有野心的列強，一方面是準備夾攻法國，並從阿爾巴尼亞，突然侵犯希臘與南斯拉夫。

義大利與英法作戰，繫於兩個主要的因素：第一是兩方海空軍的優劣，第二是義國經濟準備的程度。海軍的部署雖為軍事秘密，但我們可假定聯軍在地中海的艦隊，自一九三九年夏天以後，並沒有十分削弱。英國在地中海戰艦隊有主力艦四艘，航空母艦一艘，巡洋艦六艘，驅逐艦三十九艘，潛水艇七艘，魚雷艇六艘。法國地中海艦隊只有舊主力艦兩艘，但是重驅逐艦却有十二艘，巡洋艦九艘，及其他小型驅逐艦潛艇多艘。

義大利全部海軍力量係集中於地中海及紅海，有戰

前的主力艦四艘，其中兩艘，却已完全改裝過，其他兩艘，也許目前已有同樣改裝。新造三萬五千噸主力艦四艘，一為里托里亞號，一為維托利亞維尼托號，又一為帝國號，一為羅馬號，其中前兩艘可於最近完成。至裝有六英寸口徑大砲之巡洋艦，義國海軍中，較法略強，但魚雷艇（其中包括驅逐艦）及潛水艇，則較法遠為優越。德國海軍實力業已損折一部份，英國則可調動一部份大西洋艦隊，開往地中海。

義大利參戰後，可在地中海方面切斷東西交通，並可能在希臘方面，集中兵力，迅速登陸，同時復由阿爾巴尼亞方面，實行陸路進攻，以為應援。這種軍事行動如獲得成功，聯軍在近東二十五萬至五十萬的兵力，雖可與英法帝國遠東部份維持交通，但欲從西方獲得人力物力的接濟，自感困難。義大利能否在地中海東部的杜德干尼斯島集中艦隊，那自然是一個疑問。這樣的行

動，會使它本國易受攻擊的西方海岸遭受聯軍的攻擊。法國或許用陸空軍進擊其北部的主要工業區。同時英法在直布羅陀及蘇彝士運河封鎖地中海的進出口，能斷絕義國海外接濟（佔義國進口百分之七十）及切斷其與阿比西尼亞的交通。義大利攻擊聯軍，必然引起土耳其的行動，從而驅逐義大利離開杜德干尼斯島，而英國的同盟國埃及，也可以攻入義大利在非洲的屬地。

不但義國在歐洲及其屬地有受聯軍攻擊的危險，並且義國的經濟資源也不足於從事大規模的戰爭。如果義國與英日兩國一樣位於自由海洋之上，其食糧燃料及資源，可由海外輸入，但英國封鎖地中海進出口之後，義國就不能依賴那必須經過直布羅陀或蘇彝士運河的接濟了。

墨索里尼會想以經濟自足政策，補救其天然資源的不足。例如小麥，一直到最近，墨索里尼主張每年生產八五，〇〇〇，〇〇〇百担，才足自給。（一九三七，三八，三九年小麥豐收時，平均產量都超過八〇，〇〇〇，〇〇〇百担。在過去八年，小麥進口，歷年不同，

從一九三四年的三，六二七，六六〇百担，到一九三七年的一，四三七，五〇〇百担。）不過目前墨索里尼需要義國農民增加麥產至九〇，〇〇〇，〇〇〇百担，許多中立觀察家認為很難達到。

煤亦為義國輸入的重要一項，由來已久。其每年平均的消費量為一二，〇〇〇，〇〇〇至一四，〇〇〇，〇〇〇公噸。其中，在一九三八年，只有質量最劣的二，三〇〇，〇〇〇噸產於義大利本國煤礦。最近幾年，由於撒丁尼亞及伊斯脫里亞煤礦增加生產，及義國工業鐵道電汽化的結果，義國煤的進口已逐漸減少。在歐戰剛開始後，煤的進口，更因聯軍的封鎖及其他原因而愈減少。義大利政府對於增加國內的煤產極為樂觀。不過倫敦經濟人雜誌，則認為義國所估計的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噸的煤藏中，有三分之二是褐炭，只有百分之二或三的煤，可以作為工業燃料之用。

煤油更為義大利大宗進口貨。在一九三七年，國內生產只有一四，二六〇噸，輸入的却有二，二五〇，〇〇〇噸。義國唯一可控制而不致受任何影響的煤油供給

，是在阿爾巴尼亞，該處產量於一九四〇年最多可達三〇〇〇，〇〇〇噸。在義大利有幾個大規模的煉油廠，其中有幾家可以用阿爾巴尼亞的粗油及褐炭來提鍊。

義大利政府現正竭力探索本國境內及阿比西尼亞的油礦，並且竭力發展煤油的代替品。但除非有意外的發展，義國仍將大量依賴海外供給。義國目前每年平均要費去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里拉，作為煤油之用。這項支出，對於其薄弱的外匯基金，是一個重大的打擊。煤油的缺乏，也是其作戰上一個最大的弱點。煤油的兩個來源，在地理上最近義國的是伊拉克，及羅馬尼亞，前者為聯軍所控制，而後者是在德蘇的掌握中。

至於棉花一項，每年約需要二，一〇〇，〇〇〇百疋。但義國在目前只生產百分之一的數量，雖則政府希望在阿比西尼亞開發計劃實現後，棉的進口可以完全解除。

義大利要在這幾項物資自足，顯然尚需相當時間。同時，它又缺乏鐵，錫，銅，鉛，鎂，及橡皮等原料，這些物資，對於現代工業國家極為重要，尤其在一國

家準備作現代戰爭的時候。這些都是義大利政府，不問是屬於社會黨人，自由主義者，還是法西斯政權，所必須考慮的問題。

法西斯黨在一九二二年當權後好幾年，墨索里尼服膺着他所謂「獨立政策」。義國雖為第一次歐戰中的戰勝國，却因英法未能履行一九一五年密約，轉而對戰敗國表示同情，並準備報復。墨索里尼所宣稱的清算時代，將在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四〇年時到來。

道希特勒崛起，墨索里尼即與合作。一九三七年九月，墨索里尼且會親自赴德訪問。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義國正式加入日德防共協定，造成羅馬柏林軸心。

一九三九年五月六日至七日，義大利外長齊亞諾與德外長里賓特洛甫在米蘭簽訂德義防守同盟條約，其第三條規定，訂約兩方之一，與他國作戰時，另一方須盡其同盟國援助的義務，並供給一切陸海空三方面軍事資源。其第四條規定，兩簽字國應在軍事上及戰時經濟上密切合作。該約有效期間為十年。

德國在中歐的逐漸進展，逼迫義國擴張的野心轉向

地中海，因與地中海另一強國法國不斷的衝突。法國在慕尼黑協定後，關於殖民地問題，有一堅決立場。義大利對法要求，總括起來有突尼斯，蘇彝士，及吉布地等項。而法國前總理達拉第則堅決聲稱，法國決不割讓寸土。

到一九三九年九月二次歐戰開始的前夕，法國軍事當局仍以爲有在西班牙邊境，義大利邊境及德邊境三面向戰的可能。但戰爭爆發之後，墨索里尼即宣佈義大利採取「非交戰國地位」。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齊亞諾對義國未履行德義同盟條約第三條所規定的義務，加以解釋，謂該約有一未經宣佈的條款，就是簽約國可避免參戰三年之久。義大利由於歷次戰爭的結果，物質上大量消耗，自需三年最少限度的休養生息，以達最大限度的戰爭準備。墨索里尼顯然希望在這三年中勸告英法，或強迫英法，產生一個地中海的慕尼黑會議。同時又希望貝希特勒結成同盟，可以時常探聽德方的計劃。

二次歐戰爆發之後，義大利政府即利用地理形勢，

對交戰國覓取商業利益。一部份義大利人甚至希望本國置身局外，能够變爲歐洲最重要的工商業國家。

英法比及德國，更能供給義大利各種原料與用現款購買義大利出產。英國也想用增加對義貿易，來緩和墨索里尼。在一月底，美國加奈基獎金委員會發表可靠的消息說，義國機器輸入英法及英法的原料輸入義國的，在開戰後五個月中，共值美金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英國所購船舶機器，汽車，及馬達，總數達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里拉，法國則達三，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法郎。英法並允許義大利經過封鎖線，輸入必需的原料與煤。

但這種有利的形勢也有其不利之處。英法的封鎖在直布羅陀，海法及亞丁都有其控制站，變爲義國貿易的重大障礙及防制義國對新市場的進取。這樣義國搜集大量重要原料，作爲再輸德之用，或爲自己之用，均被英法所阻礙。

在二月中，英義商務談判失敗，反英社論便在義國報紙上出現，兩國的商業關係實際上陷於停頓。爭端最

主要的原因，是義國不願以機器及其他重工業的產品，交換重要的金屬及煤。

危機的最高峯，是在三月初，英國違禁品統制機關禁止十五艘義大利船，從荷蘭洛特丹滿載德國的煤開往義國。許多觀察家認為英國扣留義國煤船，乃英國方面想強迫義國履行軍火定單。英國是站在極有利的形勢，因為義國通常要輸入一二，〇〇〇，〇〇〇噸的煤，而其中至少有四分之三是自海上從德國輸入。

從整個上講來，義國並沒有從經濟上獲得其所希望的那樣多的利益。英法的封鎖證明日漸對之難堪。雖則里拉法定幣值只准降落極微，但事實上有好多里拉作為特殊之用，有許多簡直降低甚下，值美金一·六八分。義國此項計劃，據說是為與英法競爭出口市場。

義大利對於好幾種物品，如咖啡，糖，肥皂，及煤，早已限量分配，如果戰爭繼續下去，對其他物品也不

免如此。所以義大利在經濟上已在戰時好多年了。此種事實沒有比在財政情形上表現得更清楚。例如一月二十九日，內閣通過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一年預算案，不足六十億里拉。到一九四一年，過去六年預算共同的不足數，將及五百五十億里拉，國債超過二千九百億，而自三月後，為戰爭目的所用去的數目也達一千四百七十億。阿比西尼亞及西班牙的五年戰爭，不合經濟原理的力求自足，及龐大公共工程計劃，及不斷的擴軍，增加義國極重的負擔，準備金便所餘無幾了。

墨索里尼原希望完成其野心而不實際參戰，以犧牲人力和物力，因為這兩項都是義大利軍隊及經濟所不應許，而足以損害他的政權的。他原希望到交戰國雙方精疲力盡的時候，以舉足輕重的地位，出而要挾，這種時機何時到來，只有墨索里尼自作最後決定了。

此
页
空
白

挪威女文學家翁賽德避難記

本文作者挪威女文學家翁賽德夫人 Mrs. Sigrid Undset 曾獲一九二八年度諾貝爾文學獎金，其著作備受世人推崇，尤以敘述中古時代挪威歷史小說，最為風行。她的傑作 Kristin Lavransdatter 行銷極廣。一九四〇年四月，德軍侵入挪威，翁賽德夫人跋涉長途，避難入瑞典，現已避往美國。其長子安德斯已於四月二十七日為國捐軀。

挪威人口僅三百萬，生命寶貴，決不輕易浪費；人民樂業守法，重大罪犯較歐洲其他各國為少。余有生五十八年來，挪威人未有罪大惡極，致處死刑者。世界各國兵禍連結，挪威人固已熟知矣，特不信本身亦罹浩劫也。理應戒備，却仍疏忽如故，致德軍進攻時，全無準備。

四月八日，余下榻挪威京城萊旅邸。午前十二時三十分，空襲警報大作，尙不知是真是假，姑相率避入裏

氣侵人之地窟中，談笑如常，初不料德軍已在挪威登陸也。翌晨，余赴教堂，忽見窠有鐵十字之轟炸機，低飛盤旋，架置屋頂之高射砲，猛射無效，始知大局嚴露。午前即率幼子登車返里爾漢摩故鄉。

當日得悉國王及政府已拒絕德方投降要求，執志自衛矣。雖外患之來，有內奸暗助，應付不易，但全國壯丁，紛紛入伍出戰，仍甚踴躍。余長子即長從軍，幼子未屆軍役年齡，乃入救護隊，各自為國宣勞。



翁賽德夫人
(見上圖) 忽
逃逃出挪威入
瑞典後，即取
道西伯利亞抵
日本，乘美艦
郵船於去年九
月初抵紐約。
報所載，夫人
體胖身高，長
約六呎，膚色
紅潤，其筆記
多遺留挪威，
在戰爭期中，
擬暫隱筆。

余返里爾漢摩故居後，京城及特隆海方面，日有難民，源源而至，索食求助，應接不暇。里爾漢摩全未設防，德機迭次飛來，低飛盤旋，幸未擊慮。時全城充滿戰爭氣象，軍隊過境，絡繹不絕。

不意某日午後，德軍運輸飛機一架，低飛而過，失事墜落余家園外。無辜婦孺，爭往圍觀，該駕駛員竟以機關槍向之掃射，幸軍隊趕到，各該駕駛員或拔槍自戕，或被俘，至此我人始感戰爭迫近矣。四月廿日，驚聞英軍已放棄勃洛頓地方陣地，德軍旦夕將抵里爾漢摩。

余平日言行，素反對國社主義，遂從友忠告，忽忽

附友人車北行，隨身僅攜一小箱而已。午後達亨道普，晤避難友好數人，相對黯然。至次日，余偕素識之某教授，驅車北行，抵唐巴斯附近，適遇轟炸，遂與士兵數百名，避入叢林，俯身平伏兩松門雲窟中，歷兩小時之久。美國駐挪威公使館空軍武官羅賓上尉，即於是日擬避入防空壕時中彈殞生。時當冬末春初，積雪漸溶，右尖青苔叢生，每當飛機大砲吼聲稍息，樹尖風聲颯颯，清晰可聞，景色殊宜人也。

未幾，謠傳屈萊頓關英挪軍陣地告急，救護車一隊開至某校設戰地醫院。余與教授及其眷屬共六人，擠在一車，漏夜北駛至杜佛山谷某農友家暫居。

杜佛火車站日遭德機轟炸。余曾偕兩人，登山觀廣巴斯上空飛機交戰。忽有機一架迎面低飛而來，開槍掃射，彈落處距吾人僅二三碼，乃急奔返農場躲避，幸皆未傷，亦云險矣。

杜佛山谷兩側，伊泰山雙峯高聳，積雪潔白晶瑩，某農民曾以此擬諸婦人酥胸。惟谷中積雪融化殆盡，但遍地蒼黃，不見點綠。山坡向陽處，古屋疏落，谷底則

新建樂林立。

吾人駐足之農場，去林特索地方不遠，該地曾有德刀降落傘兵一隊佔守石廐，脅害鄰居，嗣經居民持槍相迫，始告降服。該區遂紛紛談論降落傘兵，某老嫗之言，最令人不能忘懷。據該嫗談稱，伊與降落傘兵一名素識，其人曾於某年夏天，徒步旅行至該嫗農場，乞食借宿，頻行且贈以川資。該嫗容或誤認，然每年夏令，確有所謂旅行者無數，遍遊挪境，分文不名，身無長物，攝影機則寸步不離，沿路備受農民優待，若輩今又舊地重遊，惟服裝已全非矣。抑僥略挪威之德軍中，定有許多所謂「維也納孩子」在內。此輩德人，年幼時適逢世界大戰告終，民食歉收，曾由挪威人領來收養，使復康健，然後遣返原籍。今德人乃以怨報德，至少已使挪威人不信彼此兩民族尙有何種同種關係。

薄暮，吾人返抵農場，見國軍被迫，一再撤退，但就官兵吐談窺之，絕不氣餒。主人出晚餐相饗，並留宿焉。此輩官兵，談吐溫文，舉止謙恭，惜無較優武備，未受嚴格訓練，作戰經驗不足，且僅備步槍及少數機關

槍與小砲，自不能久抗德軍飛機戰車。

吾人旋向農場主辭別，復擠入汽車，漏夜駛過極度破壞之唐巴斯與萊斯依，沿途彈窟壘壘。至此，漸現挪威西部風光，山谷狹隘，一溪中流，水勢湍急，兩旁山坡陡峻，昂首高矚尖峯之間，天色幽青。單軌鐵道與公路均極狹。多處地方，兩車難以並行，彈痕沿路皆是。迫破曉，吾人馳過大火迷漫之安達爾斯納。出谷而近海灣，滿目春景，山坡流溪，水漲齊岸，草地碧綠如翠。士兵襟上，白色牡丹朶朶，蓋各花已盛放矣。

抵蘭灣，在某家寄宿數日。農民耕耘不輟。常有飛機翱翔山後晴空，點點白烟，足見安達爾斯納高射砲仍在轟擊。時或流彈從該方飛來，呼呼掠空而過，吾人即撲地避之，但多落灣中，故蘭灣居民鎮定如恒。

居四日，晚間得報挪威南部英軍已在安達爾斯納登船撤退，德軍已直迫台斯朗爾。乃不得不再往他鄉。農家主留吾人食宿，殷勤招待，分文不受酬勞，且歡然握手，以後會有期相勉，惟其妻與吾人相擁道別時，熱淚盈眶。

夕陽西沉，暮色蒼茫中，小漁船一艘，悄然傍岸，吾人乃相率登船，向黑烟迷漫之處駛去，其地即摩爾特也。船中載有醫藥用品，抵摩爾特後交付醫院。吾人亦登岸入醫院，旋承他人相助，得汽車一輛，兼程前進。經摩爾特一片廢墟，更攀山越嶺，然後傍海灣而抵勃特，該港在挪威斯台爾尖端，伸入北海，山嶺起伏，灌木叢生，即使風平浪靜，亦有海水擊石，浪沫高飛，澎湃不已。

吾人旋又在赫斯達維克小灣附近登船北行。船中載三十六人，多婦孺，睡榻僅六隻。挪威極急進之某著名政論家亦在焉。彼身患痛風，幾已不能行動，子女侍奉在側，小心看護，其妻則自告奮勇，聊充女侍。船上並有士兵若干，若輩聞國軍投降後，乃匆忙逃出，附舟北行，擬與國軍殘餘相聯絡，俾繼續作戰。

晝伏夜行，白日海面碧靜如鏡，入晚斜陽反照，紅光四泛。一兵以睡袋借余應用，橫臥甲板，雖感堅硬不適，然亦安謐而別具風味。患痛風者亦臥甲板，必更難受，但無絲毫怨言。且其人談吐殊饒風趣，解人岑寂不

少。船過德軍所佔據之特隆海灣口，頗令人提心吊胆。傳聞德軍已扣留漁船多艘，且在灣口四週，巡邏不息，吾人駛近特隆海灣時，因乃遠避入海，繞道前行。飛機不時翱翔而過，但未注意吾人。

舟行於沿海叢山與海外羣島之間，迎面來船告吾人曰，平民罕有准在波多登岸者，更北則凡斯特灣中雙方水雷密布，或須繞洛福頓羣島而行。但吾人可易船返拉賴之摩港東行避往瑞典。時余與教授投資斧將斃，入瑞典即有獲濟之望，遂決定易船折回，行抵摩港。

從該處以至越界入瑞典之末段旅程，最為艱苦。吾人在摩港搭卡車出發，循崎嶇山路上行，積雪初溶，滿途泥濘，顛簸不已。經峭壁下轉灣處，顛簸益甚，吾人在車中受震高躍，左右搖擺。時或車輪開冰下陷，祇得下車力推，歷數小時，始復駛動，故第一夜中僅行十二哩。患痛風者亦在車，受此顛簸，其痛苦不難設想。當夜宿山坡茅舍，主人殷勤招待，路工擁擠一屋，見吾人至，即起身讓出床鋪。翌日午後四時，吾人徒步而行，患病者由其子與茅舍主張架床負之而行。繼復登汽車前

駛，山途仍崎嶇難行，終抵挪威邊界六哩處，須滑雪越山而過。

余未作滑雪戲者，已逾二十年，且所穿皮衣，不便滑雪，乃與病客各乘雪橇，由青年六人推動徐行，終抵邊界哨位。吾人一行，多留該地休憩，惟推橇青年皆須返出發地，以便次日工作。余與病者及其子女，繼續前進。東方發白時，吾人方坐雪橇駛過瑞挪兩國交界處之湖沼，湖面已有開凍處，推橇人時踏水中，深可及膝，致雪橇四週，水花高飛。

嘗吾人首遇瑞典邊界衛兵時，金黃色陽光一縷已普照挪威叢山。途中已無積雪。病客之女，堅欲代余攜箱篋，無法却之。行可三公里，至哨兵站，則站中人滿爲患，乃續行，惟已不能用雪橇，遂復用架床負病者，其女及余徒步而行。

聞一公里外有客寓，僅居路工數名。然行二三公里

未遇，方以錯過爲慮，終見道旁有一小舍，時在清晨五時，推門入舍，覺較戶外尤冷。室中置火爐一，靠牀床鋪並列，覆以稻草枯葉，僅一床，一男子擁被酣臥。吾人人生火取暖時，彼尙未醒。

迨病人臥架床負抵小舍，其人始驚醒，瞠目凝視，以爲架床負來受傷之人，故大呼「戰爭果已到來乎」。吾人亟向之解釋，其人乃穿褲襪起床，煮熱咖啡，並出乳酪等物饗客。吾人到處皆受優待，但和藹誠摯，殷殷勸食之情，從無過於此瑞典路工者。經十四小時之跋涉困頓，受彼款待，不覺歡然奮發。

是日午後，教授等亦越界入瑞典。吾人一行乃受瑞典軍事當局照料，下榻旅邸，整容理髮。在旅邸聞德軍已進犯荷比兩國。余旋行抵瑞典京城，始接挪威來訊，藉悉闔家尙安，惟余長子已於四月二十七日陣亡矣。

此
页
空
白

華沙末日日記

波蘭京城華沙的陷落，實爲這次歐戰史上最慘痛的一頁。這篇譯文是取材於美國

著名攝影記者白里安 Julien Bryan所作被圍記“Siege”一書。

一九三九年九月七日晨一時，余等乘末次列車駛入

華沙，在一片漆黑中行抵車站。既離車，欲覓出租汽車不得，蓋已全被徵發充軍用矣。幸得馬車一輛，遂偕數友乘之直駛歐羅巴旅館。

余初料該旅館之中必有新聞記者雲集，乃竟十室九空，遂擇定附有浴室之大房間一，當叩以租金幾何，招待員聳肩言明房租，然似不以金錢爲意。實則，此筆租金，余迄未付給也。

翌晨得悉，波蘭政府業已遷出華沙，而新聞記者攝影記者暨新聞影片攝影師，亦已全體離去。時余身臨其地，似已無法復出矣。顧攝影家之理想，乃亦於此時實現，緣余身在遭受近代史上最慘烈的危城之中，乃可將

華沙被圍之種種經過，收入鏡頭，不虞其他攝影師之競爭也。

未幾，又悉市長史達泰斯基已決定統率平民死守華沙，真危城中之英雄也。波蘭人一日存在於世，提及史達泰斯基之名，必足自豪，愛國之情，亦必油然而起。

余向史氏申請攝影許可證，史氏諷然接見，並以沉着語調答曰：「我等必須留此，君則終須攜照相出城，庶世人可知此間經歷如何。」（按史達泰斯基已被槍決。）

厥後，余留華沙之可怖時期內，絕未見史氏舉止失措。某次，余在其辦公室時，三十碼外落下炸彈兩枚，屋宇搖撼如地震，隨後萬籟無聲，寂然如死，史氏處此境地，不僅囑余應憑窗，以免危險。願彼本人留守迭遭

轟炸之屋宇凡兩星期之久，寸步不離。史氏逐日播音，以勇敢之措辭激勵人民，謂政府雖已遷往他處，人民仍有主持者負責指揮。

史氏撥汽車一輛，及嚮導與舌人各一，供余應用。先往適被轟炸之天主教大醫院。該院中彈五枚，彈穴直徑長皆達三十至三十五呎，時院中素雜異常。其西端房屋已被炸毀，幸而未毀者，玻璃窗亦多被震碎，病榻上藥膏佈滿，外科室內上懸之反光鏡，搖搖欲墮，手術檯上亦藥膏零亂。

次日，新建六樓大廈亦中一彈。余抵其地，見婦孺屍體十四具，血肉狼藉，僵臥於地。青年婦女被炸，首足不全，觀之尤覺傷心怵目，厥狀可怖。

華沙之死守不降，令人頗為感動。余會視察產科醫院地窟，內有青年婦女五十人，遭受轟炸砲擊之痛苦，或產生未久之嬰孩，被流彈或玻璃碎片擊中。然此輩青年婦女，不問痛苦如何劇烈，皆具忍受之力。

一日，余等驅車過市郊田野，稍遲一步，未及目擊慘事，唯知有婦女七人，在田野掘山薯充飢，突有德

機兩架飛到，向二百碼外小屋一椽投彈，屋內兩婦竟罹於難。掘山薯婦女皆撲臥於地，希望德機飛過，不予注意。孰料德飛行員意猶未足，俄頃飛返，向田野開放機關槍掃射，七婦中二人飲彈畢命。

余方對屍骸攝影，有一小女孩飛奔而來，至一婦屍旁，婦其姊也。女孩呆立移時，失聲慟哭曰：「姊乎，姊果如何耶！曷語我，無姊余將何依。」

女孩旋以惶惑神情仰視余等，余張臂緊摟之，欲加慰勸，女孩復痛哭失聲，余及同行兩波蘭軍官亦不禁熱淚盈眶，尙能以何言安慰女孩耶。厥後，余與許多農民難民以至遭德機低飛不滿百呎開槍掃射之美僑交談，乃信德方實故意荼害平民。

余於攝取照相時，見一老嫗竚立瓦礫堆前，其已毀之寓所在焉。瓦礫中一爐尙存，時爐火已熄，然爐上茶壺，煮水猶沸，噉噉作聲，蓋瓦礫中之餘燼未滅，猶熊熊自焚也。數呎外有鐵床一具，僅剩骨架。老嫗惘然用杖挑撥瓦礫作搜尋狀，然所尋何物，恐老嫗本人亦不知也。又一老嫗，年逾七旬，木然而立，其寓所已全毀，

攜出銀匙二與剪刀一，此外即一物無遺矣。近處則有一童，年約七齡，方蹴球爲戲。另一處天井被火所灼，仍有餘熱，平民數家，集於天井，檢點剩餘之少許什物，僅聖母瑪利亞像，蔬菜一盆及被褥而已。

一婦席地而坐，方削山薯皮。一女郎可及笄，在其被炸毀之寓所旁，對鏡理妝。兩男童則持波蘭報紙所載米老鼠畫報閱讀。馬路上縱橫僵臥死馬十四匹，義勇隊員方攜石灰前往掩蓋，二十呎外，又有死屍十具，此十人皆係避入地窟者，仍不免死於非命。近處有一男童，惘然往來蹊蹺，手攜鳥籠，內有金絲雀一頭。

某區被炸尤烈，屋宇無一完整。舉目四顧，但見居民雜沓，或徒步，或駕一自由車，或推單輪車及嬰孩坐車，上載被褥與少許食物，蓋已流離失所，四散各覓棲身處去矣。每夜九時三十分，德轟炸機飛來肆虐，越演越烈，及至破曉，華沙又有一部份被摧毀矣。市民無家可歸者，紛赴市區他處，但求有容身地。貧富雜處，不分尊卑，金錢竟無所用。

初，華沙僅遭轟炸，至九月十三日，市中心已在德

方砲隊射程之內。德機盤旋上空，指示砲隊轟擊大街，砲彈在空中即爆發，彈片落處，當其衝者，非死即傷，莫可倖免。

約至九月十七日，德軍開始猛烈砲轟，華沙日落砲彈一萬至三萬枚，致在露天行走，頗感危險，縱防空隊亦不得放棄其工作。厥後，空襲警報已停發，唯從無線電中始能聆得將遭轟擊之信號。

入夜砲轟最烈，每晨街頭必發現屍體數百具，恒在道旁草地或就近公園中掩埋之。德方大砲，日有增加，轟擊慘烈。每屆轟擊將畢時，砲火益熾，竟使華沙城中，無一完整之玻璃窗。

余竝立美大使館花園中，見德轟炸機一架被高射砲擊落，幸隨身攜有攝影機，遂攝得德機起火下墜情景。比德機墜地，亟往該處，見德機之殘骸，尚在冒烟，機員四人，皆已斃命。余既屬人類，對於飛機連人墜下，應感悲痛，固天性使然也。乃余竟與其他兩美僑同聲歡呼大叫，余等已忘却德飛行員所遺之眷屬，唯認此輩飛行員乃代表三星期來殘殺無辜人民之德政府，故

對飛行員之喪生，不禁歡忭鼓舞。此即戰爭影響於人心之表示也。

九月十六日，乃猶太人之新年，是夜德機飛來，向華沙猶太人集居區投下燒夷彈多枚，遂告起火，焦灰飛揚，染入兩目，牆垣傾圮，觸目驚心。三小時後，方形屋宇二十處已夷為平地。是夜也，無家可歸者數千人，傷者不及援救，死屍不遑移除。

華沙被圍，前線戰事即在市區邊緣。波蘭士兵逐日從前線返市，率眷領糧，至少得見家屬糧食無虞，安心重上前線。平民喪生者較士兵為多，致夫孀出戰，能否生還不足慮，眷屬在家是否仍生存，則頗成問題。

日復一日，危險加甚，而余亦不易復作慘劇之旁觀者矣。九月十五日，波方官員請余在華沙無線電臺用英語播音十分鐘，俾外界能知中立觀察者之意見如何，此舉或將使全體美僑受累，然余終不能謝絕此請也。

無線電臺大廈，不斷被炸已多日。余往播音既畢，亟離去，私心始安。其後對於晝夜留守該廈不去者及電話接線員之勇敢，益感折服。

一日，余得機會向被俘青年德兵二十餘名，攝取照相，一再詢其何故對波蘭平民施加如此可怖之痛苦，彼等衆口一辭，答曰：「我等實必處此。」

嗣後數日，謠言四起，如英法大隊飛機將飛來助戰也，德國境內發生叛變，戰爭即將告終也，諸如此類，不一而足。其最想入非非者，厥為兩軍將停戰，俾准中立國僑民安全退出華沙。顧此項謠言，竟成事實。

九月二十一日，無線電臺發出消息，謂二時至五時停戰三小時，俾持有中立國護照之全體僑民得以撤退。余等會集於白列斯都爾旅館，途中見德機飛過，擲下傳單，上載拙劣波蘭文曰：「波蘭人乎，可以休矣！汝輩苟不立刻降服，吾人即不得不用飛機大砲轟擊。」波蘭人聞之，縱聲大笑。

余等一行計三十國僑民，共約一千二百人，分乘載重車數輛，於四時三十分出發，越維斯吐拉河，經一片瓦礫之住宅區，無數工人住屋，已焚成白地。復前行，乃兩軍對壘地，下車步行。余等與前線波蘭兵握手言別時，不禁熱淚盈眶。未幾，遠處德兵，依稀可辨，漸行

漸近，即見青年德兵，身穿灰色新裝，傲然來迎，有接抱嬰孩者，有肅然代攜箱篋者，更有數兵脫下外衣，借予婦女禦寒者。無不笑容可掬，彬彬有禮。彼等對吾人攻擊已數星期之久，今乃代攜提箱，愛撫嬰孩。德軍官則將當時情景，攝成影片，以示德軍之和藹可親。

旋抵德境柯尼斯堡下榻旅邸，皆受監視。余滿臉于思，入理髮店整容，不禁向理髮匠詢問德國進攻波蘭之故，據答曰：「君不知吾人從未攻擊波蘭，野蠻的波蘭人則一再攻擊德國，吾人迫不得已而自衛耳。」

余又往觀電影，新聞片映出波蘭境內被破壞情形。德人對於征略波蘭，顯頗引以自豪。抑有一事可予注意者，即戰事影片，雖映半小時之久，絕無鼓掌喝彩者。繼映出希特勒在前敵與士兵雜處，親同手足，亦無歡呼之聲。觀衆固見德軍乘勝，長驅入波蘭，然亦見德軍過處，廬舍爲墟，波蘭難民，驚惶於色。此實強有力之反

戰宣傳，德方檢視員竟未注意及之。

今日之華沙，曩曩皆廢墟，婦行街頭者，飢病交侵，呼援無門。德方規定波蘭人攜械者，有一人被捕，即槍決十人，而日耳曼族波蘭人（波蘭人稱之爲叛逆）有一人被「暗殺」，即槍決波蘭人一百名，且驅男婦往廣場蹲觀行刑。少數波蘭人遭槍決時，高呼「波蘭不死」口號。

傷寒症頗猖獗，煤斤缺乏。德兵自波蘭返國，述及「如入墓地之陰厲氣氛，農民默然屈服，及被殺要人兩目中之憤恨光芒，」言下猶有懼色。

德國陸軍已將統治波蘭之困難工作，移交秘密警察辦理。民事犯每隔數日，即受鞭撻六十至一百二十下。牧師不得爲處死者舉赦行罪禮。華沙與克拉科兩地之藝術精品，已被運往德國。

此
页
空
白

德艦斯比上將號炸沉紀實

德國袖珍式戰鬥艦格拉夫斯比上將號，被英國巡洋艦愛克斯脫號，阿傑克斯號，及埃基勒斯號在南大西洋

擊敗，逃入南美烏拉圭國潑雷脫河口之蒙特維台澳港，終於被迫而自動炸沉，這是二次歐戰發生後第一次規模較大的海戰。據英方司令哈華特在蒙特維台澳報告此次作戰的經過稱，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他已接到有一艘德國戰艦在南大西洋襲擊商船的情報，該艦究為那一類的軍艦，一時尙難斷定，不過推測起來，大概是一艘袖珍軍艦。哈華特司令認為德國的軍艦，一定會攻擊來往於英國南美商船。所以到了十二月十二日，他調集了阿傑克斯，愛克斯脫，及埃基勒斯三艦，巡邏於潑雷脫河口，準備迎頭痛擊。

第二天早晨，首先看到遠處冒着烟，後來竟看到一艘袖珍軍艦開來。德國軍艦開近的時候，即從一座砲塔上向愛克斯脫號開火，另一砲塔上，則向阿傑克斯及埃

基勒斯開火。英國的三艦也開足火力，按照豫定計劃，向來艦進攻。

愛克斯脫號列於一翼，埃基勒斯及阿傑克斯則列於另一翼。愛克斯脫在開戰時，即遭德艦砲彈擊，司令台被毀，若干大砲也失其效用，不能還擊，但愛克斯脫號仍尾隨不捨，同時斯比上將號也許一開戰即受損很重，因為在開火後約十六分鐘，它即放出烟幕，開足馬達，駛往潑雷脫河口。

英國的三艦，也緊隨於後，看到德國袖珍艦躊躇而行，繼續放着烟幕。愛克斯脫逐漸落後，但仍用艦上少數幾尊砲向對方開火。阿傑克斯及埃基勒斯仍追隨於後達四英里之遙，時常以砲彈中該艦，英國兩艦上可以看到斯比號上發生火線。

阿傑克斯艦上兩座砲塔被毀不能開砲，埃基勒斯也被擊中要害，但兩艦仍繼續作戰。經過八十分鐘交戰後

英國兩艦即停止進襲，遠避於射程之外，以免爲斯比上將號的視線所及。斯比上將號繼續向澗雷脫河前進，當英艦駛近時，偶然也發幾砲。它所發的砲，目標雖準確，不過並沒有命中。

如 况，繼續有一天之久。到了傍晚，斯比上將號安然闖入澗雷脫河。到了晚上九時十分，斯比上將號突然掉轉頭來，向埃基勒斯發砲三響，但並未擊中。二十分鐘以後，又發三砲，因爲那時天已黑暗，根本就等於無的放砲。埃基勒斯跟踪斯比上將號，直待看到它停泊於蒙特維台澳港爲止。

於是英艦三艘，及隨後開來的重巡洋艦昆布蘭號一艦，巡邏於澗雷脫河以外，準備等待斯比上將號出來，予以迎頭痛擊。同時各受損軍艦，亦在海上修理。德國軍艦斯比上將號的進泊烏拉圭海港內，烏拉圭政府祇允許其停泊計四十八小時，而該艦在作戰中，已受重傷，不是短時期可以修理完全。同時英國主力艦雷囊號（三二，〇〇〇噸），航空母艦亞克號（二五，〇〇〇噸，載有飛機六十架），及法國主力艦鄧扣克號，都聞訊趕

到，在遠處海面，嚴陣以待。斯比上將號在重重包圍下，很少有逃出重圍的希望。德元首兼陸軍大元帥希特勒便發出命令，使艦長藍斯杜夫炸沉斯比上將號，以免爲英軍所獲。斯比上將號乃於十二月十七日下午，自蒙特維台澳港啓碇駛出，後面緊隨着德船泰戈瑪號。行約三小時，抵距海岸五英里的海面，即由德國官兵在船尾鑿洞，艦上水兵五百人，即分乘五艇，避登泰戈瑪號，過了兩小時後，德袖珍軍艦斯比上將號，遂完全沉於海底，最後斯比上將號艦長藍斯杜夫，在阿根廷京城自殺，結束了這次海戰，而達到一個悲劇的高潮。

就這一次的海戰講，只是一種小規模的遭遇戰，算不得什麼重要，不能和一九一六年英德在北海的德特蘭海軍大會戰相比擬。但有一點可注意者，德國化了三，七五〇，〇〇〇鎊所造成的一萬噸袖珍戰鬥艦，他們對於這樣的軍艦估計甚高，認爲別國要擊敗一個袖珍艦，至少需要六艘巡洋艦，而英國竟以六千九百八十五噸的阿傑克斯，七千〇三十噸的埃基勒斯及八千三百九十噸的愛克斯脫三號巡洋艦，將其擊敗，艦身受傷，至少達十

三處之多，此事誠使世人驚異不止。

英軍艦上砲手射擊的準確，自亦爲其重要原因之一。據英國每日電報駐蒙特維台澳記者視察斯比上將號所得的報告：該艦右舷露出水面處有三個彈孔，而左舷接近船尾處，也有着一個很大的彈孔，日光可以從孔隙間射進船尾水手住宿的小間。彈孔的直徑，有一碼半闊。艦上的鐵板，都向外而不向內張開，這證明在艦中，曾有一彈爆炸甚劇。甲板上的飛機，也被砲彈擊毀。

另一大彈孔，則在司令塔上發現，將該塔擊毀，這證明曾有一彈，擊中了該艦的神經中樞。由這些證據，

可以推想到斯比上將號上被擊斃的三十六人中，大部是在司令塔附近及左舷後面的。

斯比上將號左舷後部的砲塔，有大砲兩尊，已因砲塔被毀，而坍倒於一旁。甲板上滿堆毀損碎片，證明英艦上所發的砲彈，使該袖珍艦受損害很大。從兩側看來，斯比上將號宛如一堆被弄得彎曲的頑鐵，即使艦上所載的重砲，也使人發生這樣印象。右舷水面上之洞，海水有滲入可能，故斯比上將號開入港時，不得不竭力設法避免。從這些地方看來，可以知道，英巡洋艦三艘的戰勝斯比上將號，不是偶然的了。

此
页
空
白

美國備戰概況

美國在現正進行上次大戰以來第一次的龐大擴軍計劃。一九四〇年五月十六日那天，德國以泰山壓卵之勢進襲法比兩國，羅斯福總統出席國會，警告國人，謂「美國必須保衛西半球，不使其受他國的控制；侵略與支配。」並向國會請求撥付一，一八二，〇〇〇，〇〇〇美元，以為加強國防之用。迨德國在各地獲得勝利以後，羅斯福總統又於五月三十一日咨文國會，請求軍費，到了七月十日，羅斯福總統視德國的勝利，「乃民主政治最大的危險」，而向國會第三次請求數目龐大的國防經費。這項特別經費，加上一九四一年財政年度的經常國防費，其總數已達平時向所未有的一百萬萬美元之多。

除此以外，國會又通過一議案，授權總統，建造兩洋海軍，使美國海軍的實力，幾超過以前一倍，估計費用，又需一百萬萬美元。

因此，自一九四〇年一月一日以來，國防經費總數達二億萬美元的驚人數目，其中大部分可以在五月十六日以後動用。羅斯福總統開始請求特別經費進行美國空前國防計劃之時，美國海陸軍也都已在進行現代化及強化工作了。

美國現有的海軍，已屬世界強大無敵，只有英國海軍，在噸數上超過美國，但在實際作戰能力上，美國也許超過英國。美國陸軍人數較他國為少（軍官與士兵共二十四萬二千），訓練及配備也都不良，但美國陸軍的改組及現代武器，却可立即準備。美國的空军亦相形見絀，海軍飛機只有一千七百六十五架，陸軍只有飛機二千八百架。

至於海陸軍飛機場，業已在建造中，美國本部大陸及其海上屬島間連絡線也頗多增進。趕造現代軍器計劃早在進行，羅斯福總統五月十六日出席國會時，業已有

三英寸口徑高射砲四百四十八架，斯必林飛爾式步槍一百萬枝以上，半自動步槍三萬八千枝，三十厘口徑子彈一千七百萬發，防毒面具四十萬零七千隻。

但在五月十六日以前，美國並非毫無準備，但海陸軍界則為德國勝利所震驚，認為該項勝利，足以影響美國，不得不有未雨綢繆之計。查美國在陸空兩方面的設備，並無德國那樣的力量，並且德國如有機會，攫取了英國艦隊及歐洲的造船廠，實足以使目前的海軍失去均勢，再與日本或義大利聯合，更足以在海上占有不可侮的力量。

故從戰鬥力本身及國外事件兩項觀之，美國實有加速行動的必要。這就是美國突然要求有更大國防力量，更多的兵艦，更多的飛機，更多的砲與更多的士兵的原因。而國防計劃，也隨着環境的變化，逐漸使其合理化，成爲一個有系統的發展計劃。如果過去是計劃時期，則以後即爲實行時期。就目前的成就講，已有下列幾項：

已可動用，另五十萬萬美元的經費，也已交付國會通過；增加艦隊噸位百分之七十，也已通過實行。

(二) 海陸軍已改變以前國防計劃，即可擬定基本國防計劃，動用國防基金。

(三) 爲加緊軍火製造及防止怠工起見，羅斯福總統已設立國防顧問委員會，以實業界巨頭納遜及斯脫鐵尼斯爲正副主席。

美國的國防計劃在求應付一切，故海陸軍國防基本政策究屬如何，尙難斷言。西半球的防衛自爲最顯目標之一，但西半球防衛的必要條件，必須獲得美國本土及海外領土以外的根據地。

其他軍事計劃，到目前爲止，可得而言者，約爲海陸軍兩方面。

就海軍方面言：(一) 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九年，海軍艦隊噸位，比之現在，增加百分之七十，例如戰鬥艦應由現有十五艘，增至三十五艘。

(二) 至一九四六年，海軍員額應由目前之十四萬五千人，增至四十萬人，在本財政年度，即應增至一十

九萬人，一九四二年財政年度，則應增至二十一萬五千

二十六萬人。

(三) 預定在一九四二年六月前後，完成美國本部

及其領土內海軍根據地及其設備與空軍根據地。並增加造艦設備。

(四) 至一九四六年百分之七十海軍噸位完成時，須將目前海軍飛機二千架增至一萬三千五百架。至一九四二年四月，海軍飛機即應由七千架，增至八千架。

就陸軍方面言：(一) 本年九月，美國正規軍增加至三十七萬五千人。動員國防軍，今年可召集者只有四師。在目前，國防軍實力，約有軍官及士兵二百四十萬人。九月一日實行徵兵，新兵每名月餉定為二十一美元，訓練至少需十五個月，使國防軍及陸軍能達一百二十萬人或至二百萬人。

(二) 至一九四二年四月，陸軍飛機由目前之三千架，增加至三萬六千五百架。

(三) 由一九四一年十月起至一九四二年六月止，使美國陸軍一百二十萬人，完全配備現代武裝，同時使

其他八十萬人，得配備各項主要武器。

(四) 至一九四二年四月，編成現代機械化專門部隊。

再就國內軍事建設方面：(一) 至一九四二年四月，須將國內飛機生產工業增加生產量五六倍以上，即由目前之每月製造飛機七百架及引擎一千四百具，增至每年製造飛機四萬架及引擎十萬具。換句話說，使海陸軍最後可有飛機五萬架。

(二) 由政府津貼或援助，或由私人投資，在八個月或十五月以內，建造大批火藥廠，製造局，以為大量生產軍火之用。

(三) 建造大批堆棧，以為貯藏軍需原料之用。

(四) 組成國內防衛部隊及其他高射砲部隊。

(五) 在不妨礙國民經濟生活條件之下，儘先完成此項任務。

就製造軍火及加緊工廠生產兩項言之，現在還只限於少數基金可以動用，作為建設軍備計劃。海軍部自一九四一年度基金中提出一部分，與飛機廠訂立合同，建

造飛機一千二百架。至陸軍飛機之定造，雖尙未另訂合同，但在製造中的已值六千萬至六千六百萬美元，同時還有價值一萬八千三百萬美元的軍火材料也在準備中。其他規模宏大的軍火製造合同，規定六個月，八個月，

十個月或十五個月以後交貨的，也都在七月中辦理完畢，至一九四〇年秋季以前，都可就緒。

納遜委員會雖則設立未久，却已定造軍備十萬萬美元。幾項嚴重的工業問題，也已設法解除了。

歐戰一週年大事紀

自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天尙未明，希特勒以閃電戰術，開始向波蘭進攻以來，流光倏忽，至一九四〇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已足一週年。在這三百六十五天之中，歐洲已有大小十三國領土，整個的或局部的被併吞。際此一九四〇年結束之時，且把這一部流水賬搬出來，復核一下，作為歷史上的一個小小段落。

一九三九年

九月一日——德軍侵入波蘭，併吞但澤。

二日——義大利宣告中立。

三日——英法對德宣戰。

四日——英船雅典尼亞號在赫布里底羣島附近海面

沉沒。英宣佈對德封鎖。美國務卿赫爾宣佈美國中立。

十二日——德軍圍攻華沙。

十七日——蘇聯軍隊開入波蘭東部。

十八日——英航空母艦勇敢號為潛艇擊沉。

廿七日——華沙陷落，波蘭戰事告終。

廿八日——德蘇瓜分波蘭。蘇聯與愛沙尼亞成立互

助協定，在波羅的海取得海軍根據地。

十月二日——泛美會議決定在西半球劃定「海上安

全地帶」。

五日——拉脫維亞與蘇聯訂立協定，亦以海軍根據

地租予蘇聯。

九日——芬蘭遣代表團至莫斯科，邊境大軍雲集。

十六日——立陶宛亦與蘇聯訂立協定。

十九日——土耳其與英法簽訂互助協定。

廿三日——德袖珍艦德意志號截留美國貨船弗林脫城號。

廿七日——教皇庇護十二世下諭，力主恢復波蘭，並譴責種族主義。

十一月四日——羅斯福總統簽署中立法修正案，取消軍火出口禁令。

八日——希特勒在慕尼黑參加歡迎會，甫離場，即有炸彈爆發。

廿一日——英國以德方便使用水雷為理由，對德封鎖擴大及於出口貨。

卅日——蘇聯軍隊進犯芬蘭。

十二月一日——芬蘭新國會要求停戰無效。

二日——蘇聯在芬蘭設「人民政府」。

五日——美前總統胡佛發起募款救濟芬蘭。

十日——美政府核准以價值一千萬美元之農產品除

于芬蘭。

十四日——國聯以蘇聯侵犯芬蘭，革除其會員資

格。

十七日——德袖珍戰艦斯比上將號，為英艦追逐至烏拉圭之蒙得維的亞港，自鑿沉沒。

十九日——德船哥倫布號在大西洋中發見英戰艦，而自行鑿沉。

廿三日——羅斯福總統任命泰勒駐梵蒂岡教京私人代表。

一九四〇年
一月八日——芬蘭宣佈殲滅蘇軍一師。

廿日——邱吉爾警告歐洲各中立國，無法避免捲入戰渦者，及早與英法共同作戰，實為上策。

二月一日——蘇聯軍隊以全力進攻芬蘭馬納漢防線。

九日——美總統派副國務卿威爾斯赴歐，會晤英法德義各國當局。

十二日——蘇軍三萬人在蘇彝士登陸。

十六日——瑞典拒絕芬蘭要求派遣軍隊協助作戰。

十七日——英艦在挪威海面擊斃德運輸艦亞爾瑪克

號，救獲俘虜三百二十六名。

廿日——蘇聯宣佈佔領芬蘭之科維斯杜。

廿四日——英首相張伯倫宣布，英國決不與德國現在當局談判和平。

在當局談判和平。

三月一日——蘇聯軍隊佔領芬蘭要邑維堡里城。

十一日——英法宣布決以全力援助芬蘭。

十二日——蘇芬簽訂和約，蘇聯獲得加勒利地峽及漢戈海軍根據地。

漢戈海軍根據地。

十七日——德空軍襲擊英國斯加巴軍港。

十七日——英轟炸機襲擊德國西爾脫空軍根據地。

四月四日——邱吉爾受權主持支配全英實力。

八日——英法宣佈在挪威領海外埋置水雷，以堵塞對德封鎖線之孔隙。

對德封鎖線之孔隙。

九日——丹麥無抵抗為德軍佔領，挪威亦被德軍侵入，起而迎戰。挪威京城奧斯洛淪陷。

入，起而迎戰。挪威京城奧斯洛淪陷。

十二日——挪威敦港續被德軍攻克，英海軍擬在斯加格拉克海峽切斷德軍接濟。

加格拉克海峽切斷德軍接濟。

十六日——英軍抵達挪威海岸，迭遭德機轟炸。

卅日——德軍攻佔挪威鐵路中心點摩巴斯。

五月二日——英軍放棄挪威南部，但仍在那維克作戰。

戰。

十日——德軍進犯荷蘭，比利時，魯森堡，並轟炸法軍各根據點。

法軍各根據點。

十一日——英法軍隊趕往荷蘭比利時援救；邱吉爾

繼張伯倫任英首相。

十三日——德軍開到鹿丹特，荷蘭被截為二。

十四日——荷蘭軍隊放棄抵抗。

十七日——德軍衝入法境三十五英里；並擊退比利

時境內英軍。

十九日——魏剛繼甘茂林為法軍總司令，德軍離巴

黎城郊八十英里。

廿一日——德軍進抵英吉利海峽阿柏維爾港，截斷

英比兩軍之聯絡。

廿八日——比王利渥波持下令對德屈服。法蘭德斯

英軍開始自鄧扣克撤退回國。

卅一日——大部份英軍撤退至英國海岸。

六月三日——德機轟炸巴黎。

五日——索姆河前線德軍開始新攻勢。

九日——英法軍隊退出那維克；挪威對德屈服。

十日——義大利對英法宣戰。德軍越過賽納河。

十二日——德軍越過馬爾納河。

十三日——法軍決定放棄巴黎。德軍向巴黎邁進。

十七日——貝當任法國總理，對德請求停戰。英國

宣佈仍單獨作戰。

二十日——羅斯福總統授命諾克斯上校為海軍部

長，史汀生上校為陸軍部長。

廿二日——法國在貢比臬森林中，簽訂德方所提出

停戰條件。

廿四日——法義停戰條約成立，法境戰事結束。

廿七日——羅馬尼亞以貝薩拉比亞及勃科維納北部

割讓蘇聯。

七月一日——德軍佔據英吉利海峽中英兩屬島。羅

馬尼亞廢止英法保障。
三日——英海軍以武力解決各地法艦隊，不屈服者

即予以攻擊。

五日——法國維希政府，與英國斷絕關係。

十日——羅斯福總統向國會提出四十八萬萬美元國

防經費。

十四日——邱吉爾宣稱預備作戰數年之久。

十九日——希特勒在議會演說，謂英國如不放棄作

戰，即當準備不列顛帝國之崩潰。

廿一日——立陶宛，拉脫維亞，及愛沙尼亞議會，

因受莫斯科方面之壓迫，表決加入蘇聯。

廿七日——哈伐那所舉行之泛美會議，通過聯防

案，防止歐洲各國在西半球之殖民地轉移德國。

廿九日——德空軍大規模進襲英國。

八月三日——英空軍轟炸德國工廠及海軍根據地。

六日——義大利軍進攻非洲英屬索馬利蘭。

八日——德機數百架襲擊英吉利海峽英運輸艦及各

城市，開始對英作大規模之更番空襲。

十四日——英空軍轟炸義大利飛機廠。
十七日——德國宣佈封鎖英國。

十八日——羅斯福總統與加拿大總理金氏議定設立聯防委員會。

十九日——義大利攻佔英屬索馬利蘭。

二十日——邱吉爾宣佈，以西半球英屬地海空軍根

據地租與美國。

廿一日——羅馬尼亞以多布魯甲南部割讓保加利

亞。

廿四日——德轟炸機進襲倫敦。

廿五日——英空軍轟炸柏林。

廿八日——美國會通過徵兵法。

三十日——德義壓迫羅馬尼亞，以外雪爾凡尼亞

一部，割讓匈牙利。



A541 212 0022 44988

歐戰實錄第一輯

每冊實售國幣五元四角

編輯者 中 報 館

發行者 中 報 館

印刷者 中國科學公司 桂林分公司
桂林西成路五號

總經售 科 學 書 店

桂林西路

版權所有不得翻印轉載
民國三十年六月再版
民國三十年十一月桂一版

此页破损



△ 484

中華民國卅年八月廿六日 星期三

~~21152~~
320A.

~~1636780~~